冰岛人民史话

冰岛氏族制度和国家

〔冰〕埃·奥格尔逊著

何清新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目　　录

俄译本著者序

冰岛人民居住在人类世界的极北。千百年来，他们曾日日同汹涌的海洋、不毛的土地斗争，同火山和冰雪斗争，同那些企图占领并奴役冰岛的外国战斗。冰岛人民的自由、文化和语言，全系于这个斗争的胜败。这个斗争即使在不用武器进行时，也关系着冰岛人民的存亡。冰岛人民在艰苦的劳动中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有时要竭尽全力，才能坚持下来，一直存在到今天。

冰岛人民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创造力却很伟大。

当欧洲大陆上自由公社成员—“野蛮”人的民族集体在发达的剥削制国家打击下解体的时候，冰岛的自由公社社员却建立了自由的联合组织，并在这种组织的基础上创造了当时欧洲所不能比拟的文化。

当封建主义利用教会和当时统治阶级的国际

语言——拉丁文来影响整个欧洲的精神生活的时候，冰岛人民却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使它更丰富、更美丽，并用这种语言写出了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文学珍宝的作品。

千百年间，在冰岛遭受奴役，丧失自由时，在冰岛人民的文化由于国家贫困，有势将消灭的危险时，甚至在冰岛的优秀儿女对本族语言能否保存已感绝望时，以及十八世纪末冰岛人民濒于绝灭时，冰岛普通人民依然在自己的陋室里保存着"自己最心爱的语言"。冰岛人民即使在极度困苦时，内心仍然保存着本族的语言，象灰烬里保存着阴燃的炭火一样。

十九世纪冰岛的诗人和爱国志士吹旺这些炭火，鼓舞人民的力量和勇气，一面指出过去的历史，向冰岛人民提醒他们的自由祖先是多么能干，一面指出欧洲被压迫阶级和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摆脱了身上的枷锁，于是，冰岛的劳动人民便更坚决、更英勇地进行反贫困、反外国压迫的斗争，于是冰岛语言和文化又从屈辱的死灰中复燃。

最近，当我国人民头上笼罩着新的严重威胁，

美国军阀勾结冰岛统治阶级，企图在冰岛永远盘踞，把爱好和平、没有武装的冰岛变成反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原子站的时候，冰岛的广大群众、诗人和文化活动家都奋起捍卫祖国和人民。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冰岛各阶级之间也发生了冰岛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冲突。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充实冰岛文学宝库的作品。冰岛人民在这次新的解放斗争中，空前地感觉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取得迅速的胜利。一年间就发生了下列许多事件：冰岛的卓越诗人，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H. K. 拉克斯尼斯获得诺贝尔奖金；冰岛议会决议要求美军撤出冰岛；冰岛人民在大选中要求建立劳动人民所拥护的左翼政府。

冰岛人民人数虽少，可是却向强大的资本主义美国挑战，他们相信自己有权利而且有可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生活而不受外国干涉，相信世界各国人民会以尊敬的心情支持冰岛人民的独立权利，支持冰岛人民自行处理自己内政的权利。

对于我们冰岛人来说，他国人民尊敬我们并承认我们的独立权利，是我们冰岛人民独立的保

证。因此，使苏联人民了解我国历史对我们是极端重要的。冰岛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一向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愿将这种关系在今后一直保持下去。

我们两国人民现在这种广泛的联系，在历史上是由来已久了。

虽然古代冰岛和东欧距离遥远，可是当时冰岛人民和现在苏联西部地区的居民是不乏交往的。当时冰岛一位最出色的人物，基督教的先驱，旅行者托尔瓦尔德，虽然年事已高，却定居基辅，担任修道院长，死后就葬在第聂伯河畔。

我国人民和现在苏联境内各族人民千百年前就有了联系。伟大的冰岛历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认为顿河沿岸俄罗斯草原就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其中包括冰岛）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祇的发祥地，他认为古代众神居处就在这个草原的亚速夫海滨。

近几百年来冰岛人民和苏联境内各族人民的联系很微弱，可是，当俄罗斯帝国的劳动人民奋起斗争，摆脱压迫的枷锁，他们的诗人开始用自己的作品鼓舞人民的力量和勇气的时候，这一斗

争的诗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高尔基和柯罗连科的作品，隐约传到了冰岛。当时冰岛人民也摆脱了千百年的枷锁。当俄国劳动群众实现了1917年的伟大革命，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先驱的时候，冰岛劳动人民始终关怀地注视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建成。

近年来苏联和冰岛的联系特别加强了。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巩固并发展起来。

我对外国书籍出版社重视冰岛人民历史，出版本书，致以谢忱。

我也对俄译者 В. П. 别尔柯夫的忠实翻译工作，特别是 М. И. 斯捷布林-卡明斯基教授对本书付印时的热心关注致以谢忱。他在列宁格勒大学长期教授冰岛语言和文学，最近出版了《古冰岛语》(1955年)和《冰岛传说》(1956年)等书，对于他在向苏联人民介绍冰岛语言和文化方面所作的伟大贡献，我的谢意是难以言述的。

我希望苏联读者重视他的著作，找出冰岛人民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中值得研究的东西，并确认地球上极北地区我们这个小国过去曾创造，现在

仍在继续创造和世界文化中其他杰作同样值得最高的尊敬的精神财富。

埃纳尔·奥格尔逊

1956年10月于雷克雅未克

俄译本校订者序

埃纳尔·奥格尔逊所著《冰岛人民史话》一书，是一部叙述既生动而通俗，又有深邃的科学性和独到见解的罕见作品。它是1951年末到1952年初的冬季在冰岛统一社会党党校为冰岛首都各阶层的广大听众所作的系统讲演。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的体裁是讲演而不是科学著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有着政治的锋芒。埃纳尔·奥格尔逊在书中把冰岛古代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的斗争和现代冰岛人民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任务联系起来，严格遵守科学的论证方法，引用大量的事实资料并广泛利用了冰岛古代文献。

埃纳尔·奥格尔逊生于1902年，是冰岛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1939年起任冰岛统一社会党主席，该党是在1938年由原来的冰岛共产党（1930年成立）和冰岛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而成的。埃纳尔·奥格尔逊是冰岛共产党奠基人之一，

1931—1938年间任冰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他的职业是教师。1921—1924年间在柏林大学研究文学和语言，以后几年在冰岛北部阿库雷里市中学高级班任教。

本书写的是冰岛历史学家称为“人民政权”时期的古代冰岛社会史。这一时期从挪威移民移居冰岛时（870—930年间）起，到冰岛丧失独立时（1262年）止，不仅从研究冰岛社会史的观点来看，即使从研究一般社会史的观点来看，都值得特别重视。

从冰岛社会史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是因为该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遗产，直到现在对冰岛人民仍有现实意义。“人民政权”时期，是冰岛史上人民享有政治独立的唯一时期。从1262年起，冰岛就先后成了挪威和丹麦的殖民地，七百年间一直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直到1944年，冰岛才获得政治独立。因此，冰岛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经常回忆“人民政权”时期，是很自然的。这个时期还是冰岛文化空前繁荣时期，产生了最丰富最独特的文学，冰岛这样一个小国，就因为这种文学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占

相当高的地位。冰岛古代文学对冰岛社会起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在许多方面决定了冰岛人民的文化发展。

从研究一般社会发展的理论观点来看，“人民政权”时期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在这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可是这时冰岛社会的发展却走着完全特殊的道路。奥格尔逊在本书为自己所提出的任务就是对这种特殊的道路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奥格尔逊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首先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大量的事实资料，指出当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了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时候，冰岛氏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虽然消灭，可是由于冰岛社会存在的特殊条件，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不但没有消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复兴了。因此冰岛的国家诞生延迟了几百年，而形成了“人民政权”，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制度，其特点是氏族社会的基础消失后而上层建筑却在一定程度上复兴。

奥格尔逊指出，冰岛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首先

由于它是向无人居地区移民而形成的社会，无人居地区没有土著居民可供移民驱使，地方条件又不利于奴隶制度的发展（特别是无法防止奴隶逃跑，而在漫长的冬季里奴隶又无事可作等），因此移民在这里就必须自己劳动，从而促使他们团结合作。因此，冰岛的“崩德”[1] 虽然有土地私有权，可是冰岛社会仍然保留着牧场、森林和灌溉地的公社所有制，而且土地为全民公有财产的观念依然存在。正如奥格尔逊所指出，冰岛古代社会制度整个说来好象氏族制度。“赫列普”是冰岛类似马尔克的组织，“戈狄”就是氏族长老，“庭格公社”或“戈多尔德”就是氏族，“立法人”（законо-говоритель）就是部落联盟的平时领导者等。

但是，试问：既然冰岛社会有土地私有制，而且有显著的阶级分化，那么可不可以断定冰岛

① 冰岛语 bóndi 用于古代冰岛时，本书译为“崩德”，用于社会发展各较晚阶段时，应译为“农民”。这个词用于古代冰岛的时候，还指“定居的居民”、“自由的公社社员”（最初大约纯指“居民”而言，因为从语源上来看，bóndi 是动词“居住”的形动词），也可以指“豪丁”（即氏族显贵代表人物）。古代冰岛的“崩德”是和无家可归的流浪人与奴隶相对的，但不与“豪丁”相对。

社会是氏族社会呢？奥格尔逊说：如果认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不以新阶级制度的产生，而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分界线，那么氏族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应当不以新经济关系产生，而以大贵族夺取政权为分界线。奥格尔逊得出结论说，既然古代冰岛社会没有大贵族夺取政权，那么就应该认为冰岛的“人民政权”是氏族制度的特殊阶段。

奥格尔逊根据这个观点阐述了冰岛“人民政权”的社会制度、思想体系、道德和文学。他利用各种冰岛古代文学的文献，特别是《氏族传说》或《冰岛人传说》作史料，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些具有深刻现实主义意义的传说，在历史方面和艺术方面都是古代冰岛传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它们忠实地反映了“人民政权”时期冰岛人民的生活。由此可见，奥格尔逊此书的价值，一部分也在于它向苏联读者介绍了古代冰岛文学的文献。不过遗憾的是奥格尔逊有时在书中过于生硬地把古代冰岛文学的形象解释成为冰岛人民社会希望的象征（例如他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关于《女预言者的预言》的解释，在第二章第七节中关于《尼雅

尔传说》的解释)。

奥格尔逊所引用的古代冰岛文学文献,大部分还没有译成俄文。关于古代冰岛文学最一般的资料,可看 M.И. 斯捷布林-卡明斯基的小册子《冰岛文学》(列宁格勒,1947 年版),以及他为《冰岛传说集》(莫斯科,1956 年版)写的绪论,《冰岛传说集》中包括四篇《冰岛人传说》:《亨劳传说》、《爱吉尔传说》、《拉克斯达尔人传说》和《尼雅尔传说》。其余《冰岛人传说》中,译成俄文的只有《红色爱利克传说》(圣彼得堡,1890 年版,译者 C. H. 绥罗米雅特尼科夫),和毫无历史性和代表性的《强者芬勃格传说》(《国民教育部杂志》,1885 年版,第 7 期,译者 Ф. Д. 巴秋什科夫)。这两篇译文都载入《古代北欧传说和歌唱诗人歌曲集》(《高级俄语文库》,A. H. 楚丁诺夫编,第 2 集,第 25 册,圣彼得堡,1903 年版)中。其他译成俄文的传说,如《沃尔森传说》(学院出版社,1934 年版,译者 Б. И. 雅尔霍)、《佛利提奥夫传说》(学院出版社,1935 年版,译者 A. И. 斯米尔尼茨基)、《爱蒙多夫传说》(《读者文库》,第 1 册,1834 年版,译者 O. И. 散科夫

斯基）和《特利格维也夫的儿子奥拉大传说》（《俄国历史文集》，第4册，1840年版，译者C. 萨比宁）等，都不在《冰岛人传说》之内。《老艾达》中的神话歌曲已由C. 斯维利丹科译成俄文（《艾达》，斯堪的纳维亚史诗，第1编，莫斯科，1917年版）。本书本版中也用了这篇译文。至于《老艾达》中大部分英雄歌曲由不同译者俄译的译文，均载于《老艾达》集中（《高级俄语文库》，A. H. 楚丁诺夫编，第2集，第4册，圣彼得堡，1897年版）。奥格尔逊在书中引用的以前还没有译成俄文的冰岛诗篇，在本版都由A. И. 柯尔松译成俄文。

M. И. 斯捷布林-卡明斯基

第一章

民族制度和国家的对立

两种不同社会的冲突

想理解冰岛发现后头一百年间的社会制度，就必须研究前几百年世界的动态。冰岛社会是由历史上一次最大的风暴所形成的。关于这个时期的一些伟大的英雄传说，也和优秀的《冰岛人传说》[①] 一样，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彼此对立、互相斗争的社会制度。

从公元初到冰岛移民的期间，两个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在冲突。欧洲人民八九百年间不断地处在历史洪炉中，一些民族灭亡了，另一些民族诞生了。因此，我们必须回忆一下这些具

① 《冰岛人传说》或《氏族传说》都是关于十——十一世纪冰岛人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故事集。参看《冰岛传说集》，莫斯科，1956 年版。——俄文版校订者

有决定性后果的冲突，以及使旧社会形式死亡、新社会形式诞生的一些大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古代冰岛社会制度。

这个暴风雨时代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不久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五世纪。在这个时期内发生了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的冲突，以奴隶占有、剥削农民和压迫各省为基础的罗马帝国是富有的、统一的，但已经腐朽，而英勇的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的氏族集体则是贫困的、分散的。这些战争及其所引起的动荡，终于使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个帝国本身也是公元前几百年由罗马各氏族集体所形成的）。①

第二个时期从公元五世纪开始，这时前罗马帝国各行省内都形成了剥削制国家。这些新国家是由于征服了这些行省的日耳曼民族的氏族制度解体崩溃，而从无阶级的氏族制度内部成长起来的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所形成的。冰岛移民后的

---

① 建议读者读一读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因为不先读该书，本书中说明人类发展各阶段所用的各种概念就不易理解。

头几百年，各大国先后发生统治阶级的“革命”，这种“革命”到九世纪初叶，在猛烈打击了古代社会的查理大帝的国家里达到最高峰。

在进一步研究后期的历史以前，必须更仔细地研究这两个时期，以便更好地理解古代冰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

一

氏族社会和罗马国家的斗争 罗马帝国的灭亡

罗马剥削制国家在统治全世界的初期，就已经在北方边境与很多氏族社会（克尔特人、日耳曼人等）发生冲突。

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奴隶主，几百年间一直在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其他处于氏族制度阶段的各族居住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夺取他们的土地，屠杀千千万万的人民，把成年男女和儿童卖为奴隶。罗马的奴隶主就这样获得了奴隶这种“能说话的生产工具”，并征服了他族的国家。

罗马统治阶级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点：全国

统一、组织良好、整个国家政权由统治阶级独占，因此，在和分散的部落斗争时，他们经常占优势。此外，罗马军队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也大大超过野蛮人的部落。

这些氏族集体中许多有远见的酋长都很清楚，各部落分散是对罗马人有利的，罗马人利用挑拨政策使一些部落攻击另一些部落，目的是要统治它们，或使它们无法战胜压迫它们的罗马国家。以后成为著名的东哥特王的狄奥多理，在冰岛传说中名叫"伯尔尼的提德列克"，他在青年时期，率领军队驻在色雷斯为罗马人服务，要与另一个哥特部落作战。该部落的酋长曾这样对他说："难道你不知道，罗马人的政策就是经常让一些哥特人来消灭另一些哥特人吗？难道你不懂得，罗马人要痛恨（而且也确实该痛恨）在这种反自然的斗争中战胜的人吗？你我同族的战士为了你的疯狂的虚荣心而战死，他们的寡妇为丧夫而痛哭，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呢？你的兵士被你的诺言所诱惑才初次离开家乡跑到你的旗下，他们占有的宝库又在哪里呢？从前他们每人都有三四匹马，可是现在呢，却象奴隶一样跟你在色雷斯荒

野上步行，你可要知道，这些被你所说的‘大斗量黄金’的希望所迷惑的勇士，也和你一样，本来都是自由而高贵的人！”① 氏族公社野蛮的、自由的社员，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样。上述这一类斗争性的话，都获得了良好的结果。

有些最明智的部落酋长和罗马剥削制国家初次冲突以后，常常就把各分散而互相敌对的氏族公社团结起来和罗马统治阶级斗争。我们今天回忆起这些为了保卫氏族公社的自由和权利，或者为夺回失去的自由而建立起巨大的（尽管一般是存在不久的）联盟的自由战士，就怀着赞美心情。他们斗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的后果，他们的胜利和失败决定了人民直到今天的命运。

阿维尔尼部落酋长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团结了高卢（克尔特）各部落起义反抗尤利乌斯·凯撒所率领的征服高卢的罗马人。他是一位能干的统帅，在敌人进攻以前，他毁坏一切而进行游击战。但是，尽管他这样英勇斗争，高卢最后还是失败了。有许多部落不肯破坏自己的城市以给罗

① 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莫斯科，1888 年版，第 4 卷，第 262 页。

马人造成不堪忍受的条件，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维尔琴盖托里克斯终于被俘，于公元前46年在罗马被斩首，高卢也就仍然是拉丁的土地。

车茹喜部落酋长阿尔密尼乌斯据推测生于公元前17年，他联合了许多日耳曼部落起义，和尚在全盛时代的罗马人斗争。罗马统治阶级企图在这个氏族社会里推行"罗马法"，把自由的日耳曼人变成罗马的奴隶，因而引起了起义。恩格斯在描写日耳曼人对这种问题的态度时，这样写道：

"事实上，罗马法及其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经典分析，在日耳曼人看来简直是荒谬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开始发展起来的少量私有财产，只在他们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同样，日耳曼人习惯于根据祖传的风习，在公开的民众法庭上面，在几小时以内就可以自己作出判决，所以罗马审判程序上的隆重仪式、抗辩和无休止的延期，在他们看来，不外是一种拒绝审判的花招，而围绕着总督的一群辩护士和百般刁难的家伙，不过是一帮十足的强盗——实际上他们也正是一帮强盗。这样，日耳曼人就必须放弃他们同伴审判同伴的自由法庭，服从于这样一个人的武断判

决，这个人用外国话来审理案件，用至少是他们所不熟悉的甚至可说是完全不适用的法律作为根据，而且他本人就是当事人。依照塔西佗的报道，自由的日耳曼人只有僧侣才在极少的情况下有权偶尔打他，他们只有在背叛自己的部落时才被处死，在其他的场合，任何过失，甚至杀人也可以用罚金（Wergeld）来赎罪，他们还惯于替自己及自己的亲人报血仇，这样的日耳曼人现在却要屈服于罗马扈从的木棍和斧钺之下。而这一切并无其他目的，不过是为吸取这个国家的民脂民膏，为国库征收赋税，为总督及其亲信进行勒索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罢了。

但是瓦鲁斯[①]打错了算盘。日耳曼人不是叙利亚人。他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罗马文明，只使他们在一个方面留下了印象。他只向那些被迫跟罗马结成同盟的各邻近部落表明，不堪忍受的压迫在威胁着他们，从而促使他们达到了从来不能达到的团结。”[②]

---

① 瓦鲁斯是罗马的统帅，曾和日耳曼人作战，统治叙利亚时发了财。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00—501页。

罗马企图征服日耳曼部落并把它们结成一个联盟，激起日耳曼人的正义的愤怒，阿尔密尼乌斯利用这种愤怒，使他们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分散状态和互不信任的积习。因为这些日耳曼人是自由人民，为保卫个人自由和祖国自由而斗争，因为他们把这种斗争看得高于一切，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勇气高于罗马军队。由于这种原因，再加上阿尔密尼乌斯作为首领和统帅的才能，所以日耳曼人在公元 9 年就在条多堡森林大战中迎头击溃了瓦鲁斯的罗马军团。这次会战打击了罗马人对日耳曼部落的统治。直到今天日耳曼依然是日耳曼人的日耳曼。

古日耳曼部落反抗罗马统治阶级压迫的这种解放斗争，直到今天，“北欧歌唱诗人还用悲伤的声调感动着后代人的心灵”，斯蒂芬·Г.斯蒂芬逊[1]在他的诗篇《特兰斯瓦尔》中，谴责罗马剥削制国家的继承者英国暴徒的殖民压迫和掠夺时，也提起了这种情况。他在这首诗里，赞美人民争

---

[1] 斯蒂芬·Г.斯蒂芬逊是冰岛诗人（1853—1927）。他移居美国二十年，因此奥格尔逊把他叫做最初的移民（见第 98 页）。——俄文版校订者

取自由反抗殖民强盗优势力量的斗争，他说道：

不论斗争怎样进行，
它的目的总是崇高神圣：
它给人带来自由，
它让奴隶从枷锁脱身。
当然，战争的规律要造成不幸，
它会带来流血、恐怖和伤心。
但是罗马却被阿尔密尼乌斯，
击溃在条多堡森林。
我族因此没被征服。
阿尔密尼乌斯也因此万世扬名。

条多堡森林大会战拯救了日耳曼氏族公社，使之免于罗马统治阶级的压迫。罗马的统治就被阻止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畔。

以后又过了三个世纪，在这三个世纪中，日耳曼人的氏族公社发达起来了，可是罗马剥削制国家却陷于衰落而趋向灭亡。

于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的末日逼近了。罗马国家的统治阶级丧失了道德的基础而腐化堕落。以前罗马征服外国时用的军队是以农民为核心的，这时的农民则由于阶级压迫而破产。被压

迫的奴隶阶级也仇视罗马统治阶级，奴隶当中有几十万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他们都是被罗马人用武力从氏族公社抢劫出来的男女，都迫切期待自己的亲人前来解放自己。叛逆性的基督教教义——宣传奴隶和农民、富翁、罗马官吏一律平等，允诺千年的兄弟友爱王国就要出现的说法，在这些被压迫的阶级、罗马帝国的奴隶和农民中间，开始极迅速地传播开来。

以后罗马帝国开始尽量利用雇佣军，这种雇佣军是用罗马黄金收买的“野蛮人”组成的。这种军队保卫的是外人的利益，本身并不团结，罗马统治阶级看出各部落的弱点及其内部的敌对和分散，就充分利用这种弱点，用诡计控制住这种雇佣军。此外，罗马帝国统治阶级也深刻地理解，它本身的力量全靠团结帝国一切力量的巩固的国家政权。罗马帝国这种赫赫可畏的政权在它全盛时期，曾经给各部落带来巨大的痛苦，甚至到它威力全失，往日气势已成泡影时，各部落仍然对它望而生畏。

当自由的“野蛮”部落在罗马帝国境外的局部冲突中，看穿这个过去的雄狮已经衰弱不堪，当

罗马帝国被压迫的奴隶和农民阶级团结了“野蛮人”，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罗马帝国这个大压迫者就噩运临头了。

公元四——六世纪，“蛮”族对罗马帝国的进攻加强了。“野蛮人”每次新的攻击浪潮都给这个老奴隶国家腐朽透顶的组织带来沉重的打击。罗马帝国内部下层阶级——奴隶、农民和手艺匠也起来了。他们和“野蛮人”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推翻罗马帝国统治阶级，把罗马帝国的国家机器打得粉碎。

罗马帝国下层阶级从内部促进革命的开展，“野蛮”氏族公社从外部进攻罗马帝国，这种内外夹攻的例子不胜枚举。当哥特族领袖阿拉里库斯向罗马人提出投降条件时，他特别要求罗马人把“一切能够证明自己有权利叫做‘野蛮人’的奴隶”①，也就是能证明自己是日耳曼人或克尔特人的奴隶，全部交给他，以便解放他们。吉朋在叙述阿拉里库斯怎样在托斯堪尼布置阵营时说道：“……有四万名‘野蛮人’刚刚摆脱枷锁，在

① 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莫斯科，1884年版，第3卷，第435页。

阿拉里库斯的旗帜下安身，迫切期待着自己的伟大解放者领导他们报复过去过悲惨的奴隶生活时所受的欺侮和凌辱”①。

以后吉朋叙述阿拉里库斯占领罗马时，说道：“奴隶和仆役有的因为和‘野蛮人’同族，有的因为‘野蛮人’胜利对自己有利，都希望‘野蛮人’胜利，元老院对他们的密谋活动已经无力防止。萨拉利亚大门在深夜被偷偷打开，居民在哥特族可怕的号角声中惊醒。”②

当西哥特族领袖佛利提赫恩在色雷斯战斗时，愉快地接受了金矿里的辛勤劳动者的援助，这些劳动者因为在贪婪的主人鞭笞下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疲惫不堪，现在他们成了佛利提赫恩新的战斗同盟者，他们把“野蛮人”从秘密的小径引到罗马人隐藏的地方。当“野蛮人”战胜了罗马人的时候，他们还发现许多被俘的哥特儿童，这时都送还父母的怀抱③。

① 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莫斯科，1884年版，第3卷，第436页。

② 同上书，第446页。

③ 同上书，第180页。

这时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匈奴和其他“野蛮”部落，都起来反对建立在奴隶占有制和剥削农民基础上的罗马帝国，他们在这种通称为“种族大迁徙”的人类史上最大的变革中，和罗马帝国被压迫的阶级结成联盟，彻底粉碎了罗马国家。

氏族公社和罗马帝国这种巨物的斗争，首先对于“野蛮人”的思想起了影响，激起他们的幻想。罗马人拥有氏族公社所没有的财富，“野蛮人”对这种财富又贪又怕。罗马是艺术和美的体现，而艺术和美只有少数“野蛮人”能够欣赏和理解。罗马的腐化堕落、道德沦丧是“野蛮人”所鄙视的，可是他们自己也沾染了这种恶习。罗马是压迫者，自由部落恨罗马并希望它灭亡。

好战的日耳曼及其他部落虽然贫穷却很英勇，虽然野蛮却很豪爽，虽然粗鲁却很纯洁，这时他们开始经常向罗马剥削制国家的一切社会机构进攻，经过三四百年的斗争以后，特别是到了公元五世纪，就把罗马剥削制国家的社会机构完全摧毁了。

罗马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被消灭了，它的法权也不复存在了。罗马统治阶级的财富也被瓜分

了，可是分得不公平，因为黄金的腐蚀力量，诱惑了军事统帅和酋长，他们夺取的财富比普通战士多①。罗马帝国的城市、艺术作品和交通工具都遭到毁灭的命运。但是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在古典文化以及千百万奴隶和被剥削的农民痛恨咒骂的庞大国家的废墟上，又产生了没有奴隶和捐税，没有罗马统治阶级那种无限制的经济压迫的新社会。可是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一部分欧洲地区，以前的氏族制度却消灭了。

当氏族集体征服了前罗马统治的土地和人民时，氏族制度本身的末日也就到来。因为一个部落内平等自由的人的联合既不适于统治他部落，也不适于奴役本部落。因此氏族制度就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社会形式。

但是氏族社会有许多遗产却被保留下来，成为封建社会被压迫阶级中世纪争取自由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① 财富开始诱惑氏族集体，因为它能使人摆脱贫困。同时这种争夺财富的斗争和掠夺活动也加强了氏族集体中已在发展的矛盾。这时氏族社会已经大规模地迅速变成"军事民主制"（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冰岛文译本的译者序言）。

二

反对罗马帝国的斗争在思想体系和创作中的反映

两种性质和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间发生决定性冲突时所展开的大规模斗争，在氏族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也有象征性的反映。在这种社会的想象中，一方面有氏族公社社员、马上战斗英雄的形象，他手持利剑，英勇高贵，战无不胜，但最后却注定成为败亡的敌人诅咒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却是大怪物罗马大帝国这个巨龙的形象，它蟠在黄金上，喝着氏族公社的鲜血，它注定要死亡，可是同时却用黄金的诅咒来毒害获胜的氏族社会。

西古尔德·瓦尔森[1]和浮尼尔[2]的形象就是

[1] 西古尔德·瓦尔森（又名维尔森，有时讹称沃尔森）是冰岛对日耳曼史诗传说中最著名的英雄的称呼，德国人把这个英雄叫西格夫里德。《瓦尔森传说》中叙述他的故事和他的氏族，是用散文重述英雄诗歌《老艾达》中的故事。它的俄译本于1934年由学院出版社出版。——俄文版校订者

[2] 浮尼尔是一条龙，西古尔德为了夺取它的黄金而杀死了它。——俄文版校订者

这种对抗性斗争的典型体现，西古尔德和浮尼尔的争斗，就是上述两种社会历史性冲突象征性的反映：西古尔德杀死了蟠在黄金上的龙，浮尼尔的黄金最初本来是神的赐物，他杀死自己的父兄而夺取了黄金，以后这黄金又成为对西古尔德最大的诅咒，终使西古尔德死亡。

日耳曼民族在关于瓦尔森的传说中，保留下对灭亡的氏族制度悲剧的回忆。冰岛人则把这种回忆保留在关于瓦尔森的诗歌、《艾达》中的其他诗歌以及以这些诗歌为基础的《瓦尔森传说》中。德国人则在封建时代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保留了这些回忆。

《瓦尔森传说》的基本戏剧线索是浮尼尔的遗产（黄金）的诅咒，这是氏族社会对罗马帝国财富产生的腐化现象所进行的道德斗争（实际上也就是整个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主要因素。罗马帝国的黄金和其他财富破坏了氏族的道德联系，消灭了氏族的法律，使氏族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诡诈、背信、谎言和变节等现象。读吉朋关于种族大迁徙时代的故事，也就是一遍遍重读《瓦尔森传说》。

浮尼尔是一条蟠在黄金上的龙，他成了罗马统治阶级的象征，成了罗马财富给各氏族公社带来的一切灾难（尽管这些氏族公社最后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及其统治阶级）的体现。正如瓦尔森和休孔在英雄诗歌中死亡一样，氏族社会在实际生活中也消灭了。

浮尼尔对西古尔德说："自从我夺取了我哥哥的遗产以后，我就带上了一具吓人（也就是使人人恐惧）的怪盔。我向四面八方喷毒，喷得那样远，任何人也不能接近我。我不怕任何武器，我不管面前有多少人，我永远认为自己比他们强大得多。而且人人都怕我。"

在罗马帝国和氏族集体力量斗争的时候，这种怪盔并无任何帮助。可是罗马帝国黄金的毁灭力量却消灭了得胜的氏族社会。

黄金的闪光
和珍宝的火焰——
就是你葬身的地方。

浮尼尔在决死的斗争时发出的诅咒应验了。

西古尔德·浮尼斯巴尼（"战胜浮尼尔的人"）就成了氏族制度不朽的英雄，实际上他在灭亡的

社会制度中是比古希腊氏族社会发展的相应阶段(即英雄时代①) 创作的《伊利亚特》史诗中的任何希腊英雄更有象征性和悲剧性的英雄。

西古尔德·浮尼斯巴尼是战胜黄金怪物的人，自己又成了黄金诅咒和忠诚关系解体的牺牲品。造成他个人悲剧的原因也就是氏族制度解体灭亡的原因。

荷马史诗中赫克脱、阿基里斯或其他英雄都不象西古尔德·浮尼斯巴尼那样对"命运"② 进行这样悲惨的斗争。可是为什么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希腊氏族社会英雄，连在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历史著作中也受到那样的崇敬，而灭亡的日耳曼氏族社会的英雄却几乎要受到谴责呢?

---

① 希腊人的英雄时代，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期高级阶段，在国家政权出现以前氏族制度的最后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道："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都属于这个阶段（即野蛮期的高级阶段。——引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2 页)。

② "命运"从不了解社会发展的个人主义观点看来，是社会的无情发展，它必然成为定数或宿命；可是从一只脚还站在氏族社会而且尊敬氏族社会古代各种美德的人们的观点看来，"命运"就是诅咒、腐化和惩罚。

荷马史诗吸引人的艺术，希腊人的优美雕塑，这种艺术在两千年间始终由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继承，这些情况就大大提高了荷马史诗的英雄在各国人民意识中的地位。

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天才地阐明了荷马史诗使我们获得美感的满足的主要原因，他说：

"……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

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①

人类史之童年赋予荷马的作品以吸引力，并以灿烂的光辉照耀着《冰岛人传说》，如果我们对这种童年感到满足，那么，在看到世界上阶级社会的末日已近的现在，我们对于生活在人类史之童年时代而后来和新社会制度的矛盾发生冲突、和毁灭他的阶级社会最早的矛盾发生冲突的英雄们的悲剧，为什么就不能怀着同情和赞美的心情，来加以理解和研究呢？

希腊英雄和日耳曼英雄在艺术上的命运完全不同。

希腊英雄受到全世界伟大的诗人和雕刻家的热爱，他们的声望一世纪一世纪地不断提高。统治阶级里六十代受教育的人都认为研究希腊语来阅读和理解优美的荷马诗篇是自己的义务。

可是源出氏族制度上古时代的西古尔德·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4页。

尼斯巴尼以及瓦尔森和休孔氏族却仍然有着野蛮人的粗鲁。氏族社会灭亡，他们也就死亡了。而且描写这些令人难忘的英雄悲剧的艺术作品，除了《尼贝龙根之歌》是用普通人民语言创作的以外，都是用只有极少数人理解(能说的人更少)的语言创作的。

我一想起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瓦尔森传说》或《冰岛人传说》中的英雄在文学艺术上的命运多么不同，我就常常想起了约文·赫尔加逊①的诗篇：

在南方温暖的花园里，
遍地花开似锦，
人人殷勤照料，
而且日暖风熏。
可是我却爱北方的花朵，
它生长在幽谷里，
那里只有一脉寒溪，
穿过那悬崖断壁。

参加现代工人运动的人，应该体会到古代氏

① 约文·赫尔加逊是现代冰岛语言学家和诗人，生于1809年。——俄文版校订者

族制度英雄及其对黄金诅咒的斗争对自己多么亲切。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理解这里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可惜，对于西古尔德·浮尼斯巴尼的纪念物却落在德国统治阶级魔掌中，它对待这种纪念物的态度和纳粹主义对待德国劳动人民的精神遗产一样。

直到目前，工人运动活动家（除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对于古代无阶级社会的遗产虽然还抱着不应有的漠不关心态度，可是十九世纪英国一位最大的社会主义领袖、最卓越的人物、诗人威廉·莫利斯恰好对西古尔德·瓦尔森创作了最近几百年来最美丽的“史诗”《西古尔德·瓦尔森》（《Sigurd the Völsunǧ》）毕竟不是偶然的。威廉·莫利斯和冰岛有密切的关系。他精通冰岛语言，热爱《冰岛人传说》，他和埃利克·马格努逊共同翻译这些传说。他到冰岛旅行过，因此，他熟悉冰岛地方及其人民，这样当然会使他比当时任何人更能深刻地理解氏族制度及其文学遗产。他是那样深深感到《瓦尔森传说》的伟大，因而对他所认为的把这个主题编成歌剧的理查·瓦格纳对它的“污辱”（desecration），甚至找不到足够猛烈的

词句来谴责。

威廉·莫利斯把氏族制度的英雄时代和现代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值得工人运动感谢的。

中南欧各国封建时代的文学，根据当时的习惯把西古尔德·浮尼斯巴尼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英雄。《尼贝龙根之歌》就是这种歪曲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的封建社会文学中，竟连西古尔德的氏族也绝灭了。

只有在冰岛，氏族制度的残余比任何地方都保留得更长久，连关于西古尔德·浮尼斯巴尼的回忆保留着未经歪曲的原状的时间也更久。直到文字产生以前，普通人民一直保留着关于西古尔德、布伦希尔德和古德隆的歌曲和口头传说。除了冰岛以外，任何地方都不知道西古尔德和布伦希尔德的女儿阿斯劳。据冰岛人民传说，她藏在希弥尔的竖琴里，在一个穷苦老人的陋室里秘密养大。冰岛氏族制度的产生好象就是为了逃避大陆上各国氏族社会所遭遇的那种可怕的命运，或者推迟这种命运的来临，因此瓦尔森和休孔的英雄氏族正是这种氏族制度的诗意表现。自由的冰岛崩德感到自己的血液里含有这个高贵氏族的血

液，希望这个氏族奋斗的事业彻底获得胜利。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和这个氏族在精神上和历史上有着血缘关系，甚至把这些死亡的英雄列入自己的家谱中。①

冰岛劳动人民的歌曲中，不仅赞美与庞大的凶恶势力——蟠在黄金上的毒龙斗争的英雄战士的英勇气概。古代氏族社会的英雄，除了英勇豪迈的气概外，还有他种美德。

《希格尔德里夫之歌》②（关于布伦希尔德和西古尔德之歌）中第一个善意劝告，就是氏族社会的第一诫条：

请听我忠告，
亲人莫结仇，
和平好相处。
受屈也莫报复，
一旦要报复，

---

① 直到今天，每个冰岛人还会随口说自己的氏族起源于西古尔德·浮尼斯巴尼。

② 《希格尔德里夫之歌》是《老艾达》英雄歌之一。俄译本参看《老艾达》，《高级俄语文库》，A. H. 楚丁诺夫编辑，第2集，第4册，圣彼得堡，1897年版。——俄文版校订者

只有死神得好处。

希格尔德里夫—布伦希尔德两人说出的共同愿望，是氏族集体具有互助精神特点的最好的证据：

神啊，我们赞美你！
女神啊，我们也赞美你！
慷慨的大地啊，我们也赞美你！
请赐给我们智慧，
雄辩的口才
和医术的天才。

我们可以看出，最勇敢的英雄所祈求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医术的天才”。他们不祈求财富和权力，而祈求智慧和雄辩的口才。

这种情况很清楚地证明了氏族社会中健全而崇高的道德，这种完美无瑕的道德正是灭亡中的氏族社会英雄的特征。《瓦尔森传说》中所述的氏族制度的灭亡不是由于本身的弱点，不是由于道德的沦丧，而是由于外来原因的影响，首先是由于财富和权力的出现，它赋予这种情况以伟大的悲剧意义。显然可见，希望尽可能延长对氏族制度生命力的信心的人民，正是珍惜这种看法的。

问题还不仅在于只有冰岛保留着西古尔德和布伦希尔德优美的形象和他们的女儿阿斯劳的传说。休卡的女儿，西古尔德的妻子古德隆是伟大悲剧的具体表现，她是在黄金诅咒毁灭了她的氏族以后唯一幸存的人，在挪威（统治阶级利用暴力和国家政权的压迫消灭了氏族制度的国家），古德隆就变成了在奥斯科列[①]中游荡的马尾恶魔。可是在冰岛人民的观念中，她的寿命比西古尔德长，"当她在夏利坐在自己的床上弹竖琴，当她高贵而庄严地在米达尔庄院中走着的时候"[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人的面貌。

由此可见，各国氏族社会的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在文学中的命运各不相同，也和该国人民在氏族制度阶段的实际命运各不相同一样。

冰岛崩德社会在自己的《艾达》歌曲中所保留的古代英雄传说，证明氏族社会人类的理想，不仅是英勇的战斗英雄，而且也是善于医疗创伤和力求和平的善良智慧的人物。当我们想了解古代

① 奥斯科列是挪威人民迷信故事中夜间在空中游荡，攫取人的一群恶魔。——俄文版校订者

② 奥拉夫·劳伯逊：《移民和传说》，第168—170页。

冰岛人民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一点。

可是亲眼看见旧社会（即氏族制度）崩溃的一代人不仅创造了它的英雄史诗——关于瓦尔森的传说。以后他们还创造了其他作品，甚至更杰出的作品。瓦尔森传说所根据的历史事迹发生在“革命”和战争初期，我们把它叫做“种族大迁徙”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勃艮第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在五——六世纪战胜罗马帝国以后就灭亡了，一直到萨克森地区，到处都形成了阶级社会。至于这个变革的后一阶段，即九——十世纪，氏族制度在萨克森和西斯拉夫人的地区、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都已崩溃，只有冰岛还保留着它的残余，经历着它的最后的灿烂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以后再谈。

三

九世纪初的对抗性矛盾

这些不朽的诗歌和传说的思想体系中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遗产，我们现在先撇开不谈，回头来谈一谈产生这些思想体系的现实背景，也就是我

们在欧洲“种族大迁徙”以后、罗马帝国灭亡、而攻占罗马帝国土地的氏族社会也崩溃了的时候，所见到的实际情况。

首先要谈的是到九世纪初叶，萨克森地区和易北河（象以前几世纪的多瑙河和莱茵河一样）的一部分，形成了两种互相矛盾的不同社会的边界。

萨克森地区以西是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而在它的东方和北欧地区，氏族制度尽管这时末日将近，但毕竟还存在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法兰克人及其他日耳曼部落征服罗马帝国以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作了经典的阐述。①

现在我们打算研究一下在冰岛移民的这一世纪初，欧洲两种互相矛盾的不同社会形态的实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不仅在社会基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就是阶级的划分和所有权）上互相对立，就是在统治方式（法律、道德和世界观）方面也是互相对立的。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47—150页。

一方面古代氏族制度已经进入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包括北欧和东欧、萨克森地区、爱尔兰和其他次要地区。另一方面是有着国王和贵族的新社会，这些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了国家政权，也就是刚形成的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压迫农民和帮工的机器。这种新社会不久就走上了封建发展的道路。

氏族制度

千百年来一直是这些地区社会结构形态的古代氏族制度，终于进入了它发展的最后阶段。这时产生了新的社会单位——单独的家庭，并且出现了个体耕种土地的现象。这一切情况都破坏了氏族的统一，为私有制奠定了基础，私有制是和氏族公有制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社会形态的萌芽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氏族制度解体了，不过解体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而且不平衡，因为人们对于旧制度还很留恋，而且远不是一切“新事物”都是美好的，所以有时还有旧制度恢复的现象。我们必须弄清楚九世纪初叶斯堪的纳维亚各

国、萨克森和其他族的氏族制度解体过程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

古代氏族土地公有制已经基本消灭。可是冰岛对于所谓公社财产，如牧场、草地、森林、水源、由海冲到陆上的财产以及海和海中财富，却还保留着较大集体（如“赫列普”、“四一区”、甚至全国）的公有制。大部分人民都是拥有土地的公社社员，这种自由社员的存在就是氏族制度的主要特征。

继这种古代无阶级社会而来的是阶级分化的社会。不仅各氏族之间出现了财产不平等现象，甚至各氏族首领和拥有土地的普通社员之间，也都有了财产不平等现象。造成财产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不是首领剥削自己氏族的公社社员，而是由于他们拥有较大的地段，或多于一个地段的土地，还由于他们在海上袭击或其他战争以后，拥有较多奴隶，或分得较多的掳获物。此外，自由公社社员和他们的帮工之间产生了阶级分化过程。最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也产生了阶级分化现象。

不过氏族关系仍然是重要的团结力量。氏族基本上是一定地区的狭隘的集体，它的团结力以

及对于个人的权利义务的集体责任仍然非常强烈，甚至可以说一个氏族里的人首先认为自己是氏族的成员，而后才是单独的个人，他是从整个氏族的观点，而不是从自己个人观点来看待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因此，这些人认为只要把杀人犯的氏族的人随便杀死一个，就是对杀人犯充分的报复。因此，妇女认为"根据族人的意见"出嫁是理所当然。因此，自由公社社员认为服从氏族首领，该集体（即氏族）的领导者，氏族统一的体现者，更是理所当然。可是，氏族制度的这一切传统，在这时却开始被破坏了。

这个时期的统治方式的特征是拥有土地的社员在政治权利上实际平等，他们在氏族首领的领导之下，通过人民大会上的立法和司法权来行使这种平等权利。

人民这种平等权利和自由的实际保证，就是人民是武装的，如果集体内部或外部有人侵害或污辱人民的尊严，人民是有决心、有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氏族社会每一个自由人都是武装的。携带武器是自由人的特征。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把自由公社社员和帮工的这种武装集

体叫做 herr 或 her，这个字的字义可以说是“军队”，也可以说是“众人”，还可以说是“一般居民”，这从 alls-herjar（“总”①）这个字可以看出（据智者阿里的材料：alls-herjar fé 就是“总财产”，alls-herjar goði 就是“总戈狄”——“氏族总长老”）。这整个小社会是一支统一的军队，全体成员都决心在必要时拿起武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写道：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由家族组成的公社最初时期是按军事方式组织成的，象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一样，而且这样的组织是公社以所有者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②

人民之外无军队，也就是没有与人民为敌的军队，因此用不着服兵役。作战和劳动一样，是一切氏族集体生活中自然的事情，而武器则和犁一样是一种普通的工具。氏族制度的人永远不能离开武器。例如《太上箴言》中说：

---

① 在现代冰岛语中，例如 alls-herjar þing 是“国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俄文版译者

②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 页。

你在路上行走时，
武器寸步莫离身，
从来无法来预料，
何时需要动刀兵。①

氏族社会是由许多小氏族形成的，氏族之间的战争在当时是自然现象。

战争是氏族社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因为不论氏族成员从事畜牧、狩猎或农业，土地总是该氏族社会的生产条件。唯一妨碍氏族利用土地的，就是已经占有该土地的其他氏族。

“因此战争便成为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集体的最原始的劳动形式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②

“在那组成集体而独立自足自给的自由农民间保持相互平等，以及作为他们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自身劳动，便是集体持续存在的前提。”③

法律由氏族成员在氏族大会上通过。古代斯

---

① 《艾达》，C.斯维利丹科译，莫斯科，1917年版，第293页。

②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9—10页。

堪的纳维亚人的语言中，“法律”一词不仅指法令规章，而且也指他们所占的地区或集体。例如“丹麦法”(Danelag)同时也指英国的丹麦团体。在《灰雁法典》[1] 中把奴隶收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叫做 at leiða þrælilog(字义是“把奴隶纳入法律”)。法律(人类集体行为的规则、方式和内容) 长期是不成文的，一代一代口头传下去，内容代代微有变化，它对于一切自由人，即全体属于该部落的人具有同样效力。

氏族大会从该氏族成员中选出法官执行审判工作，这是平等人对平等人的审判。任何法律和判决绝对不可敌对氏族，法律和判决不是高于氏族之上，而是氏族本身意志的表现。制定法律和宣布判决的权利属于氏族，即属于社会本身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组织。公共事业牵涉到每一个人，而且人人也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无论什么地方，凡是发展阶段相同的氏族社会，一般有两个首领。选出一个处理平时事务的首领（举行宗教仪式、立法等），例如冰岛各“戈

① 《灰雁法典》是古代冰岛法典。——俄文版校订者

多尔德”中的“戈狄”，冰岛全境的“立法人”都是。此外，还选出一个“科农”，也就是军事首领，这个首领往往是在某种形式的战争时期才选举，有时任期也很长。

在社会发展该阶段，这两个首领（特别是第一个）首先是人民的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更不是本氏族的压迫者。但是社会的发展，必然使这两个首领，特别是军事首领，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在内外势力的影响下，逐渐变成统治者和压迫者。

虽然九世纪的氏族社会从氏族制度的“古风美德”，从原始的平等、自由和氏族内部的友爱关系里还保留一些东西，可是仍然不能不指出氏族社会已经处于解体状态，分散在广大地区的氏族集体必须与种种巨大的困难作斗争。

第一种困难是欧洲还保留着氏族制度的各部分，有着许多互相仇视的小氏族集体，经常互相残杀①。

当时曾试图把各氏族团结成大大小小的联盟。氏族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总共不过几百人。以氏族为基础的联盟，最大的也不过几万人。

而在该氏族集体以外的人则全是敌人，有机会就可以杀死。对待敌人是没有任何道德规律的。因此氏族制度的“野蛮性”就表现在对外人，即不属本部落的人的态度上。对待部落以外的人，唯一可能的态度是敌视，而战争则是一种自然的情况。如果对部落外的人需要和平，那就必须特别和他们媾和而结成和平联盟。这是氏族社会必须克服的主要困难。当氏族社会分散成小单位的时候，在斗争中必然会失败。它们试图通过建立和平联盟以克服分散状态，结果是使氏族制度的社会发展逐步达到最高峰。

氏族社会对待本氏族或本部落的人的道德规范，和对待另一氏族或部落的人迥然不同。

---

① 处处都有敌人，处处都不安全。《太上箴言》中的劝告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当时氏族社会的状态：

未曾进屋莫鲁莽，
各个出口仔细望，
小心机警探端详，
从来无法来预断：
敌人不在屋内藏。

（《艾达》，C. 斯维利丹科译，莫斯科，1917 年版，第 287 页。）

杀死本氏族的成员被认为是最大的罪恶，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认为是疯人的行为，因而对这种行为甚至不加惩罚。杀死本族人的人被认为是自杀者。因为氏族就是他自己。人只是氏族的一部分。一个人如果有这种疯狂的行为，就等于杀死自己。

但是杀死别的氏族的人就被认为是很自然的行为。杀人犯的氏族对他的行为集体负责。被杀者的氏族有义务对于杀人者的氏族的任何成员进行报复。但是这种复仇也可以用罚金来代替。

氏族社会中这类对外族的风俗中唯一的例外是好客习惯。到氏族来作客的人，应当象本氏族成员一样看待，禁止侵犯。即使客人是敌人，也应当用食物款待。

不断的战争是这个时代社会制度的产物，也是各小氏族集体的一个大问题。在这个发展阶段，增加人口是促进社会发展，刺激小集体不断寻找生产活动新条件（新的地段，甚至新的国家）的社会动力。如果不能找到无人居住的地方，或使土地更加肥沃以便养活大量的人，那就只有诉诸战争。

第二种困难是：必须记住处在氏族制度最后阶段的欧洲各族人民（除爱尔兰人外）大多数还不能读和写。他们没有地中海沿岸各族人民前几百年就已拥有的那种文化。地中海各族人民只有统治阶级（奴隶主）才能享受高度发展的生产所创造的财富，而罗马帝国的奴隶和极贫的农民却过着惊人的穷困生活，受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雇佣军队、残酷的法庭、监狱和刽子手的无情压迫。各氏族集体在它们"野蛮"祖国的贫穷生活，比起罗马帝国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条件来简直是天堂。因此，在被罗马人所俘的奴隶的意识中，他们所永别的本氏族土地就成了自由乐土。因此，对于生活在剥削制的阶级社会里的被压迫人民说来，氏族制度阶段也是诗人所歌颂的、人民所痛惜的一去不返的黄金时代。

另一方面，氏族社会没有国家政权。古代氏族虽然有自己的法律，但这种法律一般都是世代口头相传的不成文法。氏族在人民大会上自己宣布判决。选出的首领制定法律，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同时它自己监督判决的执行。

但是这并不是高居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政权，

也不是脱离氏族而独立的政权。虽然阶级分化已经和财产不平等及出身差别一样变得越来越显著，可是在欧洲这一部分地方形成的统治阶级，还没有切断和氏族的联系，还没有成为本氏族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它还没有为自己建立起统治氏族社会普通成员的国家政权。

萨克森地区以西的封建社会

公元 800 年左右，萨克森地区以西各国（特别是法国）的社会结构和处在氏族制度阶段的北欧和东欧的社会结构完全相反。

新社会制度是大贵族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阶级社会，它在这些国家里为自己打开了道路。大贵族统治阶级的工具就是残酷的国家政权，国王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领导者。

这个新社会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呢？

古代氏族社会的统治阶级夺去了人民的权力，创造了强制的机器——国家政权，来破坏旧的氏族社会，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封建社会。

现在我们详细研究一下这时发生的情况。

古代氏族社会内部形成了对抗性的集团，贵族代表人物，特别是指挥战争的“科农”，越来越脱离人民。这些贵族代表人物是从旧氏族社会内部产生的必然要代替旧社会的新社会的萌芽。由于氏族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它的外部环境，使新的统治阶级得以形成。“种族大迁徙”时期的战争和随后氏族社会取得的胜利，使它获得巨大的财富，造成更大的不平等现象，因此加速了这种发展。由于经常进行军事远征，氏族成员不能全体长年作战，于是人民群众中就逐渐分化出军事统帅及其所指挥的军人，形成军队。他们在军事远征中夺取土地，瓜分土地、奴隶和其他掳获物，武器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工具”。于是常用武器的人，就可以多得掳获物。随着贵族领地及其他财富（特别是军事首领的财富）的增加，他们越来越感到古代平均分配的法律，建立在权利平等、公有制、全社会共同立法、人民自建法庭的基础上的整个氏族社会制度，成了一种束缚，成了他们取得财富和权力的道路上的障碍，是必须打破的桎梏。于是他们就打破了这些桎梏。

六世纪法兰克编年史作者记载了这种新社会

形成过程中的典型情况。

当法兰克人占领了斯瓦松城市时，战利品中有一个极美丽珍贵的杯子。国王克洛维想据为己有。当时他部下一个战士用剑把这个珍贵杯子打碎说："你在分战利品时只能得你应得的一份。"克洛维当时默默无言。

一年后，在阅兵的时候，这个战士的武器整理得不够好。克洛维就痛骂他，挥起战斧把他的头颅砍碎说："你以前就是这样对付那个美丽的杯子的！"这样就使战士人人震栗，他们心里诅咒这种卑鄙的行为，可是谁也不敢起来反对克洛维。

领袖的权力迅速发展起来了，同时他和人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也加强了。不久克洛维就成了法兰克人的专制国王。

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之所以能在当时发生，是由于古代氏族社会内所形成的局势。氏族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加深：首领最初本是选举出来的氏族领导者，在私有财产权产生以后，由于他在军事远征中积累的财富的影响，在经济利益和权力利益方面就和自己的氏族发生矛盾。在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贵族就慢慢腐蚀这个社会，

腐蚀它的公有制原则、社会结构、道德和信仰，直到新社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为止。一部分最横暴的贵族就起来打破统治阶级和氏族的联系，打破妨碍统治阶级发展的联系，贵族利用它为自己的利益而成立的国家政权，在欧洲这一部分地方建立了新社会，即第一个有国家政权的阶级社会。

贵族剥削农民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方面是首领把原来自由的农民变成依附于自己的农民，迫使他们为自己服一定的劳役，或者把他们产品的一部分无偿地献给自己。另一方面是首领把农民变成佃农，从而加以剥削。这种剥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首领夺取了农民的土地。尽管国王所领导的贵族夺取了政权，可是古代氏族集体所有权的影响依然很大，直到十五——十六世纪，封建主才敢染指公社的领地——森林、牧场和自古以来农民使用的灌溉地。直到这个时候，地主阶级和国王政权才完全占有了自古归农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土地。

由于氏族贵族夺取了政权，人民大会就丧失了古代的制定法律和宣布判决的权利。这时不再由自由社员和他们选举的领导者来制定法律和宣

布判决了。统治阶级侵占了这种权利，并转交给他可以随意任免的官吏。

不久以后，氏族社会自由的武装社员就丧失了自由人的主要特征——携带武器的权利。因为无权的被压迫农民如果持有武器，对于统治阶级是很危险的，因此统治阶级就夺去他们的武器。

以国王为首领的显贵夺取了政权以后，就建立了国家，也就是氏族社会所没有的、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机器。国王和贵族攫取制定法律、设置法庭、携带武器、决定何人可以携带武器等特权，他们开始自己实行自己的法律，并且用他们自己决定的方法，特别是利用体罚（鞭笞、伤残肢体）及其他古代氏族社会所根本没有的刑罚来执行判决。

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新兴统治阶级奴役了农民，使农民依附自己，服从自己，并把大量土地集中在自己手中。新的压迫机器——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也是为了保护和增加统治阶级掠夺人民所得的掳获物，保证私有财产权并维护统治阶级从社会窃夺来的权力。

国王本来是部落选举的首领或军事统帅，这

时俨然成了统治阶级对氏族社会进行掠夺性进攻的急先锋。国王收买那些帮助他掠夺的贵族，给他们以压迫农民的权力，封他们官职、领地（以后又封采邑）。这样一来，他就为统治阶级压迫陷于无权和贫困地位的农民和帮工、反对氏族社会及其全部遗产创造了联合战线，于是这种遗产就在这时被摧毁而消灭了。

由于国王用武力夺取政权，由于大贵族的“革命”，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氏族制度就被消灭了。它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国家——大地主和国王的政权，让位于完全符合于统治阶级统治国家和人民、利用国家和人民作为发财泉源的要求的新社会制度。

国王和大贵族这种“革命”历时很久。“革命”进行得很困难，往往有恢复原来的状态的事实，因为垂死的旧社会根基还很巩固，并受到人民极有力的支持。

在那些拥有外在有利条件的地方，这种变化就到来得最快；例如，已濒于解体阶段的氏族社会攻占地广人多的地区而征服了当地居民，如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占有古高卢（现在的法

国)，或公元900年前后北欧海盗占有诺曼底，就是这种情况。

至于在其他地方，这种发展就比较慢，国王一再夺得政权，以后又一再被人民夺回，“革命”和“反革命”更替发生，例如挪威，美发王哈拉尔德[①]开始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后，过了三百年到老哈康时[②]才彻底夺得政权。

尽管国王领导统治阶级进行这种“革命”，企图夺取政权，从而取得尊严的地位，尽管国王自认享有建立国家政权的“荣誉”，可是世俗贵族和僧侣贵族毕竟获得了这种斗争的果实。无论是克洛维或查理大帝，美发王哈拉尔德或肥硕王奥拉夫[③]，他们的事业都是建立封建主义，也就是以国王为首的贵族政权。恩格斯在他所著的《区制

① 美发王哈拉尔德或多毛王哈拉尔德（生于公元860年前后，死于940年前后），是挪威国王，一般认为是挪威国家的奠基人。——俄文版校订者

② 老哈康又名哈康·哈康那尔逊，是挪威国王（1217—1263），他在位时挪威国势最盛。——俄文版校订者

③ 肥硕王奥拉夫，当时的人是这样称呼他，他死后，开始按教会传统称他为圣奥拉夫，他是1016—1028年的挪威国王。——俄文版校订者

度和军事制度》一文中谈到查理大帝这种活动的结果时说了如下的话：

“在占领高卢时构成了全部法兰克人中的普通的自由人等级消灭了，人民分裂为大土地占有主、臣仆和农奴，——这就是查理为取得他的新罗马帝国所付出的代价。随着普通的自由人的消灭，旧的军事制度瓦解了，随着两者的消灭，王权也崩溃了。查理把他自身统治的唯一基础破坏了。他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可是一到了他的后继者们的手里，实际上由他亲手造成的东西，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①

封建主、大贵族和最富的地主获得了果实。国王常常成为贵族统一的象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贵族需要国王政权来粉碎普通人民的抵抗和破坏旧的氏族社会的时候，国王政权才是最强大的。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63页。

② 以后过了很久，到中世纪末，资产阶级开始强大起来的时候，国王就利用封建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均势，来建立自己的专制权力。

两种不同社会的冲突

于是，这两种在性质上不同而且矛盾的社会就互相对立起来，一方面是氏族制度，另一方面是大贵族和国王的阶级国家。两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两种社会的内部阶级矛盾也以不同强度发展起来了。

在大地主的阶级社会里，在大贵族和国王的国家政权压迫下，不满情绪沸腾起来。没忘记自己或上一代的自由生活的被压迫的农民的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查理大帝亲自镇压里姆主教区的农民起义。诚笃者路易曾抱怨佛兰德斯农奴起义。848—866年，美因茨主教区劳动人民的起义被镇压下去。841—842年，萨克森人起义，形成了秘密的多神教徒联盟——“斯特林加”，反对法兰克压迫者和萨克森基督教贵族。他们的起义也被德意志的路易镇压下去了。西欧各王国被压迫的农奴就是这样在九世纪纷纷起来企图摆脱枷锁。①

氏族社会内部最贪权势的强大贵族人物，都

在待机切断他们和氏族制度及其机构的联系，以便夺取氏族首领领导的自由社员所掌握的权力。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间，以及这两种社会的内部（首先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都在不断地发生斗争。

封建国家企图夺取“野蛮人”的土地，“教化野蛮人”，“给多神教徒施洗礼”，占有可供剥削的地区和阶级，也就是夺取土地和农民及帮工。

查理大帝和萨克森自由氏族公社的战争，是封建国家和氏族社会间这种战争的典型范例。查理大帝和萨克森人的战争，证明氏族公社的勇敢和顽强，也证明统治阶级的顽固和残酷：封建社会“英雄”的象征——查理大帝为了使萨克森氏族公社服从他的国家政权的压迫，为了使萨克森人信仰基督教，曾和萨克森人作战三十多年（772—804）。查理大帝连连战胜了萨克森人。可是等到他收兵回去的时候，萨克森人又起义摆脱了异族

①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国王和贵族往往利用北欧海盗作亲兵，以赐给他们土地和供他们剥削的农民作为奖励。H. K. 拉克斯尼斯在长篇小说《赫尔普拉》中曾经创造了这种保卫统治阶级利益的人的形象。

压迫。查理大帝对萨克森人进行了八次军事远征。他对萨克森人施行新的残酷的法律。根据这些法律的规定，凡和法兰克人战斗或不信基督教者，一律认为是犯罪行为。祭祀异教神祇者处死刑（这些法律中并没有规定许可秘密祭祀[①]），斋戒日食肉者也处死刑。公元782年，查理大帝为了摧毁氏族公社的抵抗，曾下令杀死萨克森俘虏四千五百人。基督教就是国王政权为它的残酷野蛮行为作辩护的宗教借口，同时也是国王政权的教义。[②]

查理大帝为了粉碎萨克森人的反抗而采用的方法，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两个社会的矛盾。查理大帝把萨克森人的许多首领都笼络到自己方面来，“赐给”他们以氏族公社原有的土地（当然是查理大帝本人所不感兴趣的土地），然后把这些首领变成压迫萨克森农民的封建主。他还给这些新贵族“施洗礼”。

---

① 冰岛关于接受基督教的法律中规定了许可秘密祭祀异教神祇的保留条件。参看本书第276页。——俄文版校订者

② 托尔斯坦·爱尔林逊〔冰岛卓越的诗人（1858—1914）。——俄文版校订者〕很有根据地把王国暴君这种基督教信仰描写成一种怪物，“它从南方沿着萨克森英雄阵亡的战场的血泊一步步走来”。

查理大帝就是这样对萨克森人用异族权力进行“封建革命”，把“革命”强加给尽力抵抗的人民。但是萨克森氏族社会也不单是被异族力量所摧毁的。查理大帝为了战胜这个社会，还培植了土著贵族，以便使萨克森自由社员都服从他。这样，就从内部瓦解了这个社会，从而便于战胜它。①

当我们着手研究冰岛历史的时候，必须记住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的斗争，两个对抗阶级的斗争。为了理解冰岛存在的头几世纪的社会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四

欧洲大陆氏族社会的崩溃在多神教神话中的反映

这样，在第九世纪初，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

---

① 现代资本家，例如英国资本家，在对非洲氏族社会斗争的时候也采用这种方法：收买氏族首领，占领土地，奴役人民，如果人民对他们抵抗，就大批屠杀，甚至诬蔑对方施行妖术来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护（例如在肯尼亚）。

就互相对立着。这两个社会从基础本身起，从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原则起，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互相矛盾的。

在第一种社会中，自由的公社社员在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的基础上占有自己的土地；在第二种社会中，大贵族拥有土地并压迫农民。

第一种社会是武装的公社；第二种社会中却有由武装的亲兵、贵族和职业军人组成的私人军队。

在第一种社会中，自由社员在人民大会上自己制定法律；在第二种社会中，则由国王政权“自上而下地”规定法律。

在第一种社会中，公社社员和帮工自己设置法庭，从权利平等的人当中选出法官；在第二种社会中，则由国王加在人民的头上的官吏进行判决。

这两种社会所特有的对抗性矛盾，在宗教体系和道德伦理体系上也同样存在。

在第一种社会中，多神教自由“野蛮人”原始的完全人世的信仰，完全符合于他们的社会性质和目的。多神教是氏族社会在人世的、死亡神方

面的成就和要求的反映，这种神甚至认为是各氏族的祖先。

在第二种社会中，国王强迫人民信奉基督教这一符合国王和大贵族政权需要的外来信仰。基督教教导说：整个权力都是“自上而下的”，许给人民今生生活痛苦，死后会升天堂，它轻视人间一切事物，因此往往仇视生活。基督教是新兴的对抗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二元论的先声，这种二元论用天上和人世、精神和物质的抽象矛盾方式来反映阶级社会的矛盾。

多神教这一古代日耳曼部落的信仰，完全符合于氏族社会的性质。为了研究冰岛后来所发生各种事迹的前提，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为自己而创造信仰和神祇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就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创造了官方的信仰和神祇。

氏族社会是劳动的自由人及其帮工的社会，它根据自己劳动生活中最迫切的需要为自己创造繁殖之神及其崇拜仪式。瓦那氏族之神——弗莱尔、尼奥德尔和弗莱雅等——都是氏族社会繁殖之神，因为当时人口增加是氏族社会发展的主要

动力之一。在陆地和海上，繁殖也是主要的生活条件。[1]对繁殖之神的祭祀也采取以某种方式象征受胎作用的仪式。有些关于久已消亡的古代类

---

① 显然，当时地母的面貌是个女神（尼奥德尔神等于塔西佗所说的尼尔突斯，弗莱雅，哈尔格的妻子，或繁殖女神，参看V．菲尔普茨：《老艾达》，英文版，第160页），氏族首领的任务，就是在每年大祭时使她受胎（哈尔格的妻子，又名托尔格尔德，挪威克拉狄尔的贵族尊她为本族的女始祖。《尼雅尔传说》中曾提到托尔格尔德，见《冰岛传说》，莫斯科，1956年版，第588页。繁殖女神是斯堪的纳维亚多神教崇拜的超自然女性。——俄文版校订者），受胎不成就要丧命，关于这一点，英格林加氏族的某些国王的命运可以证明（英格林加氏族的国王是瑞典传说中的国王，美发王哈拉尔德的祖先，斯诺里·斯土鲁森在《挪威史》卷首的《英格林加传说》中，曾经说到这一点。——俄文版校订者）。在克拉克对皮裤汉拉格纳尔的训言中，“奉祀神祇”就是指“性交”而言。当弗莱尔成为瑞典的主神时，他对献身于他的妇女的任务也和以前关于公纳尔·赫尔明的故事中所讲的一样（关于他怎样跑到瑞典，女祭司弗莱拉庇护了他，以后就让他冒充弗莱尔的故事，流传至今。——俄文版校订者）。这些关于繁殖之神的神秘仪式，后来在冰岛多神教英雄传说中变成了个人的悲剧，而原始氏族社会的仪式表演却变成了不朽民歌所根据的悲剧。这种情况证明氏族社会已在解体的最初阶段，尚未成为被压迫者的个人的独立性日益提高，它为诗歌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型家庭的记忆，还在神话中保留着。①

---

① 关于瓦那神族的传说中也曾经提到血缘家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1—32页）："当尼奥德尔神和瓦那神族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妹妹就是他的妻子，因为瓦那神族的法律就是这样。他们俩还生了一对儿女——弗莱尔和弗莱雅。可是亚萨神族就禁止近亲结婚"（斯诺里：《挪威史》书中的《英格林加传说》，第4章）。当罗岐在《罗岐口角》中斥责弗莱雅女神说："有人看见你在你哥哥床上！"以后又斥责尼奥德尔神说："你和你的胞妹私生了一个勇敢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由于家庭的发展，从前认为是道德准则，现在变成罪恶了（参看《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178—179页。——俄文版校订者）。这并不是说信仰瓦那神的民族，到了瓦那神和亚萨神的信仰合并的时候还有血缘家庭存在。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象这种制度，在王族中保留的时间比一般人民中长一些，尤其是在母权时代，这由埃及法老和姐妹结婚就可以证明。关于这种情况的记忆，在神话中保留得也最长久。

但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不仅保留了血缘家庭的记忆，其中也提到"普那路亚"家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页）。其中几姐妹是她们的共同丈夫的共同的妻子，而她们的共同丈夫又是弟兄，不过并不是这几个姐妹的弟兄。住在不列颠地区的克尔特人就有这样的家庭组织。凯撒在《高卢战纪》第5册中写道："有十个人或十二个人有共同的妻子，特别是弟兄之间……"。在《赫姆达利亚咒文》中赫姆达利亚的训言就含有这个阶段家庭发展的记忆，这是完全可能的。他说：

我有九个母亲，

我是九姊妹的儿子。

在群婚家庭阶段，儿童把家庭里的全体妇女都叫母亲，把她们所有的丈夫都叫父亲。

但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中，不仅反映出家庭组织方面的重大进步。人民和大自然的英勇斗争，也成了不朽的英勇豪迈诗篇的基础，托尔和巨人斗争的神话就是一例①，他在乌特加尔德——罗歧之宫的功勋是这场斗争的最高峰。崩德之神（托尔神）手持大锤，到处战斗，和海洋，和世界巨蛇较量力量，和衰老之神斗争。那些不断和严酷的大自然斗争的氏族公社成员，以及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开辟新土地的新来的居民，创造出这样的神祇，并愿意恳求神赐给他们以巨大的勇气，是毫不足怪的。斯诺里说："它拥有力量和威力，因此它战胜一切生物。"因此一切相信自己力量的人都崇拜托尔神，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通过托尔神来崇拜那些象他们自己一样对大自然的力量进行艰苦斗争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和这种神是亲戚，即使不能和他一样，也希望象他一样地英勇斗争。

托尔神的战争反映出崩德和原始移民所遭遇的困难。因此人们虽然常常奉祀托尔神，实际上

① 关于托尔和巨人斗争的神话，基本上是由《新艾达》流传下来的。——俄文版校订者

是更信赖自己。所以赫拉狄尔的贵族西古尔德当善良王哈康在酒杯上画十字时就原谅他，说："国王这样作，正象所有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威力的人把自己的酒杯献给托尔神，在饮酒以前先在酒杯上空画个战斧一样"（《挪威史》书中的《善良王哈康传说》，第17章）。

这种对瓦那神和托尔神的信仰并不象以后统治阶级的宗教那样变成"人民的鸦片"。

古代氏族集体的信仰是原始野蛮社会想掌握那些控制着他们的自然力的一种微弱企图。他们首先企图控制陆地和海洋，使它们丰产。他们祭祀仪式的目的是迫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在对托尔神的祭祀仪式中，反映出劳动人民企图通过崇拜托尔神的威力来增强自己的勇气和力量。

古代信仰基本上符合于创造它的社会的需要。这种社会对于大自然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它还没有阶级分化，因此不需要进行社会欺骗。

古代社会的人都知道在生活斗争中一旦失败将遭到什么样的后果。死亡并没有被美化。在斯堪的纳维亚宗教中地狱是贫苦劳动者的概念中的地狱，贫苦劳动者和饥饿贫困斗争，认为地狱是

一种特殊的阴暗世界，好象希腊神话中的冥府一样，是比人间坏的世界。毫无疑问，斯诺里所描写的内赫尔[1]是完全符合古代社会人的观念的，不过其中一些富有诗意的名称都是他臆造的，如“地狱的宫殿叫做艾留尼尔，它的菜肴叫做饥饿，它的刀叫做消耗，它的奴隶叫做汗格拉提，它的女奴隶叫做汗格拉特，进入宫殿所通过的门坎叫做临头的危险，床叫棺材，帐幕叫做闪烁的不幸”。

古代的人对待人生的态度是冷静的。他们认为只有荣誉（死后的评论）才是不朽的。宗教中一般常见的二元论对他们是陌生的，因为氏族社会没有阶级，没有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性矛盾，他们的信仰中没有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斯诺里在《艾达》序中说道：“他们完全用人间的理智来理解，因为还没有赋予他们灵魂上的智慧，所以他们认为一切事物全是由某种物质造成的。”

我们必须记住，移民到冰岛的人都是崇拜托

①　赫尔就是地狱。——俄文版校订者

尔这个全能的亚萨神和弗莱尔、尼奥德尔神的。同时信仰基督的人，例如瘦子赫尔格，就认为要求托尔神援助，请求它赐予勇气并不是不体面的事情。无怪托尔神和繁殖、和平之神弗莱尔，都成为冰岛"崩德"的最高神祇了。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除了反映氏族社会发展的前一阶段外，也反映出它的解体阶段：人民中开始分化出贵族（他们最初本是人民的首领），诡计和暴力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杀人成了功勋和艺术，成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积累财富的公认方法。

氏族制度解体过程的另一面是以掠夺为主要目的的海盗战争。这种战争促使阶级和阶级矛盾在冰岛氏族社会中形成并获得发展。①

---

① 公元800—1000年，中欧和东欧，古代氏族社会制度都灭亡了，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旧制度也大部分消失了：丹麦和挪威是在九世纪（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挪威曾恢复过旧制度，这一点以后就要提到），波兰是在十世纪（首先是由于勇猛王保列斯拉夫一世夺取政权〔992—1025年〕），罗斯是在十世纪末叶。这些国家的国王和封建主都掌握了政权。

在东欧和中欧氏族制度衰落和瓦解的期间，斯堪的纳维亚各部落仍在海盗时期。

由于氏族社会的衰落和解体，它们的信仰方面也发生了各种变化。在这个时期，崩德群众中开始分化出贵族，围绕着贵族的周围有依靠掠夺为生的职业战士组成的亲兵，这种职业战士骑在崩德的头上，要求在阳世和阴间都受崇敬，因此对奥丁神的崇拜就加强了。①

斯诺里相信各神祇是互相分工的，他说："首先应当举起奥丁神的杯，为自己国王的胜利和掌握政权而干杯，以后举起尼奥德尔神和弗莱尔神的杯，为丰收与和平而干杯"（《挪威史》书中的《善良王哈康传说》，第14章）。

---

① 哈尔巴尔德—奥丁神在崩德之神托尔面前夸口自己用聪明来欺骗人民，剥夺人民的财富，这不是偶然的，他说：

哪能为了别的橡树而剥树皮，
人人都只有自己顾自己。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207页。）

这里所讲的和《太上箴言》根本不同，《太上箴言》所讲的是氏族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它说：

乡人剥树皮，
树干就遭殃，
人也是一样，
离了群就只有死亡。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294页。）

在上古时期，奥丁神有着首领和祭司的一切职能。下面是斯诺里所写的关于奥丁神的职能：“大地是他的女儿和妻子，他和大地在世界上生出了第一个儿子亚萨托尔。”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史诗中对于奥丁神的批评占很大地位。诗人把他和氏族社会的不幸和灭亡联系起来。

当托尔神为巨人而劳动的时候，统治阶级的神祇却坐在自己的宫殿里过着享乐的生活，这种阶级分化情况和统治阶级神祇的高傲在哈尔巴尔德对托尔神说的话中反映出来，他说：

> 我住在瓦兰达，挑起了战争，
> 让勇士闹纠纷，破坏了和平，
> 奥丁把阵亡的首领带到瓦尔哈拉，
> 托尔却收容了奴隶里的亡人。①

贵族必须使自己的职业战士相信死后有天堂。他们必须用欺骗手段来增加战士在战斗时的勇气。

贵族死后也需要有剥削阶级的阴间。他们崇

①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207—248页。

拜奥丁神，把奥丁神塑造得与自己的形象相似，希望在阴曹地府，他们的命运也要比普通人民好一些。因此战斗中阵亡的贵族代表人物的灵魂就到了瓦尔哈拉——贵族和战士的住所。其余的人在赫尔（地狱）里就应该满足了。因此人间的阶级分化也带到阴曹地府去了。

奥丁神由于破坏氏族关系和腐蚀氏族社会而受到谴责。因此在《瓦尔森古歌》[①]中，达格神的姐夫赫尔格杀死了洪丁，奥丁神就让达格神杀死赫尔格，以后达格神的姐姐西格龙诅咒他，他就对姐姐说：

姐姐，你疯啦，
你让弟弟
遭遇不幸，
还能算什么理智！
只有奥丁神
才是灾难的祸根，
他在我们中间
散布仇恨。

① 《瓦尔森古歌》是《老艾达》中英雄歌曲之一。——俄文版校订者

奥丁神有很多罪行受到控诉，杀人罪也是重要的一项。例如在《女预言者的预言》中说道：

奥丁神对敌军动干戈，

于是这天世界上头一次发生了战争。①

斯诺里特别把奥丁神和妖术魔法联系起来，并不打算减低这些东西腐化人的力量。他说："奥丁神精通一种叫做魔术的艺术，他就靠这一点而获得优越的地位，奥丁神自已也施魔术。他利用魔术能够预言人的命运和未来前途，使人不幸、生病、死亡，甚至摄取一些人的理智和力量而给予另一些人。可是一般男人都认为魔术是可耻的事，不肯作魔术，因此只有把魔术教给女祭司"（斯诺里：《挪威史》书中的《英格林加传说》，第7章）。

诗人把新兴统治阶级的一切特征，如奢侈和财富、魔术和淫乱、智慧和诡计等，都和奥丁神联系起来。此外，奥丁神还和当时世界上主要的

---

①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98页。《女预言者的预言》是《老艾达》中最著名的神话歌曲。除斯维利丹科的译文而外，这个歌还有几种俄译本。——俄文版校订者

恶魔罗歧神有结义兄弟的关系。[1]

当黄金（水獭的赎金[2]）的诅咒开始侵害氏族社会的时候，奥丁神和罗歧神在一起[3]。罗歧神是奥丁神童年时代的朋友，奥丁神的八足马斯列普尼尔的父亲，也是芬利尔（豺狼）的父亲。斯诺里写道："亚萨神在家里豢养豺狼。"这种浸透人、神世界的毁灭力量终于无法控制。虽然打算利用列丁·德罗姆·格列普尼尔的力量来控制它，可是当神灭亡的时候来临时，芬利尔豺狼毕

---

① 《罗歧神的口角》中罗歧对奥丁说：

奥丁，你可记得，在上古的时候，
仪式怎样把我们结成兄弟血亲，
你曾发誓：如果不给我酒杯，
那么你就滴洒也不饮。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171—172页。）

② 在古代冰岛诗篇中把黄金叫做"水獭的赎金"，据传说，因为巨人之子变化为水獭形象，神杀死了水獭而用黄金赎罪。——俄文版校订者

③ 在氏族社会神话中，罗歧神是罪恶和灭亡的体现。显然可见，由于氏族社会的崩溃而产生的一切恶因都是由它而来的。建筑城堡时的背弃誓言，贪污侏儒安德瓦尔的黄金，杀害亲兄弟，这些行为往往都和奥丁有牵连。氏族社会越濒于灭亡，无疑地把造成灭亡的罪恶归到罗歧身上的就越多。大概最后就产生了他是豺狼芬利尔、世界毒蛇以及赫尔（地狱）之父的观念。

竟把奥丁神吞了下去。

人的世界也和神的世界一样，氏族社会灭亡的时候很快到来了。大贵族与社会断绝道德关系滥用群众对首领的信任而夺取政权，它的产生就决定了氏族社会的命运，不久氏族社会就被贵族及其领导者（国王）所征服。

从此以后，欧洲大陆上氏族社会整个灭亡了。它的灭亡反映在氏族社会神话中，反映在关于神的灭亡的传说中。

第 二 章

人 民 政 权

冰岛氏族制度的复兴

我知道，我看见，
海中又涌现陆地，碧绿一片。
瀑布在奔流，
猎食的群鹰扑向水面。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110页。）

一

《女预言者的预言》

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理想

历史明确地、不允许有可能犯错误地向我们指出：氏族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怎样崩溃的，建筑

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是怎样消灭的；由自己的首领领导的氏族公社这一集体的自治，有的一下子就消灭，有的逐渐消灭，而这个基础的整个上层建筑——法律、道德、信仰、艺术，则是以另一方式慢慢消灭的。氏族社会整个存在期间所形成、在它的保护下和它一同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习惯、法律和思想体系，正如历史上常见的，寿命比产生它们的社会结构本身长得多。因此，关于人类尊严和高尚品格的概念，殷勤好客的习惯，氏族社会的信仰，在氏族社会基础消灭以后还保留了许多代。这些旧思想体系继续存在，经常抵抗新社会结构和新生产方式（私有财产制和个体经济）及其所产生的统治方式（贵族和国王政权）的影响，与新社会制度（新阶级社会）的思想、道德、习惯斗争。

因此，日耳曼人及其他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各族的氏族公社在四——六世纪遭遇了罗马国家以后，法律、道德和宗教都有解体现象。这种解体现象一直继续到封建主义确立，并根据它的利益和权力在社会生活上层各方面创造了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法律、道德、习惯、宗教和艺术）

时为止。在中欧和西欧，封建主义的确立及其上层建筑的形成是晚六七百年才实现的。

但是人们很快就开始感到“古代美德”的灭亡和在氏族制度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古代道德规范的崩溃。

据这个时期大多数诗人和思想家的意见，人类和神祇将随着世界末日的到来而一同毁灭，也就是说，在和社会的腐蚀力量的冲突中（这也反映在宗教观点上），随着氏族制度内部产生的贵族这个日益壮大的新兴力量的到来而毁灭。

人们在自己所创造的神的世界中，反映出自己的社会及其优缺点、功勋和恶行，并把这些现象提到最高程度。当他们研究自己所创造的神的世界并且企图加以分析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地评断了自己的社会及其命运，而且关心造成这种命运的原因。

《女预言者的预言》仿佛是神和人的命运的总结。它以富有诗意的华丽场面反映出欧洲氏族社会的灭亡情况。作者不过是叙述了自己的体验。他处在事件的中心，冥想既往，仿佛看到了未来

（在歌曲的中部他由过去而转述未来）。他描写了神的世界并指出它灭亡的原因，从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即氏族社会的衰落和解体。

据当时最明智、最杰出的人们（他们还生活在氏族社会的思想世界中）的意见，社会的伦理基础和社会基础、氏族的统一、亲族关系的神圣、言而有信、根据勇敢而不根据财富来评断人，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女预言者的预言》的作者就尖锐地坚决谴责道德基础的败坏，他说：

诺言和誓言都已动摇

对契约的忠实也已破坏。①

他还想到对黄金的毁灭力量的斗争。

我知道世界怎样发生第一次战争，

因为古尔威②在众神那里被刺得飞矛满身，

随后在哈尔的住所里把她火焚，

火焚她三次，她三次重生，

①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99页。

② 古尔威，有些人解为黄金的毁灭力量的化身，因为冰岛语gull就是“黄金”。但对这种神话解说还有争执。——俄文版校订者

焚了又焚，她依然无恙地生存。①

他还预见到人的世界也和神的世界一样，如果人们忘记一切而犯了杀死亲人、破坏亲属关系等氏族社会中被认为罪大恶极的罪行，那就必然灭亡。

在内讧中同胞兄弟杀死自己的手足，
骨肉至亲互相残杀，
…………
暴风雪的世纪，弱肉强食的世纪，——世界末日到来前……
人对人冷酷无情。②

他讲到背弃誓言和贪污、贪财和残杀兄弟等罪恶。③用这些描写来补充其他神话和英雄诗歌。奥丁神和罗歧神的聪明和狡猾就是神灭亡的原因，也是促使氏族社会解体的动力（无耻欺骗行

①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97—98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③ 在神话中，把罗歧神写得拥有旧氏族社会内部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击溃氏族社会的那些品质。斯诺里在《休尔维的诱惑》中说："罗歧神的被称为诡诈的智慧高于其他各神，他随时随地都运用这种智慧。"在罗歧神身上叫做"诡诈"的东西，在《英格林加传说》（第6、7章）里的奥丁神身上就叫做"艺术"。

为的“流行”）。老实说,《女预言者的预言》的作者和《挪威史》的作者斯诺里所叙述的都是同一事物，即毁灭氏族社会的封建主和国王政权的拥护者的故事——克洛维或查理大帝、美发王哈拉尔德或肥硕王奥拉夫、老哈康或基楚尔伯爵[1]之流的暴行、诡诈和欺骗的故事。

但是《女预言者的预言》的作者不仅描写神的世界（人的世界的影子）及其灭亡，并且也指出世界覆灭后产生的东西。他所描写的自然非常优美，并且描绘出从海上升起的冰岛夏季的美丽景象。它的乐观主义和对于未来的信心，使人产生更强烈的印象。

我知道，我看见，
海中又涌现陆地，碧绿一片。
瀑布在奔流，
猎食的群鹰扑向水面。[2]

凡是回顾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时代（旧氏族社

---

① 基楚尔伯爵又名基楚尔·托尔瓦尔德逊，冰岛的豪丁（1209—1268），挪威国王封他以伯爵的称号，他奉国王命令，杀死斯诺里·斯土鲁森。——俄文版校订者

②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110页。

会的时代）的人想起旧氏族社会的灭亡，都怀着悲痛的心情，但是他们也相信使氏族社会灭亡的那种毁灭力量也会随之消灭，并且还对人类最美好的新社会的诞生抱着热烈的希望。他们相信神和人的一切美好事物（太古时期的金牌）将来会在伊达瓦尔① 再现的。在对未来的美丽幻觉中包含着劳动人民日常的关怀：

> 不用播种，粮食开始生长，
> 忧伤永忘，巴尔德②又重逢，
> 他和哈德③并肩走进胜利之宫，
> 走进克洛夫特④的住室，——我说的事你可懂？⑤

在田里劳动的人都认为杀害弟兄是不幸的事，因为他们的希望（崩德的希望）是这样，所以这位大诗人的理想就是这样。

---

① 伊达瓦尔是世界毁灭后众神所住的常绿原野。——俄文版校订者

② 巴尔德是善和美的神，奥丁的儿子。——俄文版校订者

③ 哈德是受罗歧神挑拨无意中杀死巴尔德的盲神。——俄文版校订者

④ 克洛夫特是奥丁神的绰号。——俄文版校订者

⑤ 《艾达》，莫斯科，1917 年版，第 110—111 页。

受恶魔力量所驱使而杀死兄弟的凶手哈德和被他杀死的巴尔德将来会永生。这个象征意义十分明显。斯诺里在《休尔维的诱惑》① 中描写托尔神（崩德之神）的儿子摩第和马格尼将创造新世界，这种描写也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但是这里并没有提到任何神祇。以后又说道：

> 我看到遮蔽太阳的宫殿，
> 金顶闪闪，使希姆里②美丽非凡，
> 只有尊贵的人在那里居住，
> 永远快乐无边。③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歌颂的不是财富，不是荣誉，不是瓦尔哈拉的军事娱乐，更不是穷人的地狱，而是公正尊贵的人的永久快乐。《女预言者的预言》的美好的希望，正是站在新社会制度边缘的人类内心所期待的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但是《女预言者的预言》也包含着冰岛崩德社

---

① 《休尔维的诱惑》是《新艾达》中的神话部分。——俄文版校订者

② 希姆里，根据《女预言者的预言》的说法，是神和传教者在世界再生以后居住的地方。——俄文版校订者

③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111页。

会的特殊希望，即对于自己命运所抱的希望。冰岛新兴的自由崩德社会是在反对大陆各国统治阶级和国王政权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个社会抱着希望来看待未来，对未来有很多期待。

《女预言者的预言》的作者是在这个社会里诞生的。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对反映当时欧洲大陆上灭亡的人间社会的神的世界宣布判决。他的道德和宗教的观点就是崩德的观点，他也象崩德一样谴责腐化现象及其原因。他的政治远见使他理解到古代世界再生的无望，因此他宣告这个世界的毁灭，宣告诸神的灭亡。但是他又宣告在诸神灭亡以后会产生新世界。惆怅地怀念过去氏族社会的人都幻想未来，希望旧氏族社会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他们在幻想中看到氏族社会的复活和改进。斯巴达克所领导的罗马奴隶是这样，阿尔密尼乌斯所领导的日耳曼人也是这样。在《女预言者的预言》创作时期，冰岛人民的体验也是这样。因此，《女预言者的预言》中所描写的神的新世界也和旧世界一样，是类似人的世界。著者首先想到建立新社会，也就是氏族社会的复兴，但是没有考虑使氏族社会灭亡的那些灾难和腐败现象。他并

没有向冰岛人民预言什么新事物，不过是把新兴的冰岛人民从开始就想望的事物强调出来而已。

《女预言者的预言》的作者在公元990—995年左右，可能曾在艾斯卡尔河畔法律崖①演奏自己的歌曲。他对那些努力解决最困难的任务的崩德唱歌。这些崩德创造了新社会（“人民政权”——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特种氏族社会），他们要防止冰岛国王和大贵族政权，以及在欧洲大陆上使氏族社会灭亡的一切事物的产生。这就是这些人的主要目标。新兴的人民详细研究了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崇高的目标，不仅开辟了新国家，发现了新大陆，而且移居到那里。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也采取新方法。

《女预言者的预言》和它的诗歌的作者必然具有这样的社会思想。否则他就不能这样乐观而对于未来满怀信心地宣告新世界的来临。他说：

亚萨神族在自己的新庭院里
青草下找到美丽的黄金牌，

---

① 法律崖是议会会场上的悬崖，作讲坛之用。——俄文版校订者

这是古代他们消遣的东西。[1]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象《女预言者的预言》这种文化历史事实，那么，人民的创造劳动和新社会发展的高度水平就不可想象了。

也许创造《女预言者的预言》的诗人希望当时冰岛能够实现他的理想——在已经毁灭的世界的波涛里出现翡翠般碧绿的美好大地。

西达的哈尔[2]、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3]、立法人斯卡弗提[4]和特维拉的埃纳尔[5]

①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110页。

② 西达的哈尔在公元1000年冰岛接受基督教时起了重大作用，在尼雅尔被焚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爱好和平（参看第222和第307—308页）。——俄文版校订者

③ 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于公元1000年当选为立法人，他是多神教首领，为了保持和平和统一，曾宣布接受基督教的法律（参看第274页及以下各页）。——俄文版校订者

④ 立法人斯卡弗提于公元1004—1030年当选为立法人。他在这个时期建立了所谓“第五法庭”（可以减少审判程序的偏差），禁止用决斗作为解决诉讼的手段，并且把许多专横的豪丁驱逐出境（参看第279页及以下各页）。——俄文版校订者

⑤ 特维拉的埃纳尔于公元1024年在议会上发表著名的演说，对挪威国王肥硕王奥拉夫侵犯冰岛领土加以反击。这篇演说由于斯诺里·斯土鲁森的《挪威史》而流传后世（参看第119—120页）。——俄文版校订者

一代的伟大诗人，无疑地完全有理由大胆地幻想。我们现代人不应当认为这些人的幻想不如我们大胆。

二
冰岛的移民

从挪威或不列颠群岛移入冰岛的自由崩德带来他们自己和祖先千百年来生活所在的那种社会制度的理想。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为这些理想而和僭窃者（国王和大贵族）直接斗争，所以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十分明确的。因此他们当然清楚地了解，如果陷入国王政权的铁蹄下他们会丧失什么，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那远古的时期，离开祖先世代居住的土地，到陌生的无人烟地区开始新生活，决不是玩笑的事情。在九——十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技术还极幼稚。和严寒的大自然斗争是很艰苦的，而且往往以人类的失败而告终。在这些新条件下，他们在这块荒无人烟的地方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向冰岛移民是永垂史

册的英勇功勋，是氏族社会人民英勇豪迈的明证。乘坐没有罗盘的原始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从挪威到冰岛的航行，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他们为了保存在自己祖国已经崩溃的社会结构，准备冒多大的危险。

他们生活所在的社会制度是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但是为了更充分地说明当时氏族社会解体的情况，必须谈一谈这种解体的新特征，谈一谈海盗的远征。关于氏族社会这种特殊瓦解情况，恩格斯写道：

“……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

来了。"①

固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是希腊氏族社会的解体情况，可是他所说的话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海盗时代挪威氏族社会的解体情况。

冰岛大部分移民，无论是豪丁、崩德、仆人或奴隶，都抱着同样的社会制度的理想——氏族社会的理想。他们认为自己是某个部落的成员，例如鲁基部落或哈鲁德部落等②，最低限度也认为自己是"东方人"或"北方人"（当时还没有"挪威人"这样的概念）。至于从爱尔兰或不列颠群岛其他岛屿来的部落就叫做"西方人"。

但是这些人的社会理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意识随着时代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固然还受着前若干世纪演化的制约，但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极迅速地发展，不过也可能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完全看海盗队伍所进入的地区的社会条件而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04 页。

② 鲁基部落和哈鲁德部落是挪威西部的部落。——俄文版校订者

向有人烟地区的移民

北欧海盗队伍是由亲属关系和结义关系联系起来的集体，具有“军事民主制”（恩格斯语）的特征，当他们来到人烟稠密的地区，例如法国北部（现在的诺曼底）时，就征服这个地区，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自己成了统治者。这对保留氏族制度的习惯和思想方法的海盗社会本身起了极猛烈的影响，使它立刻发生了变化。海盗队伍的领导者和队员基本群众依然认为自己是由氏族关系联系起来的人，这时就变成统治阶级，他们不再劳动，依靠当地农民的劳动而生活，他们占了农民的土地，使农民依附于自己。一切尚与氏族制度有关的事物都迅速消灭了，形成了诺曼贵族统治制度。海盗队伍的结义联盟消灭了，经过几代以后，就代之而出现了严整的诺曼贵族。海盗的“军事民主制”由贵族的国家政权所代替，这种国家政权是压迫工具，它的主要任务是使法兰克千万农民为盘踞他们的国土，占领他们的土地，奴役着他们的掠夺阶级发财致富而辛勤劳动。这

种贵族认为在国内外从事掠夺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和活动。由于这些海盗不断远征和战争，阶级差别更加显著。封建阶级社会发展并巩固起来了。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历史上前后相隔一百五十年的两个因素，对于上述过程就可以获得极正确的概念。

第一个因素是公元911年汉古-克洛里夫[1]到诺曼底。当时法兰克国王问道：海盗的国王是谁？克洛里夫回答说："我们没有国王，我们大家一律平等。"

第二个因素是当1066年诺曼统治阶级占领新土地时，征服王威廉一世（汉古-克洛里夫第五世后裔）在英国建立的残酷统治。诺曼贵族战胜了英国以后，就残酷镇压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反抗，在英国土地上用无情的烧杀奠定了自己国家政权的基础。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完全被根除了，盎格鲁萨克逊农民（当然，也包括贵族在内）的土地大部分被掠夺交给诺曼贵族。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起义被血腥镇压。当时不平等现象已经达到极

[1] 汉古-克洛里夫又名步行者克洛里夫，是占领诺曼底的北欧海盗集团著名领导者。——俄文版校订者

点，国王所领导的贵族建立了全权统治，贵族政权在残酷压迫农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上面所说的是当时欧洲彼此矛盾的两个社会制度的典型。

斯堪的纳维亚海盗本身带有氏族制度社会条件的遗迹，当然，这个氏族制度已在解体阶段。当他们来到人烟稠密的诺曼底时，那里已经有了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和不事劳动的贵族。[1] 于是他们就适应这种具有贵族和国王的国家政权的社会。十世纪初叶的氏族集体全体成员一律平等而没有国王，他们在诺曼底定居时，不是为了象农民那样辛勤流汗耕种土地而收获粮食，这种工作有很容易剥削的当地农民干。这种氏族集体很快就蜕化为军事贵族，蜕化为残酷的统治阶级，认为战争是自己的职业，以战争为娱乐，把战争看作光荣事业，并且尊国王为自己的最高首领和最大的地主。海盗集团比他们所征服的社会原有的那些不事劳动的贵族优越的地方，就是他们具有野蛮人的勇敢精神和力量，这是氏族社会用来战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50页。

胜罗马的遗产。

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征服了诺曼底及其他有人烟的地方以后，很快就发了财。他们的权力加强了，不久就变成由国王领导的残忍严酷的封建主统治阶级。以前他们那种氏族和结义联盟所特有的平等制度，也不复存在。一切氏族制度的社会遗产和精神遗产，到此就扫地无余了。

可是冰岛发生的情况就不同。它的发展走了另一条道路，因此不来梅的亚当关于冰岛社会的名言是完全有根据的，他说："他们除法律外没有国王。"

冰岛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冰岛的发展走那样特殊的道路是什么原因呢？

向无人烟地区的移民

向诺曼底、不列颠群岛或冰岛等新地区移民的各个斯堪的纳维亚人集团，在思想方法上相同，社会理想也是一致的。

但是他们在各地区的前途，却决定于当地存在的条件。例如，冰岛那样的生活条件就决定了它

的发展和欧洲大陆各国及不列颠群岛根本不同。

冰岛是无人烟地区。这里没有可供奴役的农民。这里的社会条件不需要奴役当地居民的诡计诈术，也不需要镇压农民起义的蛮悍残酷手段，更不需要夺取他人土地的贪婪作风。

到这里来定居就必须作一个崩德①。这里的氏族长老后来变成了"戈狄"，他们也不得不和自己的帮工一同从事收割和其他田间工作。不久他们就认定让奴隶自由最合理，因为在这里很难防止奴隶逃跑，而且还象鬼皮赫尔蒙德的奴隶阿特利的故事②里的情况一样，往往须让奴隶和自由人一同解决问题。向严酷的大自然斗争需要极大的胆量、勇气和毅力，在这里形成的社会必须团结一切力量才能在斗争中获得胜利。

由首领领导劫掠诺曼底及其他地方的斯堪的纳维亚武装崩德移民，形成了这些地方的统治阶级，可是到冰岛来的移民早晚都得变成劳动者，

---

① 本书中的崩德指从事农业和渔业的人而言。

② 《得土记》中讲到鬼皮赫尔蒙德在得悉自己的奴隶阿特利在拯救遇难船舶乘员时发挥主动精神，就让他恢复了自由。——俄文版校订者

过崩德的生活。

向冰岛移民的不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也不是西欧封建国家没落的贵族，而是斯堪的纳维亚及其他地方民族社会纯洁英勇而坚强的“野蛮人”。

他们的目的不是掠夺其他国家和奴役它的人民。他们必须在和严寒的大自然斗争，和荒凉的冰岛战斗中考验自己的力量。伟大的“最初的移民”斯蒂芬·Г.斯蒂芬逊[1]在诗篇《最初的移民》中写到木腿人安努德对冰岛谈活时，表现出他对这种斗争的教育意义写得比任何人都深刻，该诗在结束时说：

冰岛愤怒地说道：亡命徒！
如果你不能让冰里长出森林，
让荒凉的雪野全长出青草，
从今后你注定要贫困。

安努德回答道：冰岛！
祭司吩咐我要和你斗争，
我天不怕，地不怕，

---

① 参看第22页注释。

只怕落个“胆小鬼”的诨名。

为了征服你这严寒的土地，
万苦千辛我都忍受，
可是我相信，我的理智和勇敢的双手
在残酷的战斗中决不颤抖。

“最初的移民”实际上必须和冰岛的大自然斗争，这种斗争使他们创造出另一种社会，一种和欧洲大陆完全不同的人类联合组织。

严寒无人烟的冰岛抗拒“最初的移民”。因此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利用冰岛的天然财富，掌握冰岛所有的一切。

在这荒漠地方的奴隶，仿效冰岛第一个移民纳特法利[①]的先例，变成自由人，或迟或早被释恢复自由。奴隶制是阶级社会的萌芽，在冰岛的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因为冰岛过去全无人烟，因此奴隶很容易逃开主人，恢复自由，此外，冰岛生活必须表现主动精神和独立精神，经济条件上不利于奴隶占有。不但如此，以后奴隶制在冰岛也没有存在的理由。只提冬天大多数奴隶无事可

① 他的事迹见第189页。

作这一点就够了。

以后人口密度增加，划分开大片领地，同时对帮工的需要也增加。阿特利和麦尔柯尔卡[1]恢复自由并不是例外现象，相反地，正是当地发展的特征。这个地区把奴隶变成自由人和好客的主人，把女奴变成精明强干的主妇，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有远见的战士的母亲；这个地区影响了移居当地的居民，结果使它的社会结构发生良好的变化。

崩德及其家庭习惯于劳动，冰岛的天然条件虽然比挪威更加不利，可是他们一点也不畏缩（冰岛的社会条件也不同，地广人稀和自由气氛都是极大的优点）。对于住在南方地区，知道统治奴隶化农民是怎么回事的豪丁来说，向冰岛移居无疑地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事情，特别是得不到必要的武器，或者使被压迫的农民为自己劳动，而必须亲自从事生产，这种前景更使他们不感兴

---

① 麦尔柯尔卡是爱尔兰国王的女儿，到冰岛变成了奴隶。以后恢复自由，生了奥拉夫·保林。关于她的故事，详见《拉克斯达尔人传说》（参看《冰岛传说》，莫斯科，1956年版）。——俄文版校订者

趣。但是他们当中最能干的人却不灰心。木腿人安努德的话，是他们的想法的良好说明（木腿人安努德据传说是国王圣·奥拉夫的曾祖母的弟弟，格列提尔的曾祖父）。他说：

我丢下良田，
把不毛的卡尔德巴克，
作为我的领地，
这可是不好的买卖。

安努德看见了卡尔德巴克以后就这样说，他认为雪山就是留给他居住的唯一地方。但是他在这里却看到这个广大的无人烟的地方的“最初的移民”养成一种互助友爱的精神。在威狄列斯的英戈尔夫斯峡湾和托庇亚之间占领土地的爱利克·西洛克对他说：“我的土地你觉得哪块合适你就拿走哪块。”于是他当真就这样办了。

下边我们谈一谈豪丁在发展中经受哪些变化。

劳动的作用

冰岛殖民运动对于移民的社会结构，对于氏

族社会发展最后阶段流行的社会制度（也就是美发王哈拉尔德坚决无情地企图铲除的社会制度），起了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海盗占领了西欧有人居住的富庶地区以后，就使氏族社会衰亡，可以说氏族社会几乎在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

但是在冰岛这里，占领无人烟的土地，却使古代社会结构的解体延迟。不但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还使这种结构返老还童，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占领冰岛阻碍了残酷的剥削阶级的发展，使社会在一定期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即向更加统一和团结，联合最优秀的力量来建立国内的和平，以便使人民能够倾全力对大自然进行斗争的方向发展。

冰岛的条件非常象从前氏族社会发展的条件，古代氏族制度某些优良的特征在这里又复活了。这个时期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普遍参加劳动。冰岛从开始移民时起，就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即人人必须劳动。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是那样多而且迫切需要，任何人也不能袖手旁观。劳动在冰岛移民的生活中从一开始就占光

荣的地位。优秀的帮工受到全体的尊敬，不劳动的懒汉受人轻视。劳动已成为冰岛人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甚至在大豪丁阶级形成以后，财产不平等现象变得更显著的时候，富人的儿子还有和一切其他的人一同劳动的习惯。而且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冰岛人民生活中成为传统的这种对劳动的态度的痕迹。劳动对社会结构的发展和一般人民的生活影响异常重大。普遍劳动可以形成并且保持经济平衡。当时生产工具那样原始，任何人也不能利用这种工具来创造巨大的财富，即使拥有工具较多的，也是无济于事。因此在冰岛历史的头几世纪，富人是罕见现象。因为劳动造成了经济的平衡，阻碍了剥削阶级的发展，所以劳动在当时就是个人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劳动对于个人生活及其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在土地多的地方，劳动当然使社会向和平方面发展。通过和平劳动取得生活资料是冰岛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为此他们需要和平。他们知道和平是首要的生活条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顽强的劳动和国内的和平这两个因素，是内部未发展出统治阶级以前的氏族社会的两个

主要特征。

根据力求和平的愿望，人们所最珍视的就是那些促进共同和平生活的建立的性格特征，而这些也正是旧氏族社会的美德，即真挚、忠实、慷慨、敬人。维护和平和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纠纷的才能，比热情和勇气更受到重视，而爱好和平的贤明的人士当选高级职位的也最多。

因为劳动受尊敬，所以劳动就不象阶级社会里那样变成被压迫阶级的苦难命运而阻碍人类的精神发展。可以说劳动正是精神创造的泉源。

人类生活斗争中各种不同的任务，从崩德日常的经济生活起到几何学、天文学问题，全都依靠劳动来解决。这里没有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学者们。劳动人民必须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必须自己纠正计时的不确，必须自己解决天空的各种谜团。这些人的脑力劳动比当时欧洲学者更有实践精神，这是劳动人民的实践精神。这些崩德的诗歌创作中也往往实际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特别是自己社会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冰岛人的诗歌创作也和科学一样，是在生活斗争中产生的，是这种斗争的有机部分，因此它和当时欧洲

统治阶级的文学创作完全不同。想理解古代冰岛文学的特征、实质和意义，必须先知道它的社会根源。冰岛人民是值得全世界劳动阶级了解和重视的，正是这些普通的自由劳动人民想出了《尼雅尔传说》[1] 的内容，创造了《女预言者的预言》。

新兴的冰岛社会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它和战争是不相容的。上面已经说过，战争是促使氏族制度灭亡的主要原因，因为战争首先造成财产不平等现象，使特殊的贵族阶级即封建贵族阶级发展起来。可是在冰岛却形成了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土地从开头就那样多，没有因土地不足而发生重大冲突的危险。另一方面，土地并不是那样辽阔得难以建立统一的社会，即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国境四周有大洋来保护，因此外敌来侵的危险很少。对于冰岛人来说，组织出征是有重大困难的，至于大规模军事远征连谈都不用谈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冰岛的条件阻碍了残酷的贵族政权的形成，加强了处在最后阶段的氏族制度，并且保证了它的长期特殊发展。

---

① 《尼雅尔传说》是最有名的也是最大的《冰岛人传说》(参看《冰岛传说》，莫斯科，1956 年版)。——俄文版校订者

冰岛社会只有一方面经历过瓦解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旧的氏族社会。古代部落用密切的关系把各个人联系起来，因此个人几乎不觉得自己是单个的人。① 以后这种关系被破坏了，个人和古代社会之间的脐带断了。正是由于古代氏族制度的瓦解，个人才比以前更加独立。这些个人的内心还存在着旧氏族社会的一切美德，他们所碰到的社会条件，使旧氏族社会中许多优良的东西更加活跃，而且使个人比古代社会获得更大的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

冰岛处在最后发展阶段的氏族社会，获得了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特殊条件下发展了若干时候的可能性。它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没有外敌侵犯的威胁，可以努力为争取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而斗争，把个人的才能用于有益社会的方面，所

① “……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94页）。

以有了发展的机会。此外，氏族社会还可以利用他族的精神遗产，其他国家处在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所创造的文化，同时它也可以转而影响他族和他国。

在整个欧洲已经灭亡了的氏族制度，在冰岛却保留下来，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还以特殊形式而加强起来。虽然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土地公有制、氏族社会结构）久已消灭而且不可能再恢复，但是它的政治和伦理的上层建筑却保留下来，氏族仍然是新社会的基础。

在冰岛，形成国家政权从而消灭氏族制度的力量发展得极慢。另一方面，加强古代社会制度并且有意识地要创立巩固而有生命力的自由平等人民的社会的力量，却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强大而坚决。冰岛的特殊地方条件，使氏族制度的灭亡比欧洲拖后了几世纪。氏族制度存在期间的延长，是冰岛文化的发展、艺术作品的创造、以及中世纪欧洲和全世界历史上无比的卓越人物出现的原因。

但是这个达到这样的高度发展和空前繁荣的社会却注定要灭亡。它争取生存的斗争是优秀明智的人物对不可再抗拒又无法避免的“命运”的斗

争，这种斗争具有伟大的悲剧特征。这种事件实在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悲剧，其中卓越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斗争已经取得道义上的胜利，但终于死亡，而把他们长期光荣地高举着的旗帜传给后代。

正因为如此，随着冰岛氏族制度灭亡时期文字的出现，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氏族社会的文化、政治制度、卓越人物和社会机构。

三
冰岛社会的形成

移民的所有制原则

挪威国内随着美发王哈拉尔德和步他后尘的其他国王夺取了政权，发生了国王和大贵族的某些代表人物对氏族社会的僭窃和“革命”。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统治阶级所抱的目的是要建立国家政权（官吏、隶属国王的军队），使向农民征税、攫取农民的土地并用其他方法压迫农民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合法化。挪威正如上述欧

洲南部以前发生过的情况一样，氏族社会解体而形成统治阶级的政权。美发王哈拉尔德在挪威夺取政权，性质上和克洛维在法国夺取政权没有任何区别。

国王领导下的最强大、最贪婪、最无耻的贵族代表人物所进行的这种“革命”，在挪威延续了几百年之久。虽然美发王哈拉尔德对氏族制度作了第一次打击，而且很成功，可是要想消灭生命力很强的氏族制度，还需要一系列新的打击。直到老哈康时代，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才建立起来并彻底巩固。

虽然斯诺里·斯土鲁森亲身看到这种“革命”的最后演变，可是他还是认为美发王哈拉尔德已经把这种“革命”进行到底了。我们可以在《挪威史》和《爱吉尔传说》① 中看出这种观点的反映。可是这种观点是经不住批判的。尽管美发王哈拉尔德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举行的政变进展得十分顺利，可是当掌握政权的大贵族阶级，感到没有足够强力的领导和足够狡猾残酷的国王时，或者

① 《爱吉尔传说》是最著名的《冰岛人传说》之一。有些学者认为这部传说是斯诺里·斯土鲁森所写的。——俄文版校订者

在这个阶级内部开始内讧时，一切就又恢复到“革命”前的情况了。奥拉夫·特留瓜逊[①]和圣奥拉夫必须重复哈拉尔德那种“革命”，不过是他们用了新武器，借口传播基督教而行动。

当时移民到冰岛来的许多首领、崩德和帮工，都是为了逃避统治阶级的政权，因为统治阶级破坏了九世纪在挪威仍旧存在的氏族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掠夺性国家。

我们先研究一下挪威统治阶级在所有制方面作了些什么，冰岛最初的移民所带来的是哪种所有制。

随着美发王哈拉尔德掌握政权，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所有制就开始崩溃。以后这种所有制就完全消灭。新兴的统治阶级——国王和大贵族，开始宣布他们对于氏族社会以前的公有财产——牧场、草地、森林、湖泊等的权利，对于独立的崩德以前的个人财产（土地）征税。崩德认为征这种税等于夺取他们的土地。斯诺里在他的作品中正是这样描写信仰旧制度的崩德的观点的，而且

① 奥拉夫·特留瓜逊是挪威国王，公元995—1000年间执政。——俄文版校订者

他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

现在我们看一看斯诺里在《爱吉尔传说》中怎样描写这种夺取土地的情况。同时应当记住，他的故事中所讲的是对土地征税的情况，是国王掠夺的情况。

“军事首领哈拉尔德占有了各费利克①的世袭土地和一切有人居无人居的土地以及海洋和水域。一切崩德都应当成为依附他的租地户。樵夫和盐民、渔夫和猎人，也全都必须服从他。”②

斯诺里对于美发王哈拉尔德和两个奥拉夫这类僭窃者为夺取崩德的财产和破坏氏族社会而采用的一切措施，都很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爱吉尔传说》和整个《挪威史》详细地叙述了国王领导下夺取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卑鄙行为，这一点不必多谈。我仅仅从《爱吉尔传说》中引用对当时挪威情况的一般叙述。

“当这些新的费利克沦于哈拉尔德政权下的

① 费利克就是部落。挪威在形成国家以前，全体居民分成几个费利克，以后费利克就成了行政地域单位。——俄文版校订者

② 《冰岛传说》，莫斯科，1956年版，第68页。

时候，哈拉尔德就对采邑主[1]和有势力的崩德以及一切他怀疑有可能造反的人加以严格的监视。他让每人在两条路中选择一条：为他服务，或者离开挪威。不然，他就施以严厉的惩罚，甚至处以死刑。有些人就被断手刖足。”[2]

斯诺里在《挪威史》中描写奥拉夫·特留瓜逊国王的阴险行为，奥拉夫·特留瓜逊把旧贵族阶级分化，收买一些人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对另一些旧贵族则进行镇压。

奥拉夫在准备“宣传基督教”的时候，对他的近亲说道：“我要让你们成为伟大而有力量的人，因为我最相信你们，我们之间有亲戚关系和其他关系联系。”以后斯诺里又讲到奥拉夫公开宣传新信仰的情况，他说：“以前答应支持奥拉夫的人首先服从这个命令。这些人是当地最有势力的人，因此其余的人就全都仿效他们的榜样。”[3]

斯诺里很精确而详细地描写美发王哈拉尔德

---

① 采邑主是地主，由国王封给他的采邑获得收入。——俄文版校订者

② 《冰岛传说》，第67—68页。

③ «Ólafs saga Tryggvasonar»，第3章。

和奥拉夫·特留瓜逊如何使旧氏族社会服从国王和大贵族的政权，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掠夺。他描写崩德对于这种掠夺的抵抗，并且毫不隐讳自己对他们的同情。当他描写取消地税的阿达尔斯坦门徒哈康[1]进行“反革命”时，他的同情态度特别明显。因此哈康得到人民的爱戴，人民送他个绰号叫“善良王”（这一点下面就提到）。人民知道这种绰号应当给谁，也知道为什么给他这种绰号。至于“圣”的称号，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神圣”的来源是“自上而下的”。

其他需要摧毁氏族制度残余而建立国王和贵族政权的地方，也都重复着美发王哈拉尔德及其他国家政权建立者（大贵族统治的新社会的先锋）所进行的暴行历史。无论是本地压迫者或外国侵略者的政权，这种暴行历史都是一样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写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和氏族制度的灭亡过程这种现象时，这样写道：

“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

---

① 哈康又名善良王哈康，是阿达尔斯坦的门徒，约在公元945—960年间为挪威国王。——俄文版校订者

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①

大概斯诺里是同意这一点的。

显然，氏族制度的人民（崩德和帮工）逃避了国王和大贵族的政权，在冰岛保留了他们祖国以前存在的所有制的主要特征，不过作了一些改变。例如在新移民地区，个体经济所有制就比他们在祖国的时候大得多；大牧场也属于个体经济了。可是却还保留着以前的所有制的基本特征：保留下个体经济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按照日耳曼所有制的规定，大概是个别家族的公有制，此外还保留了各种集体对遥远的牧场的公有制等。

这种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在他所著的《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94 页。

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一书中所说的“日耳曼社会”的所有制，不过略有出入而已。马克思说：“在那组成集体而独立自给自足的自由农民间保持相互平等，以及作为他们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自身劳动，便是集体持续存在的前提。”①

占有土地的崩德，他自身的劳动，他全家的劳动和他全体帮工的劳动，是十世纪建立的新社会的基础。也许这更是十一世纪的社会基础。不过从十一世纪起，这个基础开始发生强烈的变化。虽然《冰岛人传说》的作者对于他们所描写的前几世纪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还不很明白，可是他们却知道，十世纪时认为人人劳动是当然的事，如果有人认为作崩德的劳动可耻，那倒很奇怪了。

例如《苏尔的儿子基斯里传说》（第14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下列的文字：

“苏尔的儿子托尔克尔爱穿华丽的衣服，骄傲自大，不在弟兄的农场里工作，可是基斯里却昼夜勤劳。”

在《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第5章）中关于

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0页。

强者古德蒙的情况曾经这样描写：

“他的习惯是把显贵子弟带到自己家里，为他们安排豪华的生活，使他们不必劳动，只要经常到他家里来就行了；可是这些子弟虽然出身显贵氏族，却养成了在家劳动的习惯。”

当劳动成为普遍的时候，劳动的目的不是积累财富，而是满足生活需要。自由崩德及其家人的劳动，目的在于为他们的生活创造并保证经济基础，培养青年一代。

“个人被处在获得生活资料的这样的条件下，是以并非获得财富为他的目标，而是独立保证自己的生存、作为公社成员的自己的再生产；再生产作为一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的自己，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的成员。”①

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冰岛形成的社会的所有制有下列特征。

耕地是私有财产，可是牧场、森林、湖泊和海洋大部分是公有财产，有关集体的各成员对于公有财产都有平等的权利。这种集体的大小不同，

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0 页。

从赫列普①起到“四一区”②，以至于到全国（这些集体的地位和以前的氏族及其联盟的地位相当，下面将细述）。《灰雁法典》为我们保留下来人民政权最后几百年的法律，当时个人财产权，特别是一些豪丁的财产权，比人民政权初期大得多，而在说明公共财产的各章里，基本上讲的全是如何把原来的公共财产变成个人财产。

《土地使用编》（第201章）在《如果人们共同占有牧场》的标题下说道：

“如果两人或两人以上共有牧场时，在夏季过了八个星期以后就把牲畜赶上牧场，在夏季结束前四个星期就把牲畜赶到牧场中央，然后把它赶出牧场。③如果未经全体主人许可而把牲畜赶到他人牧场，侵入者全体应该处罚金。任何人不准在牧场割草，如有违反，应处罚金，所割干草应当认为是违法的。”如果崩德认为另一个共同占有者在他们共同占有的牧场上放牧的牲畜过多，或

① 赫列普，见第132页。——俄文版校订者

② 四一区，见第140页。——俄文版校订者

③ 冰岛历规定，夏季从4月26日前的星期四开始，冬季从10月28日前的星期六开始。——俄文版校订者

者认为牧场恶化，必须减少牲畜才能把牲畜养得更肥些，那么他可以到“春季庭格”去选择证人来重新计算牧场上的牲畜。

同编第一百九十九章还规定了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共同占有森林时如何分木材。第二百零八章规定在几人共同占有的水域内如何捕鱼。第二百一十二章关于“海上捕鱼”的规定说：“任何人在设网的地方以外，在离岸较远的海中捕鱼都可以不处罚。”此外《灰雁法典》中下列规定也值得注意：第二百零二章规定共有的牧场上各人每次放牧的牲畜数目，以及规定各人应当如何根据自己的权利来使用公共财产（例如牧场），获得应有的利益而同时保证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害。尽管冰岛人民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很多变化，历史上很多公社领地现在已经不明确，可是冰岛法律条文中以及牧场使用条例中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氏族公社共同所有制的遗迹。

牧场是小集体（例如赫列普）的公共财产，其他用地则为“四一区”的公共财产。各种没收的财产都是公社的财产，因为公共财产是我们现在所不了解的特殊指示规定的。但是各指示中都肯

定地表明存在一种倾向，即保证各种集体的某种公有制或某种公共权利。历史证明这种情况对于人民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现在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

当国王圣奥拉夫向冰岛人民提出要占领格利姆谢岛①时，他“请求马德鲁维利尔的古德蒙说明这个要求，因为他知道古德蒙在格利姆谢岛很有势力”②。

斯诺里也很确凿地证明古代冰岛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一些特征，它流行的思想体系和处在国王政权下的挪威完全不同。

豪丁强者古德蒙虽然向往权力、荣誉和国王的友谊，可是对国王奥拉夫认为冰岛豪丁有权力支配公共财产的概念不得不加以纠正，他在回答奥拉夫要占领这个岛的要求时说道：

“国王认为我对于这个岛的权力比别人大，毕竟是错误的，因为现在这个岛成了公社财产。”

斯诺里在特维拉的埃纳尔演说中也没有忘记财产关系的特点，他说：

---

① 格利姆谢岛是冰岛北岸的一个小岛。——俄文版校订者

② «Ólafs saga helga»，第75章。

“如果我国人民希望保持他们移居到我国以来所享有的自由，那么就应当不让国王在这里获得领地，对于国王所要的捐税（可能被看作贡赋）不可缴纳。”①

当时格利姆谢岛是公社财产，即北方四一区人民的公共财产。因此“北方四一区人民开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捕鱼地区、鲸鱼、以及海洋冲到岸上的一切，全都属于他们。所以“住在茅屋里的人”都关心保护格利姆谢岛的所有权，关心它的未来命运，无怪埃纳尔在他的演说中特别谈论这个问题。

如果格利姆谢岛是强者古德蒙的私人财产，那么他就会把它租给佃农。可是，因为格利姆谢岛是公社财产，因为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所有制原则的遗风还存在（实际存在，或至少在人民意识中存在），所以这个岛由集体支配（此处是由北方四一区的人民支配）。这个集体听取明智人士的意见，捍卫自己的利益。因此氏族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原则，保卫了人民免受挪威国王和

① «Ólafs saga helga»，第75章。

大贵族的侵犯。

值得注意的是：当古德蒙谈到格利姆谢岛的时候，斯诺里借古德蒙之口说了这样的话："现在这个岛成了公社财产。"如果这里说的是事实，那么可以说明格利姆谢岛也许是法庭从某个私有主手里没收而交给人民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也许它以前属于个人所有或控制，以后通过其他方式变成公社财产（北方四一区人民的财产）而归集体所有。

智者阿里[①]在《冰岛人记》中关于亭瓜拉兰怎样成为全民财产的经过的故事，是冰岛人虽在海盗时代[②]破坏古代所有制原则以后，对于公有制的概念多么根深蒂固的良好证明。

"在布拉斯科加尔占有土地的人被控杀死一个奴隶或恢复自由的奴隶……

以后这块土地成了全民财产。当地居民把它交给议会支配。在议会开会时，这个地方可以砍

---

① 智者阿里又名阿里·托尔吉尔逊（1067—1147），所著《冰岛人记》奠定了冰岛历史文献的基础。——俄文版校订者

② 北欧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是九——十一世纪。——俄文版校订者

柴和牧马。”[①]

这种情况很值得注意。也许在冰岛移民初期几个世纪，渔区是公社财产，而格利姆谢岛就是一个例子。[②]

在冰岛移民时代，虽然有私有财产制存在，可是认为土地是全民财产的观点大概也占统治地位。显然，与其说移民占有土地是为了让首领来分配它，不如说是供私人使用。

当冰岛开始移民的时候，最初的移民“获得了”很多土地，他们大概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占有的土地看成现代人所理解的“自己的财产”。最初移民的领导者的想法显然和特种的氏族首领想法一样，把土地作为氏族全体成员、船夫和其他后来的人的公共财产来支配。他们的思想中强烈反映出日耳曼氏族公社所特有的所有制概念。他们几乎还没有开始形成罗马人的财产权概念。

这些“占有的”土地可以叫作占有它的集体

① «Islendingabók»，第3章。

② 托尔克尔·约翰尼逊说：“最初这些捕渔区大概是公社财产而不是私人财产”（托尔克尔·约翰尼逊：《冰岛十六世纪中叶前自由帮工的地位》，雷克雅未克，1933年德文版，第80页）。

的公共财产，可是这土地当然由首领、豪丁来支配，豪丁根据他自己的智慧和公正感的暗示来管理。例如在《得土记》[①]中就讲到首领虽然占有广大的土地，可是在分配土地时毫无不道德的行为。

《得土记》中讲到最初移民中最强大的豪丁斯卡拉格利姆的故事，它说：

“以后斯卡拉格利姆把土地分给自己的伙伴，后来有许多人在他的同意之下取得了土地。”

虽然以后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人采用通常的“赠与”概念，可是最初移民的首领基本上显然仍旧是分配土地，分时不提任何条件，也不要求报酬（“购买”的行为基本上纯粹是象征性的）。至于以后来到冰岛，而在已属他人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往往说他们“在最初移民同意之下取得土地”。《得土记》后的时代，人民关于财产权的概念已经较发达，这时所写的《爱吉尔传说》中，斯卡拉格利姆已经根据斯土隆时代[②]的思想方式很快变成了大地主。斯土隆时代的豪丁占有全国土地，他

① 《得土记》是由十二——十三世纪冰岛氏族谱系构成的冰岛移民史。——俄文版校订者

们很难理解九世纪和十世纪的作为自己伙伴和族人领导者的豪丁，竟然把土地（十三世纪土地是全国主要财富）无偿地赠给朋友、族人，甚至不认识的人。

在《得土记》中，关于智者奥德的情况写道：

“翌年春奥德和她的伙伴到布雷迪峡湾去寻找新土地…… 她占领了峡湾内从达古尔达尔河到斯克劳姆赫劳普斯河的全部土地…… 她把土地给了自己的船夫和恢复自由的奴隶。”③

智者奥德是一个女基督教徒一统治者，她认为她只是自己人的“领导者”，同时《得土记》中关于达拉科列则说：“他和奥德共同领导。”奥德认为自己是平等的人、“伙伴”的首领而不是统治者，因此她使全体奴隶恢复自由并给他们土地。这就是当时所有制原则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特征。

《得土记》中关于瘦子赫尔格的情况写道：

---

② 斯土隆时代，就是冰岛历史中十三世纪中叶的时代。斯土隆是一个显贵氏族，它的代表人物当时为了争夺政权曾进行残酷的斗争。斯诺里·斯土鲁森也是该氏族的著名代表人物。——俄文版校订者

③ «Landnámabók»，第83—84页。

“后来赫尔格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和亲戚。”以后人们“在他的同意下定居在他的土地上”。

毫无疑问，冰岛移民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当领导者认为土地足够的时候，是把土地无偿地分给移民的。

这种认为一切自由人都有土地权的氏族制度所特有的观点，当时还占统治地位，不过这时领导者的权力是那样大，因此分土地时不象在更早的发展阶段显然成为习惯的那样抽签，而是根据领导者的同意分地。至少，氏族制度阶段的希腊人[①]和定居在迦南按支派分地时期的犹太氏族公社[②]就是这样。

虽然当时冰岛私有土地已成为极普遍的现象，可是在私有权和公社所有权的基础上占有土地的冰岛崩德阶级却感到自己有牢固的基础，能够保卫自己的独立不受挪威国王的侵犯，毕竟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1024年特维拉的崩德，自由

① 参看汤姆逊：《古代希腊社会研究》，英文版，第326—327页。

②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14—19章。

的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依靠公社所有制这一巩固的基础，在决斗中阻止了国王政权占领它所侵犯的土地。①

这样就使冰岛在几百年间过着幸福生活。

古代冰岛社会是怎样的

当我们冰岛人想研究冰岛移民最初几世纪产生并繁荣起来的社会的实质，并决定它在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时，就必须先研究氏族制度在世界上存在了多久的问题。

要知道人类在各种形式的氏族制度条件下生活的时期比在具有国家政权的阶级社会（考虑到这种社会各阶段——古代奴隶国家、中世纪封建国家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生活的时期要长许多倍。欧洲各国人民在具有阶级社会国家政权的所谓文明发展阶段，总共只有一千到二千五百年。可是在这个阶段以前的各个时期，从人类脱离蒙昧状态以后，在整个漫长的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是氏族制度，不过它在不同的

① 见第89页注④。——俄文版校订者

地方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有时氏族社会中具有奴隶制的因素，被俘的异部落人变成了奴隶，有时整个被俘的部落变成了奴隶（例如秘鲁的印加人就是这样）；可是战胜的族或被奴役的族的部落机构完全没有消灭。在氏族社会的这个发展阶段(野蛮时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人类史上占卓越地位，例如阿兹忒克人的实用艺术和建筑、马雅人的天文学和数学、印加人的农业和灌溉体系、古代希腊人的荷马史诗、冰岛人的人民政权和它所培育的特殊文化。

但是，把冰岛的人民政权列入氏族制度是否合理呢？

要知道氏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了，从出现单独家庭个体经济的时候起就产生了私有制，基本上已经代替了氏族集体的原始公有制。以前的旧制度所保留下来的唯一遗迹是公社所有制，亦即对牧场、灌溉地和被海送到岸上的东西的公有。从前本来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时开始了阶级分化的过程。

不过氏族制度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仍旧保留下来，例如，它的社会机构以特种的自由崩德民主

制及其法官和庭格上的立法形式继续保留下来，氏族制度的思想体系也继续存在，甚至社会的分化为阶级，也由谱系而来，例如在《里格斯图拉》①中就是这样。此外以前的法律和兄弟关系的重要性的概念还依然存在，社会自由精神也依旧保存下来，社会把公共事业看作自己本身的事业，而不是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处在社会以外或凌驾社会之上的政权的活动范围（亦即统治阶级的活动范围）。

较晚期的历史中，认为把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例如1642—1649年和1688年的英国，或1789年的法国）作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界线是正确的。不过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早已被在封建社会内部长期发展起来的新阶级制度的生产力所破坏。但在资产阶级剥夺封建主的国家政权的革命以前，封建主还保留着国家政权。

把人民夺取社会的权力（即革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交界线，也是正确的，但是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却早已在

① 《里格斯图拉》是通常列入《老艾达》中的神话歌曲，它是一种特殊的神话社会学。——俄文版校订者

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造成导致这种制度灭亡的矛盾。

因此，把大贵族夺取政权而结束古代氏族制度民主制看作氏族制度和中世纪封建制度之间的分界线是很自然的。不过大贵族夺取政权所用的时间大多数比晚期阶级社会中新兴阶级夺取政权所用的时间长得多，因为氏族社会的贵族所作的是以前无人作过的事，他们破天荒第一次创造国家政权，组织了整套压迫制度以便反对人民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事很不容易，更何况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习惯于氏族制度特有的首领领导下的特种平等和民主制度。再者，据我们所知，氏族社会是保守的，敌视国王所宣布的“新事物”，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此，在氏族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大贵族的“革命”往往是多次猛烈行动，有时大贵族彻底夺取政权要用几世纪的功夫，例如挪威就是这样。不过有些国家这种“革命”需时很短，例如法国克洛维的“革命”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在新阶级未夺取政权以前，尽管新阶级的生产力早已开始破坏旧社会制度，可是

对这个社会仍用旧称，例如把1649年以前的英国和1789年以前的法国的制度都叫作封建制度，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也就可以把冰岛移民后最初几世纪叫作氏族制度，因为在这时冰岛的政治结构基本上还是氏族社会的政治结构。不过我们要时时注意，这个社会处在解体过程的哪个阶段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把北欧海盗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制度肯定地列入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或氏族制度发展的最后阶段。

"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都属于这个阶段（即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引者注）。"②

① 我知道，正如把同一名词应用于社会发展最初的阶段及其最终阶段（趋于衰落的阶段）一样，对这个定义会有不同的见解。因为社会本身的发展往往使这个名词在一定程度上不正确，因为这个名词的内容随发展而发生变化，这一点也是非常适用于千年来发展的氏族制度。本书中把古代冰岛叫做氏族社会，是因为它的政治组织、社会机构和法律都是属于氏族制度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2页。

现在我们详细研究一下冰岛人的祖先在冰岛开始移民头二百年间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研究这种结构和制度同氏族制度的关系。

最初的移民的社会结构

当冰岛移民在荒凉的冰岛定居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这种概念是他们在挪威、爱尔兰和苏格兰所见到的实际社会生活所决定的。他们的社会概念来自氏族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的社会结构。氏族首领是氏族的领导者，氏族久已和一定的地区联系，以后和其他氏族混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可是氏族仍然和从前一样是社会的核心。各居住地的分布情况是每个居住地中住着一个大公社的三分之一人口，以后这部分人口就形成了一个庭格。

当人民渡过大洋外移的时候，旧社会制度受到猛烈的破坏，因此移民在移居到新土地时面临着一个困难的任务：必须考虑到新的特殊条件而建设一个和祖国一样的社会。人民政权就是这个新兴民族不断建设、逐渐改进而成的新社会。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社会是怎样建成的，看看它的结构和制度类似哪些社会。

赫列普

《灰雁法典》中关于划分赫列普的一章的章首写道："这个国家里应当有赫列普。凡有崩德二十人或二十人以上者一律设赫列普。"

赫列普大概是在冰岛最初成立的组织。它的出现显然和乘同一艘船来的移民集团的出现有直接联系。普通每一艘船舶至少载来二十个自由人。每一个赫列普至少有二十个崩德，他们必须交纳"庭格税"①。少数人必须经过拉格列塔②许可后才可以加入一定的赫列普。《格列梯尔传说》中关于奥菲格·格列梯尔和托尔摩德·鲁科雅梯的情况说明如下："以后他们加入了格努普居民的赫列普。"

这种社会细胞大概有三种作用。赫列普是：

① "庭格税"是全体崩德所缴纳的，出席议会的人就从中开支旅费。——俄文版校订者

② 拉格列塔是立法和司法会议(见本节"拉格列塔")。——俄文版校订者

第一，以照顾不能自养的人为任务的社会救济机构；

第二，以保护牲畜为使命的社会组织；

第三，共同占有牧场、使用牧场和管理牧场的共同劳动团体。

赫列普由赫列普的成员从占有土地的崩德中选举五人来管理。但大权仍属于全体成员或其代表参加的赫列普大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其成员间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著的。这样，……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①

如上所述，当冰岛开始移民的时候，挪威的氏族已经在解体状态了。

在移民过程中，这种解体过程进一步加强了。乘同一艘船舶来的冰岛移民所建立的组织，是有着相当的管理方式的地域组织，与马尔克不无相似点。经过三代以后，在大多数赫列普中，不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48页。

人已经发生了亲属关系，于是冰岛的赫列普就可以肯定地看作是类似马尔克公社的组织，即代替氏族的自由崩德的联合组织。可是赫列普的成员有救济穷人和互相帮助的义务，从这一点来看，赫列普甚至更象氏族而不象马尔克。①

由此可见，冰岛划分为赫列普是氏族制度的遗迹。这种社会形式源出过去的原始公社社会。在统治阶级建立国家政权以后，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保留着这种社会形式作为最原始的农民自治体系。当然，统治阶级有的和赫列普斗争而消灭它的自治机构，有的利用它作为奴役人民的工具，

---

① 斯尼格鲁-哈里（又名格劳塔尔-哈里，是冰岛的歌唱诗人，曾入挪威国王严肃王哈拉尔德的宫廷。——俄文版校订者）关于提奥多尔夫父亲的故事，很鲜明地说明了赫列普的崩德最初救济贫民的情况，他说：

"我记得提奥多尔夫的父亲叫做托尔利奥特。他住在冰岛的斯瓦尔瓦达尔达尔。他很穷苦，而且子女众多。按照冰岛的习惯，每年秋天崩德就准备救济穷人。头一个受救济的就是托尔利奥特——提奥多尔夫的父亲，有一个崩德十分慷慨，给了他一头周岁的牛犊。"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崩德自己决定救济的对象（不需要向氏族提出任何"申请"或"自白"等）。此外，从上述故事中可以看出崩德自愿赠与而且往往相当慷慨。以后大概崩德施行"均衡措施"，在采用什一税以后，这个措施进一步加强了。

从而变更它的作用。

各赫列普都有而又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如下：

1.贫穷、饥馑、天灾（例如火灾、歉收或畜瘟）、疾病时的互助。

2.一定赫列普所在地区全体居民及其代表的大会所实行的自治权。

氏族社会这种低级形式的自治，在牧民中早就十分普遍，当时范围不超出氏族之外。不过当游牧部落定居下来，在畜牧业以外开始兼营农业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就采取地域组织的形式，包括一定地区的居民。于是就形成了赫列普。

德国（其他国家显然也有）的马尔克（die Markgenossenschaft）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公社阶段最后最高的组织形式。恩格斯在他的名著《马尔克》[①] 中，特别根据康拉德·毛勒的父亲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毛勒[②] 对于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

② 康拉德·毛勒（1823—1902年）是斯堪的纳维亚法律和冰岛古代史专家。他在冰岛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毛勒（1790—1872年，德国著名的中世纪历史专家）更为有名。——俄文版校订者

的大量重要研究而谈了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注释①中写道："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公社土地所有制。——引者注)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②。马尔克的特征首先是平等地分配耕地，有时每年划分和再分配，有时经过很长的时间再分配；草地、森林、水源和其他园地是马尔克的集体财产(Allmende)。一切有关马尔克的公社财产的问题都在马尔克全体社员大会上解决。选出领导者、长老(Schultheiss, Markmeister)。审判由马尔克理事会执行。马尔克社员遇有重大灾难或不幸时，有互相帮助的义务。马尔克团结力很强。他们认为对于旅客和贫困者有供给住处的义务。③

当西班牙人侵入南美洲的时候，那里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人氏族制度阶段的社会结构一样。

---

① 原作者弄错了，这个注释是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写的，以后收入1890年的德文版中。——俄文版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51页。

③ 参看卢森堡在《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所写的德国马尔克的结构，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138—142页。

各氏族集体拥有自己的所谓马尔卡（marca）。耕地用抽签法分配给各个家庭。份地大小依家庭的大小和需要而定。这种“赫列普”的长老最初是选举的，可是到了十——十一世纪，这个职务就变成世袭的了。各村都有“济贫田”，由马尔卡全体社员耕种，由“赫列普”的长老把“济贫田”的收获分给老年人、寡妇和其他穷人。耕地以外的土地一律为马尔卡帕恰（marcapacha），也就是公社财产。畜牧区印加人的氏族集体在全体大会上选举自己的领导者。①

马尔克也是印度最古老的组织，由最古的法典《摩奴法典》（公元前九世纪）加以规定。以后的印度《耶什婆黎迦》法典和《那罗陀》法典中（五世纪），我们都可以看到由“村民”大会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赫列普”或村庄自治的材料。这种社会的成员对于每一个人的行为和罪恶共同负责（以后印度统治阶级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利用这一点把印度“赫列普”变成了压迫工具）。村公社选举村长，法律书上提示选举最优秀的、爱好和

① 卢森堡：《政治经济学导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142—143页。

平的公正人士担任村长。《那罗陀》法典规定有两种村公社，一种是“亲属公社”，一种是“共居公社”，即联合没有血族关系的人的地区组织。① 以后印度统治阶级利用这种农村公社作为等级国家的最低层，同时不变更它的形式，从而造成了社会的组织稳定性，即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②。

俄国农村公社也是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形式，不过以后统治阶级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把它变成奴役的工具，达到这目的的主要手段是改变公社成员的连环保证作用，使他们对于欠租税和犯罪行为等集体负责。

罗莎·卢森堡曾用几句话，简单扼要地说明

① 参看卢森堡：《政治经济学导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16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7页（罗莎·卢森堡在她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导论》中详细地研究了农村公社的历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163--166页）。

了各民族在氏族制度阶段所特有的“赫列普”公社形式的社会发展史。她说：

“俄国公社结束了原始农业共产主义的变化多端的命运，它使连环保证加紧。农业公社是作为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作为社会经济进展、物质和精神繁荣的最好保障而诞生的，在俄国最后成为滥用政治和经济落后性来舞弊的工具而结束了它的发展。俄国农民为了取悦于沙皇专制政府，受到自己同社人鞭笞的体罚，这种事实可以说是对于狭隘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最残酷的历史批判，也是这种社会形式服从于辩证的原则，即‘理智成为无意义的东西，善行成为痛苦’的最明显的表现。”①

冰岛的“赫列普”的根源在于这种各族人民所特有的原始公社形式的社会。它保留着原始的集体责任制和邻居互助制。它遵守民主主义原则不逊于任何地方。它以后的发展史也和他国人民的公社发展史相类似。

① 卢森堡：《政治经济学导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175页。

戈多尔德、庭格、四一区、民族

1. 戈狄和戈多尔德

我们研究戈狄和庭格公社社员（即冰岛移民初期属于一定庭格的崩德）的关系问题时，首先应当注意：人民的集体（氏族、船只全体乘员、赫列普）自己选举理事的习惯和氏族制度一样古老，换句话说，这种习惯已有千年的历史。在这整个时期，选举出来的首领是氏族的领导者而不是它的统治者和压迫者。有很多人认为领导者总是冰岛人民政权最后几百年我们所见到的那种统治者或非洲及其他地区在氏族制度已经瓦解后的近代所见的土王。可是当我们研究冰岛社会最初几百年戈狄地位问题时，必须记住，这里所谈的首先是一定的人群的领导者，他享有大家的信任，执行大家委托的宗教任务和行政任务。戈狄任务的这种双重性来自氏族首领的任务，而氏族首领的宗教职务和世俗职务是不可分的。

当最初的移民占据了土地定居以后，每一个拥有相当的财富和权力的豪丁，可以毫无阻碍地

建立神庙，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可以成为领导者。[①] 大概在最初几十年间，这样的戈狄（祭司领导者）很多。以后社会组织逐渐就绪，庭格的人数确定了，四一区的组织也肯定了（因此戈狄的人数也确定了），于是从现有的豪丁（祭司）中选出一定数量的戈狄，从神庙中选出总庙，而由这些戈狄掌握。《得土记》[②] 中谈到这个过程的情况，它说："当全国分成四一区以后，各四一区都有三个庭格，各庭格有三个总庙，选举最聪明而公正的人经管总庙，由他们在庭格作出决定并主持法庭，因此把他们叫做戈狄。"[③]

现在我们详细研究一下人民政权最初二百年间（即公元1100年以前）戈狄的社会地位，因为这是了解古代冰岛社会的性质所必需的。

戈狄是该庭格公社内全体成员所信任的人，

① sveit 首先指"人的集体"，后来又指人的集体所居住的"农村地区"，þingmannasveit 用于指戈狄所领导的人，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② «Hauksbók»，第268章，þórdarbók，跋。

③ 参看《"草人"托尔德传说》关于"牛腿"托尔斯坦的故事。

是他们的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戈狄的权力和影响首先是以庭格公社全体成员(即崩德)对他的信任为基础，他对崩德农民没有经济权力，也不能用强迫方法使崩德服从他或归顺他（虽然有时也发生这样的情况)。戈狄一般是“由于智慧和公正”而获得人们的信任的。他当选为戈狄并不是因为他富足或勇敢（虽然富足和勇敢也起一定的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智慧和公正使他享有威望和信任。

《灰雁法典》的规定很明确地表明，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戈狄根据大家对他的信任而执行任务，如果他辜负信任，就立刻取消他的职务。这个规定虽然到十二——十三世纪就开始失去了意义，但是毫无疑问，在人民政权初期，却是严格遵守的。《灰雁法典》中说：“如果在庭格开会之初，戈狄没有出席，就应该处以罚金，并取消他的戈多尔德。”① 因此在人民政权最初二百年间，戈狄无

① «Þingskapaþáttr»，第56章。这种罚金所罚的是金钱。可是在这一编的第84章里，有一条规定了更严厉的处罚：“如果戈狄在春季庭格大会有工作而在大会开始时不出席者，处以三年流放。”

论如何不能认为戈多尔德是自己的个人权力或私有财产，不过以后他却有了这种可能。1096年，实行什一税的时候，就决定戈多尔德不收税，理由是它“只是权力而不是财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事实，可是到了十二——十三世纪就不是事实了，因为戈多尔德已经成了财富的泉源，所以就开始买卖了。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公元十——十一世纪冰岛人的社会制度处于解体状态，因此每一个戈狄都有两种倾向在斗争：他一方面希望能够胜任愉快地完成过去氏族首领（以后为他的继承者——公社受人信任的领导者）的任务。以十世纪的优秀人物为例，我们看到阿斯克尔、奥拉夫·保林、格斯特·奥德列夫逊等忠诚的戈狄，就是抱着这种愿望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戈狄有利用自己的地位为个人谋利益的倾向。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而且这种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的。

但是，显然一切戈狄都认为处理本公社社员的诉讼是自己的责任，不问这种诉讼是否合理。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往往特别强调戈狄的权

力，因为他们的观念都受到阶级社会关系的影响，可是事实上十——十一世纪的戈狄，主要的是靠公社的信任。

戈狄实际上是选举的。当然，有些学者不承认这一点，可是本书作者却认为戈狄实际上是选举的，不过应当从当时的观点来看这个事实，不应当拿戈狄的选举来和现代的选举相比较。

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以下几点：既然戈多尔德从属于庭格公社（从属于戈狄所领导的崩德，也就是《灰雁法典》中所谓“三分之一的人”，因为每一个庭格公社有三个戈多尔德）到这样的程度，即由公社自己决定担任戈狄的人，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戈多尔德是戈狄的私人财产，可以由他自由支配呢？

在人民政权初期，戈多尔德是庭格公社的财产，可是以后（基本上是在1100年以后）它就变成了戈狄的私人财产，于是就开始用金钱来估价了。《灰雁法典》中关于最初四百年间戈多尔德及其管理方面的规定非常混乱，往往互相矛盾。但是其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确凿的证据，证明1100年

以前庭格公社全体成员对于戈多尔德有完全的权力。必须记住，尽管庭格公社是这样的使戈狄服从自己，可是如果我们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在拥有戈狄称号时有两个因素的限制：第一，只要戈狄没有任何有辱该称号的行为，他就可以终身保持戈狄的称号；第二，他必须属于已成为公认的首领氏族的氏族。现在我们详细研究一下《灰雁法典》中关于庭格公社对于戈多尔德的权力的规定。

"如果戈狄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而剥夺了戈多尔德，那么戈多尔德就转归该三分之一的人，由他们抽签决定以后经管戈多尔德的人[①]。如果有人购买了戈多尔德或者由大家交给他，那么这种戈多尔德就可以世袭传下去。

如果戈狄被判流放，那么他的戈多尔德就属

---

① 这种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领导者的习惯，大概源出自上古。乔治·汤姆逊在他所著的《古代希腊社会研究》(G. Thomson,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第327—328页)中谈到由大家用抽签方法决定氏族首领(clan chief)的情况，在分配土地的时候，也采取这种方法，先把土地分成相等的部分，然后抽签来分配(古代犹太人也采用这种方法，参看《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18章第1—3节等)。

于该三分之一的人，但是这一点应当由没收被告财产的判决来确定……如果他死时遗有十二岁的儿子，如果大家许可，那么这个儿子就有权取得戈多尔德。如果由妻子继承戈狄，那么她应当把戈多尔德交给自己的三分之一的人中某一个人。如果戈狄死在冬季最后一个月以前，那么由大家抽签决定戈多尔德归谁，并召集全区人民来宣布"①（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注）。

十分明显，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古代条文（用着重号标出的）说明崩德（庭格公社、三分之一的人）的权力。他们掌握了戈多尔德，并且开大会来解决是否许可戈狄的儿子掌握戈多尔德。以后在其他条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买卖戈多尔德的规定，这是到十二世纪末叶越来越发达的现象。显然可见，这些规定是和冰岛原始社会相矛盾的，因为在冰岛原始社会，戈狄必须"根据他的智慧和公正来选举"，如果他不称职，就应该剥夺他的戈多尔德。《瓦特恩斯达尔人传说》中关于英戈尔夫·托尔斯坦逊（老英吉蒙的孙子）死后纷争的

① «Þingskapaþáttr»，第84章。

故事，完全符合《灰雁法典》的古规定。其中（第41章）说道：

“当英戈尔夫死的时候，因为他的儿子年纪太小不能掌握戈多尔德，所以没有成为瓦特恩斯达尔的首领。于是大家就考虑怎么办。当时法律规定，继承人如尚未成年，戈多尔德就应当交给庭格公社成员中最适宜于管理它的人。”

这个传说的作者很清楚地知道，从前施行的关于戈多尔德的法律和当时不同，于是他干脆就说应当从崩德中选出最适合担当这个任务的人。这篇传说中还讲到以后用抽签方法决定掌握戈多尔德的人。“于是大家都来解决戈多尔德应当归谁，可是不能达成协议，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推出自己的人。于是大家就来抽签，每次都是西尔夫里中签，因为他是最有学问的人”（第42章）。

由此可见，在人民政权最初二百年间，戈多尔德是由崩德掌握的，当然，还有上述的保留条件。至早到1100年戈多尔德才成为戈狄的财产，从那个时候以后，戈狄有自由处理戈多尔德（例如把它出卖）的权利，才成了习惯。戈多尔德不再是崩德（庭格公社社员）的公共财产，它成了

戈狄的私人财产，戈狄也不再是执行社会所委任的任务而受信任的人，越来越变成统治者了。

根据《灰雁法典》第八十三章，崩德有权退出某一个戈狄的庭格公社而加入另一个戈狄的庭格公社，这是保证崩德自己选举戈狄的权利的最好规定。这个规定无疑是冰岛崩德所实行的自治方面一个最出色的创举，同时也是他们使自己建立的社会向更自由的集体方面发展前进了一大步。虽然以后大豪了掌握了戈多尔德，他们拥有大片土地，对佃农拥有权力，对于这种规定不重视，可是在当时经济差别还不太大，大多数崩德还是独立的所有者的时候，这种规定还起了重大的作用。当时崩德可以自由转移的规定，是他们反对不公正的戈狄的武器，同时也使明智公正而受人欢迎的戈狄增加了力量。

必须经常注意，争夺戈狄职位，利用这种职位为自己谋利益的现象是整个人民政权时期的特征。最初出现两种很重大的差别：一方而是公正的戈狄，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庭格公社的领导者，力图保持以前的平等，调停人民的纷争。另一方面，却有一些戈狄实际上想继续保持海盗首领的

地位，压迫崩德，使用暴力，造成不平等现象。传说的作者往往把这种戈狄起个绰号叫 ójafnaðarmenn（字义是“造成不平等现象的人”），即“不公正的粗暴人”。这种戈狄以及有这种思想的人成了十世纪的冰岛社会的困难问题。由下文可以看到，在一定期间，这种人毕竟还能加以抑制。可是更晚在十三世纪，这种人（统治者豪丁、崩德的压迫者）开始统治全国。显然，这个时期的传说作者对于克拉文克尔·佛雷斯戈狄或托尔比雅尔恩·提奥德列克逊等人[①]是非常了解的。

正确地理解戈狄的地位和在这种过渡社会中开始的争夺这种职位的斗争，是理解冰岛人民政权实质的前提。

在冰岛社会内部，除了形成豪丁政权的发展以外，我们还应该研究那些民主制和人民政权的因素，古代立法中那些人民权利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正是这个美妙的社会中，特别是在它的繁荣阶段一切美好事物的历史前提。

---

① 《克拉文克尔·佛雷斯戈狄传说》中讲到克拉文克尔·佛雷斯戈狄的故事，《伊斯峡湾的哈瓦尔德传说》中讲到托尔比雅尔恩·提奥德列克逊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戈狄是崩德所信任的领导者，古代冰岛语言中甚至用特殊的词 mannaforráð(字义是“治人”)来说明领导者的地位不同于“主人的权力”。戈狄由崩德农民取得权力，授予这种权力和接受这种权力全是出于自愿而无丝毫强迫。戈狄并不剥削自己的庭格公社（最低限度在人民政权初期是这样）。例如，癞子托罗尔夫[1]和斯诺里的谈话虽然很虚伪，可是无疑地正确表达出人民对于戈狄的职责的观点，他说：“我到这里来是要求你帮助我求得真理。要知道我称呼你为戈狄，本区的首领，认为你有责任来保护那些不幸的人。”由此可见，戈狄并不是可以随便不管自己庭格公社社员的事的主人。他有义务来作这一点，因为他不是统治者，而是受委托执行社会任务的人。

由此可见，戈狄的地位介乎氏族首领（纯粹的领导者）和压迫者（有国家政权的阶级社会统治者）之间。冰岛社会也面临这两条道路，要不就走欧洲各国已经走的道路——阶级分化和压迫日益加深，通向阶级社会和国家政权的道路，要

---

[1] 《沙岸人传说》中讲到癞子托罗尔夫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不就是保持和发展氏族制度的遗产——权利平等和自由，创造仍以戈狄为自由平等的人民的领导者的新社会。冰岛人民政权时代的氏族传说和历史证明，围绕着上述两条发展道路的选择，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正如戈狄带有起源于氏族首领的痕迹一样，庭格公社也带有起源于氏族公社的痕迹：

1. 庭格公社和氏族一样，不是地域组织。庭格公社社员可以随便住在任何地方，但不得越出四一区的范围之外。不过它的发展方向毕竟是变成地域组织。

2. 庭格公社的基础是氏族。《沙岸人传说》中叙述吉亚拉克的后裔吉亚列克林族时说道："比亚尔恩的亲族那样多，他们这个氏族在布雷迪峡湾是最大的……"以后谈到巴尔恩·吉亚拉克的儿子时说道："他们在庭格和其他会议上帮助住在峡湾以南的亲人。"虽然他们的亲属人数逐代增加，可是庭格公社越来越频繁地按地方命名而不按氏族命名（托尔布兰德的儿子们——吉亚列克林兄弟——就变成了"阿尔夫特峡湾的人"等）。

庭格公社进一步发展，终于越出了氏族的范

围。这时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庭格公社，同时没有亲族关系的人也可以属于一个庭格公社，甚至构成庭格公社的大部分。

新社会还保留着氏族公社所特有的民主制度，这种社会向前发展得很快，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着残酷的斗争。①

戈多尔德一般是世袭的。冰岛人民政权是由

---

① 十二世纪对于人民政权的民主性质的理解比十三世纪末叶要好得多，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从当时所用的言词中更可以看出来，例如：

智者阿里在谈到社会方面的事件时，经常指出全体人民都参加的情况，他说："议会是根据乌尔夫利奥特和全国居民的意见成立的"，"全国居民把它交给议会处理"等。至于说到领导人的时候，他当然有时也用"豪丁"这个名词，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也同样地这样称呼他们，如："最聪明的人"，"根据托尔克尔·隆纳和其他聪明的人的意见"，"但是当豪丁和一些善良的人们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等。《得土记》中也强调这种情况，例如它说："那里根据当地全体居民的决定成立了地方庭格"，"那里的托尔德·赫里尔根据四一区全体人民的决定成立了四一区庭格"等。《得土记》向读者介绍人物时常说"有个人名字叫……"大家都知道氏族传说中也是这样说法。《得土记》中有时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人"、"贵族"、"大智的人"等说法。大概"豪丁"这个名词很少用来指冰岛人。他们特别强调"人"这个名词，强调人的优良品质，当然也强调人的氏族。

氏族社会成长出来的，根据氏族社会的继承习惯，把领导人义务交给最成功的氏族的代表人物去执行，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戈多尔德却完全不一定由长子世袭。大家可以商量选什么人，而人选要由庭格公社全体社员（崩德）来决定。《瓦特恩斯达尔人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氏族（例如“瓦特恩斯达尔人民的氏族”）保管戈多尔德的例子，以及根据人的个人品质和天才而授以戈多尔德的例子（例如“女奴之子”托尔克尔·克拉夫拉成了戈狄，而且是古代冰岛最卓越的人物之一）。[1]

戈狄是氏族或庭格公社的“祭司”。这种职务自始就和氏族首领的职务分不开的，这种情况十分自然，无须细述。和神保持联系无疑地是氏族酋长和戈狄最重要的职责。

---

① 决定该氏族中谁任领导者的权利，属于领导者的氏族，也属于庭格公社全体社员（崩德）。这也是氏族组织所特有的现象。1567年英国国王封建政权和爱尔兰氏族社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纠纷的原因也就是氏族集体在领导者氏族中选首领的权利问题。英国人根据英国的法律规定，承认泰隆伯爵的儿子为已故泰隆伯爵的继承人，可是爱尔兰的氏族却坚决主张自己的自古以来由领导者氏族自选首领的权利，并且选举了申·奥尼尔为首领，这就成了战争的导火线。

戈狄不是剥削者，他是与崩德平等，甚至与帮工平等的人。往往有人不必要地坚持认为冰岛人民政权的统治方式是戈狄的特种无限统治，是豪丁（贵族）政权。虽然人民政权不久确实出现这种倾向，最后蜕化为豪丁政权，可是这种倾向在最初二百年间毕竟不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特征。相反地，在这二百年间流行的情况是戈狄和崩德，甚至和帮工的平等而不顾财产上的差别。帮工也可以代表戈狄在议会上行使戈狄的权力。人们有时称呼戈狄为“戈狄”，也有时称为“崩德”，例如《沙岸人传说》中就是这样，这个传说中，戈狄阿尔恩克尔往往也叫做“崩德阿尔恩克尔”。因此，如果认为十——十一世纪的戈狄是统治崩德的特殊贵族阶级，那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这二百年间的戈狄，毋宁是自己劳动的崩德，不过同时也是领导者和指导者，他们往往强有力，而且向例很明智，精通法律。他们是过去深受信任，现在还继续受到信任的氏族的代表。① 不过其中有些人也不见得不愿意作一个压迫者和统治者，在十——

① 戈狄并不是依靠剥削崩德为生。他的权力和封建国家中地主的权力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依靠自己的经济生活的，而

十一世纪，个别的戈狄有时就达到了这种目的，而以后这种情况就变成规律了。

《托尔斯坦·斯坦加尔哈格传说》② 中有一段讲述布罗德-赫尔格的儿子戈狄比亚尔尼和崩德的儿子托尔斯坦·斯坦加尔哈格发生冲突的故事，是古代冰岛社会财产虽然有差别可是却流行着平等情况极有趣的说明。这个故事的末尾描写托尔斯坦在作了比亚尔尼的帮工后对他的斗争还是一点也不让步。而且他们两人显然都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当时人类的尊严还被看得高于所属等

他这种经济在十世纪是很大的。奥拉夫·劳鲁逊教授在他的名著《冰岛移民史话》中写道："可是传说时代戈狄的权力，和别的国家的贵族权力完全不同，因为戈狄权力的经济基础显然和其他大多数国家贵族权力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冰岛戈狄的政权和中世纪封建主的政权也毫无共同之处，更没有发现戈狄把土地出租而取得任何收入的现象"(奥·劳鲁逊：《冰岛移民史话》，第 32 页)。奥拉夫·劳鲁逊教授以后关于戈狄的地位写道："他们的经济基础显然首先是豪门自己的大经济，这种经济维持着他们的政权。因此戈狄并不太高出其他崩德之上，他不过是 Primus inter pares (也就是在平等人的第一个。——引者注) 而已。围绕在他周围的其他崩德在物质方面的地位都和他平等"(同书第 33 页)。

② 《托尔斯坦·斯坦加尔哈格传说》是一部最晚的《冰岛人传说》。——俄文版校订者

级和所任职务。这种描写平等现象的优美范例如果不是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的重要因素，那么在豪丁统治日强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很远，因此斯土隆时代的历史作品中开始把帮工和奴隶混在一起），就未必能够保留下来而且写成著作。

《尼雅尔传说》在这方面当然不是象历史作品那样可靠的史料，可是这篇美妙的传说对于冰岛在公元 1000 年左右的平等现象却有忠实的描写，它把戈狄盖尔和戈狄达尔的鲁诺尔夫叫做“豪丁”，而把公纳尔和尼雅尔叫做“普通崩德”。也许这是冰岛人民政权最初几百年间独立的人民那种平等的现象最正确的描述。

2. 庭　　格

崩德在一个领导者周围形成戈多尔德以后，下一个阶段就是三个或更多的戈多尔德组织庭格。

庭格公社的领导者在组织这些庭格时起主导作用，他根据从挪威带来的源出氏族社会极古的组织的概念而组织庭格。所谓庭格就是人民大会，可以说是氏族制度中最稳定的社会制度。人

民大会叫作春季庭格和夏季庭格。

新成立的庭格中根据戈多尔德的数量来看，看来往往超过应有的数量，而领导者也超过需要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全体领导者中选出三个人（最初有时选出三人以上）来领导各戈多尔德。这种选举如何进行，情况不太清楚。大概选举时有两个要素：各豪丁显然要互相协商，而崩德也一定努力选出最可托付领导权的领导者。等到戈多尔德的主持人选好以后，崩德就可以自由选择戈狄而加入其戈多尔德中。

上而引用过的《得土记》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谈到总庙情况和崩德由管庙的豪丁中选出戈狄的情况。戈狄的选举，与成立庭格公社同时进行。这种情况从《沙岸人传说》中可以看出来，其中谈到哈夫斯菲亚尔达里岛的托尔斯坦把劳德麦林戈多尔德从托尔斯尼斯庭格里开除的情况，它说："当时他们亲族在斯特劳姆峡湾组织庭格，以后这个庭格存在了很久"（第 56 章）。

也许有的地方的领导者（和他们的庭格公社）对于在该区组织庭格不易达成协议。《灰雁法典》第二十章规定可以把戈多尔德分成较小的单位，

其原因也许不单纯象B. 芬逊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必须成立新的戈多尔德，或由于出卖戈多尔德，以及后来那种新的继承制度，而极可能由于各地都限制戈多尔德的数目为三个，但该庭格所辖地区原有的戈多尔德数量较多（当戈狄斯诺里和戈狄阿尔恩克尔参加格里德审判的时候，托尔斯尼斯庭格显然有四个戈多尔德）。

《沙岸人传说》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描写了沙岸、阿尔夫特峡湾和托尔斯尼斯三处人民的三个庭格公社联合为一个庭格区——托尔斯尼斯庭格的经过。

这个庭格区的戈狄和该区的崩德有许多地方是相同的。他们对于庭格有精确的规定，每年在议会以前举行春季庭格，议会以后举行夏季庭格。

冰岛人都知道挪威式的社会结构。在这以前许多世纪就有许多部落到挪威定居，并给各地区取了名字，这些地名直到现在还存在，如劳玛利基（现在叫做鲁麦里克），哈达兰（现在叫做哈德兰）等。他们在那里第一次成立自己的社会机构，他们的社会制度单位名称也和冰岛一样（如三一区、四一区、庭格区）。挪威各三一区的中心也

是一个神庙。

挪威形成的氏族联合最初也是由氏族联合成一个较大的集体，即一种联盟，与氏族社会及其他近似的社会中的氏族联盟相似。

冰岛人企图在国内建立的社会是氏族社会。冰岛人民最初三四代大半是根据亲属关系而分居于许多地区的（据《得土记》所载，赫扬格尔斯-比亚尔尼的后裔，都在斯卡夫他菲尔休斯拉地方定居，可以为例）。另一方面各氏族通常以自己居住的地方来命名。

氏族传说本身就极清楚地证明，当时个人和氏族之间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同时谱系学也证明，氏族传说是在氏族社会产生的。

无怪智者阿里特别仔细地列举各四一区的主要氏族。同时他也常使用kyn（氏族）这个名词，这个名词与希腊文指氏族的genos和拉丁文指氏族的 gens 同出一个语根。阿里在谈到美发王哈拉尔德的时候说："他是氏族中第一个成为挪威国王的人。"他在列举最著名的最初移民时说："西达人（莫斯菲尔人、布雷迪峡湾人、埃雅峡湾人）也从这里去了。" 以后他又讲到"冰岛主教氏族和

他们的家谱"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我们最熟悉的民族在氏族制度阶段的社会结构，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社会虽然发展阶段不同，可是社会形式却一样。

例如印第安各氏族推选酋长（平时的首长）和首领（军事首领）[1]。酋长通常由本氏族选出，军事首领则可以不由本氏族成员中推选。三五个氏族可以组成一个胞族。

希腊氏族所选举的酋长（氏族长）也象冰岛戈狄一样，是氏族的祭司。三个氏族形成一个胞族。

罗马各氏族也推选酋长（principes），必要时还推选军事首领（锐克司 rex）。十个氏族构成一个库里亚。

3. 四一区

冰岛社会结构中比庭格高一层的社会单位就是四一区。这个组织的实际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因为流传到现在的各种法律都没有谈到它，可是

---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81页。

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当时四一区对于人民政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以后它的作用降低了），下列情况特别可以说明这一点：

1. 四一区对于公有领地拥有特别的集体所有权，例如，从格利姆谢岛是北方四一区的人的集体财产，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2. 四一区必须救济贫民。

3. 四一区必须任命一个立法人。如果议会不能达成统一的决议，就用抽签方法解决问题。

4. 当公元965年决定庭格和戈多尔德的数量时，大概以四一区为协商的一方，因为当时北方四一区的人提出了特殊条件，其他四一区都表示同意（当易洛魁人形成联盟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法和塔斯卡洛剌部落进行协商的）[1]。

5. 各四一区一度自己有庭格，但是大概不久就取消了，因为人民政权巩固了以后，它就没有意义了。[2]

在这个阶段，四一区是一个独立的集体，它的名称有时就用其中最有势力的大氏族的名称，

① 参看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8页。

② 参看《冰岛人记》："后来就成立了四一区的庭格"。

有时也用地区的名称。例如阿里曾经举出了其中几个名称如下："埃雅峡湾人四一区"（瘦子赫尔格的氏族叫做埃雅峡湾人），"布雷迪峡湾人四一区"（智者奥德的氏族叫做布雷迪峡湾人），"兰吉人四一区"。只有东方各峡湾的人的四一区不用氏族的名称。

如上所述，挪威是冰岛最初移民及其后裔的社会概念的来源，他们根据他们所知道的各种理想一步一步地建设新社会。这样，挪威氏族形成了联盟，各氏族社会都有这样的联盟，这些氏族社会一般也组成大联盟，氏族大联盟又形成了胞族，而胞族大联盟就构成了部落。

例如印第安人就是由两个或更多的胞族形成一个部落。

希腊人（例如雅典人）则由三个胞族形成部落。

罗马人普通由十个胞族形成一个部落（tribus）。

冰岛的四一区和上述各族人民的部落共同的特点是，当全民庭格或者部落联盟形成以后，这种中间阶段就失去意义了。这种类似是很值得注

意的。

冰岛统一民族的建立

这样，冰岛人民的祖先在自己的新国家建立了新社会。他们基本上还是摹仿旧祖国——挪威的社会机构并考虑地方条件而建立的。

建立社会的最后阶段，就是建立包括全体人民的大集体。

我们研究人民政权形成时期（公元930—965年）的性质时，必须注意下列三个因素：

1. 所建立的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民族，而不是国家。冰岛人民政权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国家政权。

2. 这个社会里不仅没有国家政权以及与之联系的王权，而且也没有国王（见下文），还有这种情况发生在欧洲各国国王夺得政权的时代。

3. 这种人民政权和当时欧洲大陆发展的、具有国家政权的社会是完全相反的。没有国家政权，根据氏族制度的社会原则而建成的冰岛崩德社会，由于人民政权而达到高度发展。这种发展高度是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切日耳曼民族（也

许不仅是日耳曼民族）所不曾达到的。

我们必须一方面研究人民政权和其他我们所知道的最高发展阶段的古代氏族社会的相同之点，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其中的一切有代表性的新事物，并衡量人民政权的建立及其初期发展是多么重要的社会事实。

为了作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研究最高发展阶段的氏族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部落联盟或统一民族。具有氏族组织而建立的统一民族，是氏族制度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各国的氏族和部落联盟

1. 挪威人及其他日耳曼部落的氏族和部落联盟

挪威人也没有能把挪威境内所有各部落组成一个统一的联盟。每个氏族社会都有它自己的庭格：古拉庭格、艾达庭格、福罗斯塔庭格等。至于挪威人通过国家政权的建立而组成统一的民族，则是国王和大贵族的事。我们已经指出，冰岛人建立新社会时摹仿挪威氏族社会组织的榜

样，而且这种组织和塔西佗所发现的公元100年前后的日耳曼部落组织大体相同。这些部落的基本结构如下：

人民大会解决一切大事。①

族长议事会解决比较小的事，对于比较重大的事则准备解决的方案（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第十一章谈到这一点）。塔西佗说："比较小的事由族长商议，比较重大的事则由全部落议决，由人民最后决定的事，事前由族长商讨。"

"族长是按照出身推举的，军事首领是根据勇力推举的"（Reges ex nobilitate, duces ex virtute sumunt）（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塔西佗说："族长（塔西佗所用的是"国王"这个名词）没有无限的权力，不能一意孤行，军事首领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②

2. 希腊人的氏族和部落联盟

在希腊各部落组织中，我们现在只研究一下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40页。

② 同上。

雅典社会，它有三种社会机构：

议事会(bulê)，由各族族长组成。大概最初全体族长都参加议事会，但后来它的成员人数减少了(前已提过，冰岛至迟在公元965年以前，显然也有类似的过程，参看本章“戈狄和戈多尔德”)。①

人民大会(agora或ekklesia)对于议事会提出讨论的问题作最后决定。每个自由的男子在人民大会上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军事首长(basileus)。这个词往往译成“国王”，因而给它以不正确的意义。雅典人的军事首长不过是自由人的领导者、法官和最高祭司。

3. 罗马人的氏族和部落联盟

一般认为罗马部落联盟是罗慕洛奠立基础，以后由努玛·彭庞利乌斯(努玛由于《努玛里姆》②而在冰岛为人所知)完成的。这种部落联盟的正

---

① 详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00—102页。

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3页。

② 《努玛里姆》是冰岛诗人布雷迪峡湾的西古尔德(1798—1846)的作品。“里姆”是冰岛的一种故事诗。——俄文版校订者

确名称叫做 populus romanus，即“罗马族”。这种联盟有下列社会机构：

长老议事会，由罗马氏族的族长组成。这种议事会叫做“元老院”。以后“元老院”这个词开始用来指有国家政权的社会中的元老议会，但是不可把古罗马的“元老院”与这种“元老院”混淆。公元前七——六世纪罗马“元老院”，无疑是氏族社会中最有势力的机构之一，可是法律的最后决定权属于人民大会。人民的代表可以在元老院发言。

人民大会（comitia curiata）可以通过法律，根据元老院的建议选举高级官吏、宣战、判决死刑等。

军事首长（rex）是军事领袖兼祭司。

摩尔根认为公元前七世纪和六世纪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罗马社会形成以后，氏族制度的发展达到最高峰。[1] 但是可能还有一种社会（如果正确地把这种社会列入氏族社会）也具有达到同样高或更高发展阶段的组织形式，那就是人民政权时代的冰岛社会。

罗马的氏族组织从公元前750年起一直存在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版，第362页。

到塞尔维优斯·图里乌斯时代，塞尔维优斯在公元前576—533年间任军事首长，他消灭了罗马社会的部落基础，把罗马人民按阶级和地区而不按部落加以划分，下令调查户口和登记财产。他使财富和财产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因素，而氏族就不再成为社会的结构单位了。从此罗马氏族组织消灭了，被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所代替。可是氏族制度的精神却没有死。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的力量正是罗马威力的基础。①

4.印第安人的氏族和部落联盟

印第安人在十五世纪形成的易洛魁联盟是一

① 值得研究的是罗马最高层是否有某种职务的划分，布雷迪峡湾的西古尔德写《努玛里姆》所根据的故事，是否纯粹是诗人的虚构，而不反映人民对这种事物的观点。不过罗慕洛和塔西两个"国王"之间的职务划分，极象"族长"和"军事首长"的分工。《努玛里姆》中关于塔西的职务，说道：

塔西向全国公布法律，
慷慨地济人患难。
他倾听人们的申诉，
公正地进行审判。

（这里的塔西大概是称呼萨比尼国王提图斯·塔提乌斯。）

种极奇异的社会组织。在这里，哈约万撒（朗费罗诗中所说的明智的酋长哈依瓦撒）起着乌尔夫利奥特的作用[2]，他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维护者，易洛魁人从那时起尊之为半神。这个联盟有五个部落，大概它的成员从来不超过两万人。易洛魁人联盟并不降低它所包括的各集体的自治权。

易洛魁联盟的主要机构如下：

联盟议事会，由五十名萨赫姆（即平时选出的酋长）组成。他们都是本氏族选出的领导者。通过决议时必须联盟议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人民可以向联盟议事会提出申诉和建议。各萨赫姆还由本氏族选出一个助手和副手，联盟议事会开会时，助手就站在萨赫姆的旁边。冰岛也有这种情况（在拉格列塔中）。当时还宣布，这种联

布雷迪峡湾的西古尔德描写马尔斯氏族社会时也抱着深刻同情态度，他说得很好：

这个民族没有统治者，
和平劳动得幸福满意，
人人互称兄弟，
人民头上没有权力。

(2) 冰岛的议会是根据乌尔夫利奥特的建议于公元930年建立的（参看第152页注）。——俄文版校订者

盟的成立是以达到和平为目的。

战时则有两个军事首领来管理这个联盟。

在上述各部落联盟和其他社会中，人民拥有广泛的讨论权，而在许多地方对于问题有绝对解决权。氏族集体以及最高的、最广大的氏族社会联合组织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就是该氏族人民所选举的族长领导下的军事民主制，不过这种族长当选后如果不犯任何罪行就终身任职。氏族内部是自由平等和友爱的，并且努力使部落联盟也达到这种精神（我们可以把部落联盟叫做兄弟团体），实际上这也就是部落联盟的目的。不过在部落联盟以外，就是战争和仇恨。

人民政权

1. 管理机构

现在我们根据以后的历史材料来研究十世纪在冰岛形成的社会结构，并说明它的社会意义和起源。

根据我们以前对于日耳曼氏族社会制度的研

究，有两个高级职位，一个是平时处理事务的族长，一个是为了指挥一定的战争或在一段期间任职而选出的军事首长。

我们已经引用过塔西佗关于公元一世纪日耳曼人所选举的这两个受委托的职务所说的话。吉朋在他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曾谈到勃艮第人这些高级职务，他说：

“他们的国王或将军叫做 Hendinos，最高祭司叫做 Sinistus。最高祭司人身是神圣的，终身任职，可是国王的权力却不稳固。如果战争结果成为控诉国王缺乏勇气或犯错误的口实，国王就立刻被罢免……”①

这样，担任社会最高祭司的族长和仅在战时执行临时任务，任期有限，必要时可以更换的军事首长两者之间的差别多么大，就毫无疑义了。

吉朋在描写西哥特人的社会制度时，指出族长后来变成了领导者，他说：“阿拉维夫和福利特赫恩以士师名义，成了维奇哥特（即西哥特

① 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卷，莫斯科，1884年版，第103页。

人。——俄文版校订者）平时和战时的领袖，他由出身而享有的权力经全族自由同意予以确认。”① 值得注意的是吉朋在指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领导者时，用“士师”这个名词。《圣经》中说明国王政权未产生以前犹太部落在这个发展阶段的领导者也用“士师”这个名词。古犹太人同样有双重政权，而且对国王政权显然抱否定态度②。以后先知变成了士师特种的精神继承者。

平时的族长（斯堪的纳维亚各族人民多半把他叫做“拉格曼”）和军事首长（通常叫做“科农”）这两种职务的命运，是氏族社会发展有代表性的

① 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卷，第176页。

② 《圣经》也象斯诺里一样，对于国王政权毫不含糊地表示否定的态度。撒母耳向求他立王的百姓说（《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8章，第11—18节）：“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壮健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典型现象。

军事首长只有一个任务，在战时指挥社会全体成员（全体人民也就是军队）。部落联盟在平时通常没有军事首长。可是军事首长（科农）这个职务却是以后的国王政权的萌芽。军事首长（科农）是在人民大会上选举的，古代传说中讲到人民如何在庭格上“选举科农”。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早期这种科农的权力的估计偏高，把它和以后的国王权力及尊严混为一谈。例如有些历史学家把印第安人的军事领袖当作国王，有点象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皇帝，有的把希腊、哥特或其他日耳曼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错成以后的君主。

显然，象种族大迁徙时代和北欧海盗时代这样的长期战争，必然会加强军事首长的权力，使它变成国王的政权，法国一次最早的反对氏族社会民主制的“国王革命”正是在种族大迁徙以后发生的。

军事首长和国王权力的加强是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发展同时进行的，统治阶级需要这种权力来保卫个人利益，实现这种利益。国

王就变成了凌驾人民和社会之上的统治阶级政权的象征和代表者，统治阶级在国王的领导下开始用无情的烧杀来消灭氏族制度，不达目的不止。

美发王哈拉尔德和他的后裔，使冰岛人民看清了这种政权的真正本质。随着科农权力的加强，旧氏族社会平时选举的首领拉格曼的影响就削弱了。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所称呼的拉格曼是执行平时各种任务（其中包括宗教仪式）的氏族联盟领袖。这个平时选举的氏族联盟领袖相当于任何氏族的族长（或冰岛庭格公社的戈狄）。他长期（有时终身）任职，和只有临时权力的军事首领不同。他是氏族联盟的真正领导者，氏族联盟的统一、权利、法律、和平和信仰的捍卫者。他的影响来自人民对他的信任。他没有任何行使权力的工具，也没有任何个人的军队。他的影响力量全靠他的行动符合于自由武装的普通人民的意志。

新兴统治阶级没有能夺取拉格曼这种职务，利用它为自己谋利益来反对人民，这一点最能说明这种职务如何为氏族社会所特有，如何与它的民主制度分不开。领导者的职务由个人终身担任，

而且常常世袭（固然冰岛并不如此），这在氏族社会内部开始形成统治阶级以后也是人民手中的可靠武器。至于军事首领的临时职务，却变成了统治阶级反对氏族的工具，成了新兴的无耻的僭窃者阶级的旗手——冒险分子手中的玩具。

斯诺里·斯土鲁森给我们留下了这种自由崩德社会的领导者拉格曼——腾达兰的拉格曼托尔格纽尔的令人难忘的形象，以及他在乌浦萨尔庭格上的演说。斯诺里一方面说明了拉格曼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了科农（军事首领）的地位，不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可是从中可以感到对这两种职务的正确理解，可以看出当时这两种职务的真象，也可以看出斯诺里认为需要怎样向冰岛崩德介绍这两种职务。

斯诺里关于腾达兰（瑞典）的法律曾这样写道：

"每个地区都由拉格曼作首领，他在崩德中享有很大的威信，因为他所宣布的话就是法律。科农、伯爵或主教要走遍全国和崩德一同举行庭格，可是拉格曼却代表崩德作答复，大家都听他的话，因而连最有势力的人也不敢不经崩德和拉格曼的

许可而参加议会。”[1]

“当时住在腾达兰的拉格曼叫做托尔格纽尔。他的父亲和祖父也叫做托尔格纽尔。他们的祖先在历代国王手下都是腾达兰的拉格曼。”[2]

当拉格瓦尔德伯爵征求托尔格纽尔的意见时，托尔格纽尔回答道：

“真是怪事！您想自命为最高主人，可是遇到了困难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为什么您不在答应去以前，好好地想一想你不能够和科农奥拉夫顶嘴呢？我认为参加崩德的谈话并不是不体面的事，我认为即使科农在场，也有权利说要说的话。”[3]

2. 立 法 人

毫无疑问，古代冰岛社会的立法人是氏族联盟的拉格曼的继承者，是自由崩德社会的平时领袖。他是以戈狄为首的冰岛庭格公社所组成的联盟的领导者。

立法人没有任何权力，他的力量完全建筑在

① «Ólafs saga helga»，第77章。

② 同上书，第78章。

③ 同上书，第79章。

人民对他的信任上。可是这种信任并不大。只是委托他宣布法律，也就是说让他了解法律，记住法律，向人民公告法律。在全体成员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社会里，对负责了解法律和记住法律的人是非常信任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相信立法人的公正无私。看来在人民政权初期，任何人也不曾想到立法人会滥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或豪丁谋利益。实际上在这个时期也没有这种危险。固然当时人民已经划分了阶级，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划分。在十——十一世纪，人们几乎没有想到阶级的存在。在这二百年间，立法人象氏族社会的最高领导者一样受到无限的信任。

十——十一世纪人民政权的本质还有一种特点，其中没有以前氏族社会所有的主要职务——军事首领或科农的职务。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人民不和他族作战，就不需要选举什么科农；第二，由于科农在挪威夺取政权及其对氏族社会残余进行暴力压迫，因而使冰岛许多最初的移民从挪威逃出，所以冰岛人民深知这种职务的存在蕴藏着多大的危险。

当欧洲大陆氏族社会由于国王和大贵族夺取

政权而陷于灭亡，氏族社会的机构消灭，庭格不复存在，拉格曼变成了国王的可怜的仆役，自由的人民变成了奴隶时，尽管氏族社会无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失，可是氏族制度的社会机构却正在这时开始产生了。新社会的最上层是立法人，他是崩德自由社会的象征，和欧洲大陆上高踞被压迫的农民之上的国王成了鲜明的对比。

恐怕在全部人类史上任何氏族社会的领导者也比不上冰岛人民政权宣布接受基督教的法律的立法人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这样留下完美的形象（以及人民对他无限信任，他的明智的领导，不假权力而对人民发生影响的情景）。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8页。

恐怕恩格斯再也找不到比公元1000年托尔格尔在议会上的发言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了。当时对于这位立法人的热烈拥护，是对冰岛人民政权最初二百年间的政治发展情况的良好说明。

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说："真的，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就不会有和平。"当时建立社会是为了保证和平。托尔格尔辛勤地劳动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他的劳动是为社会谋福利。

不来梅的亚当关于1077年冰岛人的情况写道："他们除法律外没有什么国王。"当时冰岛人根本上就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的代表者。社会及其所信托的人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3. 拉格列塔、议会（阿尔庭格）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古代氏族社会其他机构，族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在古代冰岛有没有继承机构？毫无疑问，这种机构是有的。

拉格列塔由一百四十四人到一百四十七人组成，其中包括三十九个戈狄和他们所挑选的一些崩德。虽然参加拉格列塔的崩德是由戈狄挑选

的，可是，拉格列塔除戈狄外还包括崩德这种情况，就使它更加具有民主性质。拉格列塔的使命是监督立法人正确行动，修正法律和通过新法律。据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古代法律，大概只有拉格列塔有权修正法律和通过新法律。不过庭格也许有权对于修正法律和通过新法律表示同意或不同意。

议会包括立法人、拉格列塔和庭格全体成员，它显然是立法方面的最后一级。在《灰雁法典》编定时代，法律中有许多条文表明人民政权初期人民的权利更加广泛。关于这一方面可以提出下列各点：

1. 人人有权从“法律崖”发言。有些研究家如约文·埃里克逊和鲍尔温·埃那尔逊认为人人可以建议修改法律（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因为冰岛社会是坚持遵守古代法律的，因此十年间未必通过一件新法律，而且在社会机构方面实际上也很少变化，甚至在一代之间也未必有一次这样的变化）。

2. 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拉格列塔开会，解决当时应当认作法律的事项。

3. 庭格全体可以通过“特许”，即对法律的例外规定或宣告无罪的判决。《灰雁法典》中说：“如果拉格列塔全体参加者都不反对新的决议，拉格列塔以外的人也没有根据法律提出反对者，那么这种新的决议就应该通过。”① 其所谓“根据法律提出反对”，就是说人民有权阻止建议的通过。

因此完全可能，为了通过法律，不仅要求拉格列塔同意，实际上还必需全体庭格同意，如果没有反对的意见，就可以认为已经取得同意。②

议会这个词的本义和转义，最初只是通过法律，对于法律的例外加以许可。可是以后不久，拉格列塔和立法人显然就在实际上开始统治，因为当时阶级矛盾还不显著，在这些阶级的人的意识中，阶级矛盾还极模糊，豪丁是受到最大信任的领导者，法律也不多，而且是专门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这种情况是十分自然的。

必须记住，在日耳曼氏族集体中，最后决定权属于全体人民大会。在十世纪的英国社会中，

① «Lǫgréttuþáttr»，第 117 章。

② 古代议会表示同意的方式是：“根据豪丁的意见并得人民的同意”，这种方式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人民大会（folkmot）有权对贤人会议（witenage-mot）所讨论提出的任何建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喊出“是”、“不”或把武器敲出不同响声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不过这时英国人民政权已经消失了，让位于国王和贵族政权了。

如果否认冰岛人民政权初期庭格也有这种权利，那是不正确的。人民政权的特点是人人都认为社会事业和每个人有关系。

此外，还必须记住，虽然财产的差别已经开始变得显著，可是全体自由人民都可以参加法庭，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人审判与自己平等的人。代表主人参加庭格的帮工也可以参加法庭。他甚至可以管理戈多尔德。①

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社会首先是“贵族社会”，这是绝对不正确的。

古代冰岛在初期，特别是最初二百年间，有一些极重要的社会机构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氏族社会的特征。

---

① 参看奥·劳鲁逊：«Yfirlit yfir islenzka réttarsögu»，第36页；V.芬逊：«Om de islandske Love i Fristatstiden»，1873年版，第184页。

冰岛人民在成立议会以后一百年间，即公元930—1030年间，在冰岛恢复了氏族制度最重要的社会机构，并根据地方条件加以改变，在克服内部困难，以及对外国国王政权的暴力和影响进行斗争中加以发展，创造出在社会发展方面最奇怪的社会，它还没有国家政权，和欧洲大多数国家当时形成的社会完全相反。

和常见的机构相反，在十世纪初成立的那种议会，并不是欧洲第一个人民代表会议。议会首先是在这时由于大贵族和国王夺取政权而一切人民大会都消亡时唯一保留下来的人民大会。这种人民大会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新事物，是它通过法律，使人民可以自由选举戈狄，这也就是成立了类似我们现代的人民代表会议的机构。因此，十世纪冰岛成立的议会是各国人民最奇异的机构之一，它一面保持着旧社会形式，一面创造新社会形式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间断。

“法律”和“国家”

古代冰岛人在说明自己的社会时用什么名

词呢？

他们最常用的名词是 lǫg①（“法律”）。

我们现代人已经这样习惯于这个名词用于“法律规定”，而不去想这个名词的古代意义和用法。

在古代冰岛语中，lǫg 这个词既指“社会”和“集体”，也指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规则”（“法律”）。宣誓结盟的人民就成了“fóstbrœðra-lag”（“结盟兄弟社会”）。住在一个地区的人民就成了“byggðar-lag”（“居民社会”）。住在英国的丹麦人的社会就叫做 Dana-lǫg，特兰德赫姆又名 þrænda-lǫg 或 Frostaþings-lǫg。

当奴隶恢复自由的时候，“他所在的庭格的戈狄必须把他列入社会（í lǫg）中”。奴隶必须宣誓：“今后要和其他的人共同在一个社会（í lǫgum）中生活。”在这里，lǫg 这个名词显然具有“社会”一词的意义。原来不在社会之列的奴隶，现在正式列入社会之内了。

古代人说“我们的法律中”（í órum lǫgum），

① 古代冰岛语 lǫg（“法律”）是 lag 的多数，不过在说“法律”时不用单数 lag。——俄文版校订者

意思就是"我们的社会里"。

由此可见，法律就是社会，也就是靠克服内部冲突而在艰巨的条件下逐步建设起来的集体。指集体（氏族、联盟）及其神圣规定时都用同一个词，这是符合古代自由的氏族社会的性质的[①]。法律并不是从外面强加到社会上的某种陌生的东西。法律就是这个社会本身的内容。

如果注意到这一情况，那么托尔格尔所说的

---

① 无怪乎 frjá（"爱"）、frændi（"亲人"）、frelsi（"自由"）和 friđur（"和平"）等字都是由一个词根形成的。动词 frjá（哥特语 frijon）指"爱"。Frændi 这个字最初指"朋友"或"爱人"（与德文中的 Freund 和英文中的 friend 比较，词义都是"朋友"），以后在冰岛语中却有"亲人"的意义。这个词表现出氏族组织的实质，友谊是和氏族分不开的，朋友就是亲人。friđur（"和平"）和 frelsi（"自由"）这两个字也是一样。Friđur 在古冰岛语中也指"爱情"和"友谊"，并且这种含义更古。frjáls（frelsi 由它而来）是从 fri-hals（"自由的颈子"）变来的，和哥特语 freis（"自由"）、古印度语 prija（"亲爱的"）等字有相同的语源，并且是这个字的原义。因为友谊不超过氏族范围，后来这个词开始被用来表示氏族成员的地位或权利（即自由），所以这个词就有了"亲属的"、"血族关系联系的"的含义。和平和自由都是和亲人及氏族分不开的。这些概念相互间都有密切的联系。

“真的，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就不会有和平”的话就更可理解了。

不过“法律”和“国家”(ríki)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两个词的含义也完全不同。

Ríki在古冰岛语中指“权力”和“威力”，形容词ríkur在氏族传说中指“强大的”。因此ríki就变成了用于指科农和大贵族的政治力量，指他们的权力所及的地域和这种政权的工具——国家的名词。以后财富开始变成了权力的时候，形容词ríkur又有了“富”的含义。形容词auðugur(“富的”)的词义发展过程也一样。它最初含义是“幸福的”(比较auðna——“幸福”、“命运”和哥特语audags——“幸福的”可知)。等到人们认为所有权和财产是人类幸福最重要的部分时，这个词又根据这种情况而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

冰岛境外的国王和大贵族的国家(ríki)与十——十一世纪的冰岛社会(lǫg)是对立的。少数剥削阶级所统治的社会、少数剥削阶级所掌握并用以奴役被压迫农民的政权，也是和拥有土地而由崩德长老所领导的自由崩德的无国家政权的社会对立的。

因此就产生了上述的矛盾。

正如 lọg 这个字用来代表整个社会一样，古代冰岛人往往用 ætt[1]（“氏族”）这个字来代表整个民族，用 frændi（“亲人”）这个字代表同乡（不问是否亲属）。

特维拉的埃纳尔在演说的时候说道，人们不但使自己，“而且可以使自己的儿子以及居住在这个地区里的整个氏族（ætt）”都变成奴隶。

斯捷夫尼尔·托尔吉尔逊对国王奥拉夫讲到冰岛人的时候，就说“我的亲人冰岛人”。

主教泰特·基楚拉尔逊谈到基斯里·伊鲁加逊的时候就说“我的同乡人和结盟弟兄”。

氏族社会的遗风对冰岛人起了很大的影响，氏族和氏族关系的意识成了他们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不仅可以由上面引用的话来证实。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在洗礼的时候命名的情形。谱系一向是冰岛普通人民和豪丁所喜爱的知识部门。除了其他氏族社会（例如阿拉伯人）或

[1] ætt 这个词最初指“所有权”（与哥特语 aihts 和古代英语 aht——“所有权”对称），以后却用来指氏族和大家庭以及所共有的领地以及氏族成员。

外国贵族而外，任何地方也不象冰岛这样重视谱系。

“历史的无情批判”

人民政权从氏族组织不仅继承了民主管理、平等、爱自由、英勇、互助的精神和其他美德，而且也继承了氏族社会的局限性。“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适用于一切人的共同原则；平等和团结是由共同血族关系的传统和生产资料共有而来的。只有在血族关系范围内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才会权利平等而利益一致。”①

这种局限性也反映在古代文学中，甚至在现代历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痕迹。如果我们看一下《得土记》和最优秀的《冰岛人传说》，就不由得想起奥德·格里姆逊对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托尔斯坦所说的话：“这样的好人命这样苦，真可怜。”氏族传说中没有写英勇的爱尔兰俘虏杜夫他

① 卢森堡：《政治经济学导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146页。

克[1]的。第一个移居冰岛的纳特法利[2]，不但《得土记》中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老实说，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文献中对于他也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

赫列普、庭格、四一区和人民政权，最初整个都是劳动人民的集体，但并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集体。这种集体由于源出氏族组织而受到狭隘范围的严格限制，例如奴隶就不在这个集体之内。

氏族组织最初是一些由亲属关系联系的人群。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还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固定的住所。以后氏族定居了下来，于是人们就按村而居，各村聚居近亲的人，还有的则按农场分居，其中聚居一个氏族的两三代人，即氏族的族长带着已结婚的儿孙同居（宗法式的家庭）。其他亲属大半是比邻而居。挪威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制度大概就是这样。随着过渡到定居的生活，出现

---

① 希亚尔雷夫·克罗德玛尔逊和英戈尔夫·阿尔纳尔逊一同到冰岛，他的奴隶在杜夫他克的领导下起义（参看第195—196页）。——俄文版校订者

② 通常认为英戈尔夫·阿尔纳尔逊是冰岛的第一个移民。但是《得土记》中却说纳特法利移居冰岛的时间还更早些，他和瑞典人加尔达尔·斯瓦瓦尔逊在冰岛尚未开始移民以前就到了冰岛（参看第194—195页）。——俄文版校订者

农业和畜牧业以后，氏族成员公有制的单独农场就成了社会的基本经济细胞。氏族成员自己参加劳动，有时使用少数奴隶。但由于非亲属的人也开始比邻而居，而且有些单独农场还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于是古代氏族组织就动摇了，这种动摇越厉害，处在旧社会集体的范围外的劳动人民、商人、手工业者等就越多。同时社会也就越来越丧失它的原始民主制的性质。

于是氏族社会发生变化。它企图不严重地破坏它所继承的血亲基础和财产基础（它的自由和平等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而适应新的情况。此外还必须决定社会新成分的地位和权利。对奴隶很容易决定。他们不在社会之内，除了恢复自由的以外，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可是劳动人民就当别论了，他们是佃农，自己没有独立的经济。虽然他们没有土地，可是他们是自由人，因此必须决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冰岛人民政权时代最初二百年间，崩德在和豪了政权的腐朽力量斗争中改进并发展了自己的社会，使这种社会更加民主。冰岛没有私有经济的劳动人民，在某些方面，权利比相近的民族更

加广泛，解放奴隶的事更加频繁。不过完全的政治权利是和一定的土地所有制分不开的（比较一下关于庭格成员的规定、关于庭格籍的规定、赫列普行政方面的规定等）。任何情况也不能使崩德把他们的帮工或没有独立经济的人变成拥有土地的平等的崩德。同时还必须记住，没有土地的人并不是没有氏族，氏族关系对于他们的地位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一切，再来研究自己没有独立经济的劳动人民的地位。

我们先来研究奴隶的地位。

奴隶占有制

在研究冰岛古代奴隶占有制的时候，应当考虑下列两个因素。

第一，奴隶占有制并不是冰岛人民政权的基础。奴隶劳动从来不是冰岛经济生活的基础。冰岛的经济并不依靠奴隶占有制，而在十一世纪奴隶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冰岛人民政权在这一方面根本上和希腊各城邦、罗马国家不同。这些是名副其实的奴隶制国家，它们的生产主要是以奴隶

占有制为基础。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中阶级分化达到最高水平，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极强大。对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来说，强大的国家政权是绝对必要的，例如希腊，奴隶比自由人多五倍。正因为如此，把冰岛的人民政权和希腊城邦或其他依靠奴隶阶级生存的奴隶制国家相提并论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二，冰岛的奴隶占有制是从氏族制度阶段产生出来的人民奴隶占有制。因此应当记住，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而实际上还存在公有制的民族，可能以被征服的民族为奴隶，而且这种奴隶是胜利者的公有财产，例如秘鲁的印加人就是这样。

最后，必须记住，冰岛的奴隶是家庭奴隶，家庭奴隶的地位一向优于在大经济（如矿坑、作坊、庄园、希腊和罗马的大海船、美国的种植园）中劳动的奴隶。冰岛常见的家庭奴隶制一般是和自然经济分不开的，在这种经济中，贸易几乎连谈都谈不到。凡是在大经济中使用奴隶，奴隶劳动的产品是为了出售而取得利润的地方，对奴隶的待遇是更加残酷的。

氏族和氏族联盟是小集体。这种小集体的内部，自由、平等和兄弟关系存在的时间最久，但是仅限于一小群由血族关系和结盟关系所联系的人。对集体以外就只有仇视。对于集体以外的人可以杀害。如果集体以外的人被俘，就可以用下列方法来处理：杀死、以结盟关系收入本氏族或作为奴隶（如果生产发展达到相当高度，蓄奴在经济上有利的话）。

被俘为奴的人是不在社会之内的，因此也不在“法律”之内。因此，他们被认为是没有自由的人，和其他社会成员没有平等的权利，对他们不能形成兄弟关系。

奴隶制度实际上是各集体冲突的结果，其中表现出氏族集体相互间极端残酷的野蛮生活。[①]

① 关于这个问题，最好回忆一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希腊人和罗马人、关于奴隶制度及其起源的问题所写的：

“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这里所指的是奴隶制度的性质和作用。——引者注）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20—221页）。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冰岛移民时期奴隶的历史状况。

冰岛最初的移民的奴隶基本上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挪威运来的奴隶，他们大概主要是在日耳曼部落占领挪威以前住在挪威的被奴役人民的后裔。另一方面是冰岛最初的移民在爱尔兰或其他地方俘虏来的奴隶，他们在本国本来是自由人。可是债务人由于对债权人犯有一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奴隶。如果欠债人没有犯错误，那么，虽然没有自由人的权利，在没有清偿债务以前，全受债权人的支配，可是他并不算是奴隶。这种情况显然可以证明当时氏族社会已经解体到什么程度。最后，必须指出下列事实，如果奴隶成家，他们的后代也不是自由人。

奴隶被运到冰岛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起义和逃跑。

正是这种奴隶成了冰岛的最初移民，绝非偶然。"春天当他（加尔达尔）准备航海的时候，一个叫做纳特法利的人带着男女奴隶乘小艇离开他逃跑。后来他在一个海湾上定居下来，以后这个海湾就叫作纳特法拉威克（纳特法利海湾）。""纳

特法利和加尔达尔一同航海来到冰岛，最初住在雷基亚达尔，用斧头在树上砍出标志来，可是埃文德把他赶跑，教他到纳特法拉威克去定居"（《得土记》）。①

冰岛使挪威的豪丁和拥有土地的崩德都获得了自由，避免了国王和大豪丁政权的日益加甚的压迫，也使奴隶产生了获得自由的希望，他们更加渴望自由，只要他们有力量，就能争得自由。

纳特法利和他的伙伴，最先把冰岛变成劳动人民的自由之乡。

《得土记》开始时讲述杜夫他克和他的伙伴起义反希亚尔雷夫的故事。当然英戈尔夫后来镇压了这次起义，可是传说到底指出在这一片杳无人烟的广阔土地上对于奴隶取得自由是有着这样的有利条件，即奴隶主在这里很难管辖奴隶。《得土记》头些页处处是奴隶的起义和逃跑，以及崩德认为使奴隶恢复自由是最聪明的办法，因而使奴隶获得自由的故事。

---

① 参看公纳尔·宾尼迪克特逊：«Náttfari. Fyrsti landnámsmaður Islands»，1930年«Réttur»杂志，第113页。

奴隶卡理和维维利在阿尔拉尔赫瓦尔附近发现英戈尔夫的圣坐柱[1]。于是卡理就“带着一个女奴逃跑了”。他在庭瓜得拉瓦特恩湖畔成了第一个居民。“英戈尔夫就使维维利恢复了自由……用他的名字把那座山命名为维维利思菲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可靠的人。”[2] 杜夫他克的起义使英戈尔夫受到了教训！

克提尔·古夫的奴隶起义反抗自己的主人，并且逃跑了。他们当中后来虽然有许多人被杀害，可是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弗洛卡达尔和斯科拉达尔的最初居民。

斯卡拉格利姆也认为使他的许多奴隶恢复自由是最聪明的办法。《得土记》中提到格里萨尔通的格里斯，格利姆斯达尔的格利姆，孟那达尔尼斯的西格蒙等。

关于牛腿托尔斯坦[3] 的故事中，有一段插曲

---

① 冰岛移民航海来到冰岛以后，就把他们的氏族圣物——圣坐柱——投入水中，用它们指明定居的地方。——俄文版校订者

② «Landnámabók»，第 34 页。

③ 《奥拉夫·特留瓜逊大传说》中记载了他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讲到最初的移民奴隶漂亮的佛雷斯坦的故事，也很值得注意。

在冰岛这个地方，连豪丁都不得不参加劳动，劳动人民不久就相信，他们所要克服的困难，只有自由人才能够克服。

鬼皮赫尔蒙德从生活中取得了某种教训。①他使阿特利恢复自由，这一点雄辩地证明了奴隶制度多么不适合这个人口稀少的严寒地方。

一些在自己祖国原来是自由人的爱尔兰奴隶，获得自由特别迅速，其中有些人很快就学会鄙视其他仍旧为奴的人。在氏族社会瓦解时期，团结友好的精神削弱了。

智者奥德在海外东方地区俘虏了一个叫做维维尔的人作奴隶。他让这个奴隶恢复了自由。这个奴隶生了一个儿子，成了劳加尔布列克的善良崩德托尔比亚尔恩，他养了一个女儿古德里德。托尔格尔斯菲尔的被释奴隶富人托尔格尔的儿子埃纳尔是一个漂亮而高尚的人，他向古德里德求婚，可是托尔比亚尔恩抱怨说："你不能要求我把

① 参看第97页注②。——俄文版校订者

女儿嫁给奴隶的儿子。”尽管他自己也是奴隶的儿子，不过他是爱尔兰的奴隶的儿子，埃纳尔是挪威奴隶的儿子，所以他才这样说。当时冰岛奴隶的一般状况可能使奴隶彼此和睦、互相了解，可是他们的氏族自豪感却比这种感情强烈得多。

从冰岛开始移民时起，奴隶占有制就不断衰落，这是毫无可疑的。同时不自由的人及其后裔的阶级孤立状态也减弱了。甚至在一切氏族社会中最强烈的氏族自豪感也变得不显著了。被俘虏的“哑女”麦尔柯尔卡的儿子奥拉夫·保林[1]成了冰岛最有名的卓越豪丁之一。爱吉尔·斯卡拉格利姆逊的女儿托尔格尔德谈到她的父亲打算把她嫁给“女奴之子”的时候带着轻蔑的神气。可是爱吉尔却因此斥责她，因为女奴托尔格尔德·布拉

---

①·奥拉夫·保林是《拉克斯达尔人传说》中的英雄之一(参看《冰岛传说》，1956年版。关于他向爱吉尔·斯卡拉格利姆逊的女儿求婚的故事，参看该书第302页)。——俄文版校订者

克[1]曾经救过他的性命，甚至可以说挽救了他的事业，他为了纪念这个女奴，才用这个女奴的名字给他的长女命名的。当奥拉夫·保林在议会会场上坐在托尔格尔德身旁的时候，他说："也许你觉得女奴的儿子太大胆了吧？"冰岛最光荣的豪丁也不因为自己是被压迫阶级出身而感觉到可耻。

各种冰岛氏族传说中有许多以前作过奴隶或父母作过奴隶的人的名字。克罗蒙·克罗莫依[2]是一个女奴的儿子。他娶了玛斯塔狄尔的玛斯的女儿奥德比亚尔为妻，"她也是一个女奴的女儿"。克罗蒙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阿格蒙·乌达尔是杀人犯格鲁姆的奴隶克拉夫恩的儿子，格鲁姆使克拉夫恩恢复了自由，后来成了富翁并且娶了格鲁姆在格达尔的亲戚为妻。氏族传说中有一篇故事就讲到他的事。

象这样的情况我们举不胜举。

---

① 关于托尔格尔德·布拉克救了爱吉尔·斯卡拉格利姆逊的性命，在《爱吉尔传说》中曾经讲到（《冰岛传说》，第132页）。——俄文版校订者

② 关于他的故事，在一篇关于挪威国王的传说和《得上记》中都提到过。——俄文版校订者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奴隶占有制的基础是怎样慢慢地动摇的。

显然，由于冰岛冬季很长，奴隶在农场中工作很少，可是奴隶主必须供给奴隶衣食，所以从经济观点来看，奴隶占有制大概是没有什么利益的。此外，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农场的面积减少的情况也促使奴隶占有制衰落。这里有两种因素起着作用：使用自由帮工比较便利，农场面积较小，想对田地作更好的管理，都需要帮工忠诚而细心的工作。

在人口少的时候，奴隶和自由人之间是很难保持界限的，而这种界限却是奴隶占有制的特征。

因此，获得自由的奴隶越来越多，有些奴隶自己取得了自由。等到海盗侵袭停止以后，不再有俘虏流入，于是奴隶阶级的主要来源也消灭了。

授予奴隶自由是一种隆重的举动，《灰雁法典》中的规定很清楚地证明古代氏族社会的法规在当时还存在，这就是：奴隶（最初是俘虏）应当纳入社会，加入氏族，取得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灰雁法典》中规定："如果一个人取得了完全

的自由，那就把他纳入社会(lǫg)。应当把他纳入他所属的庭格的戈狄的社会中。他应当拿着十字架，并且找证人来证明，证人应当说：'我证明他对十字架宣了誓。我对上帝说明他将来会象一个严格遵守法律的人一样地遵守法律，并且在社会中和其他的人平等。'"①这里所用的lǫg一词是指"社会"。奴隶以前在社会之外，戈狄可以把他纳入社会。

《灰雁法典》中又说："使别人恢复自由的人应当关心他的子女。这里的法律也和关于继承的法律一样。"氏族社会的遗风在这里还起着作用。

根据《灰雁法典》的规定，奴隶在没有恢复自由以前，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主把他们当牲畜一样使用。但是他们毕竟有一种权利。《灰雁法典》中指出了这种为自由人所没有的权利：

"奴隶在一方面有着比自由人更大的权利。虽然他的妻子也是女奴，可是当她受辱时，奴隶有权为她报仇。自由人即使娶女奴为妻，也不能因女奴受辱而为她报仇。"②

---

① «Þingskapaþáttr»，第113章。

② 同上书，第111章。

在冰岛开始移民后最初二百年间，奴隶占有制就逐渐衰落，到 1100 年左右完全消灭。

这种现象是符合冰岛十一世纪的另一种发展倾向的。当时豪丁的权力越来越弱，他们的农场逐渐缩小而划一，同时拥有土地的自由崩德阶级越来越加强了。这一切都是和当时欧洲大陆各国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农民都成了农奴，当然这种农奴比奴隶所受的残酷剥削程度要差一些，可是农民的地位毕竟是比氏族社会自由人的地位艰苦得多。

必须指出，冰岛的奴隶占有制从来没有象古代希腊和罗马那样流行而使轻视劳动的态度能够发展。在冰岛人民政权时期，劳动一向是受尊敬的，作一个优秀的帮工被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

下面谈到冰岛人民政权同它的管理制度和法律等时，奴隶就在研究范围之外了。因为奴隶处在法律和社会之外。读者应当经常注意人民政权这个大缺点，这个“毛病”。在这方面，它和其他解体时期的氏族社会没有任何区别。

此外必须记住，冰岛的奴隶，不论是爱尔兰人或挪威人，从杜夫他克和麦尔柯尔卡起到债户

托尔斯坦止，他们的争取自由的英勇大胆的斗争，是冰岛奴隶占有制迅速由历史舞台消失的主要原因。虽然奴隶往往是单独斗争（他们联合斗争的情况很少见），可是这种英勇的男奴和自尊的女奴这样的斗争，使处在社会之外的阶级逐渐加入社会，使奴隶取得了权利，开始和其他的人同样地受到尊敬。在人民政权时代，优秀的男女中有女奴的儿子和女奴，这个事实使它获得特殊的光辉。

现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冰岛人民，永远怀着尊敬和赞美的心情来回忆古代冰岛被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这些英勇的先锋。

虽然冰岛有奴隶占有制，可是人民政权时代冰岛的劳动人民基本群众，却都是自由的崩德和他们的人，从帮工和女仆到豪丁和豪丁的女儿都是。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自由劳动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条件。

崩德及其帮工

当我们打算研究冰岛开始移民后前两世纪间

崩德及其帮工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记住，由于古代氏族社会的解体和日益增长的阶级矛盾的发展，这种关系有了重大的变化。

十——十一世纪崩德和帮工的关系，不象现代雇主对工人的关系，虽然这里可以提出有些地方相似，但是，如果用现代的尺度来衡量，那就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方式、相互间的权利和互相尊敬的精神。

农场和在其中生活的人在它的成员的意识中构成一个完整的集体——社会的法律单位和经济单位。帮工①可以代表崩德参加庭格，如果崩德是赫列普的成员，那么帮工还可以代表他参加赫列普的行政工作。② 帮工可以代表自己的崩德来

① gridmadr 一词不仅指"仆人"，也用来指和一个崩德临时或永久同住一起的一切人。实际上最初这个词是指受该家神祇(gridhelgi)庇护的人，不过以后它就逐渐获得了"帮工"(gridkona 是女帮工）的含义。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在十——十一世纪，在一个农场中工作的基本群众都是亲属。

② "……每当有权利在庭格上代表崩德的农场的人代替崩德参加庭格时……"(«Grágás, þingskapaþáttr»，第 35 章)"……如果有权代表崩德的农场参加庭格的帮工被传到法庭时……"(同上)。

救济贫民。如果帮工的主人是戈狄，那么他在议会上也可以支配戈多尔德。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帮工多么受人尊敬，那时的农场完全是平等自由的人们统一的集体，好象家庭一样。他们之间的忠诚关系更加密切，帮工和主人一同战斗，胜败与共。

因此这种帮工自然不能列作主人的仆人。这种帮工往往就是崩德的年轻的儿子，后来他们自己也准备作一个崩德，而且也往往就真的成了崩德。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间，冰岛和格陵兰开始占领新土地和重新分配旧土地，这时崩德和帮工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很象结盟兄弟的临时联盟。

《灰雁法典》中规定帮工权利的条文，明显地证明两种不同因素的交织：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氏族社会对于它所承认为自己成员并且纳入自己的成员之内的一切人具有团结精神和集体责任感，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原始社会的残忍性，因为它必须向饥饿和歉收进行斗争，因而认为抛弃新生婴儿或杀死老人是避免灾难的完全可以容许的出路，同时还制定了惊人的社会立法。法律清楚地证明崩德和他们的领导者当自由的帮工在崩

德家庭(这是社会的基层法律和社会细胞)之外又形成一种生产力量，因而产生新的关系时，企图把这种关系加以法律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帮工如果不能经常获得食物，或不能受到公平待遇，就可以离开该地，还可以要求赔偿。如果他的亲属（直到第五代亲属）在他的主人的土地上被人杀死，那么他也可以离开该地。如果帮工患病，他的主人应当照顾他半个月，以后则由有责任照顾他的人来照顾他。①相反地，瑞典的古代法律却规定如果帮工患病，在患病期间每天必须拿出与工资相等的赔偿费交给主人。如果帮工脱离农场，脱离集体，他就成了“流浪人”，氏族社会对待他就象对待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一样，非常残酷无情。这些严肃地对待乞丐的法律，很可能最初是崩德所制定的，他们自己艰苦劳动，因此对能劳动而不愿劳动的人是无情对待的。“一个坚强健康、只要愿意尽力劳动就会终年有事可做的人，如果变成了乞丐，那就应当宣布他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② 以后豪

① «Grágás, Þingskapaþáttr»，第80章。

② 同上书，第82章。

丁和大崩德把普通的崩德变成了雇佣帮工，而把雇佣的帮工变成乞丐时，利用这种法律条文对他们很有利，他们对于一切不愿顺应破坏氏族制度团结性的阶级社会的残酷条件的人都运用这个条文来无情地对付。

其次在制定帮工的工资，特别是计件工资的法律的时候，对于帮工是非常关心的，而以后"文明时代"的富人是从来没有根据自己善良愿望对工人表示这样的关心的。其中规定："家有需要赡养的人而自己无力赡养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取得较多的工资。"①

崩德和帮工的关系的发展情况，大概一般如下。

在人民政权最初二百年间，崩德和帮工的关系基本上和崩德对自己的戈狄的关系相似，崩德在自己的家里是"平等人中的第一个"，而帮工可以享有崩德的一切权利。因此帮工的思想方式和崩德的思想方式相类似。他们往往准备自己成为独立的主人，而且有很多机会来实现这一愿望。

---

① «Grágás, þingskapaþáttr»，第78章。

如果他们终身作一个帮工，那么相互之间的忠诚关系更大于经济矛盾。

但是当人口密度达到顶点（大约在1100年?），取得土地越来越困难，土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教会和豪丁夺取土地，成了大地主，帮工看出自己将要终身为仆役时，工资问题就有了重大意义，帮工就开始更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尽一切可能争取提高劳动报酬。因为这时忠诚关系削弱了，阶级矛盾加强了，所以崩德（大地主更甚）对于帮工的关系就成了纯经济关系了。

1100—1300年间，帮工的工资提高了。以后渔业对于劳动者有很大帮助，直到1500年以前工资提高全靠这一部门生产的发展。

在整个人民政权时期，几乎从来没有企图限制劳动人民的自由，也没有强迫他们劳动（直到1400年以后才有这种企图）。但是在这个期间，尽管工资逐渐提高，但显然仍旧很低，贫穷的崩德和帮工收入都很少。这时崩德如果想剥削帮工，就可以说一个普通人企图欺骗另一个人。老实说，阶级分化并没把崩德和帮工分开，而是把大豪丁和雇佣帮工及劳动崩德分开了。

有些自由劳动者或奴隶没有土地，这种情况是古代氏族社会解体灭亡和质量上全新的社会诞生的征兆。对待奴隶和乞丐的残忍态度也是氏族社会的狭隘性的标志，因为由氏族关系联系起来的人的集体和土地公有制，自始就是氏族社会的基础，而且实际上这个社会也受这两个因素的限制。这时虽然这种社会已经解体了，可是氏族和土地所有制仍然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主要核心。尽管氏族社会对于新产生的困难的斗争，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卓越的，可是它自然是无力克服这些困难的。①

看来，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在人的思想中过去一度把这规律看作诺尔恩②），是这个苦于有了无权无地的劳动者的氏族社会终于使大部分劳动者都遭到同样命运的原因。当氏族社会的废墟上产生了中世纪的阶级社会，一小撮大地主统治着无权无产的人民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

①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再深入地叙述这个问题。愿意详细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请参考托尔克尔·约翰尼逊教授的名著（《冰岛自由帮工的地位》，1933 年德文版）。

② 诺尔恩是命运女神。——俄文版校订者

四
古代冰岛社会所遇到的困难

冰岛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在相当长的期间的存在，对于冰岛人民起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冰岛人民历史的主要特征，也是冰岛人民作为民族而存在的主要前提。公元990—1030年间，外国国家政权征服冰岛人民而使冰岛沿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道路发展的危险最为严重，这时冰岛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来保证自己的生存，从而也保证了获得一定的历史性成就。冰岛社会当时有充足的力量和卓越的领袖，冰岛人民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足以挽救这种危险，这是冰岛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有利因素之一。

目前冰岛人民所处的时代是自己历史的重大关头，是决定冰岛民族能否继续生存的时代，因此彻底研究自己的祖先凭借什么力量，由于什么情况而保卫了自己的独立是很重要的。

冰岛人民政权史就是冰岛社会成员和他们所必须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史。这就是试

图克服旧的氏族社会缺点而建立人类的和平合作的历史。这也是人类和饥饿歉收斗争的历史，旧的氏族社会战胜困难的历史。它还是对当时新产生的阶级社会的腐蚀毁灭力量的斗争史。这部历史说明了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人民的英勇气概和自豪心情。这部历史说明了冰岛人民政权反对外国王权干涉的斗争，反抗外国大贵族和国王的暴力的斗争，同时还说明了参加社会斗争的各种力量，也在社会成员的思想中斗争，这是冰岛社会在历史熔炉中经受锻炼的历史。

古代氏族制度早已消灭。在氏族制度下，小氏族公社可能和其他公社结成联盟而共同占有土地，用原始的工具共同耕种土地而获得很少的收获。它的社会“上层建筑”，即氏族人民大会（全氏族能拿武器的成员在大会上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和氏族首领（受信任的人、氏族长老，他们对人民提出良好的意见，战斗中走在最前面，在人民的完全同意之下从事活动）是完全符合这种生产方式的。当时还没有对抗的利益，首领受到充分的信任。法律很少而且很简单，一切人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这种社会创造出了符合它的性

质的思想体系，自己有道德伦理观念，例如，其他氏族成员对本氏族有犯罪行为时（其中包括对于本氏族执行报仇义务的个人有犯罪行为者）有对该氏族每一成员报仇的义务。这个社会中自己有关于所有制的观念，人们应该共同利用他们所有的不多的东西，直到够用时为止，同时客人也和主人一样可以共同利用，对其他氏族是敌视的，氏族每一个成员应当把本氏族其他成员的生命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杀死本氏族的成员被认为是疯狂的行为①。

崩德及其家庭对于所属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崩德（几个崩德或更大的集体，如赫列普、四一区、甚至整个国家）对于牧场、森林和灌溉地的集体所有制，这种基础代替了氏族社会的基础及其公有制。② 每个崩德的经济地位是靠他自己来

① 虽然氏族的成员有严格的道德准则，他们也认为应当注意自己的荣誉，可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毕竟是野蛮人，杀死一个其他氏族的人，在他们看来，和一个农民宰一只羊是差不多的，同时，他们在社会中的行为可以和爱吉尔·斯卡拉格利姆逊一样（参看《爱吉尔传说》，《冰岛传说》，第61—253页）。

② 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一书中所写的日耳曼人的那种经济基础。

决定的。各个农场都力图保证供应自己以一切而不必依赖他人。因此，崩德和他们的帮工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自己和家人生产必需品，保护自己的个人财产，保卫集体所有制的权利，这是十分自然的。崩德大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和实现这种权利。①

在这一方面，应当稍为详细一些地研究一下这种农民社会对于土地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源出氏族社会早期阶段，源出原始公社制度。在原始氏族集体中，土地是公共财产。本氏族出生的人或收入本氏族的人，都是氏族土地的共同所有者。氏族内部一开始产生私有财产权，这种权利就是每一个氏族成员获得个人的一小块土地或继续共同占有公社土地的自然权利。因此作一个氏族成员，在他看来，同时也就意味着占有土地。由于氏族社会的人的保守思想，就从这一点得出

①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一书中讲到日耳曼原始社会形式的时候，曾经说道："为了使公社得到实际存在，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就必须召开会议，而在罗马，除了这些会议之外，公社事实上还由于城市本身的存在，由于那驾临城市之上的公职人员等等的存在而存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5—16 页）。

结论，认为没有土地就等于处在氏族以外①。土地权是名副其实的作为氏族成员的必要条件。它同时也俨然是获得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资料的权利，保卫自己的荣誉和体面的权利，作一个自由人的权利。因此，对这种权利的威胁，是最严重的危险，而丧失这种权利就是最重大的不幸。

因此，冰岛最初的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被挪威国王政权剥夺的他们以前的这种基本权利，恢复他们以前生活所在并已经习惯了的那种社会，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所知道的另一种社会形式，具有国王和大贵族政权的新制度，只使他们感到坏的一面，它带来苛捐杂税、压迫、战争，因此他们更感觉到他们所要恢复的那种社会十分美好，更感觉到有保存的必要。

移居到冰岛的人在思想中和心灵里还保留着氏族制度的遗产，保留着以受到社会援助、和与

---

① 这种情况在氏族对于被俘的敌人的态度方面表现得最明显，如果把这个俘虏收入氏族作为成员，那么当然就给他土地（因为在冰岛，奴隶恢复自由时，向例同时给他土地，占有土地和取得自由是不可分的概念），如果不杀他而让他当奴隶，他就在“法律”之外，氏族之外。

自己平等的人共同占有公共财产、自由劳动的崩德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世界观。因此他们对于劳动、智慧、个人财产和互助关系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鄙视终身谋财的人，感到自己比他们优越。

我们在《太上箴言》[①]中，可以看到氏族社会所特有的世界观：

自己家虽小，可是最美好，
在家自己是主人。
院里两只羊，乱枝结屋顶——
样样都比在别人家里更称心。[②]

《太上箴言》还提到"许多人由于财富而变愚蠢"：

旅人在途中，
最要理性和智慧，
患难中它一定来支援，
到处它比任何珍宝更可贵。[③]

---

① 《太上箴言》是《老艾达》的歌曲之一（见《艾达》，斯维里丹科译，莫斯科，1917年版）。这个歌曲的主要内容是一些处世秘诀的教训。——俄文版校订者

②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292页。

③ 同上书，第288页。

它特别强调指出任何人不应当以贫穷为可耻：

要吃得饱，一身整洁，参加庭格，
可不要做一个服装华丽的人。
随便什么鞋裤都可穿，
有马可骑随便骑一匹，
虽然样样不值钱，不用自愧太寒酸。①

只有这个贫穷的劳动崩德社会才认为集体和互助是生存的必要条件。集体的作用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人可以使人快乐"，也因为没有集体就不能生存：

乡人剥树皮，
树干就遭殃，
人也是一样，
离了群人就只有死亡。②

氏族制度下的人掌握了重视人和劳动，重视真正的荣誉，把集体看得高于财富和威力的社会的处世秘诀③，于是他们开始在冰岛恢复自由崩德土地所有者的社会结构，恢复劳动人民的社会，

① 《艾达》，莫斯科，1917年版，第296页。

② 同上书，第294页。

并在实际上证明了这种社会的生存权和生命力。

但是从最初起还有另外一些力量发生影响。最初的移民的心中不仅怀着健康的氏族社会遗产，由艰苦的经验所得来的世界观，并且也带着这个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病态"而无力抵抗。当时氏族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已经发生了产生决定性后果的变化。单独的家庭和私有制代替了氏族和公社所有制。由于产生了单独的家庭，私有财产权使个人有机会夺取可供他人使用的财产，从而为不平等现象的产生，为社会的一些成员对另一些成员采取各种暴力和残忍手段造成了前提。个人财产权对于氏族显贵各种代表人物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使他们滥用人民自古以来对他们的信任，为自己的利益而滥用集体赋予他们的权力。

由此可见，古代冰岛社会自始就有两种对抗的力量在斗争。一方面是一些力量，极力挽救古代社会制度中尚堪挽救的事物，保留法律、权利、

---

③　值得注意的是《太上箴言》中这种伦理规律，和氏族社会衰亡阶段或"军事民主主义"（恩格斯语）时期积累财富和轻视劳动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0页）。

义务、个人权利保证、荣誉、合作等方面的氏族社会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些破坏性的力量：积累财富、扩大阶级分化、个别豪丁争权夺利、反对古代氏族社会的美德。靠近冰岛的邻国，特别是挪威的贵族和国王政权，尤其是挪威国王的阴谋和直接干涉，帮助了这些破坏性的力量。

为了研究冰岛人民十——十一世纪的祖先面临哪些问题和任务，必须研究一下这些矛盾。

争取和平的斗争

古代冰岛社会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经常发生内讧，这是氏族制度根深蒂固的遗产。许多世纪间，氏族一直是统一的集体，其中一切成员都本着“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原则互相集体负责，特别是必须根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彼此间代为复仇。可是在氏族集体没有结成联盟的时候，如果和其他氏族的利益有冲突，氏族以外就处于战争状态，处在和其他氏族不断的敌对状态。在北欧海盗时代，这种好战精神更加发达，战争简直就成了职业。

在冰岛移民初期，个人和他所属的小集团必须手持武器来保卫自己的生命和食物来源。武器既作武器用又作劳动工具用，斧子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和平目的，矛也是一样，剑和木犁同样重要。人们争夺的东西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他们为了争夺牧放马牛羊的牧场和草地而战。但是除了这些经济原因以外，还有一些重大的纷争原因，如争夺妻子和保持丈夫的荣誉。我们必须记住，古代冰岛人的思想和氏族社会人一样，他们对于语言非常敏感，因为在这个时期，人们还极重视语言，无论在生前或死后，好名声是主要的美德。因此有时仅为了喊一些绰号，如“灰色的羔羊”或“没有角的羊”，就会造成凶杀和放火。而当某一个氏族的人被杀的时候，他的亲属的神圣职责就是为他报仇。他们由于人类的自尊自重，不能离开老路，也不能违背报仇的义务。

有些豪丁和崩德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争取全国和平，把全国居民结成联盟，使他们互相尊重别人的生命和财产，总之就是创造爱好和平的社会，因此他们就必需和那些破坏性的力量斗争。他们不但要进行所谓“外面的”斗争，即社会斗

争，而且还在自己的意识中进行思想斗争。

在《冰岛人传说》中就有古代冰岛爱好和平的豪丁的不朽形象，这种豪丁为了要防止凶杀，牺牲了自尊心和“荣誉”。例如，老英吉蒙[①]和戈狄阿斯克尔为了防止以后发生凶杀，曾挽救未来的凶手。奥拉夫·保林说：“如果我的儿子杀死了博利，就不许他再回到我这里来。”他还派人去帮助博利。[②]这些人的形象都是令人难忘的。

一些优秀的豪丁和其他崩德用劝导的方法，有时往往自己以身作则，使社会中达成协议而获得和平。这种例子很多，例如第三者为了使两个斗争的人和解，往往劝解说：“如果你们两人不愿和解，那么，谁到头肯讲和我就帮助谁。”人们通常按这种健康思想的暗示而行事：尽力和解，这种健康思想和和平愿望，也是古代冰岛进步力量的特征。

人民帮助优秀的领袖来建立和平和安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民的思想方法也在慢慢改变，使他们摆脱了北欧海盗时代的野蛮风气，使

---

① 老英吉蒙是冰岛最初的移民之一，《瓦特恩斯达尔人传说》中讲到他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② 参看《冰岛传说》，第377页。

他们的思想符合人人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爱好和平的社会需要。

十世纪（初叶和末叶）人的思想方法有两个例子（不问这些例子是否实有其事）可作典型。

爱吉尔·斯卡拉格利姆逊（约公元910年）在他的《慈母训》结尾时有下列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战斗中要大胆地厮杀。"这个青年说的还是野蛮人的话，海盗时代的精神还没有受和平社会的影响而变得柔和。而到十世纪末，赫利达连第的公纳尔[1]在兰格河畔战斗之后，对他的弟弟科尔斯克格说："也许我不如别人勇敢，因为我不象别人那样勇于杀人。"这里《尼雅尔传说》使我们看到一种渴望和平、力求和平却迫于"义务"和"荣誉"的要求而去杀人的人。氏族社会的道德遗产，比渴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过和平文明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因此公纳尔就成了这种道德遗产的牺牲者。但是渴望和平的愿望已经深入这个社会的人心，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都在对古代道德遗产进行斗争。

---

① 赫利达连第的公纳尔是《尼雅尔传说》前半部的主人公。——俄文版校订者

十——十一世纪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加强时期，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社会和平。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社会和它的成员发展起来了，出现了一些我们今天所赞美的人，特别是领导人物。也许冰岛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更有根据来赞美这些和平战士。

这些值得赞美的人物中，最伟大的是《尼雅尔传说》中所描写的西达的哈尔，当他的儿子利奥特在议会的战斗中被人杀死以后，他就站在法律崖上。传说中说："第二天，人们来到法律崖，西达的哈尔站起来要大家安静，于是大家立刻安静下来，这时他说道：

"'这次庭格上很多人战死了，还有很多纠纷。这一次我希望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想请求阿斯格利姆和这次争斗中的其他领导者向我们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讲和条件。'

"以后他又接着说：

"'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利奥特战死了，我多么伤心。有许多人认为为了他应该比其他所有在这里阵亡的人索取更多的赔偿。可是我愿意为和平而牺牲，我的儿子不用赔偿，我愿意对敌人

宣誓，我要保持和平。斯诺里戈狄，我请你和其他可尊敬的人设法使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媾和。'

"说完以后他就坐下了，大家大声地一致赞美他爱好和平。"①

当然，哈尔违反报仇的习惯，自己会受到人们根据古代的传统对他的严重责难和诽谤，因此需要很大的勇气才作得到。可是他也很清楚，人们过和平生活的愿望是多么强烈，甚至在《尼雅尔传说》中也不能掩盖哈尔的演说在人民当中所引起的良好反应。②

① 参看《冰岛传说》，第721—723页。

② 古代冰岛优秀人物都抱着和平的愿望，这种愿望的意义是难以估计的。大家都知道，为和平而斗争的人对杀人和暴力分子给了哪些鄙视的绰号。此外，我们在特维拉的埃纳尔和西达的哈尔等人说的话中也可以听到这些绰号，他们在说"穷人"和"渺小的人"的时候，就是指他们自己和与他们平等的人而言。同时，明智而卓越的人物对于暴力和杀人分子也同样严厉斥责。拉克斯尼斯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赫尔普拉》中对于北欧海盗时代的种种坏的方面加以批评，在豪丁、崩德和奴隶柯尔巴克都渴望和平的社会里，这些坏的方面就消灭了。拉克斯尼斯还批评国王和大贵族为了压迫并使崩德破产而为自己的利益组织的掠夺匪帮。当然，毫无疑问，《赫尔普拉》首先批评现代战争贩子，拉克斯尼斯在这一部优秀作品中把冰岛人民祖先遗产中的战斗武器和现代争取和平的斗争联系起来。

十——十一世纪的冰岛历史中有很多卓越人物，企图不用暴力（即不用国家政权）而创造笼罩着和平合作，没有替大贵族压迫人民的机器的新社会。《冰岛传说》为我们讲到这些人，讲到他们为获得和平，为建设既没有氏族社会的报血仇，又没有阶级社会的剥削者国家政权的新社会时作了哪些牺牲。①

但是争取和平的斗争不仅限于反对氏族社会遗风，而争取生活资料的斗争，也不仅限于对大自然的斗争。争取和平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那

① 其他国家消灭氏族公社内讧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用暴力消灭氏族社会，取消人民大会，取消平等的人互相审判的人民法庭，剥夺农民的自由，解除农民的武装。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使用武器权，这一切都成了贵族和国王以及他们的助手和奴仆的特权，换句话说，封建贵族和国王利用自己的国家政权在农民当中建立了内部和平，可是，统治阶级自己却有压迫和掠夺、审判农民，和封建主认为必要时杀死农民的权利和权力。当然，氏族中的报血仇遗风，是用这种方法消灭了，可是以后在有阶级的封建社会里，封建国家之间又开始了战争，还有武装极差的农民反对武装到牙齿的封建主的解放战争。国王和封建主夺取了政权以后，保证了农民和平却剥夺了农民的自由。农民的命运就是受压迫，甚至他们通过斗争也不能摆脱这种压迫。

些企图利用武器的力量来征服其他与自己平等的人的暴力者的斗争，而反对暴力者的斗争也就是争取生活资料的斗争，因为这些贪婪的豪丁干脆就是想使自由的崩德破产。

武器不但是氏族集体必要的劳动工具，同时也是猎取奴隶（捕捉俘虏）的工具和统治其他氏族集体的工具，以后当氏族社会开始解体的时候，武器又成了统治本氏族内其他成员、同乡、甚至亲属的工具。海盗时代便利了这种情况。可是十——十一世纪在冰岛努力建设和平社会的一代人物，不得不对于到处掠夺的解体时代遗风进行斗争。

不能说这个时期冰岛没有人打算用剑作唯一的“劳动工具”，以便掠夺他人的财富和土地并统治他人。在《冰岛人传说》中，这种好战分子不问是不是豪丁都被叫做“造成不平等现象的人”。《哈瓦尔德传说》中的托尔格尔·哈瓦尔逊[1]、赫拉夫恩克尔·弗雷斯戈狄[2]和托尔比亚恩，都可以

---

① 托尔格尔·哈瓦尔逊是《结盟兄弟传说》中的主人公之一。——俄文版校订者

② 关于赫拉夫恩克尔·弗雷斯戈狄单有一篇传说。——俄文版校订者

作为这种人物的例子，这种人是野蛮人，以杀人为职业，而剑则是他的统治阶级身分的象征。这种人的野心活动，为封建主压迫和平崩德，为厚颜无耻的统治者及其走狗的统治代替善良明智的首领所领导的自由崩德的和平共处扫清了道路。

在传说时代，这样的人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成了自己的行为的牺牲者，有的最后也老实下来了。但是《冰岛人传说》所加于他们身上的绰号（“造成不平等现象的人”），却包含着对他们行为的谴责，说明当时人对他们的行为如何评价，谴责他们想破坏氏族成员间原有的平等现象。

争取生活资料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暴力者豪丁的斗争。

十——十一世纪有些豪丁表现出要成为依靠人民的劳动而生活的剥削者、统治阶级成员的强烈愿望。在这种原始社会里，有一种剥削方式就是：豪丁带着亲兵（上面说过，这是由不劳动的贵族子弟组成的）跑到个别崩德家里居住下来，叫他供养，这种行为实质上就和乞丐一样。

《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很清楚地说明了十一世纪这种厚颜无耻的豪丁的实例，说明当时崩德

如何共同努力反对这种剥削。

强者古德蒙“常常带着三十个骑马的人到许多地方巡行七夜”。这篇传说中在这以前还讲到他“跑到自己庭格的成员家中”，“那些存粮无多的人（崩德）因此而陷于严重的饥饿”。

崩德认为这是“暴行”。他们就在赫列普大会上讨论这个情况，以后在斯卡尔德的奥菲格领导下，决定给古德蒙一个教训，使他永远记住。《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以后用幽默的笔调写道：“于是他们三十个人全都跑到马得鲁威里尔地方古德蒙家里住了几天，他们吃得那样多（马吃得也不少），弄得强者古德蒙不得不去买食物和干草。最后奥菲格对他说了实话，他说：‘你看，你有一个习惯，每年春天带三十个人到我们本区北方你的庭格成员的家里去，在一个崩德的家里住上七夜，这种行为对秋天只能勉强糊口的穷人来说，实在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承受不了的负担。我们在你这里住得不久，可是讨厌的是你已经不得不去买食物和干草了。要知道你是个样样都有，比别人高贵的人……’”

在《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的末尾，说道：

“第二年春天，古德蒙就带了九个人离家到北方去，以前他住七夜的地方，现在只住两夜了。”

十一世纪的崩德就是这样教育了自己的豪丁抑制自己剥削的倾向。这篇传说很鲜明地描写了十一世纪初叶冰岛人民政权和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多么不同。法国农民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用这种方法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至于法国封建主根本就没有遭到这种待遇。强者古德蒙和他的庭格成员，自由的崩德，瓦得拉庭格的土地所有者，在这场斗争中是平等的双方。在法国，受压迫的农民和封建主统治阶级是敌人。他们在法国只有用武器来打交道。

冰岛人民政权所以具有这些特征——互助、珍视食品、对贵族的勇敢斗争，是出于冰岛人的生产关系，他们都是劳动者，对生产工具处在平等的关系中。

当时没有象外国封建主那样自己不劳动而夺取农民劳动果实的统治阶级。

无论是戈狄和立法人，无论是其他崩德，大家都劳动。十——十一世纪冰岛人民政权是劳动

人民的社会，不是寄生阶级和被压迫农民组成的社会。

十三世纪，在发达的阶级社会条件下写《冰岛人传说》的人，都强调指出，他们的社会和他们所写的传说时代的社会多么不同。

在《瓦特恩斯达尔人传说》（第22章）中说："据说瓦特恩斯达尔斯河里有很多鲑鱼和别种鱼。英吉蒙的各个儿子就分担了捕鱼工作，因为当时的习惯是善良的崩德的子女都要参加劳动。"

这里也不妨提提上面所引用过的（见本书第116页）《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中的故事。

戈狄阿尔恩克尔是一个"极爱劳动的人"。当骑士到他这里来的时候，赫利达连第的公纳尔正在播种。[①]托尔斯坦·爱吉尔逊[②]和西他尔达尔的比亚尔恩·维加兹[③]就和自己人一同劳动。斯卡拉格利姆也不能说是不爱劳动的人。[④]

---

① 参看《冰岛传说》，第533页。

② 《爱吉尔传说》中讲到托尔斯坦·爱吉尔逊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③ 关于西他尔达尔的比亚尔恩·维加兹的故事，单有传说记载。——俄文版校订者

④ 参看《冰岛传说》，第114页及以下各页。

后来成为主教的伊斯列夫·基楚拉尔逊向阿斯格尔萨的托尔瓦尔德的女儿达拉求婚时，她"正坐在干草堆上"。强者古德蒙的女儿托尔第斯在嘴里说着"现在萨尔利骑马进了院子，太阳光线和南风使我感到愉快"(这话后来作了成语)的时候，她出来"看一看自己的麻布"。

在十一世纪，连豪丁也还认为劳动是光荣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封建贵族，劳动人民的社会中还没有分化出以杀人为职业的人。不过上面说过，物质方面和出身方面却已经有了差别了。

不过在十——十一世纪，冰岛社会这个发展阶段，差别显然还不太严重，也不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因为这个社会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社会。对于严寒的大自然的斗争，使他们学会了互助。社会全体成员参加取得生活资料的劳动，教育了他们珍惜取食物所用的劳动。他们的野蛮生活——氏族制度的遗风和个人土地所有制的结合——教导他们"把整个社会事业看作和他们个人有关系"，并把豪丁看作领导者而不是统治者。因此他们反对豪丁象其他国家的封建主那样奴役他们，从而使他们在对饥饿和歉收进行生死斗争

时发生困难。

在对食品的态度方面的原始公社制度遗风

十——十一世纪的冰岛是劳动人民的社会，它在人类能生存的世界的极边对严酷的大自然进行斗争。人民这种斗争由来已久。虽然当时冰岛的大陆和海上物产丰富，冰岛人豢养的牲畜繁多，可是他们还要和饥饿斗争。饥饿经常是现实的威胁。

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取得食品是整个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任务。社会成员全部参加劳动，共同为取得食物而斗争，这对当时冰岛人民的观点起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对饥饿进行斗争，为了保证全体成员都有食粮，必须展开广泛的互助。这种互助的要求，不但影响冰岛的法律，也影响冰岛人民的观点和生活习惯。

对于这一点的确凿证明就是关于赫列普的法律，关于救济贫民的义务的规定，关于漂到岸上

来的鲸鱼由大家分配的法律等，而且这些几乎和氏族组织的不成文法规没有区别。从冰岛人民对于食品的态度、对于取得食品和分配食品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导源于氏族制度远古阶段，导源于氏族及其道德还没有因为私有制、个体经济和日趋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的出现而开始腐朽时期的与公有制有关的许多古代风习，在他们的记忆中依然存在。现在我们更详细地研究一下冰岛社会的三种特征。

分配食粮和牲畜饲料时的互助已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这一点经特别说明，如果有人不互相援助，就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尼雅尔传说》对于这一点有正确的描述，它谈到赫利达连第的公纳尔在饥饿时的行为："公纳尔和许多人分干草和存粮，在他还有粮可分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空着手回去。"

好客在冰岛人早已著名，到较晚的时代还是他们的特性。现在，抱着和平目的去访问原始各族的人，还会看到这种现象。在原始公社制度下，客人差不多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把食粮看作公共财产，因此供应客人和旅人（即使是敌人）以食

品是自然的（当然，这种社会的人民经常分散居住在广大地区，因此客人是很稀少的，来了客人是可喜的事。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人烟稠密和交通工具发达的地方，这种好客风气是没有的）。

《得土记》中讲到三个很有趣味的好客的故事：

"当阿斯蒙德年老的时候，他就住在阿克斯尔，托拉随后也住在那里（在托拉托夫提尔，兰加霍尔特）。她吩咐在大路上盖一所房子，房里经常摆着吃食，托拉自己坐在房前，愿意尝一尝她的食物的人，她就请他进去吃。"①

"瘸子托罗里夫的母亲格里德不吝惜为客人作食物，她吩咐在路上盖房子，她自己坐在房前，请客人吃，房子里面经常摆着吃食。"②

"托尔布兰德住在托尔布兰德斯塔底尔，他吩咐在那里盖一所大房子，凡是到这里来旅行的人都要带着驮物从旁边过，都在这里吃东西。"③

在路上盖房子的事，其实还不只上述这几个

① «Landnámabók»，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76页。

③ 同上书，第112页。

例子。[1]

值得注意的是义务感是那样强烈，甚至对准备作战，准备杀死的敌人，如果来作客，也要供应食物。在《尼雅尔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讲到参加尼雅尔火葬的弗洛西等人骑马到阿斯格里姆·艾利达-格里姆逊那儿去。阿斯格里姆看见骑着马来的弗洛西的时候，"就吩咐打扫屋子，墙上挂好幔，搬来桌子，准备摆食物……

"阿斯格里姆不和他们寒暄，对弗洛西说：'桌子已经摆好了，食物已经预备好了，要吃的人就请吃……'"

---

① 希腊人还有一种传说，说他们在"黄金时代"也有类似的习惯。汤姆逊教授认为这种习惯起源于原始公社制度。他说，"普卢塔克引用亚里斯多德和克拉丁的话，说米尔提阿德的儿子西蒙有一种习惯，在家里摆上足够很多人吃的东西，他的德莫斯（这个字的原始意义是"氏族"）全体成员都可以随便去吃。科莫斯的好客习惯起源于古代雅典人的慷慨好客遗风……他把自己的家作为 prytaneion（一种特殊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场所），许可旅客随便吃他的地里生长的果实，他仿佛使传说在赫罗诺斯时代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天然产品共同占有的遗风又在世界上复活了"（乔治·汤姆逊：《阿斯齐洛斯和雅典》，英文版第234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36—137页。

吃饭时有四个人拿着武器站在弗洛西的座位前。“在他们吃东西的时候，阿斯格里姆一声不响，只是脸上发紫。”①

这种作风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谓“好客之风”了。这是执行一种自然的神圣义务，甚至报仇的义务都要让位与它而退居次要，连敌人也很清楚他是享有多么大的权利。

认为食物是神圣的。在人民政权初期，有一种认为食物是某种神圣的东西的规律。当时取得食物非常困难，而且人人都有权享用食物，因此食物不许糟踏。人们可以互相战斗，互相杀害，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互相破坏彼此的存粮。糟踏食物在他们看来最不道德而不可思议，因此他们认为禁止糟踏食物就象禁止杀死弟兄或母亲一样，根本是用不着的。野蛮人的道德禁止这种行为，比禁止破坏和平的行为还要严格。

只有大贵族政权出现以后，也就是在斯土隆时代，古代崩德社会的道德已经沦丧，破坏食物才成为可能。《斯土隆传说》的作者，一般对人很

---

① 《冰岛传说》，第687—688页。——俄文版校订者

少谴责，但谈到斯卡加峡湾残酷的豪丁小柯尔宾在弗洛依战役之后毁灭了斯特兰狄尔的行为时，却表示极不赞许。

"在这次打仗的时候，他作出了冰岛以前从来没人作过的事情。他吩咐拿起几条鲸鱼，然后把其余的全部烧掉，说不让敌人——托尔德和他的伙伴吃到这些鱼。"①

显然，十三世纪的大贵族把一直保留到十一世纪的（例如，表现在阿斯格里姆对待弗洛西的态度上）那种原始公社道德的遗风完全根绝了。

显然，全体居民共同参加取得食物，就必然产生对于食物的"原始公社态度"，这种态度是欧洲大陆各国和人民政权末期冰岛大贵族阶级所没有的。

人们直接参加生产食物，就必然珍惜食物，不会糟踏它。象小柯尔宾那样的大贵族（他们让崩德在自己的田地里为他劳动，还要交税）把人和食物全部看作他们夺取政权的工具，并看情况来利用这些工具。

① 《斯土隆传说》，第3卷，第112页。

可是，冰岛贫穷的崩德社会对于饥饿和歉收的斗争是那样迫切，对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威胁是那样大，因此互助不但没有消灭，反而以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形式复兴了。

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

直到现在，冰岛人还以他们的崩德在十一世纪保卫了国家的独立而自豪。他们为此而自豪是完全有根据的。不过我们必须研究一下冰岛能够保卫独立的原因，以及 1024 年以后和 1262 年以后冰岛发展道路不同是由什么决定的。

冰岛人民政权，有土地的崩德社会，没有国家政权的自由社会，在十——十一世纪临时解决了自己的内部困难，保持了崩德的个人土地所有制和牧场及其他公社领地的全集体公有制，换句话说，保持了最初奠定的社会基础。它保持了氏族社会的“军事民主制”，并且在国内奠定了和平。同时还防止了腐蚀力量的影响，阻止了夺取崩德的土地、戈多尔德和议会政权的大贵族阶级的产生。当冰岛豪丁认为自己是和全体崩德群众不可

分的自由崩德，是自由人的领导者而不是仇视自己“下贱的”佃农的统治者的时候，人民政权对于外国国王政权的一切阴谋全都能够抵抗。外国国王政权没有能征服冰岛豪丁，一切夺取冰岛的计划最后都归失败。外国国王向冰岛人收税，把冰岛人变成自己的臣民的企图，在经济和政治上独立的崩德阶级的一致抵抗之下碰得粉碎，崩德阶级的贤明领导者没有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利益，他们自己也是崩德，和人民有同样的利益和目的，是他们所领导的崩德阶级不可分的一部分。

崩德和帮工的经济独立，是冰岛独立的主要前提。冰岛没有和崩德阶级分开的特殊贵族阶级（和崩德的利益对立而造成利益矛盾的阶级），这就是当时保持国家独立的原因。自由崩德社会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保卫自己的自由，反对贵族僭窃倾向和外国国王奴役冰岛人民的企图。

但是在十二——十三世纪，自由崩德的社会对新兴大贵族阶级的剥削政权的斗争却失败了。当时崩德失去了土地，生产者失去了生产工具，崩德阶级失去了通过议会而实现的自治权。毫无疑问，崩德已经看出1262年议会上的悲剧发展

情况，并且很愉快地希望能防止这种威胁着他们的危险。可是崩德阶级很快就失去了土地，在国内丧失了主人的地位，不能再代表“贫民”来谈国家的目前和未来，谈论“我们全氏族的情况”了。因此任何崩德在1262年的议会上都不要求发言，大会上就没有象过去冰岛人永久难忘的那种强有力的发言——代表冰岛崩德民主制的政治发展的最高峰，使冰岛人永远记住必须牢牢保卫自己独立的发言①。

氏族社会的人物

任何社会中，人物，社会的卓越人物是最宝贵的。冰岛人民从来没有象十——十一世纪那样多的卓越人物，并且任何冰岛人也没有象这些卓越人物那样在文学中留下灿烂的纪念②。

普通人民（当时的崩德）并非生来就是被压迫者，他们也不是精神上被摧毁了的受压迫的农民。

---

① 此处所指的是特维拉的埃纳尔的演说，见第119—120页。——俄文版校订者

他们并不是出身于伟大的被压迫阶级(奴隶、农奴、现代工人),奋起反对压迫争取被剥夺的

② 学者对于《冰岛人传说》是否可靠,以及可靠到什么程度,还有争执。最近的研究者大多数认为这种传说大部分是诗意的臆造,只有一小部分在历史上可靠。即使它的真实部分和臆造部分的比例问题有朝一日能够查明,对于本书所进行的观察一般说来也是无关重要的。

象斯卡尔普赫丁、基斯里·苏尔逊、赫利达连第的公纳尔、赫尔基尔谢岛的英吉亚尔德、比亚尔加的阿斯第斯、威斯坦的女儿奥德、麦尔柯尔卡、戈狄阿斯克尔、老英吉蒙、特维拉的埃纳尔、托尔斯坦·斯坦加尔哈格等人都不是臆造的。这些男女都是实有其人,他们都具有传说中所谈的那些品质。也许传说中提到的某些行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作,也许有些格言不是他们说过的,可是这些人却并不是臆造的。如果认为《冰岛人传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形象,那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些形象是那样有个性,逼真,符合于实际原型和周围环境,决非虚构。此外,传说(特别是其中最优秀的)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因此认为虚构的观点也是与它的现实主义不合的。《冰岛人传说》中所独有的特殊典型人物,在十三世纪以前,特别是十——十一世纪的社会中,是存在过的。对最富于这种典型人物的品质的个人的忆念,在传说和故事中还存在,一世纪一世纪地流传下来,因为人民赞美他们,认为他们是自己理想的体现。《冰岛人传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们真实地描写出冰岛氏族社会的人物,他们的思想方式和性格。尽管传说中也有很多人使我们迷惑,但是差不多总可以看到十——十一世纪冰岛社会的情况如何。就象旧画上又画了新画后仍旧可以看出旧画的线条一样。

自由的起义英雄。

冰岛崩德是自由的劳动人民，他们认为参加社会事业是自己的权利，认为自己的荣誉和义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勇敢的自由人，对于国内外的贵族决不让步，并且表示和他们平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人类的品德和勇敢而不是财富、等级出身和权力。

当然，每一个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思想和行动，可是当他们感到特别困难的时候，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对于本氏族成员（自己伙伴）的共同责任感就觉醒起来了。

我们从《冰岛人传说》中看到的人物还都是氏族社会的人物。当人民中间产生的人物充满自豪的心情谈到自己的荣誉并为荣誉而牺牲生命的时候，当受人尊敬的豪丁在生活中受到重大牺牲以后还说“这一次我希望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渺小的人”[1] 的时候，虽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为封建主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可是这种社会的精神仍然

---

(1) 这是西达的哈尔说的话，见第 222 页。——俄文版校订者

是氏族制度的精神。

野蛮的氏族社会的人物拥有经常受人赞美的品质。这一点也很适用于处在野蛮期的中级阶段的印第安族。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①

他又说:“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②

当白种人熟悉印第安人的时候,这个英勇的族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野蛮期的中级阶段。这个美洲的英勇的族遭到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残酷毁灭。

如上所述,在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个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人的发展还不显著。但是到了野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93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期的高级阶段（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冰岛移民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处在这个阶段），这一方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冰岛英雄时代使它的氏族社会成员具有与同样漫长而美妙的文化阶段的印第安人和希腊人那样不同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英雄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氏族制度所经历的最后灿烂阶段，是英勇豪迈的首领在历史舞台上作为氏族的领导者而不是压迫自己族人的统治者最后一次出现的时代。英雄时代是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出现前的最后时代，这个时代的阶级分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象赫克脱或阿基里斯那样的英雄已经可以凌驾于人群之上了。在歌咏这个时代的著名诗篇中，在荷马的诗歌中，主人公首先是首领，也许完全是首领。普通人民在诗歌中不过是抱怨战争的特尔西特而已。

冰岛“传说时代”（874—1030年）① 最值得注意的出色特点是：在这个期间最突出的（在以后几百年间的传说中所流传的）不仅是氏族公社和庭格公社的首领，还有（而且首先是）普通劳动人民、崩德和他们的子弟，这些人获得不朽的荣

誉，成为在世界文学中占特殊地位的主人公。

这个时代普通人民中所以出现这样的卓越人物，原因如下：在北欧海盗时代，氏族制度的解体比特洛伊战争时代的希腊人进行得更深，而且性质不同。此外，冰岛的特殊条件使社会发展这个阶段延长，因此冰岛比我们习见的其他处在氏族制度阶段和野蛮期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强有力人物。

这些普通人的回忆所以能流传到较晚的时代，主要是由于下列情况：在这个时期，冰岛社会非常接近有文字时代，即人类社会的“文明阶段”，因此关于这些人的故事在写成文字以前流传期用不着超出二百年以上。在这段时期内，这些故事就都在传说的主人公建立功勋和生活的地

---

① “传说时代”就是冰岛历史中构成《冰岛人传说》或《氏族传说》基本内容的事件发生的时代。奥格尔逊认为这个时代从874年（即冰岛第一个移民英戈尔夫·阿尔纳尔逊定居冰岛的那一年）开始。但是普通都把870—930年间的时期叫做“土地占领期”（即冰岛移民时期），而认为“传说时代”或“英雄时代”应当由930年成立议会的一年开始。至于“传说时代”的终止，则通认为1030年，因为《冰岛人传说》所叙述的事件，一般都是发生在这一年以前的。——俄文版校订者

方世代口头相传。

写这些英雄故事的人，和这些英雄思想方式相同，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往往更坏，同时其中有很多人回顾他们所写的时代而感到悲伤。最主要的是他们描写他们所熟悉的世界，描写为牧场和牲畜而战斗的崩德，为了爱情和荣誉而拔剑的故事，而不是描写他们陌生的穿绸衣紫的公爵和武士，或此岸和彼岸世界的圣徒和殉道者。

正因为如此，冰岛人民拥有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人物描写，描写氏族社会的普通人民，描写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他们的劳动和爱情，他们的斗争和死亡。

对于全人类来说，特别是对于向接近最后灭亡的剥削社会进行坚决斗争的劳动阶级来说，《冰岛人传说》中的形象，在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摧毁他们的社会制度而征服他们以前的自由勇敢的氏族社会人民的形象，直到现在还是人类精神财富的无价泉源。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在人民政权时代，贵族虽然还没有和人民断绝关系，还没有开始利用国家

政权来压迫人民，可是这时冰岛社会中已经开始分化出统治阶级了。不过普通人民，崩德，还认为贵族和自己是平等的，并根据这种观点来对待他们。

当情况发展到公开斗争的时候，象人民政权一致英勇地反抗欧洲大陆各国国王一样，冰岛社会的人民——英勇而自由的崩德也起来反对国外的贵族和国王以及国内的贵族。

必须注意，从人民中产生的这些人物的生活及其言论和行为，象征着反对欧洲大陆具有国家政权的封建社会，敌视贵族在冰岛建立统治的企图的冰岛人民政权的性质。

冰岛人民政权和具有国王政权的外国社会显著不同，它最鲜明的象征就是特维拉的崩德的精神领导下的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形象，它在过去几百年间，特别是最近期间，对于冰岛人民的思想意识起着如此强烈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必多谈。现在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社会的人民，回忆一下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情景，他们对贵族的斗争，他们的劳动，他们的高尚品格和英勇气概，他们为自由、荣誉、生活和财产而进行的斗争。

《苏尔的儿子基斯里传说》是一篇关于氏族衰

落的悲惨故事。基斯里为了替自己的结盟弟兄报仇而杀死了自己的姐丈，他的姐姐告发了他，可是等到大家杀死他的时候，他的姐姐却打算为他报仇。可是《基斯里传说》同时也是普通人民的英雄史诗，是关于普通人民怎样反抗贵族而蔑视黄金的传说。

《基斯里传说》中到处都有氏族制度的幻影——结盟关系和报血仇形成了整个命运的线索。在噩梦、流亡和定数的背景上，刻划出基斯里、奥德和英吉亚尔德等为了自己的生命和荣誉而对残酷的贵族进行斗争的普通人民的令人难忘的形象，劳动阶级由于有了这种形象将永久保留着对基斯里和他的朋友的记忆。

"苏尔的儿子托尔克尔非常爱穿华丽的衣服，过豪华的生活，不肯劳动，他的哥哥基斯里却昼夜勤劳。"《基斯里传说》的作者以当时罕见的洞察力指出阶级矛盾的产生。基斯里和他的弟弟托尔克尔告别的时候，最后说："弟弟，看来你是把两只脚都放在喂草架上（即过着舒服的生活。——引者注），结交许多豪丁（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注），你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我可以老实

告诉你，你被人杀死一定要比我早。不过我的预言没有多大意义，我希望它对我不发生效验。现在我们不是按照弟兄的关系应有的那样告别。我决不会那样对待你，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可以和你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基斯里离开托尔克尔到赫尔基尔谢岛去了，他在那里有一个朋友，虽然也是个穷人，但是随时都准备为他牺牲。

《基斯里传说》还给我们创造了贫穷的佃农英吉亚尔德（基斯里的侄子）的鲜明形象，他对主人胖子巴尔克挑战：

“我的衣服很破，我穿不穿都无所谓。我虽然要死，可是我却给基斯里尽了一切力量，救了他的性命。”

这里表现出古代氏族社会成员的崇高道德、高度的亲属感情、普通佃农对贵族的腐蚀力量的英勇反击。巴尔克以为自己的佃农会有奴隶的恐惧和忠心，可是英吉亚尔德一点也不怕他的主人，更不怕死，他对巴尔克回答的话令人永不能忘。[①]

---

① 斯蒂芬·Г. 斯蒂芬逊是最善于把人民政权时代的冰岛人民的精神和现代劳动阶级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的人，他用英吉亚尔德的英雄气概作主题不是偶然的。

但是也必须记住，贵族的道德上的腐朽不过刚刚开始，巴尔克并没有吩咐杀死英吉亚尔德。到了斯土隆时代，最残酷的贵族毫不费力地就把不听话的人杀死，例如，瓦特恩斯峡湾的托尔瓦尔德吩咐人杀死崩德阿蒙第，赫拉夫恩庭格公社的成员斯维恩比亚尔那尔逊。①

《基斯里传说》中人民政权的矛盾影响了冰岛文学中最鲜明的形象——蠢人埃奥尔夫的形象，这个人迷信黄金的力量，认为黄金可以收买一切，可以收买基斯里的忠实妻子奥德，可是她却把钱包扔到他脸上。氏族社会的道德和节操战胜了黄金，战胜了人类最大的诅咒。冰岛氏族传说中的

---

① 《赫拉夫恩传说》中关于这个故事叙述如下："托尔克尔的儿子阿蒙第是一个穷人，可是靠他养活的家口很多。他加入了赫拉夫恩庭格。托尔瓦尔德吩咐柯尔宾（他的亲兵）及其伙伴找阿蒙第，要他和他们一同去袭击赫拉夫恩，如果他不肯去，就把他杀死。柯尔宾和他的伙伴在牧场上找到了阿蒙第，他正在割草，他的妻子跟在他的后面把割下来的草耙到一起。她把乳婴捆在背上。柯尔宾和他的伙伴要求阿蒙第和他们一同到埃尔，转往赫拉夫恩。阿蒙第回答说，任何使赫拉夫恩遭受损害的事，他一概不参加。于是柯尔宾等就向他扑过去把他杀死。以后他们就跑到托尔瓦尔德面前报告杀人经过，托尔瓦尔德对他们的行为毫不责备。"（«Bikupsögur»，第1卷，第666—667页）

主人公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比威斯坦的女儿奥德更能体现出古代氏族社会的一切美德了（蠢人埃奥尔夫也充分体现出贵族的日益腐化的情况）。

“打你这个鬼迷心窍的家伙！让千灾万难都落到你头上！难道你当真相信我会为你这坏蛋背叛自己的丈夫吗？打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贱骨头，你一辈子记住你挨了女人打！你梦想的事作不到！”

奥德是这样说的。当冰岛人民要说黄金并不能够收买一切的时候，他们的意识中立刻浮现出奥德的这些话。①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另一种情况，即一个冰岛人向外国暴君挑战的情况，这个国王是挪威最凶残的暴君之一，老哈康以前挪威国家政权最强的代表者，这个冰岛人曾伴随他在海上远征，为他服务多年。

---

① 1949年3月，正当决定冰岛命运的时候，约翰尼斯·乌尔·科特卢姆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这篇演说刊登在1949年«Réttur»杂志，第52—57页），就是以奥德的故事为基础，这不是偶然的。以后冰岛的总理主张冰岛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受到一个冰岛姑娘的攻击，当时这个姑娘也说了这些话，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个冰岛人就是哈尔多尔·斯诺拉逊，这个挪威国王就是严肃王哈拉尔德[1]。

从哈尔多尔的思想方式就可以看出严肃王哈拉尔德时代挪威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当哈尔多尔受骗而被处罚时，他拒绝饮罚酒。于是国王自己举杯送给他。当他被迫让步的时候，他说：

"'国王，也许你可以让我喝这杯罚酒，可是猪王西古尔德[2]从前每逢斯诺里戈狄[3]不愿意的时候，就不强迫他。'哈尔多尔说完这句话以后就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国王也怒冲冲地走回自己的座位。"[4]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发薪的时候。当他受骗（发给他的薪俸"大部分"都是当时"不值钱的""黄铜"）的时候，哈尔多尔把钱都扔在草上。当时他的伙伴巴尔德说："你这样作不对，国王会见怪，

① 严肃王哈拉尔德于1045—1066年间统治挪威。他的军队中有很多冰岛人。——俄文版校订者

② 猪王西古尔德是严肃王哈拉尔德的父亲。——俄文版校订者

③ 斯诺里是哈尔多尔的父亲。——俄文版校订者

④ «Islendinga þættir»，第116页。

认为你轻视他的薪俸。"哈尔多尔回答说："你不用劝我了，我不怕国王生气。"

哈尔多尔和国王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可是巴尔德却拚命使哈尔多尔和暴君哈拉尔德和解。巴尔德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

"不要在意。连国王的连得曼的子弟都不得不将就的事，你也可以忍耐一下。你要知道，最近这一回你可太莽撞了，把钱扔到草上，简直当作没用的东西乱扔，可是你要知道国王认为你这样简直是侮辱他。"

哈尔多尔在动身出发的前夜，全副武装跑到国王和王后的寝宫里。这时我们的眼前涌现出一个希亚尔达尔霍尔特的崩德，站在严肃王哈拉尔德的床前，拿着宝剑贴近国王的咽喉。

他说："我是哈尔多尔，我打算坐船走了，正赶上顺风，现在是收帐的时候了。"国王回答说："别忙，明天早晨我们会清帐。"哈尔多尔反驳说："我要马上收帐，这一回决不空手走。我知道你的脾气，我到你这里来要债，不管你怎么说也是非要不可，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可是这一回我要让你相信，我们以后未必再常见面，因此我

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看王后手上那副镯子按价钱说还债正合适，把它拿给我吧。”国王说：“那么我们找个戥子秤一下吧，看看这镯子多重。”哈尔多尔说：“用不着了，我拿它来顶我的债。现在你要任何手段都不行，快快地答应了吧！”于是王后说道：“他要镯子，就把镯子给他吧。难道你没看见他拿着宝剑要杀死你吗？”①她把手镯取下来交给哈尔多尔，哈尔多尔接了手镯，向国王和王后道了谢，祝他们幸福，然后就跑上小船去了。他的伙伴拚命划船，把船划到自己的大船旁，然后就上船启锚扬帆。正赶上顺风，他们的大船跑得很快。他们刚刚启锭开船时，城里就响起了号角。可是当国王的人看到哈尔多尔走了，大家又都转身回去了。哈尔多尔航海逃走的时候，大家根本就没有追赶他。

---

① 当时国王并不认为他的生命有危险，他认为国王权力伟大是那样自然，不相信哈尔多尔会拿起宝剑来杀他。哈尔多尔认为他和国王平等。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叛逆，而是因为他和其他的冰岛人一样，认为和国王平等是十分自然的。可是王后托拉却知道危险，因为她是卡尔夫和其他崩德领导者的哥哥托尔堡·阿尔那逊的女儿。因此，对她来说，氏族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平等观念，就不象国王那样陌生。

但是不仅赫尔加非尔的戈狄子弟有这种尊严，认为自己和挪威国王及贵族平等。弗利奥特的渔人和诗人哈利，通称格劳塔尔-哈利（又名斯尼格鲁-哈利），也使我们看出，这种情绪在普通人民的身上也同样强烈。

哈利也是严肃王哈拉尔德的亲兵。提奥特的埃纳尔（国王的亲信）“往往不给钱就要人替他作事，如果不样样照办，他就把人杀死”。哈利对这个埃纳尔的斗争是很值得注意的。当哈利听到这个人和他的行为，并且听说谁也不敢违抗他的时候，他就说出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回答，表明冰岛普通人民对于自己贵族有哪些概念，对贵族提出哪些要求，以及对于外国鄙视人民、威胁人民的贵族的谴责。

哈利回答说：“我们冰岛把这种人叫做贵族恶棍。”

西古尔德说：“朋友，你说话可小心一点，你这样骂他，他可不高兴。”

哈利回答说：“你们都是些胆小鬼，谁都不敢说一句得罪他的话。我老实对你说吧，如果他对我不好，我就要控诉他，要他赔偿我的损失。”

当哈利打算要弄埃纳尔，替哥哥索债的时候，国王哈拉尔德就表示他根本不打算保护那些被残忍的贵族欺侮的人民。国王说："哈利，你别管这事，比你高贵的人物对他这种态度也要将就。"可是哈利却能拿出冰岛人的气概保卫自己的利益，他要写"尼德"① 来威胁埃纳尔。这个果然发生效力。于是这个挪威贵族就败于用言词之剑来对抗他的冰岛崩德。

哈利对于国王也是概不让步。关于喝粥的幽默故事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这个故事说：

任事也没有，
哈拉尔德把刀插入鞘，
我嘴里还在嚼，——
肚子装饱就躺下睡觉。

当哈利感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的狂热快乐变成了严肃的心情。他也象英吉亚尔德对待巴尔克一样，对国王毫不畏惧。

"国王命令哈利接着吃，哈利回答说不吃了。国王哈拉尔德拔出宝剑，命令哈利一直吃到撑死

① "尼德"是一种诅咒诗。据说它有神秘效力，因此人人害怕。——俄文版校订者

为止。哈利说，别打算用粥把他撑死。如果国王处在他的位置也能象他那样勇敢，他就会保全国王的性命。于是国王坐了下来，把剑插入鞘内。”

正如哈尔多尔·斯诺拉逊对国王哈拉尔德举起利剑，迫使国王屈服一样，斯尼格鲁-哈利也同样在这位国王拔出的宝剑之前毫不畏惧，不仅不屈服于他，反而用自己的语言和勇敢的精神迫使国王让步。

显然，很多冰岛人是仇视严肃王哈拉尔德的。关于奥德·奥菲逊和汉明·阿斯拉克逊的故事最能证明这一点。不妨回忆一下当国王迫使汉明从悬崖上跳下去的时候，奥德的英勇以及冰岛人表现得多么友好。

当汉明坠下悬崖的时候，国王说：“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两人谁死谁活？”奥德回答说：

“如果两个人都死的话，那么你们两人就不可能都走一条路。”

国王问道：“那么你以为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打算到汉明坠下的地方去，至于你，我以为基督未必愿意让魔鬼高兴，叫他今天晚上来

抓你。”

国王说：“我要象对待汉明一样的对待你，让你跟着他下去。”

于是国王命令人抓住他，把他从悬崖上扔下去。可是哈尔多尔·斯诺拉逊说：

“要不我们冰岛人全都一块死，要不谁也不死，可是我们决不轻易牺牲生命的。”

于是国王只好让步。

当然，不管这些故事是否完全可靠，可是，它却很流行，而且完整地保留下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些故事很清楚地证明了崩德的自由社会对于大贵族和国王的暴力进行抵抗的情形。

格利姆·托姆逊[①]曾经写道（当冰岛人民政权最盛时期的十一世纪的人民也是这样回答的）：

> 哈尔多尔说：
>
> “我从来不去寻找国王的一群恶犬。”

在关于西峡湾的奥东的故事中，讲到贫穷而勇敢的冰岛青年和国王如何结成友好关系，使他本人和教养他的社会获得了荣誉。他还是宁愿回

① 格利姆·托姆逊是冰岛诗人（1820—1896）。——俄文版校订者

到自己贫穷的母亲的家里从事辛苦的劳动来谋生，也不愿意作国王的亲兵而享受荣华富贵。自由而尊敬人类品德的社会培养了他，现在又把他招引回来。

这样，冰岛复兴的氏族社会的人反对外国国王和大贵族及冰岛本地的压迫者，对于暴力和不正义行为进行英勇无畏的斗争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们的脑海涌现出来。

《冰岛人传说》中也正是贯穿着这种情景。

古德隆的儿子赫鲁塔峡湾的赫拉夫恩为贫穷的父亲遭受暴力和不正义待遇以及残酷的富有朋德的陷害而报仇。他航海来到挪威，挪威国王的官吏企图迫害他，他又和这些官吏斗争。

斯卡尔德的奥菲格和瓦得拉庭格的崩德向强者古德蒙表明，当豪丁企图迫害这些自由崩德时，他们是怎样制止了豪丁。

《托尔斯坦·斯坦加尔哈格传说》的情景给人以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它描写帮工和豪丁在人格上实际是平等的。戈狄比亚尔尼·布罗德-赫尔加逊告诉我们，他所尊敬的是人而不是人的身

分或财富。

有人赠给提奥斯托尔夫·奥博罗托尼一个美丽的大金手镯。

哈康伯爵很想得到这种手镯，他就问道：

“这样的好宝贝你从哪里弄来的？”

提奥斯托尔夫答道：“从冰岛得来的。”

伯爵问道：“你用什么价买来的？”

提奥斯托尔夫答道：“他们送给我的。”

伯爵说：“这可太大方了。你卖给我行不行？”

提奥斯托尔夫说：“不行，我不卖。”

伯爵问道：“那么，你能白送吗？”

提奥斯托尔夫答道：“如果穷人向我要，我可以白送。”伯爵马上羞得满脸通红，自己走了。

因此可以理解，一切外国人，无论是国王或普通人民，都不能不承认冰岛社会的结构和他们的社会不同，冰岛的人比当时国王和大贵族所建的国家里的人更受人尊敬。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国王八字须斯文[1]对于救他出狱的旅行者托尔瓦尔德的评论。

---

① 八字须斯文是丹麦国王，983—1014年在位。——俄文版校订者

有一天国王斯文“和两个别国国王举行豪华的宴会。当上菜的时候，一个管家说道：‘席上有三位这样强大的国王吃一盘菜，这样的筵席真是盛大无比。’国王斯文微笑着回答道：‘记得我曾经看见一个外国崩德的儿子，他的品德比起我们三位国王放在一起也不差。’这些话使宫廷里边坐的人都笑了起来，大家都很高兴，问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国王这样夸耀的人是谁？’国王斯文答道：‘我这里所说的人，象一个贤明的国王一样的聪明，象勇敢的别尔色尔克[①]一样的勇敢而有力，象一个最贤德的圣人一样的慈善而慷慨’。以后他就叙说上述的托尔瓦尔德的行为，还说明他如何具有许多优美而值得赞扬的品格，曾经拯救国王。”

可是这位受到基督教国王赞美的旅行者托尔瓦尔德，据传说的作者说，是一个异教徒的崩德。即使这个故事不可靠，也更足引人注意，因为它指出冰岛人民和传说作者把冰岛崩德的儿子看得高于外国国王。

---

①　别尔色尔克是勇猛的战士，在战斗时横冲直撞，据迷信传说是刀枪不入的。——俄文版校订者

另外有一个形象，在冰岛人民的意识里长期留下最强烈的印象。这就是斯卡尔普赫丁[①]的形象。这个人是《冰岛人传说》中受当时氏族社会影响表现得最鲜明的人。他成为《冰岛人传说》中最受欢迎的英雄，绝非偶然。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而又爱嘲弄人的勇敢而自由的人，是对任何人也不低头的野蛮人。他体现了氏族社会的人的最优秀的品质，这些品质最使后代的人感动，但同时它也象征着氏族社会的悲剧命运。

这个给自己的氏族带来不幸的斯卡尔普赫丁站在傲慢的豪丁莽汉托尔克尔的荣誉座前手举战斧说："莽汉托尔克尔！要不你把宝剑入鞘，就地坐下，要不我就用战斧劈了你的脑袋，一直劈到你的肩膀，两条路由你选择！"这是斯卡尔普赫丁一生最受冰岛人爱戴的时候。

以后冰岛的崩德在国内外残酷压迫者的压迫下困苦不堪，他们的眼中不知多少次现出贝尔格托尔斯赫瓦尔崩德的儿子用自己的战斧打退傲慢的豪丁里穆休格的骄傲的形象。

---

① 斯卡尔普赫丁是尼雅尔的长子，《尼雅尔传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俄文版校订者

斯卡尔普赫丁站在莽汉托尔克尔面前的形象成了在冰岛人民政权时代继续存在的氏族社会的平等象征，如果拿他和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比较，那么他的意义就更大了，因为克洛维曾举起战斧，杀死有充分的理由谴责他的一个战士。

在法兰克，普通人民的自由受到国王政权的压迫，可是在冰岛，普通崩德却向豪丁指明他们各方面都是和他平等的。

在谈下一个主题之前，我们必须稍为详细地谈一下冰岛人民政权时代的领导者，这些对于人民政权及其精神影响较深的人们。

在冰岛人民政权历史的最初二百年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属于人类发展最古阶段之一的社会中一些领袖的卓越形象。

其他国家的氏族社会人民及其领袖之所以为我们所知，首先由于他们对强大而贪婪的文明国家进行战争。领导野蛮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人物，我们知道得最清楚，如果这些领导者是卓越的军事领袖，受到敌人的赞美，那么敌人就会把他们的情况传给我们。我们通过卢吉丹人对罗马人的解放战争而了解卢吉丹人的领袖牧人维利阿特（死

于公元前 139 年)的事迹(卢吉丹尼亚是葡萄牙的古称)。我们知道高卢人的领袖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和日耳曼人的领袖阿尔密尼乌斯，只是从罗马人的口中知道的，或者是根据对这些卓越领袖的传说,这种传说由于人民的热爱而保留了许多世纪。

至于氏族社会的平时领袖，我们就只有根据冰岛历史才能了解。因此，冰岛氏族传说中关于他们的形象，甚至对于世界史都是那样宝贵。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氏族传说，看一看这些具有氏族社会所特有的思想方式和团结精神的领袖在精神上的斗争。

我们看到他们象崩德一样关心“夏季伸入春季”，任何人对他们也说不出季节算错的原因。我们和托尔斯坦·苏尔特[1]一同梦见：除了他一人而外，其他的人全都睡着了，以后他睡着了，其余的人都醒了。

我们和他一同看到：当他建议每七年在夏末延长一周的时候，法律崖上一片肃静，可以看出

[1] 关于托尔斯坦·苏尔特改正冰岛历，在夏末增加一周的情况，阿里的《冰岛人记》和《得土记》中都曾谈到。——俄文版校订者

“大家都了解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听到托尔德·列封[①]从法律崖上演说道：“在别人庭格上控诉杀人或申述自己的痛苦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怎样一致接受纠正这种缺点的好办法。

我们还听到利奥萨瓦特恩的托尔格尔戈狄和西达的哈尔谈话。我们感觉到他们是多么关心挽救社会和保卫和平而不损害进步。我们和托尔格尔一同躺下，盖上斗篷，和他一同看到冰岛长期得救的出路。

我们和西达的哈尔一同亲眼看到谁在谴责他胆小，我们的心里也一同感到丧子之痛，同时更看出来象哈尔这样的人为人民的利益而行动，有全体人民作他的后盾，他自己会感觉到有多大的力量。

我们还听到特维拉的埃纳尔发表的演说怎样象阿尔密尼乌斯所领导的日耳曼人一样使冰岛进行多年的战争。

但是我们永远要注意，这些崩德，这些自由

---

① 托尔德·列封是十世纪冰岛立法人，他把全国分成各设有庭格的四一区。——俄文版校订者

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只有智慧、善良的愿望和威信，他们的背后并没有司法权、警察权和军权。

这些人都是值得现代冰岛人仿效的。他们的范例表明，这些人在政治上多么成熟，他们作了历史性的尝试，引导氏族制度中产生的社会，通过前所未有的新道路，向文明和全民和平合作方面发展而不建立国王领导的统治阶级的剥削者的国家政权。愿当时冰岛政治领袖的贤明伟大在冰岛人民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给他们照亮道路。

同时这些首领也是氏族社会领导者中最辉煌的范例，他们具有氏族社会所养成的道德、强烈的性格和英勇精神。恩格斯说得好，氏族社会的领导者不用威迫手段而获得尊敬和荣誉。①

恐怕整个人类史上再也找不出比阿里在《冰岛人记》中所引的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的演说和论据那样受人尊敬的更好的范例了。他特别强调两个因素：第一，人民的权力高于好战的豪丁和"科农"，第二，建设社会的目的是保证和平。②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8页。

② 参看第274—276页。

正如人民政权时代冰岛社会各个成员都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自由一样，它的贤明的领导者也准备献出一切力量来建立和保卫和平。

五
接受基督教和十一世纪的人民政权

关于基督教的法律的通过

上面我们研究了人民政权所碰到的各种社会困难问题，以及古代冰岛社会的人民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现在我们来想法回答下列问题：基督教在冰岛的作用如何？为什么冰岛用和平方式接受了基督教？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后果如何？

我们必须记住，人民政权时代的冰岛人首先要克服下列困难：内讧、饥馑、某些贵族人物的暴力和不正义行为、外国国王政权的野心。

冰岛人民为争取和平，争取生活资料，争取国家独立，为反对贵族分化而斗争。

公元1000年，在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基督教的

法律，基督教是完全符合冰岛人民和优秀的豪丁向这些困难斗争的意向的。

第一，基督教宣告和平，严格禁止用武力解决纠纷，这是完全符合古代冰岛社会的和平愿望的。接受基督教是保证和平的手段，它可以阻止社会分裂成为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

第二，公元1000年的接受基督教，它的方式并不是削弱人民争取生活资料的斗争，因为在初期是许可用马肉作食物的。直到更晚一些，才禁止吃马肉，使贫民的利益为宗教习惯而受牺牲。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在接受基督教的时候，以惊人的远见声明说："人民反对接受基督教的教义，首先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如果遵守禁令，不吃以前人民的主要食物，穷人富人怎样还能养育自已的儿女。"因此在公元1000年，就没有禁止吃马肉。

第三，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同情下层社会。它谴责高利贷和高地租，不过以后基督教在这一方面也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有了改变。

第四，接受基督教是符合人民政权发展的内在进步倾向的，同时这也是对付国王奥拉夫·特

留瓜逊的诡计的手段。为接受基督教而斗争的冰岛人民的政治领导者（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和西达的哈尔、雪白人基楚尔和其他拥护基督教的人）都很清楚，国王奥拉夫通过传播基督教来追求另一种目的，也就是使冰岛隶属于自己的统治。人民的领导者所想阻挡的正是这个，因此他们建议人民按自己的道路接受基督教，从而由奥拉夫的手中去掉他可能用来干涉冰岛人内政或形成忠于他的基督教党派来反对多神教的人民政权的武器。

第五，基督教是反对各种"野蛮风俗"的主要支柱，例如反对用人作牺牲、弃婴①、解决纠纷的古老方法——决斗等。此外，基督教还反对各种偏见和迷信，不过后来这些偏见和迷信又变成了基督教的信仰中不可分的部分。

因此，公元1000年通过了关于基督教的法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暂时挽救了国家的独立，为建立国内和平奠定了基础。基督教保证社会能够继续加速和平的文化发展，保证崩德的自

① 冰岛在多神教时代的惯例，贫民或家庭人口众多的人往往把新生的婴儿扔到空旷的荒地去。——俄文版校订者

由和国家的独立。

冰岛通过和平道路而接受基督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基督教不是“国王的奴隶”的宗教吗？难道基督教不是压迫者和剥削者（世俗和僧侣大贵族）政权的精神武器吗？难道没有多神教（也就是对亚萨神的信仰，氏族社会的宗教，希望没有国王政权而过着自由生活的人对托尔神、尼奥德尔神和弗莱尔神的信仰）吗？

当然，日耳曼各部落在氏族制度时代的宗教，差不多都是信仰亚萨神。

但是在多神教时代，氏族制度也不是不可能崩溃。对于奥丁神（豪丁的神）的信仰（在彼岸世界专尊重从事战争而在战场上阵亡的人），已经可以证明从人民中分离出来的贵族为自己创造出一种神来反对崩德的神，反对祈求土地丰饶、赐给力量来进行艰苦的生活斗争、祈求赐给和平的普通人民所信奉的神。

例如美发王哈拉尔德在挪威开始了建立大贵族和国王国家政权的“革命”，并且“剥夺”（斯诺里的说法）崩德的土地，他就是多神教徒，而把

崩德的“世袭土地”还给他们的善良王哈康却是基督教徒。

因此，认为某一种宗教属于某一定的社会，例如认为多神教属于氏族社会，基督教属于大贵族建立了残酷的国家政权的社会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必须经常注意这些宗教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性质和社会意义。

当然，国王和大贵族利用基督教来破坏古代氏族制度，他们利用基督教来剥夺农民的自由，夺取农民的土地，例如查理大帝在萨克森地区就是这样，挪威的两个奥拉夫[1]和以后的几位国王也都是这样。而这些国家也常在多神教的旗帜下抵抗统治阶级的“革命”。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基督教，只是名称相同而已。

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是被奴役的普通人民的精神反抗，和君士坦丁皇帝用作罗马帝国腐朽统治阶级剥削政权支柱的基督教截然不同。

许多部落接受并长期信奉的基督教，根本上

[1] 这里所指的是挪威的国王奥拉夫·特留瓜逊和肥硕王奥拉夫。——俄文版校订者

和封建国家的先锋（例如查理大帝或奥拉夫·特留瓜逊）用烧杀、拷打和暴力强迫人民接受的基督教截然不同。

哥特人接受基督教（阿里安教）时还处在氏族制度阶段，他们由于乌尔菲拉翻译了《新约全书》才有了文字。

爱尔兰人在五世纪就接受了基督教，并且使它适合于自己的氏族制度。到六世纪初叶，爱尔兰全国接受基督教以后，就开始了灿烂的文化繁荣时期，直到北欧海盗开始袭击爱尔兰的时候（公元800年前后）为止。爱尔兰人的基督教和罗马教皇无关，原有的氏族公社领导者以前是多神教祭司，后来都成了基督教神甫。①

智者奥德②、瘦子赫尔格③、西达的哈尔或特维拉的埃纳尔的基督教，是真诚希望改善风俗的，这种基督教和托尔克尔·隆纳④、老英吉蒙、戈狄阿斯克尔⑤或利奥萨瓦特恩的托尔格尔等人所信奉的多神教一样，也是和氏族社会的性质，和氏族社会优秀的政治倾向协调的。

基督教在公元1000年之所以能入冰岛，是因为基督教和人民政权及其目的并不矛盾。接受基

督教以后，行政方面毫无变化。冰岛没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冲突，因为它没有互相对立准备互相隔绝的阶级。只有两大公社集团，由它们的领导者领导着。这两大集团由社会机构接近古代氏族、深知统一的必要、随时准备结成联盟的各集体组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利奥萨瓦特恩的

① 当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爱尔兰人和冰岛人尽管社会都是民族组织，都能以那样不同的方式解决同样的问题（建立统一的民族问题），他们是怎样成功的呢？

这种情况有下列的原因：

（1）在十——十一世纪，爱尔兰的贵族势力比冰岛贵族势力强大得多。此外，爱尔兰农民不象冰岛崩德具有解放斗争的传统，冰岛崩德由于对挪威残酷的统治阶级进行的斗争以及向冰岛移民而形成的这种传统，决定了他们憎恨大贵族和国王的政权，因此坚决消灭国内外一切僭窃者的压迫企图（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人民关于国王的传说和冰岛人民关于国王的传说完全不同，冰岛人民的传说首先是谈普通人民，这再次表现出冰岛人民的民主传统）。

（2）爱尔兰人在本国过着平静生活。离心倾向的旧传统占统治地位。政治利益的狭隘性（氏族集体在经济上和社会问题上总想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自在的先天倾向）已达到最高峰。可是冰岛人却移居到新的土地上，首先必须建立适合这种条件的社会机构。仅仅恢复旧制度还是不够的，必须改造旧制度，使它适合需要互助合作的新条件。

（3）爱尔兰人分散的倾向有外来的支持，英国统治阶级进行

戈狄托尔格尔根本没打算调和什么不可调和的东西。

基督教在挪威是国王压迫全国人民的工具和借口，可是在冰岛，它就只是一种有利于巩固国内和平，促进文化发展的新信仰。

接受基督教是冰岛人民政权最伟大的政治措

分裂爱尔兰的工作毫无困难，因为英国和爱尔兰距离很近，而且不久敌人就在爱尔兰本土立足。可是在冰岛，问题就复杂得多了：辽阔的海洋，冰岛人的团结及其对外国剥削政权的斗争，阻碍了外国统治阶级。早在十世纪，挪威统治阶级国家政权还很薄弱，而在美发王哈拉尔德掌握政权以后在这方面甚至还有退化时，冰岛人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社会。

（4）冰岛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根本没有外敌侵入。因此冰岛的贵族政权的发展就比任何地方都慢。可是在爱尔兰，最初有斯堪的纳维亚的野蛮人侵入，随后英国又侵入，这就加强了军人贵族的权力，同时妨碍了统一民族的形成。

（5）爱尔兰由于外敌不断侵入，在公元500—800年繁荣时期以后，精神文化的发展陷于停顿。可是冰岛人在移民以后却开始了真正的精神文化发展的高潮，这本是普遍现象，因为原始人一旦脱离孤立停滞状态，不得不自己设法在新条件下解决新问题时，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时社会发展比较迅速，发展情况也与普通情况大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殖民地的进步往往比移民的祖国大得多。他们先提出北美洲来，以后又写道："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

施，它一方面证明人民政权卓越的领导者的贤明，一方面也证明全体崩德和全国人民高度发展的政治水平。⑥

立法人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和西达的哈尔宣布整个冰岛应当成为统一的整体，这一整体的任务是求和平，这些立法人不仅在冰岛历

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80页）。

② 智者奥德是冰岛最初的移民中的基督教徒之一。《拉克斯达尔人传说》中把她叫做智者乌恩。——俄文版校订者

③ 瘦子赫尔格是冰岛最初的移民中的基督教徒之一。——俄文版校订者

④ 托尔克尔·隆纳是十世纪末叶的立法人。《得土记》中谈到他：“他是大家所记得的多神教徒中最公正的人。他临死的时候，吩咐把自己挪到太阳光下，交给创造太阳的神。他一生为人非常公正，也是一个最公正的基督教徒。”——俄文版校订者

⑤ 戈狄阿斯克尔是冰岛最初的移民的儿子，他的特点是热爱和平，而且主持正义。《雷基亚达尔人传说》中讲到他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⑥ 人们往往喜欢根据基督教会几百年以后为外国干涉扫清道路并帮助推翻人民政权的作用来评论接受基督教的问题。这样的观点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每一代人民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可是人民政权时代的人民则以1000—1030年间这代人在政治上的贡献为最大。评论以后各代人民时，只有根据他们把这种遗产保持到什么程度。

史上采取了伟大的政治措施，而且也为民族制度所创造的一切优美事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纪念。

这一方面有三个因素必须注意：

（1）托尔格尔强调社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和平，他说："让我们将来都有同样的法律，同一的信仰。真的，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就不会有和平。"

（2）托尔格尔号召全国人民阻止那些好制造纠纷的分子的活动。人民应当自己负责掌握这事，使豪丁能够认识到政权在谁手里，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一方面企图在国内制造纠纷。托尔格尔还劝导人民说，如果豪丁打算把斗争强加给人民，人民应当采取应有的行动。阿里·托尔基尔逊在他的《冰岛人记》中关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托尔格尔告诉人民，国内的内讧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说："人民就开始互相残杀，而使全国一片荒凉。"他还说，如果挪威和丹麦两国人民不能反对他们的国王的意志而互相缔结和平，相见以诚，终身不破坏和平的话，那么他们的国王还会长久互相仇杀战斗。他说："我认为不允许那些最想互相敌视的人自由行动，使他们和解，帮

助他们结成双方有利的友好协议，大家都有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信仰的作法是正确的。”

托尔格尔向全国人民法庭建议，把疯狂的贵族束缚住。可是以后在《弗拉特亚尔博克》① 中写托尔格尔演说的神甫，已经处于后来大贵族统治的时代，就很难容忍人民起这种作用。因此，阿里的书中谈到“全国人民”的地方，《弗拉特亚尔博克》中都改成了“豪丁”。在接受基督教一事和阿里所写的托尔格尔的演说中，人民政权的民主性质表现得最为明显。

（3）公元1000年在议会上对于宗教问题采取宽容态度（许可秘密祭祀多神教的神祇，这种情况在查理大帝是处以死刑的），对于当时和以后时期冰岛人民的生活起了重大影响。当时所以能采取宽容态度，是由于冰岛还不象挪威那样有统治阶级（大贵族）。冰岛还是由成员自己解决接受新宗教信仰问题的旧社会。②

用和平方法由多神教过渡到基督教，在冰岛

① 《弗拉特亚尔博克》是在弗拉特岛发现的十四世纪末叶的手稿（以发现的地名而命名），是各种传说的总集。——俄文版校订者

文化上有很大后果。如果基督教也象在挪威那样狂热地传入冰岛，那么，冰岛人民所保存下来的氏族社会多神教文化遗产，有许多都要被毁灭。如果基督教是作为破坏旧社会及其思想体系的统治阶级思想体系而传入冰岛的，那么大部分多神教的诗歌、传说、善良风俗和思想无疑地都要象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一样，被诅咒而遭受那样无情的毁灭，难以幸存。但是冰岛的基督教却不是那样狂热地要消灭这些文化遗产。十二——十三世纪冰岛作家大多数都崇敬过去的多神教时代，这是因为在公元1000年时，没有切断对多神教的文化联系，而宗教的改变是慢慢地逐渐进行的。③以后统治阶级把基督教变成反人民的工具，它把基督教改变得适合于这个目的。从此以后，基督教就变成了人民的精神枷锁（当然，对多神教也可以这样说）。

---

② 当一个统治阶级退出舞台而让位于另一个统治阶级时，采取宽容态度很容易，不过要求双方有高度发展水平和智慧，以免新兴者受害。

③ 如果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斯诺里·斯土鲁森的著作就不可能同情多神教、了解氏族社会、反对国王政权而拥护崩德及其领袖的事业。

和平愿望的胜利

普通人民和优秀的豪丁爱好和平的愿望，在公元1000年占了上风，而在以后几十年，人民坚定地遵循了这种和平方针。

显然，就在这个时期，最强大的豪丁（如强者古德蒙[①]）都野心勃勃地想成为大地主，迫使崩德供养豪丁及其仆从，他们向崩德收税，夺取他们的土地，同时和挪威国王结成友好关系。豪丁面临两条道路，要不就夺取土地，使他们的子孙占有大片领地，要不就是他们这类人的尊严步步降低，使他们的子孙也变得和普通崩德一样。我们看到强者古德蒙教导豪丁子弟过寄生生活。我们还看到他使崩德承受力不能胜的负担，让崩德供养他和他的三十个亲兵，还看到崩德共同努力消灭了他的这些打算。

但是不仅崩德反抗这些暴力的豪丁，完全赞

① 强者古德蒙是《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中主要人物之一。据说他有一百个仆人，一百头乳牛，管好几个戈多尔德。——俄文版校订者

同人民和平平等的愿望的贤明豪丁，也在努力抑制专横的贵族。

1004—1030年间的立法人斯卡弗提·托罗德逊在反对豪丁的斗争中占重要地位。

阿里在《冰岛人记》中谈到他的情况，他说："斯卡弗提·托罗德逊实行了'第五法庭'法律，并且规定杀人凶犯除了自己认罪外，不得诬称其他任何人为凶犯，而在以前，这一方面的法律是和挪威的法律一样的。"

以反对贵族为目的的"第五法庭"法律，实质是什么呢？

在采用这个法律以前，四一区的法庭上，由戈狄任命法官，为了使判决有效，必须全体法官一致同意。因此任何想滥用职权的戈狄都可以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在设置"第五法庭"时就规定判决采用多数表决法。从而个别法官在高级法庭中的否决权就被取消，因此暴力者的活动就困难了。

至于法律规定杀人凶犯除了自己认罪外不得诬称其他任何人为凶犯，这就是说专横的贵族和其他暴行者，如果自己犯了杀人罪，就不许诬赖

他人（例如自己的帮工或奴隶）为杀人凶犯，而自己逃避处罚。由此可见，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使人人在法律上平等而约束豪丁。

这些措施阻止了强大的豪丁发展他们的权力。如果国王肥硕王奥拉夫把他的权力伸到冰岛，或占领格利姆谢岛，那么象强者古德蒙这些戈狄的权威和权力就会发展起来。正因为如此，古德蒙才那样希望和国王奥拉夫勾结，斯卡弗提才对奥拉夫那样怀疑。斯诺里在《圣奥拉夫》（第126章）中写道："斯诺里戈狄和斯卡弗提警告国内最有势力的人不要轻信挪威人，随便投奔他们，因为这样是很危险的。"

最明智的戈狄（如斯卡弗提和斯诺里）和最有远见的崩德（如特维拉的埃纳尔）都一致反对挪威国王占领冰岛。他们的目的不仅要保卫冰岛的独立，也要捍卫人民的自由，不让大豪丁侵犯。无怪乎斯诺里借特维拉的埃纳尔之口写道：只有"下贱人"才感觉到在自己家里也受到拘束。

这几十年间的斗争就是外国国王政权、当地豪丁和暴行者（尽管这两种势力的勾结不是必然的）对于崩德和最明智的人民政权领导者的

斗争。

人口的增加在这个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传说时代”，冰岛继续移民。[1] 冰岛的移民越多，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不能阻止最强的侵略成性的人，那就只好离开冰岛。有些冰岛人迁移到格陵兰，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由于这些崩德感到受压迫了。[2]

另外一些人，首先是豪丁和强有力的人（如强者古德蒙）都愿在国内过豪华生活，但是他们不是象通常那样靠着自己的大农场生活，而是依靠别的崩德的劳动来生活。

公元990—1030年间，解决了关于是否保留崩德个体经济作为人民政权的经济基础问题，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分配土地，特别是大豪丁的土地，否则就会产生用各种方法剥削崩德的贵族。

冰岛崩德的胜利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农场的土地都分成较小的地段。人民政权的民主力量胜

---

① 参看奥·芳鲁逊：《冰岛移民史话》，第23—32页。

② 参看关于古德里德（后来嫁给托尔芬·卡尔塞夫尼）的父亲托尔比亚尔恩的故事（«Þorfinns saga Karlsefnis»，第5—8页）。

利了，和平的意志胜利了。暴露野心、企图形成剥削阶级的人失败了。因为有向格陵兰移民的机会，所以崩德更容易取得胜利。

这种胜利是崩德和最明智的戈狄（以立法人斯卡弗提·托罗德逊为首）共同努力的结果。智者阿里在评论斯卡弗提担任立法人二十七年的工作时说道：

“在他治国的时候，有许多豪丁和其他强悍的人由于杀人或暴行而被判罪或驱逐出境。”

阿里谈到立法人斯卡弗提·托罗德逊时，把他看作领导民主革命以反对大豪丁和当权者的暴力的人，他是《冰岛人传说》中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的人物之一。因此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立法人在职二十七年间，实行了当时最重大的法律改革以巩固和平和进步，是冰岛人民政权最卓越的贤明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在人民政权反对国内暴行者和强大的豪丁，反对国外的国王的野心的贤明领导者。普通崩德都支持他，特维拉的埃纳尔是普通崩德一个最鲜明的代表者。①

公元1000年6月的白夜里，利奥萨瓦特恩

的托尔格尔戈狄取得的胜利，以后斯卡弗提·托罗德逊又加以巩固，他的明智而顺利的活动一直继续了整整一代。直到今天，托尔格尔和斯卡弗提的后裔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还在享用着这种胜利的成果。

斯卡弗提离开立法人职务，斯诺里戈狄[2]逝世，从此以后，冰岛“传说时代”就告终了，充满

---

① 阿里关于斯卡弗提的故事只有这样寥寥数语，却成了冰岛人民的这位伟大领袖唯一最可靠的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多数“冰岛人传说”对斯卡弗提没有作应有的评价，如果把承认他的法律知识这一点不算在内的话。特别是《尼雅尔传说》对他是很轻视的。

这可能是由于人民政权时代的豪丁从斯卡弗提那里及其行政管理中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引起了这些人一定程度的反感是毫不足怪的，而且这种反感的痕迹可能保持很久，尤其是在传说中，因为这些传说在以后可能是根据豪丁的命令而写的。

本书作者认为尼雅尔的明智及其法律知识，总之这个卓越的人物和伟大的和平维护者的一切特征，都是取自立法人斯卡弗提的，“第五法庭”的法律也被说成是由尼雅尔实行的，实际上这个法律也是斯卡弗提所实行的。《尼雅尔传说》的作者显然想从不好的方面写斯卡弗提的缺点，可是毕竟没有能隐瞒斯卡弗提使敌对的人和解、在议会上阻止斗殴，即使斗殴不能阻止，他也有拉开打架的人的愿望。

② 斯诺里戈狄死于1031年。——俄文版校订者

着暴风雨般大事件的时代就结束了。各种暴力者和专横的豪丁在政治上都失败了。最聪明的豪丁就只有安于这种情况，甚至帮助崩德取得胜利，只继续享有靠他们由亲属关系、智慧和财富而获得的势力。

由于冰岛全国人民和优秀领袖的团结一心，阻止了暴行者和强悍的豪丁的权力的扩展。此外，在人民政权继承氏族社会的民主管理和平等的基础上，为社会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

专横的豪丁在政治上失败以后，想奴役崩德而成为大贵族的人必然在经济上也随之失败。

奥拉夫·劳鲁逊教授在他所著的《冰岛移民史话》中谈到土地分配问题时写道：

“分配土地基本上是在十一世纪中叶结束的。‘土地占有时代’和‘传说时代’的大农场都分成了大量的地段。崩德人数比以前增多了。农场比以前缩小了，人的生活也比以前俭朴了。‘传说时代’大崩德豪华的生活从此结束了。”①

① 奥·劳鲁逊：《冰岛移民史话》，第32页。

以后又写道：

“传说中关于1030—1130年间的故事谈得很少。这个时期没有什么突出事件，大概是由于经济平等的缘故。富裕的崩德‘中农’组成的社会是爱好和平的，也是很单纯的，其中很少发生重大事件。大农场的分配改变了冰岛社会的面貌……”①

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和挪威发生的情况加以比较，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这个过程的意义，挪威由于旧氏族社会内部经济不平等现象和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国王所领导的大贵族夺取了政权。这种夺取政权的表现就是统治阶级摆脱了束缚它的氏族社会所特有的民主制和财产制，创造了国家政权这个压迫机器，而用来扩大自己的领地。

在冰岛，象这样的统治阶级“革命”是不容许的。冰岛人民和优秀贤明领袖的团结行动，制止了这种倾向。因此，冰岛贵族就没有挪威和英国统治阶级所拥有而用以压迫和剥削农民的那种经济权和政治权。十一世纪初冰岛制止了大豪丁政

---

① 奥·劳鲁逊：《冰岛移民史话》，第33页。

权的发展，加强了人民政权的民主性质，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不容许自由崩德所有的土地集中到少数豪丁手中，也不容许崩德以其他方式陷入依附豪丁的地位。由于普通人民和优秀戈狄共同努力，和平愿望取得胜利，同时地产面积的差别消灭了，公社财产增加了。

特别是在公元990—1030年间，欧洲各国国王所领导的大贵族已经获得政权并打下了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基础时，要使冰岛人民政权沿着和平和文化进步的道路发展（以后这种发展给贤明的戈狄所领导的崩德中农的社会带来了利益），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胜利是决定冰岛文化高涨的和平时代到来的历史前提。

基督教和十一世纪的人民政权

当我们谈到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必须指出，基督教最初和社会任务并不矛盾。基督教的和平号召，是符合冰岛社会要求的，基督教互助，对贫民的兄弟友爱的号召，也不违反冰岛人民几乎把

食品变成公共财产的好客作风，更不违反冰岛社会把关怀贫民法律化的作风（这是冰岛人民政权在多神教时期进行的，也就是氏族社会的遗产）。

十一世纪冰岛的教会并不是特殊的机构。[1] 基督教在排斥了多神教（有的地方还秘密地崇拜多神教的神祇）后才成为全社会的信仰。[2] 接受基督教以后，戈狄就变成了基督教的神甫（以前他们是多神教的祭司）。当设立主教职的时候，主教属议会管辖，也象冰岛人民政权其他受人民委托的人一样，由议会选举，并且和其他领导者一同参加拉格列塔会议。主教的影响力量完全决定于他的智慧和才能，因此十一——十二世纪，向例都是最有天才的人担任这个职务，议会也是根据"按智慧和公正"的口号来选举的。

冰岛的基督教和社会利益并不冲突。在别的国家，基督教是国王压迫人民的工具，它把领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变成世俗政权，失掉了道德基

---

① 冰岛基督教的教会最初没有土地。冰岛接受基督教以后过了一世纪，教会才获得了第一个领地——斯卡尔霍尔特。

② 基督教的领导者和其他社会领导者还没有分离开，教会也没有被认作特殊的政权。

础，可是冰岛的基督教，基本上符合崩德社会的要求，符合它的和平互助和正义的愿望。

基督教的教义反对奴隶占有制、高利贷剥削和征收高地租等行为，这种教义完全符合社会的进步愿望。基督教义的宣传和学校教育的开始，促使社会开始向文明道路发展。当然，基督教也有些地方表现出不可容忍的作风，例如禁止以马肉作食物，人民对于这种禁令很难执行，并且也不能促进进步措施（如禁止弃婴）的施行。可是基督教的主要特征还不是宣传禁欲主义，神甫和主教都结婚，尽管引起不满，有些豪丁仍然是多妻的。总而言之，当时多神教的生活快乐享受还没有受到教会的限制。当时基督教实质上还是唯理论者的宗教，在十一世纪，还没有大批关于奇迹的故事。

十一世纪冰岛的基督教基本上是崩德民主社会的思想体系，它符合于氏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且支持人民政权的进步革新愿望，成为文化发达的杠杆。

因此，冰岛的基督教不象其他国家那样成为统治阶级反对旧氏族社会的工具，它完全符合氏

族社会的制度和道德中健全美好的事物。

冰岛基督教的这种性质显然引起了其他国家真正的基督徒的注意和同情。有些真实描写冰岛的人民政权和基督教情况的卓越基督教活动家，显然看出冰岛基督教的主要倾向在某些方面是符合冰岛多神教的主要倾向的。

不来梅的亚当[1]在1072—1075年间写成了他的《汉堡大主教史》。也许，象伊斯列夫·基楚拉尔逊[2]主教这样的人也和亚当抱同样的观点，认为多神教和基督教在道德方面有某种相同的地方。这一位僧侣学者特别注意的对象，就是我们已加强调的多神教徒和基督徒中优秀人物有同一的愿望，这种愿望的根源在于氏族社会中的一些美德——氏族社会的互助精神、集体主义和兄弟友爱。当然，不来梅的亚当的热情言论并不完全可靠，因为他由于狂热显然有时言之过甚。但是对于他的言论也不应忽视。他对于十一世纪冰岛

[1] 不来梅的亚当是德国编年史家，死于1085年左右。——俄文版校订者

[2] 伊斯列夫·基楚拉尔逊是冰岛第一个主教，死于1080年。——俄文版校订者

社会结构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一个名句描写冰岛人民政权的制度和欧洲大陆封建国家的制度不同之点，比任何人都描写得正确，他说："他们除法律外没有国王。"象他这样的人虽然过于夸大了冰岛人的"美德"，可是对于冰岛社会和欧洲大陆封建国家不同之点的理解，却是绝对正确的。不过后来连十七——十八世纪，有许多博学的可尊敬的人在研究原始人民的风俗时，也往往觉得他们在互助和集体主义方面高于"文明"人民（即腐朽的封建社会）。

因此，不来梅的亚当所写的关于冰岛人民的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他的记载是当时人士关于冰岛人民政权（特别是关于十一世纪人民政权）最古的见证之一。

"我认为这种人民是幸福的。他们的贫困是可怜的。可是现在因为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所以是最幸福的①。

他们有很多优美的风俗，特别是博爱精神，他们相互间或对待客人全都是本着这种精神。

① 脚注中写道："他们除法律外没有国王，那里认为犯罪是可耻的，死亡是光荣的。"

他们把自己的主教尊为国王①。全国人民都服从他的命令。他根据上帝的意旨、书上所写的规定、其他人民的习惯而做决定，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的法律②。

虽然人民在信奉基督教以前也是根据自然法则生活的，他们和我们的信仰并不矛盾，可是我们这位大主教对这个民族能在他任职时信奉基督教，对上帝是感谢不尽的。”

不来梅的亚当这样过度地赞美冰岛人民，可能有人觉得奇怪。但是必须记住，他的见解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基督徒的见解，他所根据的是一些贫乏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已经可以使他相信冰岛的情况和别处不同，冰岛社会虽然贫穷，但是远优于他所知道的欧洲其他国家。③

① 不来梅的亚当把主教和立法人混为一谈。

② 在脚注中写道："他们最大的城市是斯卡尔霍尔特。"（实际上斯卡尔霍尔特是一个修道院。当时冰岛当然还没有城市。——俄文版校订者）

③ 这时德国、法国、英国和挪威统治阶级不但国内经常内讧，它们彼此间也不断战争，这些是最不能引起唯心主义的基督徒的狂热的。亨利四世皇帝对自己的贵族作战。征服王威廉和严肃王哈拉尔德曾进攻英国。各国人民到处为了本国争权夺利的贵族企图夺取新财富而流血牺牲。

必须记住，当时冰岛优秀人物首先认为基督教是改良风俗的工具。其他国家虽然由经验证明，国王和贵族普遍利用教会和基督教为自己谋利益，可是有许多基督徒对于基督教也抱着象冰岛人民一样的观点。十一世纪冰岛教会和以后完全不同，以后的教会变成了残酷的地主、强大的土地占有者、贪婪无情的高利贷者对于贫困的、受摧残的冰岛农民进行压迫的先锋。

恐怕任何作品也比不上《旅行者托尔瓦尔德的故事》中的一段把冰岛基督徒对于贪财的行为所抱的道德观点和思想方法描写得更加鲜明了。这个故事中讲到真正的基督教的宽容态度，也是值得注意的，它借多神教的女预言者帕科努菲尔的托尔狄斯之口说出基督教对于钱财的道德规范。科德兰根据她的坚持，让自己的儿子托尔瓦尔德到挪威去旅行，正在打算给儿子钱的时候，她厌恶这些钱，她对科德兰说："他用不着这钱，因为你是靠暴力发财，向人民强征来的钱。"她以后再次拒绝钱时说："这些钱是你用贪污手段弄来的，用不公正的方法向人民索债弄来的，因此，公正而仁慈的人在旅行时是不能带这种钱的。"

在十一世纪，基督教、教会和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是这种说法并不影响下一事实，即以后几百年间，僧侣都诉苦人民不好好地信奉基督教，例如在伊斯列夫主教时代，有一个立法人同时娶了两个妻子，而且还是母女两人。

不来梅的亚当认为冰岛社会在道德方面是基督教社会，并且认为它在“接受基督教”以前，在许多方面就已经是基督教社会，这种说法比以后的这些狂热宗教家更为接近真理。

和平的愿望在公元1000年取得胜利，在斯卡弗提领导的时代，这个愿望更加强烈，在十一世纪，由于崩德贤明领导者的活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因此和平愿望继续笼罩着冰岛。

《斯卡尔德萨尔博克》[1]把1119年议会时和平愿望带来哪些伟大成果叙述得非常清楚：

“当时携带武器的人很少，虽然冰岛崩德全体参加了议会，可是大会上只有一个人带着钢盔。”

人民政权的宿愿是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建立

---

① 《斯卡尔德萨尔博克》是《得土记》的十七世纪手稿。——俄文版校订者

起来了。

氏族社会的基督徒

氏族社会中开始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人的情况如何呢？他们的本质、所受教育和社会遗风怎样和基督教并容呢？古代的英勇、忠诚、爱自由的道德，当与基督教的各种新的道德接触时，又变成什么样子呢？

研究一下个人如何把这两种世界观结合起来，不但非常有趣，而且是有高度教益的。以后教会作家碰到这种人的时候，有的了解他们，给以应有的评价，有的疯狂地对他们谴责，甚至还捏造一些传说和故事来描写他们，我们研究一下这些教会作家，也是很有趣的。

忧时诗人哈尔弗列德① 以多神教徒的英勇气概和冷静态度迎接死神，可是他多少还有些忧闷。他回忆起古代的哲言：人必有死，于是就说道：地狱不可怕。虽然他信奉基督教，关心自己灵魂

① 忧时诗人哈尔弗列德（约 967—1007）是冰岛著名的诗人，《哈尔弗列德传说》中讲到他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的幸福，可是他很难承认他怕什么东西（例如怕地狱）。以后神甫抄写他的训言的时候，认为必须加以“修改”。神甫最希望人害怕地狱，于是就根据这种观点，把哈尔弗列德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都归入他的口中！哈尔弗列德能够把多神教的英勇气概和基督教的思想方法调和起来，可是经过二百年以后，害怕地狱的思想却变成了基督教的美德！

诗人西格赫瓦特·托尔达尔逊①“作了一首悼圣奥拉夫国王的诗，打算从杀死浮尼尔的西古尔德的传说中引用迭句”。他大概认为这是当然的，恰当的。在他看来，多神教和基督教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直言书》②中表现出氏族社会自由崩德所特有的对于贵族的大胆反抗态度，同时对于古代的各种遗风表示尊敬。他理解多

---

① 西格赫瓦特·托尔达尔逊（约995—1045）是冰岛的一位最卓越的诗人，在肥硕王奥拉夫和善良王玛格努斯时代，在挪威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斯诺里·斯土鲁森的《挪威史》中讲到他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② 《直言书》是西格赫瓦特·托尔达尔逊的作品，他在书中向国王玛格努斯说明挪威崩德对于国王的内政十分不满。——俄文版校订者

神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联系，冰岛人民因为这种联系才在自己的心里保存下多神教的歌曲和传说。但是国王圣奥拉夫从天国看出他的诗人有这种企图，认为不妙。于是就托梦给一个女人，叫她转告西格赫瓦特，说明国王圣奥拉夫不愿意在他的悼歌中增加西古尔德的传说中的迭句，而希望用关于“耶稣复活”传说中的迭句…… 于是西格赫瓦特就把悼歌改写，用“耶稣复活”传说中的迭句！在西格赫瓦特看来，西古尔德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可是圣奥拉夫的灵魂（更确切些说，十三世纪的僧侣）对于这种宽容的态度却不能再容忍了。

西达的哈尔的儿子爱吉尔违反肥硕王奥拉夫的意旨，把奥拉夫在远征丹麦时俘虏的男女和儿童都释放了，这种行为表现出英勇气概和人道主义精神。爱吉尔对他的伙伴托维说明俘虏号哭呻吟的情况。他说：

“听到这些不幸者的声音令人心疼而难受。我要把他们释放。”

托维对他说：“朋友，别这样作，因为这样国王会生气，我希望你不要让国王动火。”

爱吉尔回答说：“我再也忍不下去了。这些人

太不幸了，我不愿意再听他们的哭泣。”于是他站了起来，走到帐篷旁，释放了全体俘虏，让他们恢复自由，不一会儿，这些俘虏都逃走了。当然，爱吉尔这种仁慈的行为引起了基督教徒的国王圣者的大怒。西达的哈尔的儿子的这种行为，证明他具有基督教徒的仁慈心，远远超过国王和他的臣仆，同时证明他具有足够的勇气（多神教的美德），才能作出这种基督教的行为，才能坚决地反对国王的那种基督教的精神。

西达的哈尔的儿于对国王挑战，表现出英勇气概和博爱精神，不愧为名父之子，斯卡弗提·托罗德逊的儿子也同样对于压迫者国王表现出氏族社会人民的爱好自由的精神和英勇气概。

斯卡弗提·托罗德逊的儿子斯坦是奉肥硕王奥拉夫之命从冰岛到挪威去的豪丁子弟之一。除他以外，到挪威去的还有斯诺里戈狄的儿子托罗德、西达的哈尔的儿子爱吉尔、托尔克尔的儿子格里尔。挪威人派格里尔回祖国索取贡赋，把其余的人留下作人质。《挪威史》中关于他们的情形写道：“托罗德·斯诺拉逊和斯坦·斯卡弗塔逊由于被强迫扣留，非常忿怒。斯坦·斯卡弗塔逊是一

个多才多艺的美男子。他是一个优美的诗人，爱穿华丽的衣服，虚荣心很重…… 此外，他言语粗鲁，因此，在普通谈话时和作诗时就不由得谴责国王。斯坦和托罗德在言谈中也不考虑，公开说国王的行为不如冰岛人好，因为冰岛人相信他，才派自己的子弟到他这里来，可是他却剥夺了冰岛子弟的自由。”斯坦逃出囚禁生活。当国王的管事问斯坦，国王是否许可他使用马匹和雪橇时，斯坦回答说：“虽然我在国王面前不是自由人，可是我不愿意依靠他的仆人。”他说完这句话就拔出宝剑杀死管事。斯坦的故事很生动地证明了他“在国王面前英勇不屈”。当时的基督教还没有教导冰岛人向国王政权低首下心。冰岛全体人民和斯坦·斯卡弗塔逊个人的行为，都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十三世纪的僧侣在《弗拉特业尔博克》中写斯坦的故事时，认为必须处罚这个起来反抗国王的人。例如，斯诺里在斯坦的故事末尾说，他受到国王克努特极大的尊敬，可是僧侣却让斯坦以后因为船毁而在海岸上困急而死，并且在说明他的死时，写道：“这是他为人高傲，不服从国王奥拉夫的报应。”这一句话比一本书更能证明十三世纪

的僧侣学者思想方式和十一世纪的冰岛氏族社会独立的"多神教基督徒"的思想方式在什么地方不同。如果这个僧侣要审判特维拉的埃纳尔"违抗国王奥拉夫"的罪名，该会怎样惩治他呢？

最后，我们再回忆一下斯尼菲尔斯尼斯的一个崩德的女儿① 的故事，这个妇女是当时世界上旅行最多的人。她值得赞美，还不仅因为约文·西古尔德逊② 认为她是当时的冰岛人中最值得赞美的人。约文说："当时冰岛人民的生活和国内社会机构都值得惊讶，因为其中样样是惊人的，一个是英勇，不愿服从掠夺者美发王哈拉尔德；一个是大胆，带着全家大小乘小舟渡大海，只有靠星辰和祭鸟来作导航工具；一个是精力，占领冰岛这样大片的土地，在冰岛上耕种，而这种工作的痕迹经过几百年风霜直到今天还历历可见，最后还占领格陵兰和美洲的一部分土地，同时与挪威、丹麦、瑞典、英国、爱尔兰、苏格兰、奥克尼群

① 斯尼菲尔斯尼斯的崩德的女儿就是古德里德，关于她的故事见下文。——俄文版校订者

② 约文·西古尔德逊（1811—1879年）是冰岛政治家和学者，以为冰岛的独立斗争多年而闻名。——俄文版校订者

岛的亲人保持联系。”①

智者奥德俘虏了爱尔兰人维维尔，放他恢复了自由，维维尔的儿子崩德劳加尔布列库兰的托尔比亚尔恩，生了一个女儿叫古德里德，这是冰岛妇女中最能将上述一切美德集于一身的人。此外，她的宽容态度在当时和以后，甚至在冰岛的人民战士中都是罕见的。

如果我们相信《红色爱利克传说》和《格陵兰人故事》②的话，那么这个妇女是列夫从小岛上救来的人，因此列夫的绰号叫做“幸福人”（固然这个故事和《托尔芬·卡尔塞夫尼传说》有出入）③。

根据《托尔芬传说》所载，托尔比亚尔恩的女

---

① «Um Alþing»，《新社会杂志》，第1期，第61页。

② 《红色爱利克传说》、《格陵兰人故事》是两部“冰岛人传说”，其中讲到冰岛人向格陵兰移民的故事和他们发现美洲的经过（参看《红色爱利克传说》，C. H. 绥罗米亚特尼可夫译，圣彼得堡，1890年）。根据《红色爱利克传说》所载，红色爱利克的儿子列夫发现美洲，根据《格陵兰人故事》所载，比亚尔尼·赫里奥尔弗逊发现美洲。——俄文版校订者

③ 《红色爱利克传说》的两种版本，有一种别名叫《托尔芬·卡尔塞夫尼传说》。——俄文版校订者

儿古德里德随她的父亲迁移到格陵兰。她在那儿嫁给红色爱利克的儿子托尔斯坦，以后她又和托尔斯坦到了美洲(据《爱利克传说》)。他们遇到了风暴，刮到路苏峡湾。托尔斯坦在这里死了，古德里德在这里再嫁给托尔芬·卡尔塞夫尼。虽然古德里德和头一个丈夫往文兰[①]的旅行结果失败，可是她并没有灰心，相反地还鼓励托尔芬向文兰迁移。他们带着牲畜迁移到文兰，在那里住了三四年（1007—1011)。

《托尔芬传说》中说，古德里德“非常美丽，行动坚决罕见”，《爱利克传说》中说，她“态度坚决，聪明，善于和陌生人谈话”。

关于这个妇女，有两段故事特别令人难忘。

当古德里德在格陵兰住在赫里奥尔夫斯尼斯的崩德托尔克尔家里的时候，预言家托尔比亚尔格准备问卜，但是在问卜以前必须唱一个叫做《瓦尔德罗克》的歌曲。当时除了古德里德以外，任何妇女也不会唱这支歌。古德里德是从自己的

---

① 发现美洲的冰岛人把美洲叫做文兰。——俄文版校订者

女教师哈尔狄斯那儿学来的。当大家请她唱的时候，她回答说:“这一点我可不能帮你们的忙，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最后终于让步了。《托尔芬传说》中以后说道:“当时妇女们围成一个圆圈，圆圈中央放了一个木板台，托尔比亚尔格坐在台上。古德里德开始唱歌，大家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把这歌唱得这样美。女巫向她道了谢，并且说，许多神都听见了她的歌，这样美丽的歌他们听了都很快乐，‘以前这些神都躲着我们，丝毫不注意我们，可是现在我看见了许多以前我和别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神。’”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不仅因为它说明了诗歌和占卜的紧密联系和歌曲的魅力，同时由于它证明了女基督徒的宽容态度，唱了格陵兰的反饥饿咒歌，唱得非常美，不但人爱听，连“神”也赞美。毫无疑问，当时的基督教和多神教是可能有密切联系的，以后任何僧侣也不敢把传说中关于占卜和古德里德歌唱的故事删掉。

《红色爱利克传说》中也有一段关于这个著名的妇女有趣的故事，它说她住在文兰，坐在自己儿子斯诺里的摇篮旁边，斯诺里是大西洋西岸诞

生的第一个白种人，有一些"斯柯列林人"① 跑来和冰岛人交易。《红色爱利克传说》中说：

"古德里德坐在门口，摇篮里是她的儿子斯诺里。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一个穿黑衣服的矮女人走进房里。她长着一头淡栗色的头发，面孔惨白，两只大眼睛，古德里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眼睛的人。这个女人的头上缠着一条带子。她走到古德里德身旁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她答道：'我叫古德里德，你叫什么？'这个穿黑衣的人答道：'我也叫古德里德。'于是古德里德伸手，让她坐在身边，可是这时两人都发窘了——古德里德听见一声可怕的响声，这个黑衣女人就不见了，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冰岛帮工卡尔塞夫尼杀死一个斯柯列林人，因为后者想夺取他们的武器……

"除了古德里德以外，没有第二个人见过这个妇女。"

无论这个故事是否有根据，值得注意的是它

① 约文·杜阿逊（格陵兰史的作者。——俄文版校订者）认为这是印第安人，可是维尔希亚乌尔·斯蒂芬逊（北极探险家，著有关于北极地区的书。——俄文版校订者）则认为这是爱斯基摩人。

具有一种朴素的美。一个聪明的冰岛妇女知道印第安的妇女也是和她一样的妇女（"我也叫古德里德"），她想在自己儿子的摇篮旁和这个女人谈和平。古德里德和斯柯列林部落的妇女握手，这是一种友好的联系，我们知道，冰岛人民和古代文兰居民就有这种友好关系。可是当冰岛帮工杀死企图夺取他们的武器的斯柯列林人的时候，预兆不幸的声音破坏了友好的关系。

谈到这个妇女的时候，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

但是，冰岛人和文兰到诺尔德塞塔[①]地区的美洲土人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这个女基督徒所表现的明智和善良的愿望来说明，这种关系以后就产生了新的居住地，甚至产生了新的民族。[②]

---

① 诺尔德塞塔是冰岛人称呼格陵兰北部渔区的名称。——俄文版校订者

② 格陵兰和其他西方居住地的白种人的命运如何，还是一个谜。

有人认为冰岛人一部分在格陵兰同化了，一部分移居到诺尔德塞塔，在那里掌握了原始公社的狩猎文化，和原住或移住那里的土人杂居，这种看法的正确性我们现在还没有怀疑的理由。我们认为有许多证据证明移居美洲的冰岛人在不同程度上和拉布拉多、巴芬岛及其他现在爱斯基摩人居住地区的原始人民杂居。

这个贤慧的妇女歌唱美丽的多神教歌曲，受到多神教徒的赞美和先知的感谢，把斯柯列林部落的妇女看作平等的人而向她伸手，她在精神上和利奥萨瓦特恩的托尔格尔戈狄很相近。她知道为了使他们的儿子在她的祖国有幸福的前途，必须和土人共度和平友好的生活。

托尔比亚尔恩的女儿古德里德以后由文兰到格陵兰，后来到挪威，最后来到冰岛。她成了斯卡加峡湾岸边格隆伯庄的主人。以后(大概在公元1030年以后）她到过罗马，由罗马回到冰岛时，仍在格隆伯居住，直到老死该地，这一位阅历极多

毫无疑问，冰岛人给当地土人带来高得多的技术和知识，也带来很多其他的文化财富。但是这一部分冰岛人状况的主要变化，是由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文化阶段（文明阶段）后退到原始共产主义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目前这个过程还不完全明确。但是有许多地方可以证明，在导致这种北极地区形成新民族的变化中，和平的意志和宽容态度比《红色爱利克传说》和《托尔芬·卡尔塞夫尼传说》中所说的军事行动，起的作用更大。无论如何，正是在这种北极地区，形成了一个最爱和平的民族。

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冰岛人向北极各地移民的时候，虽然当时冰岛人民的特性和文化遭到牺牲，可是还是比冰岛移民用烧杀来消灭斯柯列林人（或者以后象美洲较南地区的白种人那样大肆屠杀）能对冰岛人民带来更大的荣誉。

的高尚明智的妇女，成了精神坚强、英勇、宽容、贤慧的范例，在人心中永志不忘。

古德里德的故事清楚地提醒我们，冰岛人民通过经验学到些什么，也可以看出深入冰岛人思想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向新地区移民时，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依靠伸出友好之手而不能依靠武器。

氏族社会的和平领导者和封建社会的好战国王

现在我们打算谈谈十一世纪两个互相对立的不同世界里两个不同的社会领导者的情况。我们已经提过，封建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已经取得胜利。我们也看出来挪威人和冰岛人信奉基督教的过程完全不同，并且也说明了不同的原因。我们的眼前有斯诺里·斯土鲁森所描写的哈尔多尔·斯诺拉逊对严肃王哈拉尔德挑战的生动难忘的形象，以及《尼雅尔传说》的作者所描写的斯卡尔普赫丁对莽汉托尔克尔挑战的形象，这都是氏族中自由成员反对国王或暴力豪丁的范例。

现在我们把斯诺里和《尼雅尔传说》中留给我们的关于氏族社会一位革新家和一位和平领导者的故事回忆一下，并把它和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国王的故事加以比较。

也许把冰岛人民政权卓越的领袖和邻国阶级社会的领袖加以比较，最能清楚地说明冰岛氏族社会中产生成长起来而且居于社会领导者地位的人的品质。

西达的哈尔是麦里的拉格恩瓦尔德伯爵的玄孙(他是阿楚尔·索普基的女儿托尔第斯的儿子，赫罗劳格的曾孙，麦里的拉格恩瓦尔德伯爵的玄孙)。他受着自己劳动的教养，因为“那时他们有一种习惯，即使贵族中人，在家里也要劳动”(《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都用来解决他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报血仇和氏族社会所特有的各氏族争斗问题。他信奉基督教，因为他显然认为这样将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他和托尔克尔·隆纳及其他优秀的多神教徒一样，在信奉基督教以前，也是过着正直的生活。当他成了公元1000年的议会基督教徒的立法人的时候，他就以全部勇气和能力阻止冰

岛社会的分裂，预防国家的内乱。当尼雅尔被焚以后，虽然他本人万分不幸，但是他在议会上仍然说：他认为自己民族的和平和福利是高于任何个人利益的。

只要冰岛有人居住，这些人就永远不会忘记西达的哈尔。他是产生他的社会的真正代表者、真正热爱社会的人，他极富于这个社会所最珍视而希望每一个成员以及受社会信任来解决问题的人都具有的品质。他没有统治别人的权力。他只有"根据智慧和公正"的行动才拥有的权力。

据斯诺里说，征服王威廉是麦里的拉格恩瓦尔德伯爵的第七代后裔（他是"魔鬼"罗伯特的儿子，里查的孙子，里查的曾孙，威尔希雅尔姆的玄孙，甘古-克罗尔夫的五世孙，麦里的拉格恩瓦尔德伯爵的六世孙）。当然这并不是可靠的。但是，另一方面，公元911年占领诺曼底的甘古-克罗尔夫和占领赫尔恩峡湾的克罗劳格[1]之间，在宗教方面和社会方面有关系是毫无疑问的。社会发展

[1] 克罗劳格是冰岛最初移民，曾占领赫尔恩峡湾的土地，他是西达的哈尔的曾祖父，见前。——俄文版校订者

不同，因此，同样的“材料”形成了不同的人物。

征服王威廉是在统治诺曼贫苦农民，以后又统治盎格鲁萨克逊社会的封建主中成长起来的。到威廉即位的时候，当然，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和氏族制度全不相同的封建社会了。威廉胜利以后，诺曼贵族的专政基础就是夺取盎格鲁萨克逊贵族和农民的土地，加强剥削农民。

征服王威廉的行为，以及他的“文化”，是符合于他的事业的。

征服王威廉曾下令剜俘虏的眼睛，砍断俘虏的手足。

征服王威廉还不许埋葬国王哈拉尔德的尸体。

盎格鲁萨克逊人恢复丧失的自由的一切企图，都被征服王威廉血腥镇压，他使诺森伯兰成为废墟，焚毁那里的村庄和城堡，屠杀大批居民，毁坏庄稼和农具，宰杀牲畜，因而有十万以上的人死于饥馑贫困，这个地区以后五十年间一直是荒凉地区。

威廉战胜英国的原因，是由于他的封建军队是由久经战斗的职业军人组成的，英国人民不通

军事，因此不能抵御。此外，当时盎格鲁萨克逊贵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当地居民的自由，因此就不能说要使盎格鲁萨克逊人首先捍卫自己的自由。

征服王威廉实现了严肃王哈拉尔德所没有能实现的事业①，他的方法当然是和美发王及两位奥拉夫在挪威实行的方法很接近。斯诺里曾借哈尔多尔·布留尼奥尔夫逊之口，对圣奥拉夫和严肃王哈拉尔德两兄弟作了评论，他说："他们两个是极聪明的人，也是两个勇敢的战士，不过贪财好权，骄傲自大，权势欲很强，处罚人时很残酷，和普通人不同。国王奥拉夫使本国人民信奉基督教，有了真正的信仰，对于不信新教义的人加以残酷的惩罚。当时国内贵族不愿服从他的公正的审判，起来反对他，在国内把他杀死。以后就奉他为圣者。至于哈拉尔德为了自己更大的荣誉和威力而战斗，征服了一切可以征服的人。他在别国国王的领土上阵亡了。"

如果斯诺里写威廉统治的历史的话，他也会

① 严肃王哈拉尔德于公元1066年率挪威军队远征英国，在作战失败时阵亡。——俄文版校订者

严肃地谴责威廉的。他在两篇短故事中把他描写为傲慢的僭夺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任何手段。斯诺里写道：

“威廉因此在诺曼底集结军队。他人多船也多。这一天，当他已经骑上马，准备出城上船的时候，看见他的妻子跑来要和他谈话，他就用脚后跟踢她，马刺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她倒下了，立时就断了气，可是伯爵却上船去了……”“威廉比大多数人高大结实，他是一个勇敢的武士，大胆的战士，虽然很聪明，可是极残忍，人们都认为他不可信赖。”

斯诺里描写威廉对待自己亲人的行为就是这样。因此可以想象出来他对待敌人如何。斯诺里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威廉叫人奉他为英国国王。他向瓦尔提奥夫伯爵建议媾和，并且保证沿途决不派人害他。于是伯爵就带了几个仆从启程。当他走到城堡桥以北的荒地上的时候，国王的管家人率领许多仆从迎面走来把他抓住带上镣铐，把他杀死。后来英国人就把瓦尔提奥夫奉为圣者。”

冰岛人托尔克尔·斯卡拉逊[①]写了一首诗

《瓦尔提奥夫颂》纪念他的死，这一首诗是在丹拉格(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英国)所写的最后的斯堪的纳维亚诗篇。斯诺里在描写威廉统治下英国人民的前景时，他的见解和托尔克尔显然一样，他说：

威廉跨海从南来，
瓦尔提奥夫中了计，
一片鲜血染剑红，
诡谋果真得了利。
可是英国闹内争，
从此不能快平息，
我的威廉不是个好君王，
只是为人大胆又伶俐。②

这两种人是多么不同！征服王威廉当他的妻子要和他说话的时候，把刺马刺踢进她的胸膛把她踢死，他答应和瓦尔提奥夫媾和却下令叫人把他杀死，这就是在英国完成封建化的人。他和崩德西达的哈尔完全相反，西达的哈尔拒绝为被害

① 托尔克尔·斯卡拉逊是十一世纪冰岛诗人，他的《瓦尔提奥夫颂》有两段纪念诺森伯兰伯爵瓦尔提奥夫的颂歌传了下来。——俄文版校订者

② «Heimskringla, Haraldssaga harðráða»，第95—96章。

的儿子报仇，以便使冰岛人获得和平，这就是十一世纪在冰岛和其他类似他的人共同建设基督教氏族社会的人。

毫无疑问，我们的面前摆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六
氏族制度对人民政权时代文化的影响

氏族社会以人民政权这种特殊形式复兴，对它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和形成有决定性意义。这种文化是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长期间没人尝试把这种文化变成贵族独有的财产，而使贵族能够利用所得的知识来统治人民，把人民陷于愚昧无知状态。冰岛人民的生活，决定了冰岛文化的人民性；冰岛文化是在冰岛人民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和人民生活有密切联系；而且冰岛的人民生活和文化和欧洲大陆各国不同；虽然冰岛文化，有许多(例如文字)是从其他国家学来的，可是却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生活和文化相反。自从1000—1030年间冰岛贤明的首领领导的崩德所代表的和平倾向占了上风，冰岛自由崩德的社会就沿着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道路更迅速地发展。例如，以后赋予人民政权那样辉煌的色彩的冰岛文学，就在这时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打算研究一下氏族社会的遗风是怎样影响冰岛人民理应引以自豪的卓越文化。我们必须注意，这种文化不仅是书本的文化，也是实用的文化。

人民生活、庭格、文化

在人民政权时代的头二百年间，冰岛人民生活和文化的中心是议会。这个时期的冰岛人民政权是多么符合氏族社会的性质，冰岛议会和欧洲大陆各国的代表会议多么不同，这一事实最能说明。氏族社会人民认为一切社会事业都是自己本身的事业，任何事都要涉及他们的利益，因此任何事都和他们有关。冰岛人民在地区庭格和议会上，不仅解决纠纷并通过有关人人利益的共同决议（例如什么时候可以到公社牧场去放牧），而且

还在议会上讨论历法问题，因为历法错误会使他们农业计划紊乱，破坏他们的风俗习惯。议会不仅是科学实践的集中点，也是文学创造中心。毫无疑问，诗人就在议会的法律崖上朗诵自己的诗篇，哈尔多尔·斯诺拉逊也在这里讲述他的传说。可能在春季晴朗的傍晚，人民纷纷集合到法律崖下的斜坡上，最高戈狄举行庭格以后，《女预言者的预言》的作者就从法律崖上吟出他的美妙诗篇。诗歌创作自始就和宗教仪式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是不可能在这时中断的。如果在占卜时必须歌唱《瓦尔德罗克》，那么在举行庭格时就更须要唱雄壮的诗歌。议会不仅是人民学习法律和雄辩的真正学校，也是学习科学和艺术的真正学校。

在分裂为对抗阶级的社会里，人民会议不可能和人民这样有密切联系，更不可能这样深入人民的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自己创造了特殊的会议（例如1153年挪威的国会），它和人民的生活没有联系，而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是氏族社会人民大会的特征。

统治阶级这样的大会是残酷的政权工具（有如国王的亲兵），可是冰岛的议会在人民政权的头

二三百年间，却是人民生活的中心。人民的生活在议会上是活跃的，在这里创造历史，讲述许多传说，吟诵诗篇。议会是各种艺术和学识的中心，也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场所，立法和诉讼的宫殿，讨论社会各种问题的中心。议会给全国带来利益，而且是全国所必需的。每一个家庭的代表几乎都参加议会，其中有些家庭派几名代表参加。冰岛的语言在大会上发展丰富起来，每一个家庭从大会上学得知识和技术，艺术也在那里得到发展。

必须记住，这种文化是在人民政权的头二百年间在劳动人民的社会中创造并形成的。

实用科学

古代冰岛实用科学，特点是有下列因素：

(1)劳动人民和人民领导者共同从事研究。

(2)它是独立发展的，并不是作当时西欧科学的尾巴。

(3)它的目的是为人民利益服务。

这时西欧各国研究科学的只是一些脱离人民

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观点完全取决于地主贵族的思想观点（即天主教），因此充满了偏见和非理性主义。这种科学只有极小部分有利于人民。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大部分是妨碍经济的进步发展的。

我们以天文学为例来研究一下，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冰岛人民政权时代实用科学的实质和它的任务。

关于天体运动和历法的科学是农业和航海的辅助科学，从人民政权最初时期起，崩德及其领袖就非常重视它。智者阿里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崩德托尔斯坦·苏尔特在十世纪中叶和戈狄及立法人预先商量后，就在法律崖上建议每七年在夏末增加一个星期，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由于“夏季侵占了春季”，农时开始混乱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多么急待解决。当他发言的时候，大家默默无言，可是听完之后，好象恍然大悟似地立刻采纳了他的建议。

由此可见，这个社会（农人和航海者的社会）的科学是和他们的生活斗争分不开的。

伟大的航海民族——冰岛人民，在那个时期

就已经知道大地是球形。在米克拉加尔德①、比亚尔玛兰②、文兰之间航行的劳动者，他们的冷静的目光是看出了这种事实的，雷基亚达尔一个普通人——占星家奥地③曾经写过大地是球形。

占星家奥地是拉克萨附近的穆里的劳动者，他是这时的社会中真正典型的科学家。他不仅知道大地是球形，甚至还能用自制仪器算出星体的运动和到太阳的距离等。同时他的计算比当时西欧的天文学家更精确。他所传下的天文资料理解正确，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而和西欧天文学家不同。至于奥地是否通晓经过西班牙、东欧和法国而传来的阿拉伯科学，这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他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都比西欧中世纪天文学优越。可是当西欧的科学（即天主教教会科学）在天文学方面确立以后，他的天文学就被人遗忘了。

奥地的作品（叫做《奥达塔尔》，意即《奥地计

---

① 米克拉加尔德是君士坦丁堡的古冰岛语名称。——俄文版校订者

② 比亚尔玛兰是冰岛人对白海沿岸芬兰人比亚尔姆（古代俄罗斯语叫做帕尔姆）部落居住地区的称呼。——俄文版校订者

③ 占星家奥地又名奥地·赫尔加逊，是冰岛天文学家，大约生活在十二世纪前半期。——俄文版校订者

算》)把他的天文学学说传到今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学说不是他单人创造的。传说证明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人民对于天文学的兴趣非常浓厚。这种知识只要有用就成了全民的财产，因为经常需要改良历法和计算天体运动，立法人当然努力研究这种知识，并支持象奥地这样的人。

人们谈到奥地的情况是："大家认为，只要他知道真理，他就决不说谎，因此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极可靠的公正人物。他不是一个富人，也不是出身最优秀的帮工。"

当冰岛劳动人民共同努力解决当时的天文学问题，雷基亚达尔的普通人民象奥地这样的科学家已经得到正确结果的时候，欧洲僧侣和世俗统治阶级却相信地球是平的，他们的信仰建立在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教会科学的基础上。统治阶级非常保守而迷信，因此在许多世纪间一直阻碍着科学知识的发展。

这一位普通的冰岛人的名字将要永垂不朽，它是冰岛人民政权时期科学进步的象征，当时冰岛人民根据利益共同的劳动人民社会所特有的求实精神和对真理的热爱，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

这种社会是和统治阶级统治着人民，控制着人民信仰的阶级社会相反的。

航海术和造船术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北欧海盗时代高度繁荣的科学部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在造船术和航海术方面优于其他民族。他们由于许多世纪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创造了种种至今不失其重要性的方法。这是自由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为自己而造船（当时还没有任何象划海船的奴隶和设计这种船的科学家之间的那种阻碍进步的阶级对抗性矛盾）。

人民政权时代，冰岛的航海家继承了北欧海盗时代这一伟大遗产而加以发展。往格陵兰和文兰的远征，以及哈尔多尔·斯诺拉逊和奥德·奥菲格逊等冰岛人的船舶航行迅速，因而能逃避国王船舶的追踪，这些事实最能证明上述情况。

冰岛人以古代文学而自豪，可是也不应当忘记在他们的祖先发现格陵兰和美洲大陆的时候，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航海民族之一。在冰岛本国和外国统治阶级没有剥夺人民的力量和勇气，没有剥夺人民拥有船只的经济力量以前，冰岛人民一直是这样。

最后，在我们未谈冰岛文化中使人民政权获得最大的光辉的诗歌和传说这两个部门以前，应当谈一谈这两种艺术的基础——文字艺术。我们要研究一下冰岛文字首先是在冰岛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情况，对氏族社会及其遗产有什么关系。

十二世纪中叶，有一位创造字母表的不知名的冰岛人① 在他的文法论文里写道："自己人所用的法律应当用自己的语言写在书上……　我也为我们冰岛人编制了字母表。"这一位伟大的革新家认为其他各族人民也用自己的本族语言来书写是理所当然的。他却没有想到有许多族的法律是用拉丁文写的，可能这一点他根本不知道。

冰岛的法律、《冰岛人记》、历法论文、冰岛文法及其他科学部门，都是用冰岛文写的，而没有采用当时其他各国最流行的拉丁文，这种情况有哪些社会原因呢？

在欧洲大陆上，社会分成两个对抗的阶级：一个是拥有大片土地，压迫农民的贵族阶级，它为自己创造了国家，利用国家使统治阶级垄断整个

① 这里所指的是所谓《第一部文法论文》(古代冰岛文法著作中最有名的一部）的作者。——俄文版校订者

文化；另一个是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它的一切不满和反抗企图都受到无情的取缔和镇压。西欧统治阶级消灭了旧氏族制度以后，就残害一切与这种制度及其机构、多神教信仰、歌曲和传说有关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都会使农民回忆起他们所失去的自由。乔治·汤姆逊（英国希腊学家）关于这一点曾经写道："西欧最初的文字所写的是外国语言，而外国语言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西欧民间的多神教诗歌被压抑下去了。"①

当西欧出现文字的时候，僧侣和封建主阶级的科学家只研究用拉丁文写的宗教科学和宗教诗歌。等到最后对民间传统的兴趣开始觉醒的时候，以往一代代口传的古代诗歌和传说，基本上都已经消灭了。

可是冰岛却是在人民还没有分裂成两个对抗阶级以前就产生了文字。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还没有完成，而且迟延很久。因此，当时古代歌曲和传说还在人民口中流传，而掌握文字艺术的人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及其思想方法也没有矛盾，甚至没有学问的普通人民也学会了写字。十一世纪

① 乔治·汤姆逊：《古代希腊社会研究》，英文版，第577页。

崩德和领导者的联系更密切了，和过去的联系也没有间断。所以有文化的人认为用本族语言来写本族古代歌曲和传说是自然的。虽然基督教这一新信仰给人民带来了文字，人民政权接受了基督教，崩德和戈狄通过自愿的协商把基督教法律化，戈狄在基督教时代和以前多神教时代一样仍然是宗教仪式的神职人员，但是这种情况不应作过高的评价。因为社会本身并没有变化，主教和其他领导者一样，是在议会上选举的，或由戈狄推选的，并不是由教皇或大主教由上而下任命的。戈狄不用到外国去学习，他们不留学也可以担任职务，因此他们不大通晓拉丁文，也很少使用拉丁文。因为基督教是用民主方法接收的，它的性质自始就是人民的宗教，所以它所带来的文化（首先是文字）并没有被贵族所垄断，而成为全民的财产，同时人民的语言也就成了用文字书写的语言。精通文字的人是为人民书写的，人民有权了解法律，因为法律还是全体人民的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天文学关系全体社会的利益，因此大家都关心它。传说和歌曲从人民口语中记录下来，当然是用本族语言，因为没有用人民陌生的语言

来创造文字的社会前提。

由于这些原因，虽然当时欧洲的书籍文化已经被统治阶级垄断，可是冰岛却没有人企图作这种垄断。

神甫智者阿里所以用冰岛语写《冰岛人记》，而智者谢蒙德①和各主教所以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其主要原因是：氏族社会遗产的力量及其在人民政权时代的强大的生命力，大贵族势力的发展受到阻碍和社会和平统一的愿望的胜利。当时社会内部产生的统治阶级还不能迫使神甫为自己服务，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破裂，因此就没有使自己人民的本族语言为统治阶级的国际语言（拉丁语）而牺牲。正如每一个崩德可以携带武器，有权参加庭格，可以在法庭上担任“邻人”②来下判决一样，冰岛的科学家和普通人民都认为用本族语言书写是完全自然的。

---

① 智者谢蒙德是冰岛的学者（1053—1133），以前认为《老艾达》是他写的，实际上他的作品现在并没有流传下来。民间传说中说他是巫师。——俄文版校订者

② 在决定被告是否犯有被控之罪的时候，要指定被告的邻人、原告的邻人、或犯罪场所的邻人来参加决定。因此“邻人”这个名词在古代冰岛语言中也是一个法律名词。——俄文版校订者

当其他国家统治阶级摧残古代诗歌传说的时候，冰岛人民，无论是崩德或优秀的豪丁和僧侣，都关心地搜集自己的文化遗产，原因是他们和氏族社会有不可分的联系，豪丁和人民有密切关系，十一——十二世纪的时代和过去有密切的联系，而冰岛对于过去不是仇视而是热爱并尊敬的。因此冰岛人的诗歌、神话和关于过去历史的故事中，极完整地保存着氏族社会的思想体系。①

与谱系和氏族故事有密切联系的诗歌和传说，也象文法、韵文学、文字等一样，是在冰岛人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艺术的人民基础，是以后几百年间冰岛人民达到那样高的文化发展水平的前提。

在1100年前后，冰岛社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和西欧的封建国家没有关系，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毫无疑问，冰岛人民可以从邻邦

---

① 由于氏族社会的密切联系而产生了谱系，这是当时人民的实用科学。阿里和《冰岛人传说》中的谱系是社会和过去的密切联系。每一个崩德都有自己的氏族，可是其他国家，就只有国王和贵族有氏族，因为大地主不仅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氏族和他们对氏族社会的关系。

技术中吸取某些东西，适应自己的特殊条件而加以利用。但是对于侵犯他们土地的外国国王，就总是都给以沉重的回击。冰岛人民的世界观也象人民政权一样，是独立的世界观。

诗歌和传说与民族社会的关系

在人民政权的最初二百年间，诗歌是人民的艺术。到处都有家庭诗人，各地区也有自己的歌唱诗人。有些伟大的歌唱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传到现在，有些诗人的作品虽然保留下来，可是作者的名字已经被人遗忘了，无疑当时还有很多大诗人，不但他名字被人遗忘，他们的作品也佚失了。

原始时代的人民是即兴诗人。他们的语言都是形象化的，比喻是他们日常语言中的因素。冰岛有很多地名和物品名称，以及流传几百年的民间谚语和俚语，都证明这规律也适用于冰岛人民。

创造诗歌固然困难，可是保存已有的诗歌也同样困难。冰岛人民不仅创造诗歌，而且把歌曲和故事，完整的英雄史诗和长篇的传说传留许多

世纪。大多数原始民族在英雄时代都有这种文学。但是各民族能把这种创作中哪一部分传留到文字时代而记载下来，那就完全取决于偶然情况。这种创作中某些东西能够保留下来的条件，第一是这种作品创作时期的社会阶段（即氏族社会的英雄时代）与文字时代之间所隔的时期不长，第二是在这种遗产可能写到羊皮纸上以前，没有偏执顽固的统治阶级摧残氏族社会的文化遗产。

由于氏族社会人民尊重自己的遗产，人民的记忆力强得惊人，因此民间创作可以保留许多世纪而毫无变化或变化很小。当时的人民不仅能背诵法律，也能背诵整篇的文艺作品，如荷马史诗或冰岛传说及诗歌。[①] 冰岛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

---

① 据乔治·汤姆逊说，1887年，有一个克罗地亚民间说唱手在阿格拉姆凭记忆演唱一组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总长度还长一半的诗歌（参见汤姆逊：《古代希腊社会研究》，英文版，第529页）。他以赞美的心情描写吉尔吉斯的民间说唱手的技术，并且讲述他们演奏诗歌的情形（见前书第529—531页）。汤姆逊还很确凿地证明大多数希腊诗歌在写下时去掉了什么东西（参看前书第576页）。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报道了苏联利用磁带录音机和传声器来保存吉尔吉斯人民口头流传到今天的英雄史诗的情况。

知道他们自己的人民以后怎样一字一字地背诵整篇的诗歌和长篇的传说。

每逢祭祀、宴会或庭格时，人民的诗歌生活就活跃起来了。为了表演只有几个角色的情节紧张的原始戏剧作品，象《哈尔巴尔德神话》[①] 或《罗歧神的口角》[②] 之类的诗歌竞赛就够了。只要我们想一下托尔比亚尔格的咒语，古德里德的歌曲，以及围绕着木板台的一圈妇女，就可以理解戏剧的主要特征，以及类似古代希腊戏剧所根据的希腊敬神仪式的戏剧作品的情节。

《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中的《苏尔普庭斯拉格》[③] 就是每次在严肃举行的大会以后使人愉快的原始喜剧[④]。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崩德社会的创作都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主题，这样选择是由于什么原因。

---

① 《哈尔巴尔德神话》是《老艾达》中一首神话歌曲。它的内容是奥丁神和托尔神的对骂。——俄文版校订者

② 《罗歧神的口角》是《老艾达》中的神话歌曲，其中罗歧神和其他各神口角。这种对骂的歌曲，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戏剧作品。——俄文版校订者

③ 《苏尔普庭斯拉格》是《利奥萨瓦特恩人传说》中对法庭诉讼的滑稽模仿的名称。——俄文版校订者

北欧海盗时代在英雄诗歌中也有叙述。乔治·汤姆逊在他的《古代希腊社会研究》中说明了这种英雄诗歌创作的最有利条件，并说明古代希腊诗歌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的情况："英雄诗歌是纪念著名人物的功勋的。这种诗歌的特征起源于历史上阶级斗争开始以前的一定时代。展开阶级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最有利于创造英雄诗歌的时代是社会变化最快的时代，也就是氏族制度内部受与较高的文化接触的影响而产生阶级差别，原始民族内部由于形成紧张状态而不得不掠夺和征服文明的邻居，夺取他们的财产，吸取他们的艺术的时代。"

古代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是在这种战争和对其他民族进行掠夺性远征的条件下，在起义反对压迫者的条件下，创造了至今受世界赞美的英雄诗歌。

---

④ 如果认为一切诗歌都很高尚，那是不正确的。有很多诗歌和传说带有野蛮起源的遗迹，例如，有的起源于对繁殖之神尼奥德尔和弗莱尔的崇拜。哈尔巴尔德对托尔神自夸的话（指夸耀爱情胜利的话而言。——俄文版校订者）和斯尼格鲁-哈利对严肃王哈拉尔德自夸的话是当时常用的主题。

冰岛没有歌颂对其他民族战争的可能，而相反地，和平愿望却充满了社会生活，崩德自己就是“英雄”，只能写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崩德的喜悦和悲哀，他们对于幸福和好名誉的愿望。当诗人的思想更向上，思索人生和社会的共同的问题的时候，就产生了象《女预言者的预言》这样的艺术作品。

《冰岛人传说》是崩德社会的特殊创作形式，也是关于创造社会而成为社会主人的劳动人民的散文英雄诗歌。崩德和他们的领导者（也是劳动者）在冰岛恢复了自由的社会（实际上是氏族制度的继续），这种情况就是《冰岛人传说》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前提。人民自己就是这种传说的主人公，也是它的作者。

《冰岛人传说》是力求和平而且保卫自己的权利和人类尊严免于贵族侵犯的劳动人民的传说，如果把它和表现得很明显的统治阶级的文学——《骑士传说》[①] 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社

---

① 《骑士传说》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它的叙述风格有些地方类似《冰岛人传说》，但是它的精神却接近于武士长篇小说。内容多半是神话的幻想和浪漫主义的虚构。——俄文版校订者

会性。这种"骑士的"（也可以说是"虚伪的"）传说所写的只是大贵族的豪华，是为了赞美贵族而写的，其中崩德已经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毫无权利的群众，杀死崩德是无罪的，崩德只是为了给骑士挥剑砍杀而存在的。这种传说的内容本身也反映出阶级矛盾。《冰岛人传说》是劳动人民的传说，它所讲述的是人民自己的生活及其最重大的事件。《骑士传说》却歌颂那些焚城掠地、征服外邦、拥有美丽的城堡、黄金珍宝、后妃成群的封建主。它们的体裁也有所不同。

人民政权时代的文学具有这样现实主义的性质，原因何在呢？这种现实主义和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再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时西欧文学是那样反现实主义呢？

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尼斯在《古代传说简论》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

"中世纪西欧文学所偏爱的材料，都是描写全非事物真象而象征另外某种东西的材料。"①

西欧统治阶级，僧侣和世俗封建主阶级所需要的作品，是窜改一切材料，使它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和思想体系，同时对于其他创作则加以压制。文学方面的情况和宗教一样，在宗教方面，统治阶级传播符合自己利益的基督教，对于其他任何信仰一样加以压制。

这个统治阶级必须采取欺骗手段，并且为了欺骗的目的面利用宗教和诗歌创作。

十一世纪尚未被统治阶级破坏的特殊氏族社会是冰岛文学的泉源。统治阶级仅仅企图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改变社会生活，可是古代冰岛文学却是正视生活和事实，而且尽可能精确地描写现实生活的社会所创作的。《冰岛人传说》是真实而非虚伪的传说，因为创造这种作品的社会不需要欺骗和谎言。关于骑士和圣徒的传说，是为了提高统治阶级在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自己的心目中的地位而创造的，而在《冰岛人传说》中，人民所讲的是自己的故事，自己所经历的困难。人民不需要欺骗。人民的精神活动和他们的生活斗争有密

---

① H. K. 拉克斯尼斯，«Sjálfsagðir hlutir»，第25页。

切的联系，他们在传说中也是努力更清楚地理解他们所必需解决的各种问题。按照斯诺里·斯土鲁森的说法，十一世纪的冰岛人对一切“全是用人间的理性来理解，因为没有赋予他们灵魂的智慧”。传说中主人公和人民的世界观是一样的，在人民没有把这些历史材料（传说）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前，它是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固然这时社会内部产生的统治阶级壮大起来了，它和普通人民的关系恶化了，可是它还没有来得及强迫社会接受它的思想方法和它的愿望。

古代冰岛文学的现实主义，根源在于人占主要地位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历史中的主要英雄是劳动者，主要内容是劳动者的生活和劳动，痛苦和快乐。这个社会里的人民是劳动的崩德，他们还没有变成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工具，还没有成为压迫者可以为了自己的更高的荣誉而加以杀戮或侮辱的无名奴隶。

拉克斯尼斯在《古代传说简论》中写道：“我并不想说古代冰岛文学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古代冰岛传说对于世界的看法不象当时西欧文学那样被各种学识所掩盖，它所看到的

世界比较露骨些，它对于创造物的注意更甚于造物主，根据基督教教义来说，这就是无神论。”①

为什么西欧封建主要求让“造物主”而不让人在诗歌中占首要地位呢？因为在封建主阶级的意识中，“造物主”是创造新社会的力量的神圣代表者，同时贵族和国王所创造的神圣理想和统治阶级的新政权的联系是极现实的。氏族社会自己选举领袖，必要时可以罢免。但是新兴统治阶级不愿意有人民恩赐的国王。他们的政权不是“自下而上地”来自人民，而是“自上而下地”来自神。因此，拉克斯尼斯说，老王哈康“把贫穷的挪威所有的金钱拿出一半来求教皇使节给他加冕”，使他成为“神赐”的国王。

正如劳动人民在生产资料方面和政治生活方面都隶属于封建主和国王一样，因此诗歌也就不得不认为人民是赞美神及其在人间的代表的工具。

但是人民政权是冰岛特殊的氏族社会形式，它对待人和物采取更现实的态度，因为在创造传

① H. K. 拉克斯尼斯：«Sjálfsagðir hlutir»，第26—27页。

说的时期，新兴统治阶级还没有摧毁人民政权而使它隶属于自己。

对于十一——十二世纪冰岛基督教及其思想体系，可以说些什么呢？“虽然冰岛教会最多，可是这里却创造了真正多神教的文学，并且冰岛是世界上多神教精神创造出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作品的唯一国家”①，这一真象又是什么缘故呢？

如果“多神教”的概念是指的人占主要地位，是中心，而现实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②的世界观而言，那么多神教仍旧是十——十二世纪冰岛社会的世界观，而冰岛的基督教则是适应了这种世界观的风俗改革。它简直可以说是多神教的基督教或基督教的多神教，因为它和成为剥削者

---

① H. K. 拉克斯尼斯：«Sjálfsagðir hlutir»，第29页。

② 用多神教徒的眼光来看世界，也就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也就是使天上和人间的统治者的威力不妨碍我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在这方面，冰岛人民政权从十一——十二世纪起直到十三世纪，一直是多神教的，冰岛人民的思想还没有被统治阶级的政权所毒化，因为统治阶级当时在社会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这方面，十一——十二世纪的基督教，却是一些希望移风易俗、以耶稣基督和马利亚来代替托尔神和弗莱尔神的人们的多神教的思想方法。

政权手中压迫人、污辱人的工具的欧洲各国的基督教根本不同。因为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冰岛基督教首先是治疗野蛮的“药物”[①]，而不是通过宣传蔑视人类，慢慢地破坏人类心目中的人类尊严的“病害”，因此它非常受人欢迎，这由冰岛的教堂数目特别多就可以证明。

创造《冰岛人传说》的现实主义，对于智者阿里、斯诺里·斯土鲁森和斯土拉·托尔达尔逊[②]等人的历史作品起了影响，其产生这种影响的社会原因也和《冰岛人传说》相同。

冰岛文学由于斯诺里·斯土鲁森而表现出一种新的特征——自觉的目的。在这个时候，冰岛的阶级矛盾已经开始那样显著，挪威国王政权对冰岛的威胁是那样严重，因此具有氏族制度思想方式的豪丁斯诺里就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警告人民

---

① “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药物和病害的奇怪的混合物，它早已成为西欧各国的第二本质，可是它长期以来并不能制服冰岛人，因此也不能摧毁冰岛人”（H. K. 拉克斯尼斯：«Sjálfsagðir hlutir»，第 28 页）。

② 斯土拉·托尔达尔逊（1214—1284）是斯诺里·斯土鲁森的侄子，著有很多传说和诗篇。例如，《哈康·哈康纳尔逊传说》和《斯土隆传说》的大部分都是他作的。——俄文版校订者

临头的危险。斯诺里的作品中，僧侣历史家和世俗历史家（统治阶级恭顺的仆人）为了使人民崇拜国王而硬加在国王身上的荣誉，一律都取消了。同时对于他所描写的氏族社会的敌人也公正地给以应有的评价，他的历史作品中首先保留了这些人的名字。这个地方令人感觉到不隐讳任何事物的崩德自由社会世界观的影响，这就是毫无偏见的极端的现实主义，广阔的眼界，对待敌人的公正态度，这都是斯诺里的主要优点，也是氏族社会的美德。

斯诺里的作品本身具有豪了艺术的特征，但是它所讲述的是人民的事业，崩德的事业，而且是反对国王的。这些作品是在独特的人民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种人民文化是全民的财产。这些作品也象《冰岛人传说》一样，不但贫穷的崩德在小茅屋里讲述，就是在雷克霍尔特立法人的华丽的住宅里[1]也讲述。

这些就是崩德的自由社会中团结的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和艺术的美好泉源。当看到植物生长的

---

[1] 就是斯诺里·斯土鲁森的住宅。——俄文版校订者

土壤被破坏，植物枯萎的情况时更使人痛心。当大豪丁夺取崩德的土地，扼杀民主制度，破坏冰岛氏族社会的特殊形态，摧毁人民政权，放弃国家的商船队，使人民受毁人神智的天主教黑暗势力压迫时，过去一度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人民文化、科学和艺术，就陷于衰落了。当冰岛的教会和世俗封建主阶级征服人民，把人民出卖给外国压迫者的时候，人民就不能再保持过去劳动者（如占星家奥地）和学者（如智者谢蒙德）所创造的优美文化的高度水平。冰岛人民政权的高度发展的独特文化，是不可能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化而发展的。

但是大多数传说和诗歌都写在羊皮纸上保存下来了。这都是冰岛人民反抗外国压迫的刺激力和支持力，同时还是他们的解放斗争最可靠的武器。

七

《尼雅尔传说》是民族社会的悲剧

前途无限的新兴民族创造了人民政权和它的

文化。当西欧和北欧氏族社会解体，氏族集体一个接着一个被国王政权击破，贪婪的统治阶级用无情的烧杀蹂躏各国的时候，想要建设爱好和平的自由社会，必须具有真正的青春力量和乐观主义精神。

这个新兴的民族爱好和平的事业，实际的特征就是勇敢精神和伟大气魄。自由的崩德以空前未有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园，种植粮食作物（尽管过去人们久已认为冰岛不可能种粮食作物），从沼泽开采铁矿（这种方法以后又放弃）。他们由于惊人的力量，甚至在使用原始工具的条件下，也达到了很高的生活水平。

他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也很大。这个人数不足十万的小民族，却创造了经典性的文学和全面发展的文化，而在这时和他们近似的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

但是表现出这样大的生命力而且使人民生活达到高度繁荣的社会制度，却是古老的而且必然要灭亡的。这个精力充沛的民族所抱的青春的理想也随着这个社会制度一同灭亡。

不过人民政权的人们从历史舞台退出的时

候，并不是被打垮了的战败者。他们仿佛预见到不可避免的命运，因此为自己的社会、为冰岛氏族制度、为它的人民和他们的斗争建立了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冰岛氏族社会的悲剧，几代人对于这个社会的未解决的问题进行长期顽强的斗争，都反映在《尼雅尔传说》中，这个传说是符合这个悲剧的规模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是冰岛人民政权惊人的精神文化的顶峰和尾声。

《尼雅尔传说》首先是氏族社会的悲剧。它的主题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一方面是古代氏族制度的道德、对于血债及其他损害的报仇义务；另一方面是对和平的要求，建立社会和平的愿望，优秀贤明的人物爱好和平的活动，以及他们在人民的支持下克服古代道德规范的尝试。每个人都存在这种矛盾，这两种矛盾倾向不仅在每个人思想中斗争，而且在社会中斗争。公元1000年前后的人是这样，在诗人最后写定《尼雅尔传说》（人民政权二百年间，代代人都在这传说中留下痕迹，把自己的悲剧也编进去）时，它的主人公也是这样。

从"北欧海盗"尼雅尔住在贝尔格托尔斯赫瓦尔时起，直到最后名为《尼雅尔传说》的作品在十三世纪末叶彻底写成时为止，冰岛人民努力解决的只是同一社会问题——怎样使自由和对人类的尊敬（古代氏族制度的特征）与人民的和平要求和建立和平的愿望相结合。许多代人民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斗争，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艺术中。庭格大会上一再企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家围炉讲述的传说描写了个人为这个问题而斗争的悲剧，从中也可以看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在个人看来，他们所要克服的困难好象命定的困难，因为它是社会制度问题，非常复杂混乱，个人难以理解它的起源。这是古代的遗产，个人无力反抗。人民一代一代在传说的主人公口中加入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英勇卓绝和悲哀的经历，并且从数百年比较深远的经验中对这种事件加以重新审查。最后才出现一位大师把这些宏伟的素材写成无比的艺术作品。

《女预言者的预言》的作者以诗人的洞察力预见到从海洋中产生新社会的情况。他在1000年左右宣告当时冰岛人所希望创造的世界的诞生。

因此他的歌曲不仅是古代各种力量崩溃的伟大记述，也充满了对于新事物胜利的愉快的信心。

《尼雅尔传说》的作者体验到这种新事物的毁灭，许多代人民的希望和理想的毁灭。但他的最大的安慰，就是这英勇而明智的斗争，他以天才的作品为这一斗争创造出不朽的纪念碑。

他知道历代祖先所希望的和平并没有实现。他也和历代祖先一样热切地希望制止内讧，建立和平。他看出历代祖先所看不到的事物——和平不能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从他的叙述里，在英勇镇静的背后可以看出悲哀激动的情调。因此在《尼雅尔传说》的结尾（卡里和希尔狄艮结婚）时看到因和平建立而结婚的这种不现实的景象。作者企图保证和平倾向的胜利，描写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场面，其中氏族制度所特有的复仇愿望和爱好和平的愿望轮流取得胜利，同时一个戏剧高潮接着一个戏剧高潮：希尔狄艮的挑拨，议会上调和企图的失败，尼雅尔的火焚，大会战和议会的媾和，卡里的复仇，对弗洛西的媾和。

火焚尼雅尔是毁灭，是惨败，是命运对传说中的英雄的判决，也是社会本身的失败。大会战

后在议会上的议和，显示出伟大的和平愿望的力量，当然，这种愿望以后终于带来了美好的结果。

尼雅尔是伟大的和平维护者，在临死时还说着氏族社会的人常说的话："我不出去了，我是一个老头儿，未必能够为自己的儿子报仇，可是我不愿意忍辱偷生。"同时斯卡尔普赫丁也对卡里说："我一想到姐夫要能逃命就会给我们报仇，我就觉得很高兴。"

火焚尼雅尔以后，西达的哈尔就超出了氏族复仇的习惯说："这一次我也想证明我是一个渺小的人物…… 我打算为和平而牺牲，我不为我的儿子要求赔偿，还向我的敌人宣誓，我要保持和平。"

为什么人民政权时代的冰岛人民和《尼雅尔传说》的作者认为迫切需要解决氏族社会的这个社会问题——和平问题呢？

因为这些人认为他们这些代的幸福都决定于这个问题。《尼雅尔传说》的作者也是这样想的。

"《尼雅尔传说》的理想人物并不是豪了，也不是大小崩德，不是水手，也不是骑士，更不是神

甫。那么它的理想人物是什么人呢？它的理想人物是身体、智力和道德都十分健全的人。"E. O. 斯维因逊教授在他所著的《尼雅尔的笼罩下》[1] 中，天才地分析《尼雅尔传说》的时候，就这样写过。

为什么人是《尼雅尔传说》的理想呢？因为这个作品的基础（思想方式和道德规范）源出以人类尊严为主要因素的氏族社会，虽然这些规范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可是规范本身依然存在。阶级分化虽然变得很显著，可是统治阶级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暴力和压迫的机器），因此还没有征服人民，还不能侮辱个人的人格尊严，也还不能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改变现有的社会道德规范。

上面我们简单地比较了一下冰岛人民政权文学和当时西欧阶级社会文学，这种比较证明冰岛文学远优于封建欧洲的文学。

尊敬人而不问他属于哪一阶层的理想，已经成了十八世纪的革命口号，例如革命诗人彭斯就曾经歌颂过这个理想，他说："人无论如何总是

---

① 埃纳尔·奥尔·斯维因逊：«Á Njálsbúð»，雷克雅未克，1944年版。

人。”在人民政权最繁荣的时期，冰岛崩德社会实现了这种理想，这正是那种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是《冰岛人传说》和《尼雅尔传说》的英雄人物产生的基础。

为什么其他任何氏族社会或和氏族社会接近的社会都没有创造出象《尼雅尔传说》这样的真正人间悲剧呢？

在荷马史诗的伟大人物的灵魂中，就没有象《尼雅尔传说》的人物那样的二重性。无论是荷马史诗的人物意识中，或者是这诗的作者或说唱者的意识中，都没有《尼雅尔传说》中那种比任何《冰岛人传说》反映得更艺术化、更明确的社会问题。冰岛英雄时代距离文明期很近，不久就出现了文学。冰岛人的古代氏族社会上层建筑（氏族关系、道德规范）和经济基础（这个社会内部产生的大地主）之间的矛盾持续得长久得多，解决的方式也不同。当然，冰岛贵族不象希腊贵族那样强大。但是冰岛崩德拥有巨大的私有财产的时期，比它的希腊兄弟阶级长得多。他们是独立的，个人发展的机会较多。同时他们发展得那样慢，以致三百年间代代都是为了这一个问题而费尽心

思。每一代都产生了杰出的人物企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从奥拉夫·保林和戈狄阿斯克尔起，到人民政权颠覆的时候止，优秀的冰岛人民都在竭力谋求内部和平和制止内讧。他们的高尚的企图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热烈的支持。优秀的传说中反映了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斗争。贤明的立法人指出了解决困难的道路，得到人民的重大同情。象基楚尔·伊斯列夫逊等主教，人民认为他们能解决这个迫切的问题，因此热爱他们。

许多代人经常碰到同一问题，所以《尼雅尔传说》中形成重唱的迭句，到收尾时越来越热烈，正如人民政权最后阶段，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要求在人民的思想中变得越来越迫切一样。甚至在斯土隆时代，大豪丁之间的内战成了社会发展最重大的障碍的时候，《尼雅尔传说》的作者还问豪丁说："难道你们不能象弗洛西和卡里那样，虽然焚烧了弗鲁古穆里[1]还是媾和，或者象卡里和希

① 焚烧弗鲁古穆里是斯土隆时代冰岛豪丁斗争中的戏剧性插曲（1253年，在弗鲁古穆里的基祖尔·托尔瓦尔德逊的宫廷里，他的儿子正结婚的时候，敌人夜间前来袭击，焚烧了宫廷和宫廷里的许多人）。——俄文版校订者

尔狄艮那样，虽然杀死了亲人还能媾和吗？”

在一切社会中仅有的冰岛社会中产生了象《尼雅尔传说》这样的艺术作品，是因为世界任何地方在氏族社会最后阶段都没有这种对社会矛盾的顽强斗争。

同时必须注意下列问题：

（1）世界上任何地方在这样接近文明时代时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斗争。

（2）世界上任何地方氏族社会的解体过程都不象冰岛这样特殊而漫长（二——三世纪）。

（3）每一代都企图克服这些矛盾，当然有成有败，可是《冰岛人传说》的伟大人物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

（4）在这样争取建立和平的斗争的条件下，就产生了其他民族在这个阶段所没有的更矛盾的更强有力的人物。

（5）这样就使传说的作者有材料来创造出其他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社会中所没有的那种更特殊、更伟大的人物。

（6）《尼雅尔传说》也和其他《冰岛人传说》一样，是为了生活在类似传说中所讲述的条件下的

人民而创造的。其他国家英雄时代的创作多半带有较晚的时代的贵族生活或宫廷生活的影响（例如《伊利亚特》和《尼贝龙根之歌》）。

《尼雅尔传说》与其说是人民政权的政治和民族的悲剧，不如说是氏族社会的悲剧。我们现代的人可能认为火焚尼雅尔是人民政权崩溃的象征，可是在十三世纪人民的意识中，即使不是很准确，也大概是象征着历代人民和平愿望的破灭。当然，和平愿望破灭的后果不仅使人民政权变成大豪丁的国家，而且冰岛也失去独立。可是生活在公元1290年前后的一代人民对于这一点并不了解，我们今天根据冰岛六百年异族压迫的痛苦经验，知道如果豪丁停止内讧，这一代人民是能够对付挪威国王的。

贝尔格托尔斯赫瓦尔的崩德尼雅尔，是氏族社会中最完美的一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他是《冰岛人传说》中最特殊的主人公，他极鲜明地象征了冰岛人民政权在与它类似的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尼雅尔无疑是各民族在英雄时代这一发展阶段一切传说和诗歌中最卓越的主人公。这个“军事民主制”的历史阶段（恩格斯的说法）首先保

留了关于英勇的战士英雄和美人的回忆。这就是赫克脱和美丽的海伦的时代、西古尔德和布伦希尔德时代、基亚尔丹和古德隆时代[①]。

于是就在这个英雄世界里出现无须老人，这种人在田里运粪，从来不拿武器。

这种英雄是智者、维护和平者、精通法律的专家、革新家，同时也是世界文学中所创造的最伟大而鲜明的形象之一，它是由于冰岛形成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产生的。尼雅尔的形象就是冰岛氏族社会在英雄时代世界文学中最宝贵的贡献。在印第安人中成为哈依瓦撒神话的东西，在冰岛人却变成了永远伴随着许多代人的有血有肉的活人的形象。

冰岛人民企图把氏族社会变成和平自由的社会（即没有国王和国家的社会），这种伟大的尝试创造出这样伟大真实的形象。正如对严寒的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困难的斗争把移居冰岛的北

---

① 基亚尔丹和古德隆是《拉克斯达尔人传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参看《冰岛传说》，莫斯科，1956年版），他们的命运很象西古尔德和布伦希尔德（冰岛英雄时代的主要人物）的命运。——俄文版校订者

欧海盗变成革新家一样，人民也把北欧海盗尼雅尔（如果根据他的训言①片段来判断）变成英雄时代最伟大的智者和和平维护者。

一代代的人民把自己的和平愿望加在这个形象身上。对于奥拉夫·保林、戈狄阿斯克尔、西达的哈尔和智者格斯特②等人的纪念，使尼雅尔的形象有了生命力和真实性。一代代在和平斗争中体验悲剧的人，在他们继承的这个形象上加上新的特征。正如许多代人从主宰大自然的神那里窃取火供人类使用，以普洛米修斯来体现自己的功勋，赋予他那样的威严和勇气，使他永远成为伟大的叛徒一样，冰岛人民政权时代的许多代人也以尼雅尔（这个在困难时刻帮助一切人的善良智者）来体现自己的和平愿望。

最后，《尼雅尔传说》的佚名作者以其天才的手笔对人民的素材进行加工，创造出那样生动而

① 就是《尼雅尔传说》的主人公的原型尼雅尔所编辑的训言。——俄文版校订者

② 智者格斯特是十世纪末叶——十一世纪初叶的冰岛豪丁，他的智慧和热爱和平的精神非常有名。《拉克斯达尔人传说》中讲到他的故事（参看《冰岛传说》，莫斯科，1956年版，第320页及以后各页）。——俄文版校订者

真实的艺术作品，冰岛人认为其中的事实都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它描写各代人民的生活经验和当时社会的历史，都是极其真实的。

《尼雅尔传说》是冰岛氏族社会经典艺术作品，这部作品是从冰岛最初尝试在古代自由的基础上创造和平社会的时候起到十三世纪这个尝试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止的期间创作的。尼雅尔终身为和平而奋斗，弗洛西虽然在思想上有分歧，可是毕竟热望和平，这两个爱好和平的人都是勇于牺牲而不畏死亡的。复仇主义的代表希尔狄艮和卡里，最后也结婚了。

于是，冰岛人民所企图拯救和改善的社会制度——人民政权灭亡了。但是冰岛人民的社会生活体验，却变成了它的文学的泉源，不朽功勋的泉源。

《尼雅尔传说》是从移民到冰岛来的分散的一批人形成统一民族的时候起，冰岛人民心中就酝酿着的多年宿望的最美好的实现。“只有一样东西将永垂不朽，那就是关于光荣事业的纪念。”①

① 《太上箴言》中的一段（《艾达》，第 299 页），一般人认为它总括了古代道德，并且成了谚语。——俄文版校订者

第 三 章

冰 岛 的 国 家

一

挪威国家的形成

为了理解冰岛国家的形成过程，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由国王和大贵族领导的挪威国家的形成过程。只有这样双方平行研究，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冰岛国家的发展。同时也不应当忘记，挪威国王领导的大贵族为自己的利益而创造的国家，在挪威联合成统一的社会和国家方面进行了巨大的、进步性的工作，可是冰岛团结全国居民的统一社会，却已经在十世纪人民政权时代建成了。

挪威统治阶级创造了国家，消灭了氏族社会制度，从而剥夺了这种制度赋予自由公社社员的自由和权利。在研究这个过程的时候，必须谈一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所分析的国家三特征。[1]这三个特征是：

（1）向居民征税，这是氏族社会根本没有的。

（2）成立国王的亲兵，也就是国王和大贵族可以用来反对人民的特殊武装部队。至于氏族社会则为统一的自由人的武装集体，它的上面没有任何最高权力。

（3）国家划分为特殊地区，各区由国王任命自己的官吏来治理，而以前人的集体是根据血统的联系（氏族）或根据自由选择而形成的，自己选举首领和族长。

下列各项都和这些特征有关系。

国王夺取了氏族社会人民大会的立法权而自己掌握这种职能。

国王或大贵族和国王的官吏成了司法当局，而以前则由自由公社社员自己选举的全权代表进行审判。

同时，千百年的习惯、法律、氏族社会所特有的思想方式也都破坏了。教会成了统治阶级实现它的目标的最有效、最有力的武器。当时教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6—169页。

的教义和精神权力所依靠的，是它的纲领和活动中的积极方面。只有教会才能铲除氏族社会存在了成千上万年的古老思想体系，消灭氏族社会关于继承、婚姻和信仰方面的各种制度和传统。

现在我们略谈一下挪威的国家发展和氏族社会制度灭亡的一些因素。

征 税

征税是对氏族社会自由成员建立剥削权力的第一个证据，同时也是最容易感到的证据。从统治阶级方面来说，它是毫不掩饰的剥削。如上所述，崩德认为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为土地而向国王及其官吏（管理人员）纳税。斯诺里在《爱吉尔传说》中把美发王哈拉尔德描写成剥削者时，正是这样说明他们的观点的。

后来就开始了反对这种剥削的抗税斗争，税是奴役和压迫的主要象征，实际等于剥夺了土地，因为在自由公社社员看来，占有土地是他的自由和权利的保证，也是他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的保证。

国王、大贵族、官吏、王室亲兵的一方与由自己的首领所领导的崩德的另一方之间的斗争，延续了一世纪又一世纪。

每个继承王位的国王不顾崩德的反抗，企图保留旧税，甚至增加新税。可是在历史上某些时期，国王也被迫考虑人民的要求，取消一些税，正如斯诺里所写的，“把崩德世袭的土地归还他们”。不只一个国王有过这种情况。

例如美发王哈拉尔德向崩德征税，可是阿达尔斯坦的门徒哈康却认为必须“把崩德世袭的土地归还他们”，以便获得他们的好感而成为他们所拥戴的国王。斯诺里对这一点写道：

“作为交换条件，他保证使全体崩德成为自由人，确认他们占有土地的权利。他这些话立刻受到全体崩德热烈赞同，到会崩德高声欢呼，都说愿意拥戴他作自己的国王。特隆德人[①]也拥护他为全挪威国王。当时哈康才十五岁…… 这时乌普兰人听说特隆德人自己选举国王，这个国王一切都和美发王哈拉尔德一样，只有一点不同，

① 特隆德人是特隆赫姆（即现在的特兰尼拉）的居民。——俄文版校订者

哈拉尔德奴役全国人民，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而哈康却愿意每一个人都幸福，保证把以前哈拉尔德王剥夺的崩德世袭的土地归还他们。大家对于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于是互相传告，就象一片草原野火一样，立刻传遍了全国，直到东方边缘。”①

因此哈康就得了“善良王”的绰号。

阿尔菲娃②的两个儿子在斯提克拉斯塔狄尔③战役以后夺取了政权，他们也象圣奥拉夫一样，向人民收税（甚至比圣奥拉夫的税还重些）。丹麦统治阶级征收的捐税甚至超过了挪威的统治阶级。但是崩德心里明白，他们受骗了，因为他们帮丹麦国王和国王圣奥拉夫作战，本来是为了反抗圣奥拉夫的压迫，可是现在却来了新的压迫。斯诺里写道：“他们答应给你们和平和良好的法律，可是现在你们仍然受剥削和奴役，他们都是

① «Heimskringla, Hákonar saga góða»，第1章。

② 阿尔菲娃的两个儿子——斯文和哈拉尔德——是丹麦国王克努特大王和阿尔菲娃的儿子，阿尔菲娃实际上是丹麦的女王。——俄文版校订者

③ 在斯提克拉斯塔狄尔战役（公元1030年）时，圣奥拉夫原打算夺回挪威王位，但是以后战败被杀。——俄文版校订者

压迫你们的。”

斯诺里这样描写崩德的地位:“任何人不经国王许可，就无权到国外去。如果有人违抗命令任意出国，那么他的财产就成为国王的财产。任何人如果杀了人，那就失去土地和其他财产。如果有人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而继承了遗产，那么这种遗产就成为国王的财产…… 国王可以任意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房屋，崩德有替国王建筑这一切房屋的义务。凡是出海的人，不论到什么地方去，都必须向国王交纳海岸税（五条鱼）……此外还有一种法律，规定丹麦人在挪威享有高度尊敬，一个丹麦证人等于十个挪威证人。”[1]

崩德和他们的领导者起义来反对这些新措施。因此他们派人到霍尔姆加尔德(诺伏哥罗得)请求圣奥拉夫的儿子玛格努斯到挪威作国王。斯诺里毫不隐讳崩德拒绝阿尔菲娃的儿子斯文为国王，而拥护玛格努斯即位，他们选举玛格努斯为国王，只是因为他答应取消阿尔菲娃的儿子们所实行的为人民所痛恨的各种税（就象以前善良王

① «Heimskringla, Ólafs saga helga»，第 239 章。

哈康取消哈拉尔德和公希尔德的儿子[1]的捐税一样)。

但是事实上玛格努斯打算背弃他对崩德的诺言，继续保持掠夺性的捐税。

但这时有一个冰岛人出来干涉，他是一个值得冰岛人民引以自豪的人，因为他不但有诗人的天才，而且有政治上的睿智，为人高尚而勇敢。这个人是从没有国家也没有税的冰岛氏族社会教养出来的，国家的压迫不能使他屈服，因此他向国王说明真理时毫无所惧。当时氏族社会的遗风对国王的影响还很大，国王和崩德还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认为满足崩德的要求是最明智的办法。

阿尔尼斯的西格赫瓦特·托尔达尔逊向国王说明当前情况，并对在这种局势下应该怎么办提出忠告。他在《直言书》中说明崩德的要求和申诉。

他向国王举出阿达尔斯坦的门徒哈康为例，说明崩德要求恢复哈康的法律：

　　哈康已在费提耶丧命，

---

[1] 公希尔德的儿子是血斧头埃里克和公希尔德的儿子，他们和自己的兄弟灰斗篷哈拉尔德（大约在960—970年间统治挪威）一同执政。——俄文版校订者

一代贤王享美名，
有人抢劫他严惩，
因此受到人爱敬，
阿达尔斯坦的门生，——
制定法律传至今，
崩德牢牢记在心：
谁也不敢破坏和平。

西格赫瓦特描写人民由于玛格努斯随同西格赫瓦特等人从霍尔姆加尔德归来而万众欢腾的情况。他提醒国王注意，国王曾保证取消人民的各种国税负担。

年轻的主上！
我和你来自东方，
愿人们能听到，
你是一国之王！
我的主上，
愿你在位期间，
他们都齐声称赞：
"我们头上有了青天！"

西格赫瓦特向国王提起他在乌尔瓦松德所作的诺言，并且指出国王至今还没有履行这诺言。

主上，请你倾听忠言，
不要气忿。
忠言将使
国王获得美名：
你向崩德答应，
一切法律严遵，
可是这诺言你没有履行，——
崩德正在纷纷议论。

以后他又历述国王对待崩德的不公正的行为。下面是他提出的一条最严厉的谴责。他说：

啊，战士，
是谁劝你干这暴行，
要宰杀崩德的牲畜？
你对自己的人民，
大肆抢劫，
任意欺凌，
你这样残酷，
激起全国人民公愤。①

① 西格赫瓦特对国王宰杀人民牲畜所说的话，是氏族社会道德观念的特征。国王在自己国土以外是可以这样作的。可是国王欺凌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氏族集体，却引起武装的崩德社会全体人民的义愤。

西格赫瓦特号召国王倾听崩德的要求。他警告国王说：白发苍苍的族长，氏族的首领，都开始威胁科农，崩德在秘密商量什么事情，人民虽然沉默，但是这是不祥的沉默。他恐吓国王说人民有可能起义，他说：

白发苍苍众崩德，
正在打算来造反，
公爵处境受威胁，
我们必须防祸乱。
崩德个个很森严，
低头俯视不开言，
不祥祸事在眼前，
看来情势真危险。

西格赫瓦特对于人民忿怒的原因毫不隐讳，因为国王夺取崩德的世袭土地，因此大家一致决定反抗国王。他说：

人民判断很合理：
国王根本没权利
夺取我们的土地，——
崩德准备来起义。
如果祖先遗留的土地，

王室的伯爵们
要用武力来夺去，
那就是公开的劫掠。

西格赫瓦特在1038年就是这样歌唱着。

年轻的国王听从了他的劝告，他在兰格雅尔松德庭格上宣布取消古拉庭斯拉格和弗罗斯塔庭斯拉格[1]崩德的捐税。关于这种情况，斯诺里说：“全国人民爱戴国王玛格努斯。人民由于他这种行为而称呼他为善良王玛格努斯。”

冰岛人民非常注意这一点，如果国王倾听崩德的要求，就称呼他为善良王，如果国王加强国家的统治，就给他起一个恶劣的绰号。

善良王玛格努斯的继承者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压迫，因此，人民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严肃王哈拉尔德。

他征收极重的税，这种重税在挪威以后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因此，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一个国王再获得“善良王”的称号了。

---

① 古拉庭斯拉格和弗罗斯塔庭斯拉格是古代挪威由共同的庭格联合起来组成的地区。最初是部落联盟。——俄文版校订者

我们对国家这种因素的研究就到此结束，以后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不过国王还不仅限于征税。税不是自行征得的，为此征税还需要政权，需要国家有组织的暴力，需要比崩德更强大的服从国王的军队。

王室亲兵的发展

王室亲兵是国王的私人军队，从美发王哈拉尔德时代起就已经开始在加强。大贵族（例如埃尔林·斯基雅尔格逊[①]）自己也建立了私人的军队——亲兵。

严肃王哈拉尔德到过君士坦丁堡，见过强大的国家，根据亲身的体验，知道什么是王室亲兵（即统治者的私人军队），特别是诺曼亲兵。他决定建立这样的亲兵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他自己要作这个军队的独揽一切的主人，同时不许可挪威任何贵族有自己的军队。“以前国王仅希望自己

① 埃尔林·斯基雅尔格逊（死于1027年左右），是挪威的大豪门，曾对挪威国王圣奥拉夫进行斗争，因此倒向丹麦国王大克努特。——俄文版校订者

的亲兵比个别贵族的亲兵强大些，可是这时国王却要求除他以外任何人也不许有亲兵。”①

斯诺里描写国王利用这种亲兵的情况时说道：

“这一年的冬天，国王哈拉尔德率领大军到劳马利克去了。他追究崩德的责任，说崩德欠了他的税，因此使对他作战的敌人增加了势力。于是他下令逮捕崩德，其中有的打成残废，有的被杀，很多人的财产被没收了。能够逃跑的人都逃跑了。他命令放火烧房，把全区变成一片瓦砾。以后国王哈拉尔德又到海德马克（现在的赫德马克），他在那里也是放火烧房，破坏的程度不下于劳马利克。以后他又到哈达兰（现在的哈德兰）和克林加里克（现在的林格里克），在这些地方大肆烧杀……从此崩德农民就向国王无条件投降了（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注）。”②

挪威崩德农民由于这种恐怖而不得不向以烧杀为手段的国家屈服。诗人提奥多尔夫·阿尔诺尔逊甚至在颂歌中也很巧妙地描写这种情况，他

① A. 霍姆森：《挪威史》，奥斯陆，1949年版，第1卷，第226页。

说:“火焰使赫林加人死亡”,“不幸的人民被火烧死光”。

国王哈拉尔德不择手段地摧毁人民的抵抗。

② 关于这个事件,提奥多尔夫〔1〕说道:

我知道,哈拉尔德的大军,
旗开得胜,
这个魔王既不饶恕霍尔米人〔2〕,
也不放过劳米人〔3〕,
这些人哪有能力,
同火斗争。
个个葬身火窟,
这些不幸的人民,
那些坚忍的人,
连房屋一起被焚。
公爵还恶毒地
用石块毒打海尼人〔4〕。
人民悲惨地
祈求饶命,
可是全无效果,
一片火焰烧光了赫林加人〔5〕。

〔1〕提奥多尔夫·阿尔诺尔逊是冰岛的歌唱诗人,死于1066年左右。——俄文版校订者

〔2〕霍尔米人是博恩霍姆岛居民。——俄文版校订者

〔3〕劳米人是劳马利克的居民。——俄文版校订者

〔4〕海尼人是海德马克的居民。——俄文版校订者

〔5〕赫林加人是赫林加里克的居民。——俄文版校订者

斯诺里描写他的暴政时这样说："国王哈拉尔德非常严酷而专横，他在国内的政权越巩固，他的这些严酷专横情况也就越发厉害。于是最后大多数人不敢反对他，对他的愿望不敢丝毫违抗。"

提奥多尔夫曾这样说过：

国王的命令
全体人民只好赞成
低头恭顺地执行，
人民别无他路可循！……

这个国王用这样的方法为建立暴力政权扫清了道路，他知道必须使崩德丧失领导者。他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择手段。

扬弓手埃纳尔[①]曾经领导崩德抵抗，因为这种抵抗是符合善良的豪丁的利益的。"当国王的仆从在庭格上控诉崩德的时候，埃纳尔就为他们辩护，他精通法律，即使国王亲自出席庭格，他总能坚持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崩德都支持他。国王因此大怒，他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大争辩。埃纳尔说，如果国王破坏崩德的法律，他们决不

① 扬弓手埃纳尔是十一世纪前半期特兰赫姆的大豪门。——俄文版校订者

能容忍任何这类不正义的行为。”①

大家都知道，后来国王下令杀害了埃纳尔和他的儿子英德里第。

于是，国王的军队，王室亲兵就踏着崩德及其领导者的尸体而打开了道路。

严肃王哈拉尔德从君士坦丁堡运来很多金银，这种情况对巩固他的国家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用这种财富来动摇氏族社会的权利。

国王政权的发展是起伏交替的②，有时它衰弱了，有时它又重新增强了。但是总的说来，在

① «Heimskringla»。

② 下面是较晚时期私人军队发展的一个例子。在《玛格努斯·埃尔林格逊传说》（《挪威史》）中讲到瘸子埃尔林对待反抗他的崩德及其领导者的手段。阿楚尔在希辛岛上代表崩德反对埃尔林的要求。埃尔林对于这种反对所采取的手段是：“在圣诞节以后第六天的夜里，埃尔林跑到岛上去，包围了阿楚尔的住宅，把他烧死在家里。埃尔林一共杀死了一百人，烧毁了三座庄院。以后他就回到科农加赫拉去了。从此以后，崩德就到他那里去纳贡”（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注）。

国王的私人军队经常进行这样的掠夺出征。虽然这篇传说的前面说道：“当时挪威国家十分繁荣，崩德也很富强，不但不习惯奴役，也不习惯贵族军队给他们带来的战争。”可是上述情况依然是毫不足怪的。

最后国家（即大贵族、国王为之开辟了道路的统治阶级的政权）充分强大而巩固得能够彻底摧毁崩德以前，王权是变得对人民越来越危险的。

除了税（压迫的手段）以外，还出现了王室亲兵，这是和崩德群众没有关系的政权的具体象征（崩德以前是统一的“军队”），因为这种亲兵只服从国王。

国家是国王和统治阶级管理全国时所必需的工具，以后它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此外还出现由国王任命的管理全国各地区的官吏，以代替历来根据出身而由人民选举的领导者。

全国划分为由国王官吏管理的区域

统治阶级建立了国家以后，要铲除氏族制度所特有的管理方法，用自上而下任命的国家代表者来代替人民的领导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据斯诺里证明，美发王哈拉尔德派忠实于他的人作挪威各地区的管理人。斯诺里还在托罗尔夫·克维尔杜尔弗逊的历史[1]中指出这样造成了什么样的悲剧。

虽然用国王的傀儡来代替选举的领导者这个过程早已开始，但是毕竟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期间才能完成。许多年来，国王一直企图和氏族社会的机关对国内各地区的管理问题达成特殊协定，使以前人民所公认的民选首领或庭格任命的首领继续担任国王官吏的职务。但是这种“连得曼”并不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他们和两方面都有关系，并且通常和自己的氏族及赫拉德②关系更密切些，虽然他们和崩德之间的阶级差别已经很显著，其中有些人变成了大地主。但是他们的权力和势力，在十一世纪，还是来自崩德选举他们时所担任的领导作用而不是来自他们的财产（斯诺里关于提奥特的哈利克的故事，证明大贵族个别代表人物对崩德的专横和剥削发展到什么程度）。

国王（即国家）为了彻底切断崩德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消灭许多古代贵族的代

---

① 托罗尔夫·克维尔杜尔弗逊的历史是《爱吉尔传说》中的故事（参看《冰岛传说》，莫斯科，1956年版，第63—99页），很多人认为它是斯诺里·斯土鲁森的作品。——俄文版校订者

② 赫拉德是挪威和冰岛古代地区名。——俄文版校订者

表人物，而用变成“连得曼”的官吏来代替。

一般命运的戏弄就是这样，正是国王斯维里尔[1]这种人，对挪威国家(国王和大贵族政权)的巩固所起的作用比任何人都大，特别是他消灭了大部分旧贵族，而用和崩德没有氏族联系的“连得曼”来代替。

国王和代表会议
“自上而下地”任命的官吏

十二世纪下半叶，玛格努斯·埃尔林格逊和瘸子埃尔林[2]，以及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国王斯维里尔，都极努力地巩固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政权。

1153年召集挪威事实上的第一次国会，这是国王在教会支持下任命的会议，换句话说，是由“自上而下的命令”放在人民头上的会议，它和人

---

① 斯维里尔领导毕尔克宾纳派运动(见后)，1184年为挪威国王(死于1202年)。——俄文版校订者

② 瘸子埃尔林(死于1179年)，挪威豪门，他使他的儿子玛格努斯·埃尔林格逊(1156—1184)即位为国王，并且为了保证他的政权而斗争，在和毕尔克宾纳分子战斗中阵亡。——俄文版校订者

民自己的机构庭格根本不同，而且和它相反。红衣主教尼柯拉斯对于建立这种放在人民头上而与人民为敌、表现得很明显的统治阶级和国家的机关，起了重大的作用。为了替国家和统治阶级政权开辟道路，必须完全消灭古代庭格及其遗产。

教会对国王建立国家及其机构给了重大的援助，绝非偶然。教会摹仿罗马国家的组织，在四世纪时转而为罗马统治阶级服务。因此这个保留古代剥削政权遗产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多的教会，能够利用这种遗产来加强与他联盟的国家，并且用教会的神圣性来为国家作掩护。教会、国王和世俗大贵族有共同的利益联系，因为他们都占有领地，都可以剥削人民。

1153年的挪威国会是第一个正式的国家政权代表机关，它有权决定国王人选问题，同时这个机关掌握了以前属于庭格和人民的权力。

1163 年，玛格努斯·埃尔林格逊在卑尔根加冕，从而成为挪威第一个“神赐”的国王，得到了神和圣奥拉夫封给他的国家，这是上述过程的直接继续。换句话说，氏族社会的“军事首长”连形式上也不由人民“选为国王”了。从此以后国家政

权与人民完全无关，变成“自上而下”的神授政权。统治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法律规范、道德（即宗教）基础以代替氏族社会所依据的人民权利。教会促进了这种基础的巩固，由此而取得的报酬是向农民收税，关于这一点，斯诺里在大主教埃斯坦和瘸子埃尔林的谈话中[①]讲得很清楚。

“自上而下”夺取政权能产生种种后果。1177年，斯维里尔利用先例，命令他自己任命的“信托人”在弗罗斯塔庭格斯拉格的埃拉尔庭格上宣布他为国王，以后又命令为他自己加冕。因为国家政权的形式已经出现，只要有敢于使用这种政权的强者就行了。

以后，国家的发展非常迅速。

氏族社会以人民为基础，它的机关是民主的，选举方法按照当时最自然的方法，这些机关都隶属于人民，由人民监督。

统治阶级的国家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国家的上面有神（“国家的抽象化”），其次

① «Heimskringla, Magnússaga Erlingssonar»，第21章。

是神所“任命的”人间王国的“神的代表者”：教皇和国王，而教皇和国王再任命他们手下的一系列由高而低的各级官职，依次类推。

1153年召开的挪威国会，目的是取消庭格的立法权。当时当然没达到目的，可是毕竟作了初次尝试。经过一百年以后，“变法王”玛格努斯（1270—1280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从此国王的法律到底排斥了人民的法律。

十二世纪末，古代的官职拉格曼就消灭了。以前拉格曼和立法人是人民在庭格上所委托的代表者，可是到了国王斯维里尔时代，拉格曼就成了国王所委托的人或国王的官吏，他只隶属于国王，为国王服务，由国王“自上而下”地任命。1153年以后，教会组织中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人民被剥夺了选举神甫和主教的权利，这种权利全归教皇和大主教，教皇和大主教同时掌握了教会的领地。他们的经济力量又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权力。

于是就发生了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革命”。国王所领导的统治阶级在教会的精神援助和组织方面的援助与领导之下，逐渐剥夺了民族

社会的权力和一切权利。崩德逐渐受各种税和徭役的压迫。他们的土地终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在公元1200年左右，挪威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的实际主人，只是一百二十个大贵族的代表人物和教会。氏族社会的各机关逐渐丧失了权利和影响，直到最后老哈康时代，整个权力完全集中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中。国家就这样彻底形成了。

这样的"革命"并不是不流血的。从美发王哈拉尔德的战争、各代奥拉夫的采用刑讯、严肃王哈拉尔德的罪行，一直到十三世纪各代国王和大贵族的残暴行为止，在这个期间，暴力和欺骗始终是统治阶级夺取自由公社社员的土地、社会上的权力和立法权的手段。国家政权的残暴行为曾经引起崩德的起义，可是起义的领导者都是些不坚决、不可靠的人。

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以后，阶级分化十分显著，各阶级开始意识到阶级的分化，并且它们的思想也带上了阶级性。

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比崩德群众发展得快得多。崩德的眼光窄得多，他们的思想方式和周围地区、赫列普、赫拉德的联系，比较少数强大的

大贵族保持得更久。大贵族从十三世纪起就有意识地要把挪威国家的建设工作无论如何要进行到底。他们知道国家在镇压崩德和贫民的反抗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他们有多大利益。虽然个别贵族有时还站在人民的一边，可是他们也都是知道这一点的。

1208 年结成的巴格勒派和毕尔克宾纳派①缔结的联盟，是两个大贵族党派的联盟，这时候大贵族是古代氏族贵族和斯维里尔国王时代新贵族的调和。挪威历史学家安德列斯·霍尔姆逊关于这种调和的原因写道："氏族复仇的情感过去是战争的动力，现在让位于阶级意识，即同属于一个阶级的感情。统治阶级不得不团结起来。"

因此，崩德的起义就一次接着一次地爆发。

1213 年，特仑尼拉格崩德起义反对地方总督，抗缴地租和捐税。国王英吉和他的异父母兄

① 巴格勒派和毕尔克宾纳派是十二世纪末叶到十三世纪初叶挪威两个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巴格勒派（由 baculus 这个字而来，即主教的权杖），是僧侣贵族集团，毕尔克宾纳派（"白桦足"）最初反对大封建主和上层僧侣的暴行。——俄文版校订者

弟斯库里率领强大的连得曼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

当上述两个政治集团的首领决定结成联盟的时候，东部挪威也掀起了起义的浪潮。1217年，法洛庭格上爆发了崩德的起义，杀死了巴格勒派的著名的地方总督拉格恩瓦尔德·哈尔克尔逊。

1218年，斯利通[1]开始起义。《哈康传说》[2]中谈到斯利通时说道："本尼以前是哈拉尔德的雇佣神甫，跟随本尼起义的人民都是极贫穷的人。"但是富人也参加了他的起义。"当时有很多崩德及其子弟参加了他的起义。"等到挪威大贵族彼此媾和以后，老哈康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这次人民起义。

以后里崩派[3]开始起义，在1226年西古尔

---

① 斯利通（字义是"褴褛人"）是挪威居民中最贫穷的阶层，1217—1218年起义，反对贵族，领导者为本尼神甫，他冒充国王玛格努斯·埃尔林格逊。——俄文版校订者

② 《哈康传说》是斯土拉·托尔达尔逊（参看第336页注）所著的传说，叙述挪威国王老哈康统治的历史。——俄文版校订者

③ 里崩派是西古尔德·里崩所领导的反对毕尔克宾纳派的政治党派。——俄文版校订者

德·里崩死亡以前，崩德支持这个起义，此后他们已不能继续斗争，于是里崩派残余就变成了从事抢劫的匪帮。

以斯库里伯爵[①]的精神和哈康国王的名字联合起来的挪威大贵族，把以后各次崩德起义血腥镇压下去。挪威的剥削国家是用崩德的鲜血造成的。

从美发王哈拉尔德起，历代国王都企图建立强大的国家。但是只有在这些强大的国王生存时，国家才是强大的。查理大帝的国家就是这样。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还没有充分强大而完整的社会基础——从崩德群众中划分出来，和氏族社会断绝关系，开始采用统治阶级的思想方式并自觉地作为统治阶级而行动的强大的大贵族阶级。只有当一部分旧贵族变成地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剥削佃农，或长期统治对贵族缴纳各种贡赋的崩德时，这种社会基础才建立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建立强大巩固的国王政权（大贵族和地主统治佃农和被压迫的崩德群众的

① 斯库里伯爵（死于1240年）是老哈康统治初期的共治者。1239年他自己称王，但被哈康所杀。——俄文版校订者

政权）的基础。

自由公社社员民主制的灭亡

自由公社社员的氏族社会灭亡了，在它的废墟上产生了以国王和大贵族为首的国家。

古代氏族社会两个主要职务——立法人（即平时领导者）和科农（即军事首领）——的发展情况，是上述过程的象征。

斯诺里·斯士鲁森描绘了氏族社会这两种代表者和领导者以前的典型状况，叙述拉格曼托尔格纽尔和瑞典国王奥拉夫在乌普萨尔庭格上冲突和托尔格纽尔发言的情况。托尔格纽尔代表崩德，作为代表拥有权力的一方说话。

利奥萨瓦特恩的戈狄托尔格尔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也提起了这一点。

当氏族社会（平等的自由公社社员的军事民主制）开始解体的时候，科农或国王当然就成了氏族社会内部形成并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和象征。他就变成了政权的代表者，垄断了武器和军队，把这一切变成反对人民和社会的工具。

这种“代表者”的地位越来越高出于人民之上，最后变成“神赐的”国王，而不是人民的意志所选出的国王。

而立法人的职务就相应地降低了它的意义和荣誉。平等的崩德社会里，立法人最初本来没有任何权力。等到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形成最强大而富有的大贵族阶级以后，这种依靠人民信任的领导者职务的社会基础就动摇了。这种职务就失去了以前的意义，蜕化成国王所任命的一个国家官职。

当老哈康被选为国王的时候，挪威拉格曼的演说象是悲剧的尾声，氏族社会的临葬悼辞，氏族社会只剩下了一个影子，因为大贵族实际上已经把它完全消灭了。把托尔格纽尔的大胆的、辉煌的雄辩演说和拉格曼粉背人公纳尔在卑尔根的可怜的演说加以比较，也是很有趣的。下面就是《哈康传说》中关于这个演说的情况。

“公纳尔慢腾腾地开始演说道：‘陛下，您让我解决您所争执的挪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分配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把它从一方面夺过来交给另一方面，这件事对于一个贫民的儿子来说，不

是一件容易事情。我和别人一样，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有战战兢兢毫无把握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国王斯维里尔任命我这个职务的时候，只命令我解决贫民之间的纠纷，而不是贵族之间的纠纷。特别是有关系的人都在场的时候，我就更显得极渺小了。我不久前听说拉格曼否认对他的控诉，他们大多数人都害怕政权，因此我也不敢担负这样重的责任——解决这个纷争。既然贫民的儿子知识很浅陋，由于不学无术解决不了这样重大的问题，也许其中有些人愿意站在您的朋友方面，那么就让那些知道真理的人来说吧，别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再不然就让那些说话不怕惹人讨厌的人来说吧……'"

斯土拉·托尔达尔逊是冰岛的立法人，也是一个坚决反对国王政权的人，他描写这一段演说的时候，未必不知道它具有历史性悲剧意义。他记得他所亲眼看到的繁荣的氏族社会的伟大景象，把这篇演说写成崩德民主制的尾声。

以侵略的统治阶级为首的可怕的挪威国家，经过三百年的斗争，摧毁了挪威氏族社会及其机构，这个国家是冰岛的敌人。这种统治阶级的国

家对于冰岛的大豪丁是不小的引诱，有很大诱惑力。至于冰岛人民却提心吊胆地看着它，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整体，而掌握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又是非常狡猾而强大的。

冰岛人民政权和挪威国家相反，它由氏族制度继承了热爱自由的精神和伟大的力量而加以发展，到十三世纪，由于大豪丁背叛人民而发生内讧，使人民的力量瘫痪了，因此人民政权也就削弱了。

从此双方的力量就不平衡了。

二

冰岛国家的形成

国家形成的原因

大约在1100年前后，崩德十分之九都缴纳庭格税。当时绝大多数崩德都是土地的主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就是人民政权的社会基础，国内民主制和对外政治独立的支柱。

到了1300年前后，拥有地段的自由崩德人

数就大大少于佃农，同时他们也比1100年时代贫穷得多①。到了十五世纪，自由崩德就差不多完全绝迹了。

劳动者阶级（崩德及其家人）在土地占有方面的显著变化，是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内容。

这里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

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动摇了。古代社会的细胞组织本来是个体经济，个别农户、有土地的自由崩德及其家庭。这种崩德是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劳动者。劳动和所有权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影响了人民政权时代的整个社会。崩德对于耕地的所有制，以及全体农民对于牧场、灌溉地及其他公社领地的公有制，是人民政权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是古代冰岛崩德享有平等和自由的前提，氏族社会的个人力量和人对人的尊敬也是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在那组成集体而独立自给自足的自由农民间保持相互平等，以及作为他们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自身劳动，便是集体持续存在的前

① 参看奥·劳作逊：《移民和传说》，第35—40页。

提。"①

在这个社会里是和谐的，生产力（劳动崩德及其家人、亲属和帮工）和生产关系（劳动崩德对他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制）是符合的。崩德拥有土地、工具和牲畜，自己耕种土地。②

因此，在这种社会里，个人的主要目标，"并非获得财富……而是独立保证自己的生存、作为公社成员的自己的再生产；再生产作为一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的自己，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的成员"③。

以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化呢？

社会经济的细胞组织（属于耕种者的个体经济）解体了，旧社会的性质也从而消灭了，所有者和劳动者结合在一人（自由崩德土地所有者）和一个细胞组织（一个农场）上的情况破坏了。

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 —10 页。

② 当然，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阶级分化过程，帮工和奴隶的地位低于崩德，有些大地主的地位又高于普通崩德，但是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来说，这种分化还不是主要特征。

③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0 页。

一些人（少数地主）成了土地所有者，而其他多数的佃农阶级就成了劳动者。①

随着这些经济细胞组织的解体，主要由享有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崩德构成的社会就整个解体了。随着这个社会的基础的解体，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人民政权、权利平等、对人的尊重和敬爱等美德都逐渐消失。

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

① 这种发展实际上是全人类的特征。经济不平等和阶级分化产生了压迫、阶级斗争和国家。分散在全世界的古代氏族集体分成了阶层，改变了面貌，分成了对抗性的阶级（奴隶和奴隶主、佃农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以往是结合同族的兄弟关系，而这时经过许多世纪艰苦的阶级斗争经验，创造出结合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的兄弟关系，这种新关系最初出现在某些地区，以后及于一国，最后及于全世界，直到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这样的高度，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劳动，通过联合起来反对占有劳动阶级创造的物质财富的统治阶级，能够根本消灭贫困和压迫时为止。全世界劳动者阶级到那个时候就变成了物质财富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又变成了所有者阶级，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就要消灭了。劳动者和所有者结合在一人身上的现象又产生了，世界又和谐起来了。但那时人类变成一个统一的集体，从事共同的劳动，这个统一的集体又分成较小的集体，小集体有它内部的特殊利益（和其他集体不矛盾），也有和其他集体共同的外部利益。因此可以毫无矛盾，毫无尖锐冲突和阶级斗争而和谐地发展着。

崩德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古代社会存在的条件也从而消灭。自由崩德阶级基本上消失了。代替崩德农民而出现的，一方面是大土地所有者（拥有整个地区的土地或几十个地段的土地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佃农。代替十一世纪相对的平等而来的，是一小撮大土地所有者和千千万万佃农之间的尖锐阶级矛盾。

当古代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法律、权利、道德、世界观）崩溃以后，维持充满深刻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新社会的因素是什么呢？

在初期维持古代氏族社会和人民政权的基础是平等自由的崩德的共同利益，他们保持和改进这个社会制度的愿望，千百年发展中形成的氏族关系和忠诚关系，他们自己当中产生的贤明领袖的领导。因此不需要任何暴力政权来防止这种古代社会的解体。社会内部是和谐的，没有相互斗争着的对抗性力量。这种社会的特征是合作而不是分散。

以后这种社会的这些经济细胞组织解体了，主要的财产（土地）集中在土地占有者的手里，佃

农和帮工（绝大部分人民）的命运就是劳动。

有这种对抗性矛盾的社会，怎样防止解体呢？

统治阶级利用国家（为了防止社会解体而创造的强制机器）来达到这个目的。

经济革命造成了一小撮土地占有者，并且把他们变成经济上的统治阶级，随着经济革命之后，就是政治“革命”，土地占有者阶级夺取政权。这种夺取政权的过程历时很长，统治阶级越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阶级利益不同，它就越发坚决地夺取政权。夺取政权过程的表现是教会和世俗地主阶级夺取人民政权机关而用来为自己谋利益。这种夺取政权对统治阶级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困难的。崩德对于自己的戈狄的信任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已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对于戈狄的地位发生变化觉察太晚。当戈狄及其庭格公社的成员都是崩德的时候，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政权可以交给人民所信任的领袖来掌握。但是当社会发展达到豪丁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相矛盾而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利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政权来为自己的阶级谋利益时，这种政权就很容易变成豪丁的专政。

这种情况也正是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发生的。

统治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使古代人民政权的一切因素都变成相反的东西，自由崩德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让位于对佃农的压迫。有财产的统治阶级和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代替了自由劳动崩德之间的平等。统治阶级企图在人民当中养成恭顺服从的心理，以代替人格尊严和热爱自由的情感。对于财富和权力的尊敬代替了氏族社会和人民政权初期的主要特征——对于人的勇敢和力量的尊敬。

十——十一世纪人民政权时代，由于共同的利益而毫不强迫地把崩德结成统一的民族（统一的爱好和平的集体），可是代之而出现的却是越来越束缚人民的国家枷锁。以前在民选的法庭上由平等的人审判平等的人，最重的判决只是逐出社会，这时却代之而出现了阶级法庭，统治者的法庭，人民犯罪时，在法庭上要受拷问、监禁和处罚。以前人民不缴任何税，现在却代之而出现了为统治阶级和国家服务的官吏征税的压迫。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被压迫阶级携带武器是很危险

的，因此统治阶级建立了私人军队来对付人民，于是冰岛人民终于完全被解除了武装。

古代社会就是这样变成与自己相反的东西。在1000年前后还是欧洲一个最自由的民族，到了1600年就变成了欧洲一个最受压迫的殖民地民族，这个民族受到国内外大地主和商业垄断资本家那样严重的摧残，以致以后几百年间它已经濒于绝灭。

这样重大的变化，进行得很慢，可是为了更明确地理解这种关系，本书就把它当作一个事件来讲述。这个变化过程从1100年前后开始，最初进行得很慢，1262年以后才加快（虽然中间也周期性地发生一些局部恢复旧制度的现象），可是自从1551年以后，经过1576年的解除武装和1602年的贸易垄断，国家的压迫就毫无限制了。

在研究以下的问题以前，我们先谈一下1262年冰岛丧失独立地位的情况和这些变化有什么关系。

人民政权的机关变成了大豪丁保证自己加强剥削崩德的权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工具。大豪丁阶级切断了他们和崩德群众的联系，代替戈狄、崩

德的首领、平等人的领导者，出现了地主、统治阶级、剥削贫民阶级(佃农)的压迫者。这些大地主企图和挪威的兄弟阶级建立关系，取得他们的援助。利益的对抗性越发展，大地主就越害怕崩德。

由此可见，冰岛崩德早在冰岛政治上丧失独立而沦于挪威国王政权统治下以前，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领地和政治影响，也就是他们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转入大豪丁阶级之手。因为崩德阶级这个人民政权的支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就不能阻止冰岛丧失独立。

如上所述，十二——十三世纪地主的经济和政治“革命”进行得很慢。优秀的豪丁还是很难和旧制度断绝关系。此外，地主阶级逐渐分裂成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这两部分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既然善良真诚的基督徒对于基督教教义“不理解”，使大豪丁感到危险（例如善人古德蒙）[1]，那么就可以相信，世俗贵族（豪丁）会起来保卫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但是也有时候发生这样的情

① 善人古德蒙又名阿拉逊·古德蒙，是冰岛的主教（死于1237年），他为反对豪丁的暴力而斗争，深受贫苦居民阶层的欢迎。——俄文版校订者

形：越来越狂热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会所提出的要求那样违反国家的正常生活和人类劳动，连豪丁也加以反对。

但是总的说来，这二百年间的发展是前进的。大地主阶级在议会上夺得全部立法权，逐步创造了国家的萌芽①。它部分地把人民政权的机构变成自己的政治统治工具，部分地创设新的政权工具。人民政权开始让位于统治阶级的政权。统治

① 为什么国家的萌芽在冰岛要到十二世纪末叶才出现，而不能早一些出现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以前，阶级矛盾还不那么显著而使统治阶级需要国家。

阶级矛盾到什么时候才发展到统治阶级需要国家的程度呢？

到这种阶级矛盾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在崩德基本群众丧失了土地而变成佃农，而一小撮大豪丁变成国内土地的基本主人的时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66页）。

阶级逐渐自己养成阶级自觉，阶级团结感和阶级优越感。它要求创造自己的阶级思想体系，改造旧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宗教，或使它适应情况，一方面成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力量的泉源，同时又成为下层阶级的安慰和精神枷锁。

戈多尔德在什一税影响下性质的变化

戈多尔德是人民政权的社会机构的主要基础，由于教会实行什一税，戈多尔德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戈多尔德原来是庭格公社全体成员的“财产”，即崩德的集体财产，他们可以自由处理。戈狄支配戈多尔德，当时的说法叫作“保管”它。掌握戈多尔德的人是崩德所信任的人，代表者和领导者，他“对人民有权力支配”。戈多尔德以人的名称而命名，不以地名而命名（如麦里人的戈多尔德、弗利奥特人的戈多尔德），这不仅因为它和人有关系而和地方没有关系（虽然庭格公社的成员主要机关都在一定的地区），而且也因为戈多尔德属于庭格公社全体成员。例如《斯土隆传说》中

说道："弗利奥特人把'弗利奥特人的戈多尔德'交给长者古德蒙。"① 大约在1100年以前，戈狄的利益和崩德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如什一税法所规定，戈多尔德是"政权……而不是财富"。在实行什一税以前，戈狄的利益和庭格公社成员的利益并不矛盾，他也并不是公社成员的剥削者。

但是由于制定了什一税法，一切情况都变化了。在十二世纪，整个一百年间逐渐地变化。由于实行了什一税法，戈多尔德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政权的这一基础就被破坏了，而最后也就消灭了。

于是戈多尔德就变成了戈狄的财富和收入的来源，戈狄一般都是教会土地的所有者，也是神甫（有时其他神甫为他服务），什一税的收入一半归教会和神甫，交给教会所有主，其余一半则归贫民和主教。

由此可见，对崩德收税，是对戈狄有利的。于是戈狄和崩德之间产生了经济矛盾。这是对以前维系戈狄和庭格公社成员的关系的第一次打

① 《斯土隆传说》，第1卷，第240页。

击。代替旧关系而产生的是税的枷锁：统治者对崩德征税。

因为这个缘故，戈多尔德成了人人垂涎的目标，有些豪丁甚至一人控制几个戈多尔德（以前任何人对于这一点都不感觉兴趣）。这样就为大豪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大豪丁一人控制了整个庭格地区的一切戈多尔德，最后就控制了整个四一区的戈多尔德。

当豪丁看出这种夺取财富的方法多么有利时，他们过了一些时间就开始采用新方法，向崩德征收新税。由于税负日益加重，豪丁争权夺利的斗争又引起了战争，在这两种重担之下，拥有土地的崩德经济状况就恶化了。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必须指出，这个过程开始得更早，自从全国的移民达到最高程度，大片土地划分以后，就开始逐渐发生阶级分化过程。崩德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日益发展，其中有些人失去土地，另外一些人则依靠剥削破产者而日益发财。豪丁的发财方法和新的财源大大促进了这种变化。由于这一切的结果，到十三世纪就在十一世纪崩德民主制的原址上建立了大豪丁的统治，而这些大

豪丁之间也为政权而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奥拉夫·劳鲁逊教授在他所著的《冰岛移民史话》中关于这个过程写道：

“从十二世纪起，豪丁政权就有了新的物质基础。首先必须指出，他们掌握了教会和教会领地。1096年通过了什一税法。什一税的收入一半归教堂所有主。此外，教会逐渐积累财产（土地和牲畜），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收入来源，如向各农户征收干酪和绵羊等。这些收入都归教堂所有主，虽然他担负维持教会的用费和支付神甫的薪俸，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收入毕竟有剩余，有时剩余很大。我们可以看出，在斯土隆时代，有些豪丁氏族掌握了一些最富饶的地方，例如奥地人的氏族拥有兰加尔庭、奥地、布雷迪博尔斯塔德、斯托罗尔夫斯赫瓦尔、开尔都尔、公纳尔斯霍尔特和下斯卡尔德等地方，豪卡达尔人氏族拥有阿尔尼斯休斯拉[1]的豪卡答尔、赫鲁尼、赫劳恩格尔德、布罗德拉通加、卡尔达达尔尼斯和阿尔伏斯的雷基尔等地方。这样就使他们获得巨大

① 休斯拉是冰岛丧失独立以后的行政区域单位名。——俄文版校订者

财富。例如在奥地，由于每年秋天在索尔海马桑德的约库尔斯河和提奥尔斯河之间，每一个地段征收地租八十五只绵羊，每一个崩德收一大块干酪饼，至于向崩德征收的其他收入还不计在内，因此积累了不少的财富。豪丁的政权在这种物质力量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不能不兴盛起来，《斯土隆传说》也充分证明当时他们的政权比传说时代大大加强。此外豪丁政权还有其他一些物质支持。例如向戈狄纳税已成惯例，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虽然政权需要庞大的开支，可是由于有这些收入，财富就开始集中于若干氏族之手，经济不平等现象开始增大。当时的人除了向土地和牲畜投资以外，没有其他增加财富的方法。因此，自由崩德（耕地的所有者）人数逐渐减少，土地和牲畜出租的日益增多。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豪富氏族大地产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时期萌芽的。国王由戈狄氏族手中取得政权，而戈狄丧失的收入不久又因管理休斯拉或担任拉格曼和地方总督等职务而得的新收入来弥补。教会在对世俗政权的财产之争取得胜利后，豪丁又受了巨大损失，但是他们的手中毕竟有很大的收入来源，因此还可以继续积

累财富。十四世纪干鳕鱼涨价，于是沿海的地主就普遍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同时教会、修道院和主教的财富也迅速增加了。这些情况当然也不能不更加扩大这种首先表现在土地所有制上的财产的不平等现象。十三世纪末叶，崩德（自耕地的主人）人数比佃农少得多。到十五世纪，崩德差不多完全绝迹。这时冰岛常有整个地区的土地都出租给佃农的现象。

这一切的必然后果是'崩德中农'的物质状况比以前更加恶化了。到1300年，他们比1100年贫困得多了。"①

什一税是冰岛社会走向建立国家的第一步。随着什一税的实行就产生了第一个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向居民征税。什一税的实行促进了早在氏族社会解体阶段就已存在的潜伏矛盾的发展。

冰岛民众受什么强迫而同意征收什一税，而且实行得还比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更早呢？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阶级社会的发展程度大大

---

① 奥拉夫·劳鲁逊：《移民和传说》，第38—40页。

超过冰岛，而以大贵族为首的国家也极强大。统治阶级内部明确地划分了两个集团，而这两个集团都靠剥削崩德而生存。第一个就是世俗贵族集团，第二个就是教会贵族集团（即教会所有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什一税完全属于教会。因此这里教会的利益与世俗贵族的利益矛盾，也与崩德的利益矛盾。因此世俗贵族和崩德才能胜利地反对教会。长期阶级分化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使崩德对于其他阶级不信任，而贵族对于教会也很警惕。

1096 年，冰岛阶级分化还不显著，教会实际上还不是特殊机构。征收什一税时，豪丁所得的利益非常显著。因为崩德和豪丁之间的阶级矛盾实际并不存在，因此崩德不担心自己的利益，他们认为把什一税给贫民使用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什一税本身不过是把以前早已存在的习惯略加改动而已。他们觉得什一税给主教使用也是完全自然的，因为斯卡尔霍尔特①的主教几乎要挨饿。他们还认为什一税给教会和神甫使用是社会上所

① 斯卡尔霍尔特是主教的驻节地。——俄文版校订者

需要的费用，而没有考虑到它的后果。

什一税中的一部分归主教，立刻就产生种种后果。《洪格瓦克》① 中说，“什一税给斯卡尔霍尔特带来的财富和好处大于一切”，显然，北方四一区的豪丁企图在霍拉尔② 设立主教区，其唯一原因在于要从这个地方取得主教什一税的收入（《洪格瓦克》中说：“他们希望在北方四一区另设一个主教区，只是为了增加收入”）。

另一方面，紧接1100年以后的期间，这一方面并没有发生其他任何重大变化。社会机构方面已经开始的重大变化在整个十二世纪中一直在慢慢进行着。

实行什一税还产生了另一些后果。它必需进行人口调查和财产登记，因而普及了识字（没有税的社会是用不着写什么东西的）。什一税促进了私有财产的发展。以前人们共有的东西现在都认为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无怪乎《灰雁法典》中关

① 《洪格瓦克》是1200年间所写成的最初五个主教的历史。——俄文版校订者

② 霍拉尔是冰岛的第二个主教区，1106年设于北方四一区。——俄文版校订者

于集体财产分配为个人所有的条文那样多。

因为十一世纪末叶财产状况相当平等，大多数教堂所有主都是“中农”，他们几乎不能维持教堂的经费。因此就产生了象什一税这种集体收入的社会需要。由于文化的发展，又出现了对于学校和其他机关的需要。这一切都需要钱。由于这些原因，再加上基楚尔主教的声望、智者谢蒙德的演说、立法人玛尔库斯① 的劝告，正如阿里所说，无疑是会促使什一税法那样顺利通过的。

存在了许多世纪的私有财产制对于氏族制度起了腐蚀的影响，并且促使阶级社会诞生。自实行什一税以后，就产生了第一种税，也就是国家的第一种因素，它同时使新兴的统治阶级增加财富，把他们由人民群众中分化出来，并给予他们反对群众的权力。

虽然人民政权时代的卓越的领导者实行了什一税法，只希望造福于人民，可是它的后果却完全与他们的希望相反。

---

① 立法人玛尔库斯又名玛尔库斯·斯克基亚逊，是冰岛有势力的豪丁和诗人，死于 1107 年。——俄文版校订者

基督教变成大豪丁的思想体系

为了使氏族社会的思想和古代世界决裂，必须有完整的、充满宗教狂热的观点体系。统治阶级手中的天主教就逐渐地变成了这种观点体系。

天主教变成了奴隶制度和否定生活的传播者，宣传俯首听命。它反对多神教和“多神教的”基督教（从托尔格尔和哈尔时起到阿里和斯诺里时止，基督教氏族社会的世界观，人民政权的世界观，就是“多神教的”基督教）。

在其他国家已经为国王和封建主服务几百年的天主教，还没有传到冰岛来。虽然冰岛人也到外国文化中心去“求学”，可是他们对于这种可能使“学问”为恶势力服务的邪恶精神，却并没有带回祖国来。

关于谢蒙德乘海豹航海①的民间传说，象征

① 根据这个传说，谢蒙德从巫术学校回冰岛时，乘化为海豹形状的魔鬼航海，他沿途诵读圣诗，等到魔鬼航抵祖国海岸时，他用圣诗打魔鬼的头，于是魔鬼就淹死水中。——俄文版校订者

地描写出冰岛学者虽然输入文化，但是长期以来却一直企图避免屈服于这种学问在外国所服务的那种精神。

人民政权的人道主义的基督教并不能使企图剥夺冰岛人民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独立的大豪丁阶级感到满意。①

在人民政权时代，氏族社会中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主要因素是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崩德。大豪丁阶级的天主教却把人从这个光荣的座位上推下来（就好象地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一样）。它把神放在这个光荣的座位上，这个神可

① 由于人民政权末期豪丁的阶级地位发生各种变化，因此把这个时期初叶两个故事和十二世纪末叶约恩·洛夫特逊的行为加以比较，是有很大的教益的。当格里姆·巴赫罗马的儿子们要杀死利奥特的时候，其他豪丁就不能不帮助他们。当强者古德蒙听说斯卡尔普赫丁当面痛骂莽汉托尔克尔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满意，因此就附和起尼雅尔的儿子们来。当约恩·洛夫特逊听说豪丁中他的主要的敌人被杀的时候，他当时并不感觉到死了一个敌人，而相反地却感觉到一些“非贵族的人”击杀豪丁。大豪丁已经产生了阶级骄傲感，代替了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崩德的领导者（戈狄）所特有的尊敬氏族和尊敬人格的美德（参看公纳尔·宾尼迪克特逊在1949年的«Þjóðviljinn»报圣诞节特刊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

以任命国王、皇帝和其他使人民屈膝服从的当权人物。天主教降低人的地位，命令人乞怜于天主教的恩赐，因为它认为人本身是一文不值的！这种情况就等于让佃农相信，他的生活完全依靠地主的慈悲，他自己是毫无权力的。

在人民政权时代，氏族社会的政权属于人民。力量掌握在群众的手里。大豪丁的天主教却剥夺了人民的这种政权。天主教教导说，一切政权都是“自上而下”由神赐的，而神在人间的代表再为国王加冕。教会把先王圣奥拉夫变成挪威王冠的“所有主”，至于他的所有权应该传给谁，应该给谁“加冕”，则由天主教教会代表来决定。天主教教会继承了罗马统治阶级的机构，帮助国王来消灭人民政权时代保存下来的人民权力的残余。1247年天主教的红衣主教对冰岛传达命令说：“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要为哈康国王服务，因为按照他的话来说，如果这个国家不象世界其他各国一样地隶属于某个国王，那是不许可的。”①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

① «Hákonarsaga»，见《斯土隆传说》，第 4 卷，第 228 页。

在人民政权时代的氏族社会里，劳动人民的所有权（对于土地、建筑物、工具和牲畜的个人所有权，对于牧场等的公社所有权，等等）是劳动人民经济生活的基础。劳动人民的一切思想体系和独立感都是以这种所有权为基础的。天主教命令劳动人民满足于贫穷，忍受贫困，并且答应它这样就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享福。天主教所以这样宣布劳动人民的死后幸福，是为了这样它自己就可以拥有大片领地，成为豪富的地主。这种宣传获得了效果。[1] 但是要使劳动人民甘愿丧失千百年来它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的基础，当然需要不少的谎话和狂热才行。

人民政权时代的氏族社会里，歌颂个人的毅力和勇敢，歌颂人间的功勋。氏族社会的每一个自由人首先是按他的品德来评价的。一切道德观念和关于道德和恶行的概念，都是按这种评价而制定的。可是天主教却教导说，这种评价是决定于上帝和他在人间的代表者的恩惠，可以获取新

---

① 另一方面，天主教的教义关于贫穷对于天国和人间的统治者有利的说法，其中包含着关于仁慈的宣传，而仁慈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的道德（恭顺和服从）来报答这种恩惠。“不服从国王奥拉夫”是一种罪恶，根据统治阶级的天主教教义来说，这种罪恶是要用刑罚来惩治的。从天主教教会的观点来看，象哈尔多尔·斯诺拉逊①、奥地·奥菲格逊等人关于人的观念，是应该永远诅咒的。

由此可见，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思想体系到处在冲突。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当时的历史科学中这两种世界观是怎样表现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政权时代优秀的历史作品（从阿里起到斯诺里和斯土拉止）中所特有的、古氏族社会中很自然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天主教企图把当权人物（首先是在促进建立剥削国家方面最有功的人）尊为神圣。这种历史编纂学企图把国王奥拉夫、主教托尔拉克和约恩变成圣者。从这些作品来看，冰岛历史的主要动力是全能的上帝和它所选的人创造的奇迹。这样就使统治阶级受到颂扬，笼罩着神圣之光。这种“历史编纂学”的精神，总

① 参看第251页对他的叙述。——俄文版校订者

起来说，和适合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历史编纂学毫无区别。

这些奴颜卑膝的崇拜者给这些圣者笼罩神光，可是斯诺里和斯土拉却把这些圣者的神光去掉。从斯诺里的一切历史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作者反对国王的国家政权而捍卫古代自由崩德社会。

天主教反对生活的快乐，这是削弱人民精神反抗力量的主要因素。

人民政权最初二百年间的道德规范，和古代犹太氏族所创造的神（耶和华）关于必须繁殖和安居人间的教义有很多共同点，它和基督教所特有的否认人生和“对于人类和人生不可调和的仇恨”①，却很少相同之处。对于托尔神和繁殖之神(如弗莱尔)的崇拜仪式，就充满了生气蓬勃的乐观精神。基督徒摒弃野蛮人崇拜繁殖之神的仪式，因此古代多神教拜神仪式就消灭了。但是对于生命的态度却并没有改变。以前的格言“使一切人快乐”却保留了下来。这个社会的特征是相信生

① H. K. 拉克斯尼斯，«Gerska ævintýrið»，第122页。

命而不愿死亡：

> 缺手能放牧，瘸腿能骑马，
> 打仗也不怕耳聋。
> 瞎了也比烧成骨灰强，
> 因为死人半点不中用。①

这里表现出古代冰岛自由崩德国家流行的乐观愉快精神。

剥夺崩德土地的僧侣和世俗统治阶级，最关心的是使崩德甘心过被压迫的痛苦生活。它必须使崩德象放弃土地和权力一样放弃生活的快乐和生命的享受。统治阶级把崩德的生活变成悲惨奴役的生活以后，还必须迫使人民相信土地就是“悲惨的生活”。使人民放弃一切生活的要求，把禁欲主义捧上天，歌颂为最高的美德，是对统治阶级有利的。但是天主教的教会这种斗争并不能一帆风顺，因为它的教义是和人民的健康精神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

天主教的教会在反对民族社会的思想体系和道德的斗争过程中，不仅和人民的利益及思想相

① 《艾达》，C. 斯维利丹科俄译本，莫斯科，1917 年版，第 298 页。

矛盾，也和豪丁的情感和传统相矛盾，因此不久就开始显出，它并不关心整个地主阶级，因为它后来还作了一定的尝试，使世俗豪丁服从于教会地主的政权。

主教约恩·阿格蒙达尔逊对氏族社会遗俗斗争时，铲除了每周各日的多神教名称。但是对付爱情诗时情况却差多了。僧侣公劳[1]在他描写繁殖之神礼拜仪式的历史中写道："在已故主教约恩未担任主教以前，人民所爱的游戏，就是男人在跳舞时对女人唱淫秽的歌曲，女人向男人唱爱情诗。后来约恩命令制止这种游戏，并且严格禁止。他自己不愿意听爱情诗，也不愿意别人唱爱情诗。可是他毕竟没能完全达到他的目的。"

既然人民放弃跳舞和游戏都很困难，那么和教会有利益矛盾的豪丁对于教会的反抗就更大了。

约恩·洛夫特逊[2]本来已经有了合法的妻

[1] 僧侣公劳又名公劳·列夫逊（死于1218年），著有主教约恩·阿格蒙达尔逊言行录等作品。——俄文版校订者

[2] 约恩·洛夫特逊是冰岛著名的豪丁，死于1197年，斯诺里·斯土鲁森曾受他教育。——俄文版校订者

子，却要和托尔拉克的妹妹拉格恩赫德同居，主教圣托尔拉克禁止他们同居，并诅咒他，约恩·洛夫特逊对他的回答，是很有名的。约恩的回答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说："我知道你的禁止是正确的，你的控诉也是有根据的，可是对于你的诅咒，我所采取的办法是跑到托尔斯马克或其他地方去，那些地方的人民不会为了什么和我交往，你为了这个女人而谴责我，可是我在那个地方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和她同居，无论你怎么禁止，或者别人怎么强迫，在神没有给我启示以前，绝对不能够使我和我所这样钟爱的女人分开。你最好考虑一下，最后还是不禁止的好。"这一位"圣者"主教却对他的恐吓感到害怕了。

上面已经说过，教会对于挪威国家的建立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因此应当谈一谈挪威国王占领冰岛和消灭冰岛人民政权所用的方法。

十一世纪的教会在冰岛实际上还不是独立的机构。基督教是人民的信仰，教堂是戈狄和崩德的财产。戈狄和崩德自己，或他们受过宗教教育的帮工，就是神甫，神甫职务被看作一种工作。主教和立法人一样，都是社会选举的受委托的人。

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教会也象以前的多神教一样，都是社会的不可分部分。

人民政权的敌人必须使教会和氏族社会分开，使它完全隶属于国家、教会贵族和国王。什一税及其为教会所有主造成的财富，以及个人的捐献，为实现上述目的造成社会前提，换句话说，戈狄和崩德的教会财富引起了外国教会统治者夺取这种财富的野心，使教会和戈狄及崩德断绝关系而变成“独立的教会”，即只隶属于他们自己（外国教会贵族）的教会。

当戈狄可以担任神甫，神甫可以结婚生儿子来继承教会的时候，外国教会贵族就很难达到他们的目的。

因此挪威的大主教就企图破坏戈狄和教会的联系。大主教埃利克看出，如果让豪丁和崩德对教会还保留经济关系，对他的计划是多么危险，因此他在1190年禁止冰岛主教授戈狄以神甫圣职。但是当时冰岛大概并没有遵守这种禁令。

外国僧侣贵族在冰岛也采取他们在其他国家已经用过的那种手段，使教会尽最大限度地脱离社会，也就是说企图使教会变成国中之国，因此

就要求神甫不结婚（过独身生活）。

在1240年以前，冰岛的神甫和主教都有娶妻的权利。主教霍拉尔的亨利克要求神甫不结婚而受人唾骂，可是这个禁令却是由阿尔尼·托尔拉克逊最初实行的。

在氏族社会中，宗教仪式和社会领导者有密切关系，在多神教时代，就由戈狄举行仪式，在基督教时代初期，仍然保持这种遗风，不过形式略有改变。要从戈狄手中夺取教会的领地，就必须破坏这种联系。

当然，要达到这种目的还需要强大的力量，因为使宗教仪式和氏族领导者断绝关系就是切断氏族社会一条主要的命脉。冰岛影响最大势力最强的大氏族，就是最卓越的主教和神甫的氏族——主教基楚尔和智者谢蒙德的氏族。当时必须禁止这些氏族的豪丁担任神甫圣职，同时也禁止神甫继续保持自己的氏族。

在冰岛形成的剥削政权（世俗和教会地主所领导的国家）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这个新的社会机构（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必须使一切（人民的财产，收入和消费，甚至爱情）都服从于它。

三
大豪丁领导的国家消灭人民政权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豪丁阶级从整个社会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它开始统治崩德和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各种特征。现在我们简单地谈一下它怎样创造国家的萌芽。恩格斯指出了国家形成时和氏族社会不同的三大主要特征：

（1）社会成员按地区特征而不按氏族特征来划分。

（2）建立和人民无关的特殊军队。

（3）向居民征税以维持这种军队。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三大特征的发展经过，但也注意到冰岛国家的形成历时极长。

实行什一税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调查和财产登记，显然为国家划分为行政地区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有形成由最强大的豪丁管理的许多特种小型国家的倾向。这些按地区划分的“国家”，从来没有一定的机构和法律形式。在这个期间，形式上一直还保留着任何人可以加

入任何戈狄的庭格的权利。直到出现了《约恩法令汇编》① 以后(1280)，才彻底实行了地区划分，出现了休斯拉（即由国王所派的官吏休斯拉曼来管理的地区）来代替旧的戈多尔德和赫拉德。从十二世纪起，就出现了与人民无关而为个别大豪丁服务的私人亲兵，但是这种亲兵到十三世纪才极普遍。大豪丁积累巨大的财富，是成立这种亲兵的经济基础。大豪丁维持这种亲兵在政治上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相互间争夺政权，还由于有必要镇压企图摆脱捐税压迫的崩德的反抗。

这种亲兵通常叫做 fylgdarmenn（见《斯土隆传说》），即豪丁的“同伴”或“仆从”，他们和崩德不同。豪丁在内讧时主要依靠武装崩德的支持，这种武装崩德到1576年才解除武装②。

什一税是豪丁取自崩德的收入来源中的第一种税。可是不久就出现了一些新税，到十三世纪初叶，对崩德所征的税③ 种类更多，范围更普遍。有时把这些税叫做“贡”。

---

① 《约恩法令汇编》是1281年议会上在挪威国王的使者洛丁·普里亚第的压力下通过的法令汇编。由编纂者约恩·埃纳尔逊的名字而得名。——俄文版校订者

除了什一税和各种新税以外，还出现了一种

---

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豪丁和崩德丧失联系，大豪丁成立自己的阶级军队，豪丁本身由人民的首领变成统治者的同时，他们在战斗中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首领走在最前面，这部分地是由于氏族社会的口号是："全体同生共死"，部分地是由于氏族爱选举英勇无畏的人为首领。可是这时豪丁却认为自己高出他人之上，阶级特殊感在他的思想中比友好团结情绪更强烈。基楚尔·托尔瓦尔德逊在埃尔留格斯塔第尔大战〔1〕以前对他的部下的演说，特别显明地表现出大豪丁这种新观点："我不愿意象我的亲族柯尔宾·图马逊那样走在你们的尖矛前面，柯尔宾在维第尼斯大战〔2〕中阵亡时，是走在斯卡加峡湾人的前面的"（《斯土隆传说》，第2卷，第314页）。

〔1〕埃尔留格斯塔第尔大战是冰岛豪丁内讧中最大的一次血战，发生在1238年。——俄文版校订者

〔2〕维第尼斯大战是1208年柯尔宾·图马逊和主教善人古德蒙的部下的战争。——俄文版校订者

③ 《斯土隆传说》（第3卷，第118页）中说："当时大家选举布兰德管理上述各地。他开始从这些地方取得以前柯尔宾所取得的一切收入，并且征收绵羊"。

《斯土隆传说》（第4卷，第58页）中讲到斯卡加峡湾人选举豁嘴托尔基尔斯的故事时说道："布罗狄说：'不过不要认为他们马上会同主教讲和，斯卡加峡湾的人永远会为首领缴款。'"

再往下一些（第4卷，第65页）还讲到不缴税而引起暴力和掠夺的情况。

讲到基楚尔在斯卡加峡湾于1259年有多大势力时说道："斯卡加峡湾的崩德使伯爵的农场发了财。该缴纳庭格税的人都把税缴给他"（第4卷，第108页）。

为豪丁服务的崩德"民军"①，崩德在民军中必须自己担负自己的给养。崩德必须追随豪丁参加军事远征并执行其他"邻人的义务"②。无怪崩德怨声载道，流行一种见解，认为必须起义反对豪丁，最好过根本没有豪丁的生活。

崩德对豪丁的控诉

十三世纪大豪丁阶级和崩德群众之间的阶级

---

① 《斯土隆传说》（第2卷，第226页）中讲到柯尔宾和奥列基耶在米克拉别尔杀死卡尔夫以后的情况："他们来到柯尔宾地区以后，就要求崩德到斯卡加峡湾加入民军，自己担负给养。"谈到西格赫瓦特·斯土鲁森（第227、228页）："西格赫瓦特知道斯卡加峡湾集结有崩德的民军，他在格龙德也有民军，不过由他一人供给，并不靠崩德供应给养。"

② 从下面所引用的一段《斯土隆传说》可以看出崩德所吃的豪丁的苦头：

"现在必须谈一下柯尔宾和他的部下，他们先跑到赫瓦姆斯维特，以后又到拉克萨达尔。他们在这些地方抢劫、伤人、夺人财富。当时人民把牲畜赶到山里，这样才救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第4卷，第52页）。

"有许多人当时背叛了托尔德，投奔柯尔宾，有些人带着牲畜到山里居住，房子都空着荒废了"（第3卷，第114页）。

分化表现得极强烈。统治阶级在各个大豪丁氏族内已经建立了国家的萌芽，着手改变人民政权的机构，把它变成豪丁阶级所领导的统一国家的工具。

但是在这个时候，崩德群众却谴责豪丁的横暴及其整个统治方式。在这方面必须注意，崩德和豪丁的联系还很强。因为这种联系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有豪丁几乎就象有父亲一样那样自然，因为首领或豪丁实际上都是氏族的族长。

如果崩德开始诉苦，说有豪丁是痛苦的事，最好过根本没有豪丁的生活，那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阶级觉悟和叛逆精神已经觉醒了。

"崩德开始发出怨声，议论纷纷，他们都希望和平。"[1] 关于西峡湾人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而且这样的例证不只一个。

埃雅峡湾和斯卡加峡湾人的领导者选举新的豪丁时，极显明地表现出崩德所特有的思想方式。

托尔瓦尔德·托拉林逊要求埃雅峡湾的崩德

---

① 《斯土隆传说》，第2卷，第261页。

选他当豪丁。"扫尔伯的托尔瓦尔德首先回答他说，他只要和一个人商量一下就行了。他说，我并不反对托尔瓦尔德，不过没有豪丁更好。"①

豁嘴托尔基尔斯要求斯卡加峡湾的崩德选他为他们的赫拉德的豪丁。"布罗狄当时头一个回答说，如果一定要有个人当豪丁，我最愿意托尔基尔斯，可是要过得安静，谁都不当豪丁更好。"②

既然崩德都认为一切豪丁都不好，最好根本没有豪丁，那就是说，他们的阶级自觉已经大大发展了。

内讧的故事中所夹杂的严厉的社会谴责的因素越来越多了。

芬比亚尔恩·赫尔加逊气愤地痛斥臭名远扬的霍拉尔主教海英里克：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富人在各地抢劫杀人，你却许可他们在神圣的教堂里的祭坛上站在你的旁边，并且对他们很嘉许。要知道他们确实把许多人烧死在家里，有许多贫民无辜被他们闷在烟雾中。他们的罪恶实在是众目昭彰，

① 《斯土隆传说》，第3卷，第51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53页。

可是你却丧尽天良，要知道人人都晓得纵火是最应该受法律和人的制裁的。’当时主教跳起来说，魔鬼在借你的嘴说话。”①

当然，关于战争和残酷的复仇的故事中，有时很明显地表现出讲述者的阶级出身。修道院长(以后当了主教)布兰德气得满脸通红，对豁嘴托尔基尔斯说：“我们的贵族的亲人被崩德的儿子杀死，还没有缴纳罚款，这种情况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如果我的哥哥奥尔姆还活着的话，他也一定忍受不了。”②

在特维拉大战③以前，惯于游击战的首领埃奥尔夫·托尔斯坦逊和赫拉夫恩·奥德逊谈话时说：“我觉得这一次在人数众多的大战中和这样的一些贵族作战，恐怕不能象以前小冲突和袭击那样可以战胜”④(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注)。

从埃尔留格斯塔第尔大战后小柯尔宾的恐怖

---

① 《斯土隆传说》，第4卷，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特维拉大战是冰岛豪丁之间的战争，发生于1255年。——俄文版校订者

④ 《斯土隆传说》，第4卷，第37页。

政策，斯诺里·斯土鲁森的被杀，可以看出一些豪丁压迫人民的情况。当"瓦罐"托尔德到那里去的时候，"人民非常恐怖，不敢和他说任何大家不知道的事"①。

整个十三世纪一百年间，崩德中不断发生骚动，这个事实恐怕是毫无可疑的。既然象霍夫的布罗狄和扫尔伯的托尔瓦尔德等富有的崩德都说最好没有任何豪丁，那么，考虑这问题的佃农和帮工一定更不热烈了。但是民众的思想毕竟是和氏族、亲属、赫拉德、四一区等联系的，因此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全体崩德群众的思想才有阶级意识。而在这个时期，大豪丁对于发生的情况已经十分了解了。

善人古德蒙及其部下与豪丁的冲突，极清楚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这种倾向。显然，当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危险时，豪丁阶级特别团结。

当"非贵族的人"杀死了斯卡加峡湾的豪丁，1208年维第尼斯大战时，崩德和"流浪人"的军队用石块把柯尔宾·图马逊打得要死，而且霍拉尔

---

① 《斯土隆传说》，第3卷，第8页。

的主教还亲自领导这种军队的时候，冰岛大豪丁就马上全体团结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这时如果不立即采取最残酷的措施，恐怕他们的权力和对人民的影响就要动摇了。

善人古德蒙及其信徒的斗争很象同时期（1210—1220年间）也是由神甫领导的挪威农民起义。很明显，对古德蒙所采取的对策可以看作是“多数豪丁”的行动。

埃纳尔斯塔第尔的西古尔德在赫尔加斯塔第尔大战以前不久说道：“朋友们你们看，豪丁的队伍正在跑着，你们可以听见雷基亚尔答尔的人把仓库的门上了闩。”①

善人古德蒙对自己的战士格利姆谢岛来的阿隆·希亚尔雷夫逊② 说：“对待贫民必须尽量仁慈。”值得注意的是莽汉阿隆也受到人民的支持和保护。他的历史好象那些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的历史（例如基斯里·苏尔逊的历史），人民最爱这种人，把他们和劳动者反对豪丁的斗争联系

① «Biskupa Sögur»，第1卷，第512页。

② 阿隆·希亚尔雷夫逊是《阿隆·希亚尔雷夫逊传说》中的主人公，《斯土隆传说》中也谈到他的故事。——俄文版校订者

起来。从传说上来看，阿隆的处境大概也常常和基斯里一样。

冰岛豪丁阶级几乎一致反对善人古德蒙，这个阶级一致仇视古德蒙对贫民的善良行为，以及他企图使他认为受豪丁欺凌的人摆脱豪丁的横暴待遇。

当然，也有人在斗争中不参加到豪丁方面，如冰岛卓越的豪丁赫拉夫恩·斯维恩比亚尔那尔逊①和爱好和平的托尔德·斯土鲁森②。以后有些豪丁甚至支持善人古德蒙。但是等到他处境非常困难，豪丁的专横非常严重的时候，就只有普通人民来支持他了。

大豪丁对人民斗争时有充分阶级觉悟，可是对挪威国王政权斗争时，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阶级觉悟，也没有爱国心。

至于普通崩德群众，不但没有充分阶级觉悟，而且也没有充分团结。经过六百年以后，《新社会

① 赫拉夫恩·斯维恩比亚尔那尔逊是《赫拉夫恩·斯维恩比亚尔那尔逊传说》里的主人公，这个传说是《斯土隆传说》的一部分。——俄文版校订者

② 托尔德·斯土鲁森是著名的斯诺里·斯土鲁森的弟弟。——俄文版校订者

杂志》[1]开始宣传劳动人民必须团结统一的思想以后，斯卡加峡湾的农民才提出来作为革命口号，劳动农民才感觉到团结统一的必要。那时才喊着下列口号："团结统一万岁！打倒压迫者！"但是在这以前，已经有了许多年的压迫了。

斯土隆时代人民对豪丁及其行为的谴责，证明崩德和豪丁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变化。在1000年，人民一致服从自己首领的意见，1024年一致在议会上服从贤明的崩德的意见，1096年由于主教基楚尔受人欢迎，马尔库斯和智者谢蒙德的明智，人民不反对征收什一税，可是到最后，这个人民却得出了结论：最好过没有豪丁的生活。人民显然已经知道，豪丁已经不象十一世纪那样还是他们的领袖，而是变成了他们的压迫者了。崩德看出来少数强大而残酷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全国政权，因此希望摆脱它。

但是崩德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没有充分的阶级觉悟和统一团结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推翻大豪丁的政权。冰岛崩德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农民

---

① 《新社会杂志》(«Ný fé lagsrit»)创刊于十九世纪，由约文·西古尔德逊（参看第299页注②）出版。——俄文版校订者

这个阶级是从来也不能够自己推翻地主阶级的。原因是很自然的，我们这里不去谈它。农民的领导者多半是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不过崩德虽然没有充分的团结，可是却绝对不能说他们勇气不够。当普通人民表现出象爱吉尔和西古尔德对阿隆·希亚尔雷夫逊所表现出的那种高尚气概，或贫穷的崩德表现出象宁死也不肯背叛自己的卓越首领赫拉夫恩·斯维恩比亚尔那尔逊的阿蒙第那样坚定的忠诚，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人根本不缺乏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必要的英勇、毅力和牺牲精神。但是他们所缺乏的却是一件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没有充分了解，要反对统治阶级，必须由整个阶级一致行动。不过要养成崩德这种阶级的成熟性，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社会条件①。

四
异族压迫下的冰岛

十三世纪中叶，大豪丁夺取了崩德的土地，把全部戈多尔德集中在自己手里（即一小撮人的手里），在很大程度上把人民政权的机关变成自己的

阶级政权的工具，因此人民政权的社会基础基本上被破坏。我们知道从930年起到十三世纪初叶止，冰岛是一个统一不可分的社会，是人民政权。到十三世纪初叶，这个社会形式上虽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已经分成几个以大豪丁为首的“国家”，互相争夺全国的政权。在这种争取建立以大贵族为首的统一的阶级国家的斗争中，冰岛豪丁企图利用挪威国家来为自己谋利益。大豪丁阶级如果决定继续存在，那么它的历史任务就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保卫祖国不受挪威贵族的侵犯，建立反对挪威贵族的统一战线。可是冰岛的大豪丁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天职，使挪威统治阶级得以压迫冰岛，渗入人民政权的重要机关（例如夺取主教的职务），同时他们自己变成了挪威国王的走狗。

冰岛豪丁中只有一个斯土拉·托尔达尔逊曾

---

① 例如，十三——十六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农民起义，也正都是缺乏这种阶级觉悟。当然，这些国家的阶级分化开始得早得多，阶级斗争更残酷，农民的阶级觉悟当然也比较高，可是农民起义经常限于一定地区范围内，不能席卷全国。以后冰岛崩德还表现了这种团结性，奥斯西尔达尔米尔协定等就可以证明。

经企图在最强大的豪丁的领导下，把全冰岛大豪丁团结起来，结成反对外国政权的联盟。但是他的尝试最后没有成功。①

大豪丁背叛民族利益的社会原因是很明显的。

古代氏族社会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而分裂。为了制止这种矛盾发展(即防止人民起义)，需要强大的政权。于是大豪丁创造了这种政权，即创造了国家。但是关于最高政权由谁掌握的问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豪丁为了要建立强大的国家以镇压人民的不满情绪，就去请求外国国王政权的援助。冰岛统治阶级人数越少，财产越富，他们就越害怕人民，也就更加背叛自己的祖国。

象基楚尔之流大豪丁就从事赌博，把自己民族的独立主权拿来作赌注。他们首先表明（以后历史更证实了）冰岛统治阶级认为保卫全国独立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一种障碍。因此保卫国家独立的任务就只有依靠人民来解决。

当冰岛大豪丁无论如何也不能建立起符合自

① 参看 G. 宾尼迪克特逊：«Réttur»，1952年，第3期。

己利益的强大国家时，挪威的统治阶级却加强了自己的国家，用教会作为主要的支柱，而把国王政权放在最高层。

挪威的国家向冰岛伸出了触须，为的是使冰岛也加速氏族社会的灭亡，使人民政权瓦解。

那些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人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宣布挪威国王为冰岛国王，使冰岛担负了向国王纳税的义务。

这样，大豪丁为自己的国家加上了王冠。冰岛人民开始走上了艰苦的道路。冰岛统治阶级出卖了冰岛，使人民受异族政权压迫，它自己也慢慢地退出了舞台。冰岛人民是可以经受残酷的异族压迫的，可是冰岛统治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却无法存在，不管看来多奇怪，大概它是消灭得无影无踪了。

冰岛大豪丁经常对它的外国主子宣誓效忠，终于得到外国主子的认可。可是崩德在这个危急关头，还打算拯救国家的独立。他们知道这是决定他们祖国的命运。“那时决定，崩德们拿出大批钱交给伯爵，以便偿付敌人所要求的款项。有

的人拿出两个索特尼[①]，有的人拿出一个索特尼，还有的人拿出十二个埃里尔[②]，有的拿出的钱更少一些。”[③] 可是金履哈尔瓦尔德[④] 却另有计划，他不许冰岛人赎免。不过冰岛崩德这种自我牺牲的尝试却使他们名垂不朽。

显然，崩德在议会上的反抗是更加坚决的。基楚尔伯爵为了摧毁崩德的不满而采取威胁手段。他“用甜言蜜语和农民商量，但是他说如果他们不服从，那就等于是阴谋反对他”[⑤]。当时基楚尔不惜采用威胁手段(以后也是这样)，说要派他的亲兵[⑥] 进攻不服从他的人。

冰岛大豪丁争权夺利的斗争使人民政权终于

① 索特尼是货币单位。——俄文版校订者

② 埃里尔是重量单位，等于二十七克，也是货币单位，有金埃里尔和银埃里尔。——俄文版校订者

③ 《斯土隆传说》，第4卷，第131页。

④ 金履哈尔瓦尔德是挪威国王老哈康的使者，他负责监视基楚尔伯爵履行他的诺言，使冰岛人民向国王纳税，从而承认挪威国王对冰岛的政权。——俄文版校订者

⑤ 《斯土隆传说》，第4卷，第132页。

⑥ 《斯土隆传说》中说：“基楚尔派人到北方斯卡加峡湾和埃雅峡湾招募军队，不参军者控以叛国罪”(第4卷，第126页)。当时基楚尔准备进攻托尔德·安德列逊。

灭亡。最后冰岛形成的国家却是异族的国家。

氏族社会遗风的复兴

当冰岛大豪丁阶级背叛人民而使全国沦入挪威国王之手时，人民政权的精神和遗风成了政治上的积极因素。于是人民政权就和挪威国王签订条约。这时冰岛人民虽然有了国王，可是他们根据古代氏族社会的规律来对待国王，古代氏族社会是自己选举国王，如果国王违反他所签订的条约，就可以罢免。冰岛国王不象挪威国王那样是“神赐的”。人们认为他是担任最高职务的人，如果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就可以罢免。由此可见，《旧条约》[1] 受到了人民政权古代政治观点的影响。

当冰岛最高主权沦入异族国王之手的时候，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大豪丁和崩德这时出现了共同的利益，必须共同保卫这种利益，以免异族政权的侵犯。

---

① 《旧条约》是1262年冰岛人民和挪威国王哈康签订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冰岛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独立主权。——俄文版校订者

大豪丁在相互倾轧和对人民斗争时，都以异族国王为靠山，可是这时他们自己却陷入了圈套。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知道，如果国王政权有机会无限制地增强，对贵族是危险的。他们在1262年的议会上看出来，人民准备作重大牺牲，以摆脱隶属挪威国王而必须向他纳税的地位。

这时豪丁面前展开了很好的出路，即和过去他们所压迫、残害的崩德群众结成联盟来反对国王政权及其暴力。

从1262年起，以后几十年间，议会又以特种形式复兴了。过去豪丁破坏议会的权力，认为议会是他们争斗的场所，面不承认它是人民最高权力机关，可是这时他们尊重议会，根据条约和协定而活动，他们和崩德把这些条约和协定变成对异族国王及其代表的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议会变成了豪丁和崩德反对国王政权的斗争的堡垒。

古代人民政权的机构复兴了，成了人民反对异族政权的保障。但是必须注意一点重大的区别，这时企图阻止异族加强压迫的社会，是阶级矛盾很深的社会，其中包括有压迫者豪丁阶级和

在不同程度上被压迫的人民。

议会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保护人民免于异族政权暴力压迫和剥削的屏障。

他们对异族政权的反抗，是和决定从属挪威国王，即签订《旧条约》同时开始的。

这时又表现出来氏族社会的遗风，例如《旧条约》第三条说：“我国拉格曼和休斯拉曼应该由冰岛人充任，并且应当出身于古时丧失戈多尔德的氏族。”

这个条约还规定由议会制定法律，国王监督人民遵守法律和正确利用法律，第八条规定：“国王应当根据冰岛的法典使我们保有冰岛的法律与和平。”

要对付冰岛人的挪威大豪丁和国王的走狗，不喜欢氏族社会这种民主遗风是毫不奇怪的。因此在《阿尔尼主教传说》[①]中说：

“洛丁·普里亚第老爷[②]非常忿怒，因为农民过于自大，打算自己制定国法，这是只有国王

---

① 《阿尔尼主教传说》是所谓《主教传说》之一。——俄文版校订者

② 洛丁·普里亚第参看第412页注。——俄文版校订者

一人才有的权利。以后他要求人民无条件地通过全部法典。人人回答说不能这样办，因为这样全国就失去了自由。”

1320年议会的咨文中还表现出人民政权时代自由人民的勇敢自豪心情：

“冰岛崩德和人民对挪威贤明可敬的国务会议和王室执事致敬并祝福……

“兹特奉告，根据我们祖先对国王老哈康宣誓时提出的古函件，我们现在所说的条件都经过他答应，如果到今年夏季这些条件还不能如约履行的话，我们就要宣布我们是自由人。

“我们不愿意我国再输出干鱼，因为现在我国正闹饥荒，售者自己缺粮。

“我们同意在法典所规定的限度内向挪威输出商品。

“我们希望村长只由崩德选举。”

冰岛人民虽然被强加上国王，被迫长期受异族大贵族压迫，但他们毫未被征服压倒，他们就是这样声明的。

《旧条约》是人民政权最后一个行政文书，它

为冰岛人民以后许多世纪反抗异族统治奠定了基础。虽然以前二百年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大贵族横暴，人民迅速丧失了自由，但是这个条约中仍然带有人民政权鼎盛时期的鲜明痕迹。“只要伯爵受我们信任，对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服从他。”人民，崩德，就这样说。这里由人民决定一切，而不取决于伯爵。

这两个不同社会的代表于1262年在议会上进行协商。双方对于发生的情况的观点是矛盾的。挪威国王政权的代表（以后为他们的继承人）认为签订《旧条约》以后，冰岛就属于挪威国家（以后属于丹麦国家）。异族国王的国家政权的代表对冰岛的观点就是这样。

可是冰岛人对问题的看法就根本不同。他们的思想是古代氏族社会的思想。他们认为接受老哈康为国王也和挪威崩德接受善良王哈康为国王一样。这是冰岛人民和一个挪威人之间的个人协商，只要不违反条约条件，就对他们的后代仍然有效。国王这人也不是“神赐的”，凌驾于冰岛人民之上的。他是冰岛人民根据与他订的条约选定的，条约上为他规定了一定的义务。他不过是选

定的社会公务人员而已。

不仅签订《旧条约》的一代，就是以后各代进行解放斗争的冰岛人民，都抱着这种观点。因此冰岛人民向国王一次又一次提出了条件。因此约文·阿拉逊①和他的儿子们说，他们是根据旧条件承认国王的。约文·西古尔德逊能够根据这种观点肯定（当国王放弃专制的时候）冰岛人民享有充分的立法权和根据《旧条约》保留的其他权利。尼斯的埃纳尔·奥斯蒙德逊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73年才很严肃地说，冰岛人民不承认格留克斯堡氏族的国王，因为他们和这个氏族没有协定。斯库里·托罗德逊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在1908年和冰岛大多数人民共同反对与丹麦人签订条约，出让冰岛人民根据《旧条约》享有

① 约文·阿拉逊（1484—1550）是天主教的主教和冰岛民族英雄，反对实行路德新教和丹麦国王干涉冰岛内政，因此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处死。他是冰岛第一个印刷书籍的人（约1530年）。——俄文版校订者

② 尼斯的埃纳尔·奥斯蒙德逊（1828—1893）是冰岛农民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俄文版校订者

③ 斯库里·托罗德逊（1859—1915）是争取冰岛独立的卓越战士。——俄文版校订者

的权利。

人民政权在退出舞台时所签订的放弃独立的条约，同时也是冰岛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权利宣言，在最艰苦的时期，它为冰岛人民注入新的力量和希望。

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冲突时代已经结束了。冰岛人民政权崩溃了。异族大贵族的国王政权建立起来了。

在冰岛签订《旧条约》以前的千年间，欧洲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这两个世界就发生了冲突，阶级社会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国家。国王所领导的氏族夺取政权，象浪潮一样席卷了欧洲各个氏族集体，使它们一个个地消灭了。

冰岛自由崩德的社会也象阿尔密尼乌斯和维都金德① 一样对国家进行了历史性的斗争。这个氏族制度和自由的最后堡垒在争取自由、和平和文化的斗争中，达到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创造出十分特殊的文化。

① 维都金德是萨克森族的酋长，在公元八世纪末叶，领导多次反对查理大帝的起义。——俄文版校订者

于是，这个氏族制度的最后堡垒终于崩溃了。

冰岛人民长期以来忠于特殊发展的氏族制度，因此氏族制度仿佛想留给冰岛人民以宝贵的遗产作为奖励似的，在冰岛人民艰苦斗争的时候，这种遗产对他们仍旧忠实服务。它使他们回忆起历代祖先当时英勇斗争克服困难的情况，这些回忆都体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冰岛人民所创造的人类社会的特殊阶段，为他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

五
国家对人民的斗争

1262年以后的冰岛历史，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殖民地的历史。

以后五、六百年间，苦难的冰岛人民一直处于强大的剥削阶级压迫之下，剥削阶级利用越来越强大而残酷的国家，对人民日益加强剥削和压迫。异族剥削者最初是挪威国王，以后是丹麦国王、丹麦—德国贵族、德国—挪威—丹麦商业资本（汉萨同盟的都市）、英国商业资本（十四——

十六世纪随同汉萨同盟的资本家而来）和丹麦商业资本（从十六世纪起占统治地位）。至于本地的剥削者，则有教会和世俗大贵族（他们在十六世纪中叶掌握了冰岛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九十），以后还有国王的高级官吏。这些剥削集团之间也在不断斗争，到十六世纪中叶，这种斗争达到最高峰。虽然本地的统治阶级也分裂了，可是在1550年以前却巩固得足以掌握国家政权，并且常常利用异族剥削者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谋利益。不过到了1550年以后，异族国王政权就成了有无限权力的政权，于是残余的冰岛统治阶级就越来越变成了它的恭顺的奴仆，而且除少数例外都变得越来越贫困。在这些世纪间，国家政权的魔爪越来越紧抓人民群众，使他们陷于没有任何援助和庇护的绝境。人民屈服在不断的压迫之下。

佃农和帮工（奴仆、雇农、短工等）以及少数还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崩德，人人都受到剥削。

创造国家一切物质财富的冰岛人民在这几世纪期间在陆上和海上都受到残酷剥削，开始绝灭。异族商业资本和国内外大地主阶级奴役冰岛人民而获巨利。冰岛统治阶级更不忘利用反人民的国

家来制定残酷的降低工资的法案。① 但是人民并不甘心忍受压迫，他们有充分的斗争力量，当他们处境特别艰苦的时候，他们有勇气拯救自己的荣誉。冰岛北方崩德的儿子，一些渔民，在1551年杀死书吏科里斯提亚文及其助手，为约文·阿

① 从编年史摘录一些材料，比任何记载更能说明这些世纪中人民的生活条件：

1523年，"这一年冬天有很多贫民死亡"。

1566年，"有很多贫民死亡"。

1603年，"有九千人死亡"。

1626年，"约库德尔有一个窃盗被绞死。赫利达连第有一个受鞭笞烙印的人被绞死"。

1627年，"发生很多事件"…… "凯布拉维克的约库德里附近淹死了七个人。基尔基尤沃格淹死了十个人。弗劳恩加斯塔、狄尔附近两只船遇难。爱尔乌扫的科特菲尔淹死了十个人。苏都尔尼斯有四只船被浪打到岸上，一只船在约库德尔以西沉没"。

1634年，"一个穷人冻饿而死"。

1685年，"斯塔夫尼斯附近有七只船遇难，淹死五十八人…… 古乌斯考拉尔附近有一只船遇难，淹死六人。雷尔附近霍尔姆有一只船遇难，淹死五人。尼雅尔得维克有一只船遇难，淹死四人。埃拉尔巴基有一只船遇难，淹死九人。维斯特曼奈雅尔有四只船遇难，淹死五十人。这一年冬天海里共淹死一百三十二人"。

"博尔加尔峡湾的彼图尔·约文逊说两个拉格曼'污辱了拉

拉逊和他的儿子报仇。但是人民没能取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的足够客观条件，即各居民点的劳动者没有团结和统一的行动，也没有目标明确的领导。直到资本主义诞生以后，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出现。

格曼的称号，最好杀头……’因此被判罪，他带着镣铐就逃跑了”。

1696年，“全国到处有穷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死”。

1700年冬，暴风雪时，死了一百五十三人，这一年共沉没三十只船，死亡四百人，编年史中说：

“全国发生大饥荒，北方灾情最重，很多人饿死。庄园、牧场和茅屋里都有死尸。特别是南方和西方，有许多从其他四一区来的流浪乞丐和贫民死亡，从前在渔业繁荣的时候，有些渔民就召集这些贫民到他们的船上捕鱼，可是现在他们却养活不了这些贫民。”

上面我们随便引用的一些材料中，没有谈到在剥削所造成的饥饿之外，还有天灾（如火山爆发、瘟疫流行及其他灾难）时的情况。

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外国商业资本剥削冰岛的情况：1774—1784年间，冰岛输入商品一百三十三万六千里克斯达勒，输出为二百五十一万九千零三十一里克斯达勒。

编年史中有一段故事说明善良的豪丁的命运。它说：

1575年，奥尔姆·斯土鲁森死了。他是一个慷慨的富人……“他这个拉格曼太好了……因为他这样善良的行为，富翁和大豪丁不满意他，而且诽谤他，因此他就丧失了拉格曼的职务”。

人民政权机关中民主制和自治制的消灭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古代人民政权的机构变成了什么，自从冰岛丧失独立主权以后的几世纪间，统治阶级是怎样处理这些机构的。

人民政权的旧机构，两度改变了性质和作用；最初它由人民管理的机关变成地方统治阶级的政权工具，以后就沦入异族剥削者之手。

起源于氏族社会的赫列普的发展史，在这一方面是最有指示意义的。在人民政权初期，赫列普成员大会解决地方管理问题。除了每年召开三次赫列普定期大会以外，每个崩德必要时有权召开赫列普非常大会。“以后大概在人民政权时代，就逐渐不在赫列普所属崩德全体大会上解决问题，赫列普理事会（即其中所包括的五名崩德。——引者注）的权力和职能就扩大了。”①

于是民主制就逐渐消灭了。其中全体大会更

① 托尔朱尔·埃约尔夫逊：《议会和区政府》，第15页。

是如此，它的作用改变了。但是赫列普的理事会仍由崩德选举。《约恩法令汇编》作了明文规定，在它有效期间（1281—1808年间），一直是这种情况。

“因为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十八世纪下半期)，赫列普理事会的理事开始变成休斯拉曼的代理人…… 全国普遍养成一种习惯，休斯拉曼在收税的会议上任命赫列普理事会的理事，不过一般要由赫列普的成员同意。”①

当国家日益巩固，日益转入异族之手以后，它和赫列普之间就有了矛盾。根据《约恩法令汇编》的规定，赫列普“在选举理事会理事和解决公社问题时，根本不隶属于行政当局和国家。赫列普理事会的理事执行职务时不从属休斯拉曼和国王政权的其他代表者，正如以前他不从属于戈狄一样”②。“抵抗时代”（1262—1551年）和以后的期间，实际上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以后这一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连这个以前由崩德集体执行的权力也夺去了。最后

① 托尔朱尔·埃约尔夫逊：《议会和区政府》，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1808年）“一切地方事务依法概由国家处理，赫列普的自治权就取消了”①。

这种变化的原因非常明显。根据什一税条例的规定，赫列普负有向国王纳税的义务。经过改革以后，占什一税四分之一的主教什一税也归国王征收。休斯拉曼必须维护国王的利益，因此开始监督赫列普理事会理事的活动，干涉赫列普的事务。这时理事会的理事担任起行政职能了。

T.埃乌尔弗逊关于托尔德·古德蒙德逊的拉格曼证书（其中说明十六世纪末赫列普理事会理事的责任）写道：“其中载明赫列普理事会理事必须为国家负责执行行政职能，他对这种职能并没有明确的全权，理事职务是没有报酬的，也不是人所喜欢担任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注）。国家政权不受欢迎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以后崩德和赫列普理事会理事越来越隶属于休斯拉曼，即隶属于异族剥削者的国家。古代赫列普的自治权越来越化为乌有，全国的自治权也随之而丧失。根据1781年国王的函件规定，赫列普理

① 托尔朱尔·埃约尔夫逊：《议会和区政府》，第19—20页。

事会理事应当完全服从休斯拉曼的命令，根据1808年7月21日国王的指令，古代赫列普的自治权完全消灭，赫列普理事会理事名额也减少了，他们都变成了国家任命的官吏。”①

自从赫列普实际上变成与它相反的东西以后②，民主制的最后残余就这样消灭了。国家把赫列普变成几百年侮辱贫苦不幸的人民的机关，而过去“由赫列普养活的贫民”这句话到这个时候就变成使冰岛普通人民不寒而栗的话了。

至于人民政权的其他机构和制度（如戈多尔德、立法人、拉格列塔）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统治阶级使这些机构一律服从国家政权，他们钻入这些机构，使它为自己服务，把它改变得最后除了名称而外，其余过去的一切一无所有了。

国王占有了戈多尔德，夺取了戈狄所有的权力。根据协商条件规定，国王或其在冰岛的最高官吏应从丧失戈多尔德的氏族中任命休斯拉曼。崩德长期以来争取履行条约的条件，即休斯拉曼应当任命冰岛人，任命时应由崩德同意，象人民

① 托尔朱尔·埃约尔夫逊：《议会和区政府》，第22—23页。

政权初期的戈狄一样。1320年对玛格努斯·埃里克逊③宣誓时议会上提出的"我们只需要崩德所选举的村长"的条件，也应当这样理解。从奥尔尼斯的居民证书和奥斯希尔达尔米尔协定可以有充

② 当然，冰岛诞生的民主运动初步要求之一，就是要求恢复人民选举赫列普理事会理事的权利。约文那斯·哈尔格里姆逊〔1〕在《费约尔尼尔杂志》〔2〕（出版第一年）上发表的论文《略论冰岛赫列普》中提出了这种要求。他在这篇论文中不仅要求每三、四年重新选举一次，而且要求社会上养成一种新精神，使人民生活"象兄弟一般互相帮助"。当冰岛开始斗争的时候，民族自由和民主运动的领袖，特别是修道院长汉尼斯·斯蒂芬逊，也提出了这项任务。他们的斗争最后胜利了，1872年5月4日通过了冰岛农村管理章程，其中规定地方管理问题由民选的赫列普委员会解决。正如约文·特雷斯蒂〔3〕在《荒野之家》中所说的，"赫列普的专权"宣告结束，现代民主主义斗争在农村管理方面获得初步胜利。

〔1〕约文那斯·哈尔格里姆逊（1807—1844），冰岛浪漫主义大诗人之一。——俄文版校订者

〔2〕《费约尔尼尔杂志》于1835—1847年用冰岛文在哥本哈根出版，在冰岛文学史和民族运动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俄文版校订者

〔3〕约文·特雷斯蒂为冰岛作家古德蒙·玛格努逊（1873—1918）的笔名。——俄文版校订者

③ 玛格努斯·埃里克逊是挪威的国王（1316—1374）。——俄文版校订者

分根据地作出结论，认为崩德希望有权选举休斯拉曼。可是实际上休斯拉曼却成了国家反对普通人和全体人民的工具。不过人民为了休斯拉曼的职务而对国家斗争，却长期没有停止。

国王设置总督职，后来在1683年又设置伏格特和安特曼等官职，设立了国家机关以剥夺庭格和人民的权利。这个斗争继续了几百年。毫无疑问，议会是豪丁（地方豪丁）的工具，它不断地求助古代民主的和合法的协定，可是异族国家政权却要求无限统治，而且最后达到了目的。从1501年议会的决议上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国王任命总督的人选也应由议会通过："由我王授以统治全权，在国内遵守我国法律，并经拉格曼、拉格列塔全体成员、拉格列塔内外全体人民所承认的人，才是合法的总督"[①]（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注）。

但是事实上议会显然从来没有拒绝承认国王所任命的官员。而人民在长时期内却按照自己的意思处理违反法律破坏和平的总督。例如克劳科

① 《冰岛外交文件》，拉丁文版，第7卷，第573—574页。

的奥尔夫在赫格拉尼斯冲突以后不久就被杀了，总督斯密德·安德列逊在1388年于埃雅峡湾的格隆德被杀，伏格特利安哈尔德于1502年被杀。提利·彼耶得逊大约于1523年在议会上被宣布为罪犯，于1524年被杀。国王任命的伏格特(蒙登的狄德里克)于1539年被杀。1540年议会审判了总督克劳斯·封·马尔维特逊，并且派拉格曼阿里·约文逊在“国王未任命合法总督以前”担任总督。

因此无怪英国国王不愿意购买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人民对待国家高级官吏太严格，在丹麦国王克利斯蒂安二世建议英国收买冰岛的时候，英国就拒绝了这个有利的建议。可是在约文·阿拉逊被处死，教会领地被夺取，1576年人民被解除武装，1602年实行商业垄断和1662年国王建立独裁政治后，在国王、外国封建主和资本家的国家的道路上就扫除了一切障碍。

拉格曼这种职务本是继承立法人的职务，豪丁所掌握的议会可以利用这种官职根据古代人民的权利来最有效地对抗国王政权。实际上在1262年以后的最初几百年间，议会保有立法权和司法

权，并在国王及其代表者面前捍卫了这种权利。任何法律未经议会通过或批准，一律无效，任何拉格曼未经议会选举或认可，不得认为任职。

1375年7月20日制定的奥尔尼斯居民证书中说道："如果没有妨碍的话，我们希望还有从前那样的拉格曼，不希望有任何改变，这种拉格曼必须由拉格列塔和人民承认，并且应当服从我王并遵守法律。"编年史中也提到拉格曼的选举，有时还提到议会任命和承认拉格曼。例如1523年6月30日，议会要求国王"支持"选举泰特·托尔雷夫逊为拉格曼，它说："我们（上面列名的人）拉格列塔内外全体人民选举并承认卓越而正直的泰特·托尔雷夫逊为冰岛北方和西方地区全权的拉格曼。"

自从1550—1551年国王夺取政权和土地以后，上述的权利也和其他许多权利一样，逐渐在实际上和法律上全都消灭了。例如约文·埃斯普林[①]写道：1639年"任命了第一个未经冰岛人同意的拉格曼"。总督坚持己见，毫不考虑议会的意

① 约文·埃斯普林为冰岛历史学家（1769—1836）。——俄文版校订者

见。1679年最后一次选举拉格曼，以后的拉格曼就由国王任命。最初任命时还需要议会同意，以后的任命就不经过它的同意，直到最后这个职务于1800年取消。

议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就这样一点点丧失了，到十七世纪，政权就完全归入国王及其官吏之手。“议会这个古代机构以前是保障人民自由的坚强堡垒，这时却变成了强盗窝，帮助国王扼杀冰岛的独立，恭顺地批准统治者的一切命令。”①

冰岛国家史是冰岛人民的悲惨历史

冰岛国家史是冰岛的悲惨历史。

毫无疑问，国家到处都是限制人民自由和剥削人民的，可是如果国家政权是本地的（冰岛大多数邻邦都是这样），那么国家保护下积累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有益于全体人民，例如用来兴建城市和文化中心，创造劳动工具，奠定

① 扬·阿迪尔斯：《冰岛民族特点》，第180页。

进步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在这种国家里，不论政权在一定阶段属于哪个阶级，国家对于社会发展都起着一定的良好作用。

可是冰岛的国家政权却沦入异族之手。因此冰岛人永远只能看到这种政权的阴暗面——压迫和剥削。冰岛人民的血汗创造的财富，都被运出了冰岛，用来在其他国家建造宫殿，创造劳动工具。当六百年异族统治的压迫告终的时候，冰岛人民已经非常贫困。全国几乎没有一所可以叫做住宅的房屋，更谈不到城市和贵重的劳动工具了。连可怜的冰岛人最宝贵的古代手稿，也被盗运出国外。

这个时期（特别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悲剧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来看，人民受了这样的贫困，却没有产生任何良好结果。并不象英国那样造成生产上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冰岛只起着消极作用，没有可能走上进步的道路。英国的“圈地”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使资产阶级及其不可避免的同路人——城市无产阶级发展起来。

在十四——十六世纪，冰岛劳动者都趋向渔业。这时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城市的形成、渔业

和商业变成独立的经济部门创造了前提。渔业地区本可集中不受奴役、不必终年被迫劳动的自由劳动人民。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诞生的前提，是财富和劳动工具的积累，因为这种积累可以购买自由的劳动力，利用劳动力来创造资本。但是冰岛的地主阶级却阻碍了这种发展。它以一系列的法律剥夺了劳动者自由受雇作工的权利。它禁止外国船舶在冰岛过冬，因而妨碍城市的形成。它没有足够的智慧把财富投入渔业或商业，以发展新的经济部门。这样阻碍冰岛的发展，削弱冰岛人民抵抗异族压迫的力量，造成的后果是异族商业资本和官吏统治使残余的本地贵族陷于贫困，因为本地贵族是不象普通人那样可以忍受贫困的。

冰岛发展的这种停滞状态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劳动者在各村流浪，大批死亡。冰岛人口减少了，邻邦人口却迅速增加。民族在绝灭。1783 年冰岛火山爆发[1] 以后，冰岛人口就只有三万八千了。

因为冰岛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建立的国

---

[1] 这里所指的是 1783 年拉基地裂时的火山爆发，这一次不仅是冰岛最大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爆发，当时冰岛人民损失极大。——俄文版校订者

家政权是异族政权，它是仇视冰岛豪丁的。因此冰岛豪丁虽然利用异族政权来压迫人民，可是也不得不对异族政权进行斗争。

在冰岛人民对异族统治阶级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冰岛豪丁就退出了舞台。冰岛的贵族消灭了。冰岛贵族阶级背叛人民的结果注定了它的阶级命运，虽然其中有个别的贵族代表者使贵族享有不朽的荣誉，可是整个阶级却是不能享有这种荣誉的。

僧侣贵族也退出了舞台。冰岛世俗贵族由于为异族国王服务，可以说由削弱而灭亡，可是冰岛天主教贵族却英勇地走上国王的断头台①，冰岛天主教贵族本是冰岛迄今所知的最残酷的剥削政权，它的灭亡却使这种政权的代表者带有殉难的荣誉。

这时历史舞台上只剩下了两个死敌，一个是异族剥削者的国家及其冰岛走狗，一个是在这遥远的殖民地上由于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已经濒于绝灭的边缘的人民群众。

这种异族国家给冰岛带来的只是屈辱、痛苦

① 参看第432页注①。——俄文版校订者

和死亡，无怪冰岛人民永远仇恨国家政权，当任何冰岛人接受丹麦国王封以高官的时候，它总是自问道："难道象伏格特这样的魔鬼也能算是冰岛人吗?"

冰岛人民群众从人民政权时代末叶到十八世纪末叶的悲剧，和欧洲农民的悲剧相同，欧洲农民在十四——十六世纪，一次又一次地起义，但是从来都没有战胜统治阶级，而且每次失败都使农民所受的压迫更加重了。

冰岛人民在这个时期的悲剧也和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以及其他从十六世纪起就遭受欧洲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和欺凌的殖民地人民的"野蛮"氏族社会的悲剧一样。

当冰岛人民对于这个奴役时代的屈辱生活记忆犹新的时候，他们的正义感仍然存在的时候，他们对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奴役的人民的斗争是感到非常亲切而且有深刻的理解的。

精神的反抗。语言和对过去的纪念

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来破坏独立的劳动人民、

崩德和帮工的一切机构和制度，或者把它变成相反的东西而仅留下原名。

古代氏族社会笼罩着统一而团结的气氛。人民政权的基层细胞组织庭格公社中，还流行互助精神，“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主要规律基本上仍然有效。

在古代自由野蛮人的氏族社会中，集体认为在平时战时都必须帮助各个成员，因此个人感到自己隶属于强大集体的意识就使他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斯卡尔普赫丁说：“我一想到姐夫只要能逃命就会给我们报仇，我就觉得很高兴。”[1] 这种道德力量是人民政权时代所特有的自由集体（从赫列普起到议会止）的统一的基础。这种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遗风，在1262年以后头几百年间，成为冰岛赫列普（甚至整个休斯拉）崩德屡次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国家时所表现的巩固统一的基础。

崩德群众的这种统一，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能够给他们以支持的力量，而且实际上

① 《尼雅尔传说》，见《冰岛传说》，莫斯科，1956年版，第668页。

也象马尔克支持德国农民那样支持了他们，可是统治阶级却消灭了崩德群众的这种统一。当统治阶级消灭了这些集体，或使它不能作为人民的工具而活动的时候，佃农、无地的农民和帮工就陷于孤立境地了。劳动者与氏族社会继承下来的最后一个自由集体的联系也被暴力切断了。他们可能参加的一切社会集体（从赫列普和休斯拉起到天主教或路德教的教会止）都已经是剥削国家的工具。于是劳动者就变成单独的人了。他们坠入社会历史的大熔炉，氏族制度的人就被熔成劳动者阶级，他们在生活斗争之火中逐渐锻炼出阶级觉悟，直到认识团结统一的必要性。但是要达到这一点，还需要几百年。

这时出现了镇压被压迫的人民的恭顺机器来代替自由团结的集体。这时出现了统治阶级的鞭笞和枷锁以代替氏族社会的忠诚关系。

普通人民呻吟在占领了他们的祖国的异族国家政权的压迫之下，他们感觉到自己在祖国已经被宣布在法律保护之外。因此他们觉得《冰岛人传说》中最可爱的主人公，就是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因而被迫隐藏起来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的

心里就铭记着基斯里·苏尔逊和格列提尔的形象。①

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孤独普通人最怀念同盟者和战友。因此奥德② 和伊留基③ 才比《冰岛人传说》中其他任何人物都享有更大的热爱，并且在许多世纪间一直受人赞美。被迫害的孤独劳动者渴求有伙伴和同盟者，希望有集体，因此使《冰岛人传说》中这种人物成了冰岛的人民英雄和殉难者。

这些孤独的人除了命运和遭受的苦难相同以

---

① H. K. 拉克斯尼斯在对《格列提尔传说》的跋中很生动地描写了这种情况。他在描写这篇传说从北欧海盗时期的"黄金时代"出现时起的发展情况时说："这篇传说被压缩成一个用简单线条描绘的形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被压缩成一个好象孤悬大海的峭壁一样高耸着的人，同时它又扩大为全体人民的悲哀的象征。"拉克斯尼斯最后说："《格列提尔传说》是冰岛人民的殉难者的历史，是冰岛真正的基督（既是人也是超自然物），承担一切痛苦和罪孽的人民基督的受难史。这篇传说仿佛是我国一切传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人民的历史。"

② 奥德是基斯里的忠诚的妻子，在基斯里流亡的时候，一直帮助他。——俄文版校订者

③ 伊留基是格列提尔的弟弟，自愿跟随格列提尔到最后一次隐藏地，和他一同英勇牺牲。——俄文版校订者

外，还有两种东西维系着，那就是语言和关于过去时代的纪念。

任何民族的语言和它的悲痛与生活经验的关系都未必有冰岛人这样密切：

人民的语言
经得住一切考验——
饥饿、瘟疫、火灾和严寒，
贫穷和因无权而受的压迫……
…………
在最艰苦的时代，
这语言对人民亲似爹娘，
它为人解饥济渴，
在冬天象炉火一样，
它是黑暗中的太阳，
是茅屋里的灯亮，
它不但带来远方的消息，
也传播了过去的荣光。

因为冰岛人民政权时期学者和人民之间的联系还很强，虽然已经开始分化阶层，可是社会还是统一的，没有分裂成阶级，所以当其他各国都流行用拉丁文作为科学语言时，当时的冰岛语却作为文学语言而保留下来，同时还成为文化的语

言。由于社会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统一，因此学者不愿用拉丁文面愿用冰岛文写作。人民政权为冰岛人保留的语言一直在普通人民的口头上使用，可是统治阶级和官吏的语言中却夹杂着丹麦语和德语。人民的这种冰岛语言成了人民的炉灶中的圣火。①

关于过去时代的回忆、传说、里姆②、民间故事、神话等（这些都是普通人民心记口诵的关于冰岛人民实况的作品）以及使劳动人民免于孤立，而感到自己和格列提尔和伊留基、公纳尔和尼雅尔、基斯里和奥德等亲如兄弟的艺术，正是用冰

① 也许任何人对冰岛语言所下的定义都比不上冰岛的伟大的朋友拉斯穆斯·克利斯提扬·拉斯克〔1〕精确，他曾经写道："我研究这种语言，根据它的文献，看出古代的人遭受多大的不幸，以及怎样英勇地战胜了这些不幸，我感到非常愉快和安慰。我之所以研究冰岛语，并不是为了学习政治和军事知识，我是为了研究大丈夫的思想方式，以便摆脱我自幼由于教育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自卑性和奴隶性，使我的思想和灵魂锻炼得临危不惧，使我的灵魂能够锻炼得宁愿离开肉体也不愿放弃它所坚信不移的真理和正义。"

〔1〕拉斯穆斯·克利斯提扬·拉斯克（1787—1832）是丹麦著名的语言学家，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俄文版校订者

岛人祖先这样语言保留下来的。因此，当冰岛人民不能过自己的生活，土地成为主人的财产，祖国变成了殖民地，鞭笞代替了一切社会机构，冰岛人民的皮肤经常受到刽子手的鞭笞，而胎儿已经成了宣告母亲死刑的根据的时候，文学的创作就成了人民的生命。

冰岛人民并没有脱离渥兹渥斯所说的“联系

---

② 关于里姆争论很多，冰岛的里姆象南方民族比较愉快的歌曲一样。

冰岛的里姆是民间歌曲，不是在南方阳光下而是在北方冬季黑暗的夜晚编成的。在漫长的冬季，各家唱这种歌曲，而不是在夏季晚会时在青草地上全村舞蹈中歌唱的。

里姆是民间骑士浪漫歌曲，从艺术观点来看，比统治阶级的骑士浪漫歌曲有价值。它保留了氏族制度和多神教的遗产，例如诗人很巧妙地运用着的比喻和堪宁吉〔1〕，他们利用这些东西更生动地表达出人民对压迫者的态度和对于美好未来的希望。

甚至在冰岛人民最黑暗的时代，里姆也是被压迫阶级用来嘲笑统治者的真正武器。民间诗人在这种风格上达到技巧的最高峰，用这种风格表现出最尖锐的讽刺。冰岛人民同意托尔斯坦·爱尔林逊〔2〕关于里姆的“光明的爱尔菲”的说法：“我应当多谢它，因为它保卫了心灵。”

〔1〕例如《波浪之马》（船舶）、《战斗之火》（剑）等诗情的表达。古代冰岛歌唱诗人普遍利用这种表达法。——俄文版校订者

〔2〕参看第63页注②。——俄文版校订者

生者与死者的精神共同性，联系各时代善良、英勇、明智的人的共同性”。联系的环节就是语言。这种共同性是在痛苦和屈辱时代依然保持人民的伟大精神，使人民的希望永不消灭和丧失的人民创作的主要前提之一。

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尼斯在西古尔德·布雷德菲奥尔德墓前致词时，提到奥拉夫·利奥斯维金[1]，他极恰当地说明了冰岛诗人及其作品对于冰岛人民的意义：

“学者完全不把贫苦的民间诗人的精神当回事，大诗人更是瞧不起它，可是千百年来，这种精神却在冰岛人民中间一直存在着。我们在一片烟气的茅屋中、偏僻的山谷中、冰河旁的渔人陋室中、极北地方的破船上、北冰洋极夜的黑暗中、柳林中冷得靠着山羊打盹的褴褛流浪人中、布列麦尔霍尔姆[2]戴着镣铐的犯人中，都看到这种精神。在我国人民整个历史期间，这种精神是人民

① 西古尔德·布雷德菲奥尔德（1798—1846），冰岛卓越的民间诗人，著有里姆和抒情诗，他的职业是桶匠。奥拉夫·利奥斯维金是拉克斯尼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俄文版校订者

② 布列麦尔霍尔姆是哥本哈根的街道名和监狱名。——俄文版校订者

生活的动力，它使遥远海洋中这个贫苦的岛屿变成世界的强国和不可战胜的土地。”

《冰岛人传说》是对任何统治者都挑战的自由崩德的传说。它在黑暗时代，是被压迫的冰岛人民的起义的英雄史诗，有时由于多神教的思想方式和叛逆精神而受诅咒。关于崩德的自由社会英勇人物的传说，促使被压迫的一代养成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冰岛人的一种重要特征，即虽然临时对政权服从，但绝不投降，一定取得自己的权利。

现代的《冰岛人传说》(关于莱茵的约文·赫列格维德逊的传说①和夏日修道院的比亚尔特传说②) 所写的正是这一类冰岛人。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从基斯里和格列提尔(或斯卡尔普赫丁)到约文·赫列格维德逊和比亚尔特的一条线索。

莱茵的约文灾难史就是冰岛人民的灾难史："我杀他不杀呢？谢天谢地，我希望杀掉他。”约

① 莱茵的约文·赫列格维德逊是H.K.拉克斯尼斯长篇小说《冰岛之钟》中的主人公。——俄文版校订者

② 夏日修道院的比亚尔特是H.K.拉克斯尼斯长篇小说《独立的人》中的主人公。——俄文版校订者

文·赫列格维德逊关于刽子手（国家的最明显、最易感觉到的代表者）的想法就是这样。

冰岛农民和全世界农民典型的英雄、夏日修道院的比亚尔特这个单独农民的形象，象征地描写了这个时代的农民。比亚尔特是一个能忍受一切的人，他经常斗争，不屈服于命运的打击，但他最后终于不能获得胜利，因为他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还没有找到和其他劳动者联盟，和劳动人民统一团结，来对压迫者国家这个怪物斗争的道路。

这种类型的人（辛勤劳动而富有忍耐力的单独农民）是民族压迫时代冰岛人民中最典型的人物。经过整个压迫屈辱时代，人民一直把这种英勇、刚毅、顽强的斗争精神保持下来。

但是另一方面，长期苦难的辛酸经验使冰岛人养成另一些严酷的野蛮人几乎完全没有的品质：温和（几乎达到柔顺的地步）、仁慈和温柔，使人民的心肠不能冷酷无情。

里姆的抒情序曲中、神话中和诗歌中这种人类的温暖，甚至在人民无力战斗的时候，在英勇顽强的精神也不能克服人间的困难或自然界的困

难的时候，也能使人获得安慰。

在民间神话的仙境中，人民自己是诗人和主人公，各种因素熔而为一，创造出理想、幻想、人民内心的愿望以及忧虑和担心的交织。民众在神话中为自己创造出他们所希望的实际不存在的世界。神话中的创造力就是生命的规律。其中诗人就是术士，对压迫者斗争的人民的强大代表者。在一篇童话中，格文达列岛的托尔莫德为无钱的饥民开设货摊售卖可吃的草。他毁坏了丹麦商业垄断资本家的船舶来惩罚商人。另一篇神话中民间善良的术士拥有控制自然力的权力，他们可以命令气仙把农民和帮工疲劳的背上的奴隶重担解除下来。有些神话中普通人民对自然和社会拥有实际上不可能有的权力。其中美德获胜而恶行受到惩罚。人民相信这些对自然和社会的权力可以给他们带来幸福。他们也象智者谢蒙德一样，相信甚至可以利用魔鬼来达到善良的目的而不服从魔鬼。人民企图掌握知识，使大自然中一切潜在力量从属于自己，因此他们经常同情术士的企图——也就是孤立无援的若干代人民希望实现自己愿望的一些虚幻的企图。

当然，有些民间神话也反映出当时人民生活中常有的恐怖和痛苦的痕迹，流露出严酷的实际情况。可是这样也并不能消灭和掩盖人民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因为这种世界在最艰苦时代成为他们的自由和对于未来的希望的堡垒。民间神话的世界是人类思想（人民的思想）的最后避难所。

民间神话的诗意世界，是普通人民的独立创作，可以说创造时丝毫没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埃纳尔·奥拉夫·斯维因逊在他的杰作《冰岛民间传说和神话》导言中写道："学者企图使对爱尔菲的信仰服从于基督教的思想方式，把爱尔菲变成恶魔，但是对爱尔菲的信仰丝毫不受这种影响。关于幽灵的故事都保留着古代观念的体系，其中神学家丝毫不考虑死后阴间的命运。"

优秀的民间神话和传说都是宣传互助和对人类的信心。"神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宣传顽强和忍耐，其中不断赞美慷慨、友好、准备帮助特别贫困无助者的精神。神话中说，具有这种品质的人经常胜利。神话极常见的现象是外貌和内容不同，表面形态和内在价值不同。魔鬼可能变化人形，渺小可怜的人物往往有最大的帮

助，灶下奴却能作出伟大的功勋。美人往往实际上却是一个妖精，丑陋的人却有美德。国王的宫殿里有时竟缺乏贫民茅舍里的东西。神话不断使人相信：丑陋的外貌可能包含善良的心灵，卑贱的贫民可能是高尚的人。因此，国王的女儿下嫁灶下奴，也是非常公正的。"①

民间神话中这种仙境，是由于人民所关怀的事物而产生的，它是从人民的痛苦中孕育出来的，是由人民的愿望织成的。它本身就是人民的希望。

《冰岛之钟》中一个老盲罪犯说道："有一天白昼来临，在这一天，当我们变成了人的时候，神就到我们这里来站在我们的一边。"这就是人民的希望。在这一天，中了魔术的不幸者可以解脱魔术。这一天灶下奴娶了国王的女儿作妻子。这一天善心的人得到胜利。

冰岛人民在"托里月和戈雅月"②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理想的一天。他们"因为抱着希望而生

① E. Ó. Sveinsson, «Forspjall»。

② 冰岛日历中，一月中旬到二月中旬的一个月叫托里月，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的一个月叫戈雅月。——俄文版校订者

活"[1]，因此终于活下来了。

"统一和团结万岁！打倒压迫者政权！"

历经灾难的冰岛人民终于听到了主张向对压迫者进攻的爱国志士提出的起义号召。口号就是被压迫者一致统一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当人民丧失自由的时候，它也失去了团结。要恢复自由，首先必须重新作到团结。必须恢复友好和团结的精神，使它变成一种力量，把分散的个人团

---

① 这个谚语是从下列神话来的：

"冰岛人民中流传了这样一段神话。我的母亲在我童年时代曾对我讲过这神话。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过，也没有在书中读过它。虽然它好象冰岛历史的回声一样，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响着，可是我一直没能用这段神话写成一首散文诗。

很久很久以前，冰岛的人民由于贫穷和饥饿而大批死亡，有一间茅屋里住了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她一个人住在荒凉的高山上，她和两个孩子，只有一头乳牛。这时候正是冬天，到了圣诞节了，家里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孩子们向母亲哭诉肚子饿，抱怨房屋黑暗。母亲安慰他们说，不久到了戈雅月底，乳牛就可以挤奶了。但是我们知道，从圣诞节到埃蒙努德月，还有三个月之久。由于母亲这种救命的希望，终于给孩子们带来了愉快

结起来，赋予他们以过去几百年艰苦的经历中丧失了的力量和信心。

1844年，约文·西古尔德逊在《新社会杂志》上的《争取统一和团结》一文中，提出了"争取统一和团结"的口号。

冰岛农民立刻响应这个号召。1849年5月23日，大批农民由斯卡加峡湾跑到北方马德鲁维里尔投奔阿姆特曼，提出了战斗口号："人民自由万岁！统一和团结万岁！打倒压迫者政权！"②

革命大诗人博鲁-希亚乌尔马尔③死后出版的一首遗诗中，对于人民表现统一团结的愿望露

的圣诞节心情，孩子们在睡觉以前，纷纷唱起这样迭句的诗篇：'我们可以度过托里月和戈雅月，等到那时候乳牛就可以挤奶了'。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有人好象说这两个孩子没有等到戈雅月底老早就饿死了，可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不可靠。我问道：'这两个孩子靠着什么活了这么久呢？'母亲回答说：'我也不大清楚，但是大概靠了希望才活下去的'"（斯蒂芬·G. 斯蒂芬逊：«Bréf og ritgerðir»，第4卷，第240页）。

② 参加这次旅行的农民中，有斯蒂芬·斯蒂芬逊的父亲古德蒙·斯蒂芬逊。那个时候古德蒙·斯蒂芬逊不过三十多岁。

③ 博鲁-希亚乌尔马尔，又名希亚乌尔马尔·约文逊，是冰岛民间诗人（1796—1875)。——俄文版校订者

出愉快的心情（诗人是在农民为实行一些农业工作而建立协会时写这首诗的）。他对于恢复统一感到很愉快，他说：

自由的精神
从墓穴的昏暗中
站了起来……

他又提起过去的历史：

冰岛人民的手，
干枯的手，
瘦骨嶙嶙的手……

他知道这时人民的意志是觉醒了，他说：

虽然双肩承受着重压，
可是两手和口，
充满了力量……

他希望坚强的意志和巩固的统一会取得胜利，他说：

摆脱古老习惯，
摆脱邪恶迷信，
恢复了理性，
加上合作的人，
就可以创造出
许许多多奇珍。

任何人也不能阻挡这种觉醒了的起义精神。博鲁-希亚乌尔马尔要求恢复被剥夺了许多代的权利。他对这种正义的要求竭力颂扬：

上帝，请听我们祈祷，
我得救的道路请你指点！
如果你对我们的呻吟和祈祷，
不闻不管，
那么我为流血伤口的哀号，
就要把苍天裂成片片。

冰岛历史上最近百年间所特有的人民群众的起义(同时也是民族解放斗争)就这样开始了。统一的恢复唤醒了冰岛人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孤立的个人变成了有胜利信心的队伍，这些队伍以后在一百年间对异族剥削者和地方剥削者进行了斗争。在冰岛人民意识中根深蒂固，并且深刻影响人民感情的历史教训，当国家命运已经决定的时候，尤其是矛盾的。

冰岛人民过去是自由人，他们对剥削国家进行斗争时，创造了自由的民族和繁荣的文化。当冰岛人民想起他们当时建立的功勋的时候，他们就挺起胸膛抬起头，这种回忆使他们增加了勇气

和胜利信心。

但是他们还作过异族剥削国家的奴隶。当他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的心对这种耻辱和卑屈、压迫之苦依然感到刺痛。

对冰岛人民在没有国家时和对国家斗争时所创造的一切的回忆，对他们被出卖给压迫者时所受的遭遇的回忆，这就是冰岛人民最宝贵的战斗遗产。

第四章
人民的遗产

“当人斗争的时候，勇气比利剑更为重要。”这是战胜浮尼尔的西古尔德说的话，冰岛人民面临当今的危险的时候，应当记住这句话。

冰岛民族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形成阶级社会时产生的，它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不得不长期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贪婪的剥削阶级斗争。现在，当全世界阶级社会已临末日的时候，西方又来了新的危险，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向冰岛伸出了魔爪，把冰岛纳入它的军事体系内。美国的占领是冰岛全部历史中对人民从来未有的最严重的危险。虽然新的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危险依然存在，美国没有放弃对冰岛的军事和政治的统治权，要把冰岛变成它永久的军事基地和殖民地。

虽然这种危险直接威胁着冰岛人民，可是冰岛统治阶级对于这种情况却视若无睹。他们拚命满足美国的一切要求，企图强迫冰岛人民接受他们不能容忍的观点。他们甘冒本身的危险而让美军进入冰岛，并许可美军在冰岛长驻。

因此冰岛人民不但要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斗争，还要和投靠美国的本国统治阶级斗争。

当然，在这场斗争中，敌我的力量是悬殊的。冰岛劳动人民不能指望数量上的优势，也不能指望自己的武力和财富。他们所能指靠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回忆一下古代民族集体的经验。这种经验教导说，勇气比财富和武器更有价值，勇敢和自尊心永远是最有力的武器，并且往往是人民的唯一武器。象今天这样危险的关头，冰岛人民必须记住自己无价的战斗遗产而加以运用。

过去几年冰岛人民认识了美国所用的武器和战斗方法。这是殖民主义者惯用的方法，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器的力量和间谍组织来威胁和压迫人民，他们利用财富进行收买，利用宣传机器进行欺骗，他们还利用对于地方统治阶级的控制来分

裂人民。

美国这些方法的目的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动摇人民的道德基础，麻痹人民的民族感。人民用来对抗他们的只有一个武器——自尊心。

冰岛劳动人民，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在与美帝国主义占领军冲突的时候，已经表现出坚定英勇的精神，即使面临敌人的枪口也毫不退却。这些范例使全国人民增加了勇气，使他们能够表现出同样的英勇无畏的气概。他们必须坚决反对占领者的政治迫害和暴行。冰岛的海员必须团结一心拒绝美国人的侮辱性审讯，现在是结束冰岛的海员被人看成罪犯的时候了，全国人民应当支援他们。

冰岛统治阶级太怯懦了，他们居然代表人民接受微少的“美援”，而且偏偏是在冰岛经济状况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好转的时候接受的。统治阶级还因此而放弃了独立的经济政策，也就是放弃了冰岛人民经过几百年斗争，在几十年前才最后从丹麦人手里夺回来的独立权利。统治阶级让冰岛人民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的时候，认为仿佛不这样就不能防止生活水平的降低。他们还同样企图强迫人民容忍美国的占领，让人民相信由于美

国占领全国才消灭了失业。他们减少人民在生产劳动中的就业率，迫使成千上万劳动者从全国各地到外国占领者的军事目标去找工作。人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和这种行动。这是和他们的尊严不相容的。人民不能为了这点东西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人民关心的是必须使国民经济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最近几年，冰岛人民尽力用现代生产工具来装备自己的国民经济，他们现在拥有广大而可靠的市场，可以顺利地销售自己的产品。如果他们的生产工具得到充分利用，那就是比替占领者从事屈辱性的劳动更大得多的财源。

美国的宣传及其对冰岛人民的冷战，目的在于模糊冰岛人民的理智，麻痹他们的民族警惕性，使他们忘记了全民的利益。为了使人民能够不受这罪恶的诱惑，必须经常记住，过去异族政权曾经拚命从精神上来摧毁人民，使人民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认为自己必须服从异族政权。但是冰岛人民首先必须忠于古代传统，把智慧和高尚道德看得高于一切。必须保持清晰的理智，对于异族政权的任何活动都应当采取明智的措施来对付。

美国在反对冰岛人民的斗争中，最可怕的武

器就是分裂阴谋。它利用分裂手段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它不仅把冰岛统治阶级勾引到自己方面来，使它反对人民群众，并且利用冰岛统治阶级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离心力，从而瘫痪民众的战斗力。冰岛的历史证明，人民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统一。统一是争取人权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武器，也是对异族政权斗争的最锋利的武器。因此民众必须全力争取自己队伍的统一。他们必须使自己团结的队伍有统一而英勇的领导，反对统治阶级及其幕后的外国政权分裂人民群众的阴谋。当人民达到完全统一时，他们就能够顺利进攻美国占领者。

冰岛资本家目前处于美国保护之下，因此人民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基本上应当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结合。当劳动者要求充分利用劳动工具和市场，提高生活水平时，他们同时也要求保证人民的经济独立，不得依靠“美援”和为美国占领者作工。当劳动者加强反对统治阶级的共同行动并粉碎其分裂劳动人民队伍的阴谋时，他们同时也要加强人民争取自由和夺取政权的斗争阵线。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统治阶级或其某一部分企图采

取符合冰岛人民民族利益的立场，企图与劳动群众合作以反对目前威胁冰岛人民生存的危险时，人民应当表示欢迎。

只要冰岛人民坚信自己过去的历史，相信自己，那么在目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一定能获得胜利。冰岛人民在获得胜利以后，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代替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式。这种新社会形式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它在新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过去时代（特别是人民政权时代）社会制度和文化中许多最美好的事物。社会主义使劳动人民变成自由人，使生产者和生产工具结合起来，恢复古代尊重人类的观念，赋予它以新的力量。当冰岛人民开始实现这个任务的时候，它必须认识和重视自己的历史遗产并把它变成在自己斗争中起作用的力量。

氏族制度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在原始技术方面，创造了很多我们至今还在应用的东西，同时还教会了人民在古代狭隘的社会集体内和平而友好地合作。当它完整地存在时，还创造了领导

者，这个小社会的首领解决这个小社会的问题，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明智公正地行动着。冰岛人民政权时代最优秀最明智的领袖，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最卓越的代表者中占最光荣的地位。

人民政权是阶级矛盾尚未形成，首领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不矛盾的社会领导的范例。首领极力按照共同的利益来管理，即明智而公正地管理，同时选举他的人民对他加以援助和支持，因为他是执行人民的意志的。因此首领所依靠的不是普通的所谓权力，而是完全依靠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首领和群众之间（戈狄和他的庭格公社成员之间）产生了和谐的道德联系，这种联系非常巩固，联盟的任何一方必要时不惜作任何牺牲也不肯破坏这种建立起来的和谐。首先由于首领和人民之间有这种联系，在人民政权最繁荣的时期，才出现许多高尚而明智的人，创造出我们在这个时期的一些卓越的领袖身上所见到的成熟的管理艺术。

全世界统治阶级极力回避过去存在这样的首领的问题。他们想向人民隐瞒氏族社会首领的内在本质，向人民灌输一种谬论，认为人民所盼望的正直善良的领导从来不曾存在过，而且不可能

存在，人民所想望的公正的社会仿佛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在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领导”和氏族社会的领导是截然不同的。由于社会分裂成对抗性的阶级，统治阶级才产生出来，他们人数很少而掌握并享受一切，人数众多的劳动者阶级却要劳动而且样样缺乏。整个社会都带着这两个阶级利益对抗性矛盾的痕迹。统治阶级只有对个人实行暴力，只有具备反人民的国家，才能维持这种社会的存在。当然每一个统治阶级在它的“青年时代”是比较进步的，到了“老年时代”就极端反动，但是阶级社会的基本性质却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斗争和战争就是这个社会的特征，它的存在特点就是个别人和阶级为了分配生活资料而斗争，为了争夺土地、财富和政权而和其他社会战争。统治阶级的管理方式就是运用精神的和物质的权力，运用权力的方法多半是诡诈、欺骗和威胁。

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创造出符合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的领导。剥削社会的统治阶级的领导完全符合于该社会的性质和统治阶级的

需要。这种领导是和阶级社会同时产生的，也和它同时退出舞台，因为它不适合于其他任何社会形式。

当人民消灭了腐朽的阶级社会形式以后，就会创造出符合于新社会性质和需要的领导。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不是剥削而是平等，不是统治阶级压迫下层阶级而是消灭了阶级社会残余的平等集体成员之间的合作。这种社会的特征是和平——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和平，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这种社会的目的是为它的成员创造生活福利和安全。实现这种任务的方法就是和平的合作。

社会主义社会根据自己的性质和目的创造出自己的领导。这种领导有很多地方和氏族社会相同。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领袖和人民是由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团结起来的。因为有这种统一，所以就不需要任何权力来统治。领导的目的就是执行群众的意志，它在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受到人民的支持。以后又逐渐创造出巩固的道德传统，它更加强了领导者和人民的一致。

这种领导的特征是对于集体的责任感，对于

集体福利的关怀。它的任务不是压迫而是解决纠纷，在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建立并保证和平。

当人民对剥削阶级斗争的时候，它们的领导当然负有另一种任务。它要布置防御和进攻，鼓舞人民行动。人民政权曾对日益强大的豪丁阶级和异族国王政权进行斗争，它的经验教导了现代人民群众，当别无他路可走时就英勇斗争，在可能的时候就对胜利者缔结有利的和平。

人民热望为人类创造持久的和平和幸福，因此也愿意用最和平的方法来行使政权。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目的，不是压迫和剥削他们，更不是消灭构成这个剥削阶级的人，而是消灭使他们成为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条件。人民希望实现人类社会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化时对统治阶级也毫无损害。因此，统治阶级的人如果感到不得不把政权交给人民，或者知道人民在社会上必然掌握政权因而准备把阶级斗争之剑收入剑鞘的话，民众就准备和他讲和。

劳动群众怎样创造自己的领导呢？这种领导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人民的队伍里，基本道德规范在

成熟，适当的人物在成长。在阶级斗争的火焰中领导得到锻炼和纯洁化，加强了他们和人民的联系。阶级斗争就是这种新兴领导的锻炼考验场所。阶级斗争教会它管理艺术，发展道德力量，锻炼成坚强的意志，最后使人民获得胜利。人民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导不受统治阶级腐蚀的影响，因而养成了警惕性。人民掌握政权以后，也照旧要注意使领导继续保持健全状态。

冰岛人民征服了冰岛这个地区的时候，在和剥削国家斗争中形成了冰岛民族。贫穷而自由、野蛮而纯洁的氏族集体在对新兴暴发的统治阶级的国家这个盘踞在罗马帝国遗址上的毒龙进行的残酷的斗争中，一个个地都失败了，最后只剩下冰岛人民政权这个继承氏族制度社会形式的自由崩德社会。这个孤立的社会赋予旧社会形式以新的生命力，在它未被剥削国家这个怪物征服以前，它在氏族制度的末日创造出最独特最自由的中世纪文化。

通过人民政权建立和发展时代，反对屈辱的斗争时代，人民起义时代（十九世纪和二十世

纪），冰岛整个历史上贯穿着人民的团结，这是抵抗国家，抵抗国内外剥削者政权的工具和斗争工具。

我们现在的时代正是阶级社会灭亡的边缘。人民群众正在打破枷锁，将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平劳动者的社会，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将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全世界的人民群众正在站起来。古老的剥削国家正在土崩瓦解，几千年来受到残酷的压迫的亚洲农民，和全世界知识分子、农民、劳动阶级，共同结束人类史上的阶级压迫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在对国内外剥削者斗争中，正争得自己的权利。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摆脱了统治阶级的压迫。社会主义在开始建成，而在苏联，已经迅速向未来的社会制度，丰裕的社会制度，即共产主义过渡了。

冰岛人民有了千年的历史，对国内外压迫者有了千年的斗争经验，他们现在正面临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冰岛人民还和它的历史初期一样，是一个小民族，没有财富和政治威力，但是这个民族却有千年历尽艰难的经验。过去它经常需要勇气和忍耐，需要毅力和胆量。它在斗争中只能

依靠自己的人类自尊感。现在的冰岛人民也象需要勇气一样的需要这种人类自尊感。

现在冰岛正在对抗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世界任何地方也不象美国的阶级社会这样发达，积累这样多财富，建立了这样的武力。但是这决不是说人类不能制止这个行为令人不能忍受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这个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怪物向世界各国伸出了魔爪。它使全世界受到毁灭的威胁，可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恐怖得发抖，仿佛预感到它自己将要灭亡。

现在严重的危险威胁着冰岛人民，但是如果它正视这种危险，尽全力来对它斗争，这种危险是可以克服的。冰岛人民六百年来在压迫之下并不灰心丧气，仍然保留着祖国的语言和制度，那么美国剥削政权死死抓住冰岛，能够扼杀冰岛人民吗？现在正当建立没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由社会的前夕，它能作到这一点吗？

冰岛人民在这种决定性的关头，必须从历史上取得经验教训。他们应当回顾一下自己的祖先创造冰岛民族和冰岛最初的社会——人民政权的情况。

冰岛人民的祖先站在冰岛阶级社会和国家摇篮的边缘。他们逆流而上。人民政权以及它的个别代表者，认识了最无情的真理——人类自己给自己创造幸福。他们的勇气和力量给他们带来幸福。如果冰岛人民今天象他们的祖先一样具备这种勇气，他们就能获得幸福。命运对他们是有利的。人民的幸福是人民自己掌握的事业，并且主要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古代冰岛自由崩德是单独的。他们开辟了新道路，发现了新土地，创造了不朽的诗篇和传说。他们除了法律之外没有任何国王，可是欧洲统治阶级却不愿意冰岛崩德没有国王和国家而自己治理自己居住的地方。欧洲统治阶级就起来反对他们。贪婪的掠夺者国家带着神圣和神恩的假面具来到了，可是也不能迷惑冰岛人民。冰岛人民对于一切问题“全是用人间的理性来理解，因为没有赋予他们灵魂上的智慧”。可是当他们中间形成了有依靠剥削人民为生，只关心自己私利的富有剥削阶级时，他们就失败了。

美国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蚀力量使冰岛人民名存实亡，这个魔鬼现在威胁着现代

冰岛劳动者。可是冰岛的资本主义还很年轻，人民还很强大，因此冰岛人民能够不屈服于这个魔鬼的妖术。敌人妄图利用冰岛国家，象自己的殖民地一般地压迫冰岛。可是冰岛的国家政权还很幼稚，只有几世纪的历史，而且古来是异族政权，人民非常仇恨。因此人民对于国家政权的活动非常警惕。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最可怕的产物，美帝国主义这个恶魔，已经一只脚踏进坟墓了。当然，它是武装到牙齿的，可是如果智慧和心灵不可靠，那么利剑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冰岛并不象冰岛人民在历史早期那样对欧洲国家孤身奋战，现在它不是孤身应付这个垂死的世界剥削政权。世界各国人民对世界资本主义斗争时，共同的利益和理想的兄弟关系把他们联合起来。这种斗争中产生的兄弟关系，正是人类不再分成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兄弟友好的先声。这种兄弟友好关系使冰岛人民坚强而不可战胜。

冰岛人民的祖先所创造的人民政权是当时已经结束的人类发展阶段中的晚出但很伟大的代表，是走进历史坟墓的社会制度的代表。新兴的

剥削阶级反对它，这个阶级坚信自己的任务，甚至相信神圣的使命，要解决重大的历史任务。

现代冰岛劳动人民所反对的是腐朽堕落的剥削阶级——美国帝国主义者，他们把美国革命所创造的一切理想蹂躏殆尽，背叛和改变以前使美国资本主义有权存在的一切条件。现在摩根和洛克菲勒之流的财阀政治的命运也象英皇乔治三世的专制一样。我们所反对的剥削阶级已经是一只脚踏进坟墓了。

等到冰岛劳动人民在这搏斗中获胜以后，就要着手实现伟大的历史任务，即在冰岛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更完善的新形式下恢复自由劳动者社会，而且这一次是全体劳动者的社会。这就是说利用现代技术来开发陆地和海洋的一切财富以保证人民高度生活水平，完全消灭贫困，而达到物质福利的不断高涨。这也就是说使人民成为自由人——社会上、经济上、精神上的自由人，并且使人类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使它成为大自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

社会主义将使氏族社会的一切美好事物（统一、自由、友爱）都复活起来，达到更完善的高

级阶段，而没有氏族社会的局限性。因此祖先的遗产对于将要担任巨大的创造工作的冰岛人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冰岛劳动人民现在经历着自己历史中最伟大的转折点。冰岛人民的使命就是对后代子孙完成伟大的天职。同时这也是对给予冰岛人民以卓越范例的过去和历代祖先的天职，是对在黑暗的压迫时代不向剥削者屈膝的一代，重新高举解放斗争的旗帜的复兴一代应尽的天职。

现代冰岛人的任务，就是寻找古代人民早已在烟雾蒙蒙中看见的绿洲，并且掌握他们所希望的从海洋中涌现出来的生活幸福的地方①。

---

① 参看第84页。——俄文版校订者

著者后记

本书的基础是1951年末到1952年初的冬季在冰岛统一社会党党校的讲义。当时讲稿作者的任务是鼓舞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青年对古代冰岛历史的研究兴趣，向工人运动参加者说明冰岛人民政权对工人运动是多么丰富的遗产。作者竭尽绵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分析这个时期冰岛史的性质及其发展。

因为这些讲义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作者认为有必要把它出版，以便不能参加听讲的人也能够知道关于这个主题的"讲演"。作者在整理讲稿时承蒙好友基斯里·奥斯蒙德逊的热情支援，修改文字，有的整章重写，作者对于他这种热心忘我的精神的感谢之情，难以言述。

当然，作者出版本书时知道其中可能有错误，因为作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知识既有限，又是初次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的这一阶

段。但是尽管可能有错误，作者却认为本书可以鼓舞普通人民对于冰岛人民的战斗遗产——人民政权的兴趣。因为目前冰岛文化受到最严重的考验，冰岛人民需要把这种遗产和文化斗争、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作者相信其他人士对于这个主题会有优秀的著作，可是他自己却仍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作者初次尝试可能发生的错误，希望多闻多能的人士随时用各种方法赐予纠正，因为这里应当遵循智者阿里的古代良规："如果故事中有不真实的东西，那就应当尽先选择接近真理的东西。"

奥斯格尔·玛格努逊和雅可布·宾尼赫特逊也和基斯里·奥斯蒙德逊共同准备本书原稿的付印，并作了必要的修正。作者对他们的大力支援表示真诚的感谢。他们三人和克里斯亭·安德列逊共同阅读本书的校样。比约尔恩·托尔斯坦逊、斯维里尔·克里斯提亚文逊、布林尼奥尔夫·比亚尔那逊和克里斯亭·安德列逊等还审阅了一部分手稿，并且对作者指出许多应当修正的地方。

作者和这些同志们谈过有关本书材料的问题，吸取了不少宝贵意见，对于他们的帮助，作

者无任感谢。同时作者还要着重指出，本书中如有错误，他们丝毫没有责任。

本书的出版，基斯里·奥斯蒙德逊在各方面尽力最多，应当特别表示谢意。

埃纳尔·奥格尔逊

1954年10月5日，雷克雅未克

参考书目

本书中《冰岛人传说》、《冰岛人故事》的引文，《挪威史》中奥拉夫传说的引文，全采西古尔德·克里斯提亚文逊的版本，《挪威史》中其他传说引文则根据1944年赫加菲尔版本，《提奥斯托尔夫·贝尔谢尔克传说》的引文则根据古德尼·约文逊博士出版的《冰岛人传说》。

《灰雁法典》的引文则根据1850年哥本哈根版，《主教传说》的引文则根据1858年哥本哈根版。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2年版。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莫斯科，1940年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Р. Люксембург, Введение в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экономию, М.-Л., 1931. (Р. 卢森堡：《政治经济学导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

Е. А. Косминский, История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 М., 1950. (Е. А. 柯斯敏斯基：《中世纪史》，莫斯科，1950年版。)

Э. Гиббон, История упадка и разрушения рим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1889, т. I-IV. (Э. 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莫斯科，1889年版，第1—4卷。)

Л. Г. Морган, Древнее общество, М., 1950. (Л. Г. 摩尔根：《古代社会》，莫斯科，1950 年版。)

Ólafur Lárusson, Byggð og saga, Reykjavík, 1944. (奥拉夫·劳鲁逊：《移民和传说》，雷克雅未克，1944 年版。)

Einar Ól. Sveinsson, Á Njálsbúð. Reykjavík, 1943. (埃纳尔·奥尔·斯维因逊：《尼雅尔的笼罩下》，雷克雅未克，1943 年版。)

Einar Ól. Sveinsson, Íslenzkar þjóðsögur og ævintýri, Reykjavík, 1944. (埃纳尔·奥尔·斯维因逊：《冰岛民间故事和传奇》，雷克雅未克，1944 年版。)

Björn Þorsteinsson, Íslenzka þjóðveldið, Reykjavík, 1953. (别伦·托尔斯泰因逊：《冰岛人民政权》，雷克雅未克，1953 年版。)

Þorkell Jóhannesson, Die Stellung der freien Arbeiter in Island bis zur Mitte des 16. Jahrhundents. Reykjavík, 1933. (托尔克尔·约翰尼逊：《冰岛十六世纪中叶前自由帮工的地位》，雷克雅未克，1933 年版。)

Sigurður Nordal, Íslenzk menning, Reykjavík, 1942. (西古朱尔·诺尔达尔：《冰岛文化》，雷克雅未克，1942 年版。)

Þórður Eyjólfsson, Alþingi og héraðsstjórn, Reykjavík, 1953. (托尔朱尔·埃约尔夫逊：《议会和区政府》，雷克雅未克，1953 年版。)

Lárus H. Blöndal, Skipun fræðslu-og sveitarstjórnarmála á þjóðveldisöld. Sveitarstjórnarmál, 8. árg. 2. h.

Jón Dúason, Landkönnun og landnám Islendinga í Vesturheimi, Reykjavík, 1943. (扬·都阿逊：《冰岛人在美洲的地理探测和定居》，雷克雅未克，1943 年版。)

Jón Aðils, íslenzkt þjóðerni. Reykjavík, 1922. (扬·阿迪尔斯：《冰岛民族特点》，雷克雅未克，1922 年版。)

V. Finsen, Om islandske love i Fristatstiden, København, 1873. (V. 芬逊:《关于共和国时期的冰岛法律》,哥本哈根,1873年版。)

V. Finsen, Om den oprindelige Ordning af nogle af den islandske Fristats Institutioner. København, 1888. (V. 芬逊:《关于冰岛一些共和国机构的原始制度》,哥本哈根,1888年版。)

Г. Л. Маурер, 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общиного, подворного сельского и городск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М., 1880. (Г. Л. 毛勒:《公社制度、农户制度和城市制度及社会权力史导论》,莫斯科,1880年版。)

K. v. Maurer, Upphaf allsherjarríkis á íslandi og stjórnskipunar þess. Reykjavík, 1882. (K. v. 毛勒:《冰岛国家起源及其政治结构》,雷克雅未克,1882年版。)

G. Thomson,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The Prehistoric Ægean. London, 1949. (G. 汤姆逊:《古代希腊社会研究,史前期爱琴》,伦敦,1949年版。)

A. Holmsen, Norges historie, I, Oslo, 1949. (霍姆森:《挪威史》,第1卷,奥斯陆,1949年版。)

A. O. Johnsen, Fra ættesamfunn til statssamfunn, Oslo, 1948. (A. O. 约翰森:《从氏族社会到国家社会》,奥斯陆,1948年版。)

J. A. Jackson, Ireland her Own. London, 1947. (J. A. 杰克逊:《独立的爱尔兰》,伦敦,1947年版。)

S. A. Dange, India from Primitive Communism to Slavery. Bombay, 1949. (S. A. 丹吉:《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制的印度》,孟买,1949年版。)

R. Fox, The Novel and the People. London, 1937. (R.福克斯:《小说与人民》,伦敦,1937年版。)

J. W. Mackail, The Life of William Morris. London, 1922.
（J. W. 麦克尔:《威廉·莫利斯的生平》，伦敦，1922年版。）

Дж. Р. Грин,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1—3, 1897—1900.（约翰·P. 格林:《英国人民简史》，第1—3卷，1897—1900年版。）

B. S. Phillpotts, The Elder Edda and Ancient Scandinavian Drama. Cambridge, 1920.（B. S. 菲尔普茨:《老艾达和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剑桥，1920年版。）

书名
目录
正文